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上册

印光法师



目录

卷首

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卷一

书一

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与友人论校经纲要书

与融明大师书

与悟开师书

复海曙师书

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与佛学报馆书

复濮大凡居士书

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一

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

复邓伯诚居士书一

复邓伯诚居士书二

复邓新安居士书

与福建刘廷诚居士书

复高邵麟居士书一

复高邵麟居士书二

复高邵麟居士书三

复高邵麟居士书四

与陈锡周居士书

与心愿居士书

与卫锦洲居士书

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一

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二

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一

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

复永嘉某居士昆季书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与徐福贤女士书](#)
[与康泽师书](#)
[与谛闲法师书](#)
[与玉柱师书](#)
[与广东许豁然居士书](#)
[复丁福保居士论臂香书](#)
[与广东萧永华孝廉书](#)
[与某居士书](#)
[与海盐某夫人书](#)
[与海盐顾母徐夫人书](#)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复永嘉某居士书七](#)
[复永嘉某居士书八](#)
[复永嘉某居士书九](#)
[复永嘉周群铮居士书](#)
[复弘一法师书](#)
[复无锡尤惜阴居士书](#)
[拟答某居士书](#)
[与高鹤年居士书](#)
[致谛闲法师问疾书](#)
[复弘一师书一](#)
[复弘一师书二](#)
[复汪梦松居士书](#)
[复陈慧超居士书](#)
[复酈隐叟书](#)
[复尤弘如居士书](#)
[复戚智周居士书一](#)
[复戚智周居士书二](#)
[复戚智周居士书三](#)

[复范古农居士书一](#)
[复范古农居士书二](#)
[复吴希真居士书一](#)
[复吴希真居士书二](#)
[复吴希真居士书三](#)
[与陆稼轩居士书](#)
[复刘智空居士书](#)
[复周智茂居士书](#)
[复某居士书](#)
[复黄智海居士书](#)
[复潘对泉居士书](#)
[与聂云台居士书](#)
[复乔智如居士书](#)
[复江易园居士书](#)
[复唐大圆居士书](#)
[复汪雨木居士书](#)
[复盛机师书](#)
[与方远凡居士书](#)
[复慧朗居士书](#)
[复庞契贞书](#)
[复袁闻纯居士书](#)
[复袁福球居士书](#)
[与周法利童子书](#)
[与马契西书](#)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卷二](#)
[书二](#)

[复包右武居士书一](#)
[复包右武居士书二](#)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复永嘉某居士书七](#)
[复永嘉某居士书八](#)
[复永嘉某居士书九](#)

[复何槐生居士书](#)
[复周群铮居士书一](#)
[复周群铮居士书二](#)
[复周群铮居士书三](#)
[复周群铮居士书四](#)
[复周群铮居士书五](#)
[复周群铮居士书六](#)
[复周群铮居士书七](#)
[复洪观乐居士书](#)
[复汪谷人居士书](#)
[复徐蔚如居士书一](#)
[复徐蔚如居士书二](#)
[复徐蔚如居士书三](#)
[复徐蔚如居士书四](#)
[复徐蔚如居士书五](#)
[复徐蔚如居士书六](#)
[复徐蔚如居士书七](#)
[与丁福保居士书](#)
[复宁波某居士书](#)
[与友人书](#)
[复岳仙峤居士书](#)
[与扬州万寿寺寂山和尚书](#)
[复江西端甫黎居士书](#)
[与张连胜总戎书](#)
[复张云雷居士书一](#)
[复张云雷居士书二](#)
[复张伯岩居士书](#)
[与谢融脱居士书](#)
[复顾显微居士书](#)
[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
[与吴璧华居士书](#)
[复马契西居士书一](#)
[复马契西居士书二](#)
[复马契西居士书三](#)
[复马契西居士书四](#)
[复马契西居士书五](#)
[复马契西居士书六](#)

[复马契西居士书七](#)
[复马契西居士书八](#)
[复马契西居士书九](#)
[复马契西居士书十](#)
[复马契西居士书十一](#)
[复马契西居士书十二](#)
[致陕西陈柏生督军书](#)
[复甬江某居士书](#)
[复徐蔚如居士书](#)
[复徐彦如、轶如二居士书](#)
[致包师贤居士书](#)
[与弘一上人书](#)
[复法海大师书](#)
[复王与楫居士书](#)
[与永嘉某居士书](#)
[复黄涵之居士书一](#)
[复黄涵之居士书二](#)
[复黄涵之居士书三](#)
[复黄涵之居士书四](#)
[复崇明黄玉如书](#)
[复何慧昭居士书](#)
[复汤昌宏居士书](#)
[与泉州大同放生会书](#)
[复安徽万安校长书](#)
[复郁智朗居士书](#)
[复某居士书](#)
[复张季直先生书](#)
[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
[复河南第五军副司令部杨明斋书](#)
[复周孟由昆弟书](#)
[复冯不疚居士书](#)
[复马舜卿居士书](#)
[复裘佩卿居士书一](#)
[复裘佩卿居士书二](#)
[与方圣胤居士书](#)
[论](#)
[净土决疑论](#)

[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
[宗教不宜混滥论](#)
[佛教以孝为本论](#)
[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
[持经利益随心论](#)
[竭诚方获实益论](#)
[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
[疏](#)

[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
[金陵三汊河法云寺放生池疏](#)
[金陵三汊河法云寺增设佛教慈幼院疏](#)
[普劝施资助刻大藏疏](#)
[吉林哈尔滨创建极乐寺疏](#)
[杭州弥陀寺启建莲社缘起疏](#)
[杭州南高峰荣国禅寺重修宝塔疏](#)
[佛顶山万年水陆募缘疏](#)
[杭州石经山弥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并浚放生池疏](#)
[募建普陀山轮船码头疏](#)
[天台山上方广寺募修三圣殿疏](#)
[普陀山伴山庵募修大殿疏](#)
[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募缘疏](#)
[上海残疾院劝捐疏](#)
[募修永嘉罗汉山景德禅寺疏](#)
[庐山青莲寺启建莲社缘起疏](#)
[普陀山法雨寺募修天王殿及鼓楼疏](#)
[嘉兴真如寺开念佛堂专修净业缘起疏](#)
[南京三汊河法云寺募铸幽冥大钟疏](#)
[法雨寺罗汉装金募缘疏](#)
[法雨寺建如意寮募缘疏](#)

[制作信息](#)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上册

印光法师

卷首

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

是阿伽陀，以疗群疾。契理契机，十方宏覆。普愿见闻，欢喜信受。联华萼于西池，等无量之光寿。

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钞镌板。建东，云雷，嘱致弁辞。余于老人向未奉承，然尝服膺高轨，冥契渊致。老人之文，如日月历天，普烛群品。宁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复敦促，未可默已。辄缀短思，随喜歌颂。若夫翔绎之美，当复俟诸耆哲。

大慈后学弘一释演音稽首敬记

识无量病，与无量药。见佛性故，回己济他。

寐叟敬题

诸三昧中，功高易进，念佛为先。入此三昧已，一切三昧，皆得具足。抑扬之说，信非笃论。法宁有异，异自人耳。今时贤哲，亦盛谈义。然浊智流转，玄言奚裨。自非冥怀凝寂，岂能廓彼重昏。决知火宅无安，乃悟乐邦非邈。故谓从心现境，境即是心。摄所归能，他即是自。欲求方便趣入之道，舍净土何由哉。印光法师，此宗尊宿。俯提弱丧，罄吐诚言。辞致恳恻，与莲池为近。云雷居士，倡缘弘布，深植净因。远征题识，聊为赞喜。其诸大心上士，夙志津拔修途，游履安养者，盖必有质于是也。

庚申二月湛翁书

古德弘法，皆觑破时节因缘，应机调伏众生。印光大师，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诵此后，更进以莲池、憨山、紫柏、藕益诸

集，培足信根。庶解行证得，有下手处。启超具缚凡夫，何足以测大师。述所受益，用策精进云尔。

庚申四月八日梁启超敬题

大矣哉净土之为教也。诸佛出广长舌而赞叹，列祖发真实语以显扬。万汇咸收，三根普被。故念佛往生者，不间下凡上圣。称机利导者，无论教祖禅宗。试观著述传流，经论结集。其间赞扬净土法门者，不一而足。可见佛祖利生之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我震旦自晋时远祖，溯西竺之高风，结东林之胜社。于是而缙素名流，教宗硕德，都以净土法门，为化导之资，而此宗盛行。乃者去圣时遥，真修日鲜。研教典者，徒滞文言。习宗乘者，罕明心地。欲求秉教修心，真参实悟，于百尺竿头，得一进步者，实不易多觐也。甚且呵佛骂祖，斥净土为小乘。瞎炼盲修，嗤念佛为愚事。举世滔滔，迷流蠢蠢。明哲罕遇，慨也何如。惟我普陀印公，智光雪亮，梵行冰清。具正知见，发大慈悲。烛智炬以破昏衢，挥慧剑而裂见网。阐扬正道，挽救教海之狂澜。指示真乘，作法门之保障。虽卅年苦行，与世罕通。而四海传名，问津日众。或航海梯山，而请求开示。或鸿来雁去，而乞赐南针。举凡所说所书之只言片句，莫不奉为明训，宝逾奇珍。浙西徐蔚如，瓯东张云雷等诸居士，将印公所为文，一再编录，寿枣流通。阅是编而能循文悟旨，慕果修因者，何可胜计。闲四十年来，奉释尊之诚言，遵智者之悲愿，所以自修而兼利者，其归结处，亦不外一句弥陀，信愿往生而已。今契西居士等，重将印公文，镌板印行，以垂永远。手民将竣，问序于予。利人益物，共结法喜之缘。流水高山，一为知音之奏。安得以不文辞。深愿是编，流布于三千界内，宣传于百亿国中。普使见所未见，共获真修。情与无情，同圆种智。庶不负印老人之无量悲心，与诸居士之连番义举也夫。

民国壬戌五月，释谛闲述

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随机设化，开示种种方便法门。而求其简易直捷，一生可以成办者，莫如念佛求生净土。起信论谓之如来胜异方便，诚方便中之最胜者也。世每以愚夫愚妇所能为，而鄙不屑学，必欲别求玄妙。不知如来说法，无法不玄。所立行门，无门不妙。然大都皆限于上根利智，未能遍引群机。独此净土一门，普被三根，不拣异类。以言玄妙，孰逾于斯。夫华严一经，王于三藏。恒沙法海，靡不赅罗。末后普贤乃为证齐诸佛之善财，宣说十大愿王，导之归向极乐。此之境界，岂凡情所可思议者哉。况夫修行其他法门，必至断惑证真，方出三界。欲了生死，难乎其难。此则但须持名真切，不妨带业往生。一登莲邦，长劫侍佛，亲承教诲，终必至于一生补处。其玄妙为何如。又修他法者，专仗自心佛力，不求他佛加被。知见非正，或致受魔。此则有弥陀愿力摄持，感应道交，永无魔事。其玄妙又何如。大集经中，如来悬记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今正末法时期，欲求解脱，舍此奚由哉。印光法师，为当今有道高僧。博览藏经，淹通宗教。归心净土，自利利他。纵无碍之辩才，弘契机之妙法。诚所谓是如来使，行如来事者。著有文钞，风行于世。辞义深显，理事圆融，实足追云栖灵峰之法轨。兹者诸大居士，发愿捐资刊板，永久流通，广作度生宝筏。马子契西以序请，勉述数语，敬志赞扬。普愿法界诸众生，同往无量光佛刹。

上海黄庆澜熏沐序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卷一

书 一

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戊戌年稿。教行理三，唯约教论。今以教理约教，行果约机，谓依教理以起行，行满方克证果也）

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纲宗。忆佛念佛，实得道之捷径。在昔之时，随修一法，而四者皆备。即今之世，若舍净土，则果证全无。良以去圣时遥，人根陋劣。匪仗佛力，决难解脱。夫所谓净土法门者，以其普摄上中下根，高超律教禅宗，实诸佛彻底之悲心，示众生本具之体性。汇三乘五性，同归净域。导上圣下凡，共证真常。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所以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自华严导归之后，尽十方世界海诸大菩萨，无一不求生净土。由祇园演说以来，凡西天东土中一切著述，末后皆结归莲邦。粤自大教东流，庐山创兴莲社，一倡百和，无不率从。而其大有功而显著者，北魏则有昙鸾，鸾乃不测之人也。因事至南朝见梁武帝，后复归北。武帝每向北稽首曰，鸾法师，肉身菩萨也。陈隋则有智者。唐则有道绰，踵昙鸾之教，专修净业。一生讲净土三经，几二百遍。绰之门出善导，以至承远、法照、少康、大行，则莲风普扇于中外矣。由此诸宗知识，莫不以此道密修显化，自利利他矣。至如禅宗，若单提向上，则一法不立，佛尚无著落处，何况念佛求生净土。此真谛之一泯一切皆泯，所谓实际理地，不受一尘，显性体也。若确论修持，则一法不废，不作务即不食，何况念佛求生净土。此俗谛之一立一切皆立，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显性具也。必欲弃俗谛而言真谛，则非真谛也。如弃四大五蕴而觅心性，身既不存，心将安寄也。若即俗谛以明真谛，乃实真谛也。如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即四大五蕴而显心性也。此从上诸祖密修净土之大旨也。但未广显传述，故非深体祖意，则不得而知。然于百丈

立祈祷病僧，化送亡僧之规，皆归净土。又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及真歇了，谓净土一法，直接上上根器，傍引中下之流。又曰，洞下一宗，皆务密修，以净土见佛，尤简易于宗门。又曰，乃佛乃祖，在教在禅，皆修净土，同归一源。可以见其梗概矣。及至永明大师，以古佛身，乘愿出世。方显垂言教，著书传扬。又恐学者路头不清，利害混乱，遂极力说出一四料简偈。可谓提大藏之纲宗，作歧途之导师。使学者于八十字中，顿悟出生死证涅槃之要道。其救世婆心，千古未有也。其后诸宗师，皆明垂言教，偏赞此法。如长芦赅、天衣怀、圆照本、大通本、中峰本、天如则、楚石琦、空谷隆等，诸大祖师。虽宏禅宗，偏赞净土。至莲池大师参笑岩大悟之后，则置彼而取此。以净业若成，禅宗自得。喻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自后藕益、截流、省庵、梦东等，诸大祖师，莫不皆然。盖以因时制宜，法须逗机。若不如此，则众生不能得度矣。自兹厥后，佛法渐衰。加以国家多故，则法轮几乎停转。虽有知识，各攻其业。以力不暇及，置此道于不问。有谈及此事，闻者若将浼焉。幸有一二大心缙白，刊刻流布。令祖教不灭，使来哲得闻，实莫大之幸也。弟以阐提出家，自揣根性庸劣，罪业洪深。故于宗教二途，概不敢妄行染指。惟于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法，颇生信向。十余年来，悠悠虚度，毫未得益。但自西徂东，由北至南，往返万余里，阅人多矣。其有平日自命通宗通教，视净土若秽物，恐其污己者，临终多是手忙脚乱，呼爷叫娘。其有老实头持戒念佛，纵信愿未极，瑞相不现，皆是安然命终。其故何哉，良由心水澄清，由分别而昏动。识波奔涌，因佛号以淳凝。所以上智不如下愚，弄巧反成大拙也。伏愿和尚发菩提心，宏扬此法。倘净土经论，尽皆透彻，则何幸如之。若或未尽钻研，或恐违背本宗，不敢称性发挥，当权将宗教两门工夫，暂时歇手。凡有阐扬净土者，平心和气读之。使扬禅抑净之心，无丝毫芥蒂。必究佛祖偏赞之所以，四众遵违之利害。则不被门庭隔碍，而敢于一切禅教律人前，称性发挥，无复畏惮矣。然净土书多，最要

唯十要。十要中断疑生信，尤推或问、直指、合论，为破坚冲锐之元勋也。其外净土圣贤录，历载诸菩萨祖师居士妇女，及恶人畜生往生事迹。读之则知历代禅教律诸四众求生净土，如群星之拱北，众水之朝东。而龙舒净土文，言浅义周，词详理备，为接引初机第一要书。若欲普利众生者，此书万不可忽也。弟昔遇善子平者言，寿不过三十八，今适满其数。恐无常倏至，所以专持佛号，预待临终。设无常果至，则后会无期。兼欲雪在家毁谤佛法之罪，故不避忌讳，略采野芹，献于饱餐王膳大富长者座下。祈悯而纳之，福我秦邦。提永明之正令，遵莲池之遗规。使自他同出生死，幽显共生西方。则净土兴而宗风不坠，众生福而国运常亨。所谓移花赚蝶至，买石得云饶。书此大旱望雨之诚，用卜同归莲邦之庆。祈垂海涵，则法门幸甚，众生幸甚。

与友人论校经纲要书

佛经义理无穷，随人所见，各自著述。只一经也，别圆终顿，所判不同。因缘观心，所释各异。况复后世禅道大行，人皆乐闻直指之说，谓其亲切痛快，易于得益。由是多有以祖意释经意，挽佛说徇己说。抹除事相，专谈本分。或以机锋为转折，或以表法为通关。但能不背心宗，皆堪辅弼佛说。纵不能普被三根，称佛本怀。亦可以各利一类之机，令其就路还家。又显经义幽远，佛理圆通。法法归真，头头合道。良以者个如太虚空，杳无疆界，不妨随人所住，以分南北西东。如摩尼珠，非青黄赤白等色，而复遇青现青，逢黄现黄。青黄虽非本色，本色不离青黄。倘欲离青黄以觅本色，非蕴空大士不可。如李长者之华严论、憨山之法华击节、曾凤仪之三宗通，及禅家以念佛作话头看，以净土依正作本分说等。不得律以教家常格，谓为错讹而稍加更改。以彼另属一宗，揽一切法指归向上。设一更改，于本注前后血脉隔断。又不能于教理始终意义吻合。一经稍改，两途俱失。剜肉作疮，有损无益。还他本来面目，流通后世。譬如春兰秋菊，各擅其美。尽忠行孝，俱振纲常耳。以师在海山，言憨山所注法华，有不合经旨处，以憨山多约本分作直指之谈故也。又校经一事，甚不容易。恐师无暇及此，委任他人。须有出格见识，十分细心，再三详审，勤加考稽。方可一正讹谬，令其芜秽尽除，天真彻露。否则宁可依样画葫芦，庶不至大失其本真矣。

与融明大师书

古人云，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闻，生死难了。我等幸得人身，生中国，闻佛法。所不幸者，自愧业深障重，无力断惑，速出三界，了生脱死耳。然又幸得闻我如来彻底悲心所说之大权巧，异方便，令博地凡夫带业往生之净土法门。实莫大之幸也。若非无量劫来，深植善根，何能闻此不思议法，顿生真信，发愿求生乎。今见好心出家在家四众，多是好高务远，不肯认真专修净业。总由宿世善根浅薄，今生未遇通人。汝于净土虽有微信，然不明净土理致，又僻处于佛法流通不及之地。诚恐日与俗人酬酢，久而久之，与之俱化。近墨者黑，近火者焦，势所难免。当时时努力。若能念念在道，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便可于父母之邦，随缘常住。若不能如是，当往他方净业道场，及亲近净业知识，方不负前来所说种种大幸，及闻净土法门莫大之幸也。谛法师专修净业，予料其必得大利益。以彼撑持道场种种心，皆死尽无余。念佛之心，又恳切之极。恐彼深得三昧，我尚未能一心，他日何颜见彼。故当仁不让，又欲闭关。大约总在普陀，未知定归何所。恐汝于净土法门错过，便可惜三年护关之一番辛苦。故不禁落索如此耳。祈深体鄙怀，则幸甚幸甚。

与悟开师书

窃闻净土者，乃究竟畅佛本怀之法也。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略言之，一言一句一偈一书，可以包括无余。广说之，虽三藏十二部之玄言，五宗诸祖师之妙义，亦诠不尽。纵饶尽大地众生，同成正觉，出广长舌，以神通力、智慧力，尘说刹说，炽然说，无间说，又岂能尽。良以净土本不思议故也。试观华严大经，王于三藏。末后一著，归重愿王。法华奥典，妙冠群经。闻即往生，位齐等觉。则千经万论，处处指归者，有由来也。文殊发愿，普贤劝进，如来授记于大集，谓末法中非此莫度。龙树简示于婆沙，谓易行道，速出生死。则往圣前贤，人人趣向者，岂徒然哉。诚所谓一代时教，皆念佛法门之注脚也。不但此也，举凡六根所对一切境界，所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见闻觉知，声香味等，何一非阐扬净土之文字也。寒暑代谢，老病相摧，水旱兵疫，魔侣邪见，何一非提醒当人速求往生之警策也。广说其可尽乎。言一言统摄者，所谓净也。净极则光通，非至妙觉，此一言岂易承当。于六即佛颂研之可知也。一句者，信愿行也。非信不足以启愿，非愿不足以导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证所信。净土一切经论，皆发明此旨也。一偈者，赞佛偈也。举正报以摄依果，言化主以包徒众。虽只八句，净土三经之大纲尽举也。一书者，净土十要也。字字皆末法之津梁，言言为莲宗之宝鉴。痛哭流涕，剖心沥血，称性发挥，随机指示。虽拯溺救焚，不能喻其痛切也。舍此则正信无由生，邪见无由殄也。就中最要者惟要解。而初心入门，断疑生信，作险道之善导，示宝所以必趣者。天如或问，妙叶直指，尤为破坚冲锐之元勋也。须知净土法门，具四法界。所有事相，皆事事无碍之法界也。读而修者，切不可执理废事。倘一执之，则事理两丧。如人知意根最胜，而废弃五根，则意根亦无地可立矣。唯即事以明理，由理以融事者，方可无过。所谓净土要旨，全事即

理。理事圆融，即契本体。早知师已饱餐王膳，而犹汲汲于献芹者，不过表穷子思归之寸忱，兼欲雪往昔谤法之愆尤也。

复海曙师书

友人以时事新报征文启见寄。光企座下发挥佛祖道妙，以结法缘。座下以执心在内（一），直指见性是心非眼（二），色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三），眼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四），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五），地大周遍（六），一心二门（七）等七题，令光作论，而曰拟作模范。光幼失问学，长无所知。兼以宿业深厚，生即病目。近十余年来，一切经论，皆不能看。但只执持佛号，忏除宿业。企其仗佛慈力，速生西方而已。何能作论，况曰拟作模范乎。其谦恭自牧，诚可嘉尚。其意见错谬，有不堪详言者。夫欲发挥楞严起信之奥，何不取法乎释迦如来，与马鸣菩萨，及历代古德之注此经此论者，而反拟以光作者为模范。是何异儒者欲发挥二帝三王孔孟之薪传，不以四书五经十三经作模范，而以樵歌牧唱为模范。织师欲织回文古锦，不取织锦者之法则以为模范，而取编芦席者之法则以为模范。何颠倒一至于此。虽然，人之相交，唯贵各尽其分量而已。昔有童子捧沙供佛，佛即欢喜纳受。以沙乃童子力所能办，其供之之诚，与供无上珍馐妙味，等无有异。今以光所易办之沙，供之座下。固知无用，聊将其诚。倘亦用以涂地，庶可灭我罪垢，长我福田。因将七题一串穿来，僮侗论之，以塞其责。论曰，执心在内在外在中间等，乃凡夫之情见也。执心定不在内在外在中间等，亦凡夫之情见也。非直指见性是心非眼，即末显本，指波即水之真智也。何也？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一一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周遍法界也。若有在有不在，则非如来藏妙真如性，不周遍矣。以如来藏妙真如性，含育生佛，包括空有。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故也。以凡情观之，岂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皆属生灭，皆非真如。即断惑证真，成等正觉，亦不出生灭之外。以圣智观之，非但断惑证真，成等正觉，固属真如。即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

大，全体真如。从本已来，原无一毫生灭之相可得。再进而论之，真亦不立，如本无名。一心尚不可得，有何二门之可论哉。是为究竟真如，究竟如来藏妙真如性，究竟心。正所谓五蕴皆空，度诸苦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者也。如上一番说话，乃光二十年前偶尔梦著者。今承其雅意，献于座下。如曰必须分而论之，详其文义语脉旨趣，则非光之衰颓心目，荒唐学业，所能办也。请求之古德，及当代讲家。自能畅座下之本怀，惬座下之素志耳。

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接手书，并显感利冥录，不胜欢喜。知谛公此番讲经，比前次更觉光辉。因逐一看毕，即送余人。多有见闻，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光闻而谓之曰，此事须从白关用心处究，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白公且置弗论。夫关帝者，在生时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歿后皈依智者，愿为伽蓝，护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关帝一一护持亲近，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是大有说。现今时值末法，僧多败类。只知著一件大领，即名为僧。僧之名义事业，多多了无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纵能研究佛法，终皆下视僧侣。其不信者，见彼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遂谓僧皆如是，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光于关帝此举亦然。此虽系盲猜瞎断，若质诸关帝谛公，当皆点头微笑，不露否否不然之声迹矣。如上所说，且约迹论。至于关帝谛公之本，唯关帝谛公自知，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与佛学报馆书

(节录)

大觉世尊，于无量劫，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流通常住法宝，普度一切众生。佛学丛报一书，直使佛法流通中外，含识尽证一乘。但以世俗读书，绝无敬畏。晨起则不加盥漱，登厕则不行洗濯。或置座榻，或作枕头。夜卧而观，则与褻衣同聚。对案而读，则与杂物乱堆。视圣贤之语言，同破坏之故纸。漫不介意，毫无敬容。甚至书香家之妇女，花册皆是经传。世禄家之仆隶，措物悉用文章。种种褻黷，难以枚举。积弊已久，习矣不察。若不特示祸福，决定难免褻黷。未曾得益，先获大罪。悯斯无知，须预指陈。若以愚见，皮面图画，可不必印。名标其傍，如常书式。中间或作伽陀，或作散文，少则数句，多则十余。言须简明，字须粗大。诚令视者，加意珍重，毋或褻污。大觉法王，度生妙道，敬则获福，慢则致祸。皮里宜用小字，详陈此书虽名报书，实同佛经。而且首有佛菩萨像。内中之文，或录经文，或宗经义，不同世谛语言，理宜格外敬重。再引经论传记中敬褻经典，罪福案证。庶知好歹者，不致仍存故态，误造恶业。此二或一册一换，或间次一换，或永远不换，只用一种文字，皆无不可。若换，则只可换文，不可换义。则庶乎师严而道尊矣。书后皮面，不可印字，以免涂污而昭敬重。西天二十一祖婆修槃头尊者，自言往劫将证二果，因误以杖倚壁画佛面，遂全失之。吾谓二果尚失果位，若是凡夫，则永失人身，常处恶道无疑矣。譬如巨富犯大辟，尽家资以赎死，贫人则立见斩首矣。事载传灯录二十祖闍夜多尊者章。故知褻慢，其罪非小。乾为大父，坤为大母，四海内外，同是同胞。清朝虽属满洲，毕竟同一父母。况列庙圣德，直同天高地厚，虽尧舜汤武，亦不过如是。近以兵歉叠遭，强邻见逼，政宪

更新，稍有参差。然推究皇仁，仍复如故。但以境缘不嘉，致见倾覆。今既成共和，正好一体同观。论政体，则盛称共和。论前清，则褒美皇仁。譬如新官上任之后，不妨竖碑立祠，以彰旧官之德。共和既成之后，二百余年之抚育栽培，岂可顿忘。吾见第三册中，有独夫、专制、奴隶等语，心甚怏怏。夫吾国自开辟以来，其继天立极，君临天下之大圣人，亦未必不虑及此。或恐民若强悍，则号令有所不行，而反致乱亡。此圣人传子孙之本心，岂羲农汤武，尽欲私受其利乎。以非此不足以振纲常，息争端，亦时势使之然也。非羲农诸圣，皆有惭德也。今人各为公，共和郅治，亦时势使之然也。非今人便优于羲农等诸圣也。似宜推美共和，不必苛论前清。方合共和之体，免蔑古圣之愆。佛世毗耶离国，即用此法。如来于诸经中，亦未深斥轮王世世相承之非。善乎孔子之言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之与比者，因时适宜之谓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不可互非，亦不可专主一法。唯求其适宜，则有大利而无少弊矣。然人心不一，倘再有投稿者，带此词意，祈略事笔削，以归完善。俾天下后世之阅者，佩服诸君大公之量，佛法平等之怀。所有言论，唯理是尚，毫无偏私。因兹古今来大圣大贤，无不归心而崇事焉。世出世间之理，不出心性二字。世出世间之事，不出因果二字。众生沉九界，如来证一乘，于心性毫无增减。其所以升沉迥异，苦乐悬殊者，由因地之修德不一，致果地之受用各别耳。阐扬佛法，大非易事。唯谈理性，则中下不能受益。专说因果，则上士每厌闻熏。此书科分十门，法不一律。正好事理并进，顿渐齐驱。庶得三根普被，利钝均益。宜将古今来由学佛得力，发之而为大忠大孝，纯义纯仁之事迹，与夫恭敬三宝，谤毁三宝之祸福，及高人淑世导俗之嘉言，戒杀放生之至论，于后数科，册册登载。则愚夫愚妇，有所禀承。而通方哲士，因悟理而亦欲实践。从兹不敢摇头掩耳，更急急于愿乐欲闻也。然因果心性，离之则两伤，合之则双美。故梦东云，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

然也。而末法众生，根机陋劣。禅教诸法，唯仗自力，契悟尚难，何况了脱。唯有仗佛力之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纵五逆十恶，亦可永出轮回，高预海会。此不可思议之最上乘法，宜理事并谈，诫劝齐施。震海潮音，霏大法雨。破鲁川辈之邪执，续莲池等之法脉。俾普天同受佛法之益，庶大地悉感诸君之德。则法满寰宇，世复唐虞。道通天地有形外，恩遍飞潜异类中矣。刻论佛法式微，实不在于明末。明季垂中，诸宗悉衰。万历以来，勃然蔚兴。贤首则莲池、雪浪，大振圆宗。天台则幽溪、藕益，力宏观道。禅宗幻有下四人，而天童、磬山，法遍天下。洞下则寿昌、博山，代有高人。律宗则慧云中兴，实为优波。见月继踵，原是迦叶。而妙峰、紫柏、莲池、憨山、藕益，尤为出类拔萃，末法所不多见。虽不及唐宋盛时，亦可谓佛日重辉矣。及至大清启运，崇重尤隆。林泉隐逸，多蒙礼敬。如玉林、憨璞、木陈等。世祖遂仰遵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兹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在当时高人林立，似乎有益。而世宗以大权乘愿，建中立极。其发挥佛祖慧命之言论，精深宏博。入藏流通者不必言。外有御制拣魔辨异录，八卷四册，系吾友子任氏，乞食京师，于书肆中得之，送于杨仁山，令寄东洋，附于新印大藏之内。想其书已出，好古探奇之士，试一读之。不但于性命有益，而学识文章，当顿高十倍矣。呜呼盛哉。世宗实为法流震旦，皇帝中之绝无而仅有者，其君如此，则宰官僧侣，概可知矣。迨至高庙以后，哲人日稀，愚夫日多。加以频经兵燹，则鄙败无赖之徒，多皆混入法门。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从兹日趋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致今僧虽不少，识字者十不得一。安望其宏扬大教，普利群生耶。由是高尚之士，除夙有大根者，但见其僧，而不知其道。厌而恶之，不入其中矣。夫流通佛法，非一朝一夕之故。须深谋远虑，随机设法。佛制固不可不遵，而因时制宜之道，亦不可不亟亟研求，以预防乎世变时迁，庶不至颠覆而不能致力，有如今日之佛法也。倘诸君不乘时利见，吾恐此时震旦国中，已

无佛法声迹矣。呜呼险哉。佛法高深，非浅见所能窥。若欲深知，必须由教而入，次及禅宗，方可无弊。宋儒若周程张朱等，夙世固有灵根。奈最初所亲近者，皆属直指宗师。于一席话，一公案下，仿佛领会得个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之意义，实未彻悟自心。遂自以为得，画地自限，不肯前进。良由一向在义路上著脚，绝未曾真参力究也。且见宗家法法头头，指归向上。因此纵看经教，亦作宗意解会，谓佛法但止如此而已。而因果罪福之实事实理，亦皆以指归向上之意见领会。遂致瞞昧自心，拨无因果。攘人之物，以为家宝。拾佛法之遗余，扶儒教之门墙。又恐后生高推释氏，因巧设方法，作盗铃计。横造谤议，陈其祸害。关闭后生，永不能出。又恐或不死心，遂现身说法。谓吾昔求道，亦曾旁及释老，然皆了无所得，后反求于六经而得之，从此释老之破绽，一一彻见矣。夫诸子诚意正心，躬行实践，诚足为儒门师表。但以扶持门墙之念过重，致于最宜感佩表彰之处，反掩人之长以为短。以己之得于人者，反谓人不我若。竟使诚意正心，躬行实践，不能圆满完备，彻头彻尾。噫，可哀也已。一乘居士，谓其入室操戈，喧宾夺主，其言甚确。然不详陈其故，关里人决不肯服。宜将诸子学佛得益处，及以宗意错会教意，因兹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唯悖佛，亦悖儒经处。及自谓求道于释老皆不得，后于六经反得处。详陈而明辩之。则赃证具在，不但闭关者佩服而直下出关。纵诸子复生，亦当任过自责，无从置喙强辩。从兹慧风扫荡障翳尽，佛日重辉宇宙中矣。

复濮大凡居士书

遥捧云章，实深惭愧。不慧幼失问学，长无所知，客路踟蹰，寄食普陀。不意阁下，以宿承佛嘱，乘愿再来，得儒佛之心宗，穷性相之秘藏，遍参缙素，力修净业之出格豪杰，过量大人。乃不耻下问，询于刍蕘，而过为谦誉，令人无地容身。设大地有缝，当即彻底深入，何敢仰答。继思阁下学问如是之博，见地如是之高。如斯数则，义甚浅近。岂真怀疑不决哉。殆欲发起同人耳。阁下既以了知为不知，不慧不妨以无知为有知。因即据款批判，随语剖析。非敢效老吏之断狱，不过如课士之纳卷耳。所陈菲词，详列后幅。其当与否，祈垂麈政。念佛虽贵心念，亦不可废口诵。以身口意三，互相资助。若心能忆念，身不礼敬，口不持诵，亦难得益。世之举重物者，尚须以声相助，况欲摄心以证三昧者乎。所以大集经云，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古德谓大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大。小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小耳。而具缚凡夫，心多昏散。若不假身口礼诵之力，则欲得一心，末由也已。实际理地，方无生灭。佛事门中，何一非生灭法乎。等觉菩萨，破四十一品无明，证四十一分秘藏，亦不出于生灭之外。是生灭乃生死之根，亦菩提之本，视其人之所用何如耳。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乃以彼背觉合尘之生灭，转而为背尘合觉之生灭，以期证于不生不灭之真如佛性也。念念在净土，方可往生，乃上品往生者之身分。若执定此义，以自求上品，何善如之。若执定此义，以教中下根人，则阻人胜进不浅。何以故？以彼必以为此法太高，遂以卑劣自居，不肯修持耳。又此念佛虽属意识，而诸识咸具。不观上文都摄六根乎。六根既摄，则六识将何为乎。即转送含藏者，亦唯此事而已。刀砍不入一段，原无可疑。以阁下将自力他力，禅宗净宗之界限未分，致成一大疑团耳。念佛一法，乃仗佛力出三界，生净土耳。今既不发愿，亦岂有信（有真信者，必有切愿）。信愿全无，但念佛名，仍属自

力。以无信愿，故不能与弥陀宏誓，感应道交。若见思惑尽，或可往生。若全未断，及断未净尽，则业根尚在，何能即出轮回。五祖戒、草堂清等，即是确证。须知去却信愿念佛，与宗家之参究无异。若得往生，则因果不相符契矣。藕益云，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铁案也。经云一心不乱，远承前文依正功德，即是教令生信。近承上文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即是教令发愿。又况下文劝信劝愿，不一而足。阁下截断前文，止执一句，故有不贵发愿之疑。又以无信愿之一心，与有信愿之一心，敌体同观，故有刀砍不入，岂非纯一，何以无愿不得往生之疑。又念佛之外，第二念，夹杂，难以枚举。举其正者，如求大彻大悟，得大总持等。非指发愿为第二念，为夹杂也。须知净土一法，以信愿行三法为宗。行如车牛，愿如御者，信如前导。导与御者，正成就其车牛之进趣耳。是以朝暮必须向佛发愿。又不念佛时，亦不可泥。纵令一念万年，不妨日有起止。若谓有不念时，有发愿时，便成间断夹杂，便难成办。试问此一心念者，亦曾见色闻声，著衣吃饭，举手动足，与否则。若有，彼既不间断夹杂，此何独间断夹杂。若无，除非法身大士。然法身大士，端居一处，而现身尘刹。其间断夹杂，将不胜其多矣。心具众理，应万事，岂止佛愿同时而已。约常途修持，发愿当在朝暮。亦有念佛一进毕，即发愿者。阁下深通性相，谓佛念，求生念，不能两具，似于事事无碍之圆理，未能彻信。又谓有则此念当剖为二，一半归佛，一半归愿，如此，一人应成两佛。阁下于日用之中，眼见色时，耳鼻舌身意，便不闻声及缘法等耶。若一时并行不悖，何独于此而疑之。须知一念心体，其用无量。八识非一心之体用乎，彼既不成八佛，此何以成两佛也耶。平生绝无信愿者，临终决定难仗佛力。既云善恶俱时顿现，且无论阿弥陀佛四字不现者，不得往生。即现，亦不得往生。何以故？以不愿生故。以不求佛，因不得蒙佛接引故。华严经云，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古德云，如人负债，强者先牵。心绪多端，重处偏坠。今善恶皆现，由无

信愿，便不能奈恶业何矣。须知仗自力，则恶业有一丝毫，便不能出离生死，况多乎哉。又无信愿，念至一心，无量无边之中，或可有一二往生。决不可以此为训，以断天下后世一切人往生净土之善根。何以故？以能仗自力，念至业尽情空，证无生忍者，举世少有一二。倘人各依此行持，置信愿而不从事。则芸芸众生，永居苦海，无由出离，皆此一言为之作俑也。而其人犹洋洋得意，以为吾言甚高。而不知其为断佛慧命，疑误众生之狂言也。哀哉（世间善业，不出轮回，若对信愿具足之往生净业，则彼善业，仍属恶业）。净土一法，须另具只眼，不得以常途教义相例。使如来不开此法，则末世众生之了生死者，不可得而见之矣。藕益大师弥陀要解，理事各臻其极，为自有此经以来之第一注解。当以之为的，则他日往生品位，咸不得与阁下齐肩矣。古人修行，皆能证道。今人修行，少见明心。岂人根之不等耶，抑亦敬慢之所致耳。历观传记高人，咸皆视经像如视活佛。其敬畏之迹，虽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何能仿佛一二。因其恭敬之极，故能断惑证真，超凡入圣。观于二祖立雪，程门立雪，可见矣。今人视佛像如土木，视佛经如故纸。纵有信心，读诵受持，亦不过供其口头滑利而已，有何实益之可论也。虽种远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愿阁下以博学宏词，提倡佛法时，必须常以此普利一切。则法门幸甚，众生幸甚。

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一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此圣人以己之心无念虑，而随机说法示人也。断断不可会作谦词。夫圣人之心，犹如明镜。空空洞洞，了无一物，有何所知。鄙夫致问，如胡来汉来。叩两端而竭，如胡现汉现。叩字，义当作即。两端者，所问与其机也。而竭焉者，恰恰合宜，无过无不及也。即佛门所谓契理契机之谓也。若唯契于理，而不契机，于彼无益，便成闲言语矣。如问仁、问孝、问政等，所问是同，而所答各异。乃即彼之机，答彼之问，看孔著楔，对病发药，恰恰合宜，了无一毫机教不投之弊。若非心空如镜，安能使之若是乎。讲章以空空属于鄙夫，可谓枉读圣贤书矣。孔子之心，至诚无妄，故曰空空如也。颜子去圣一等，虽未能究竟无妄，而其妄亦无几何，故亦得屡至于空。三月不违，即是其事。故夫子许之以庶。若以为箪食瓢饮屡至空乏，而不改其乐，故许以庶。则是舍本逐末，大失圣人因机定评之至论也。至于子贡货殖，乃随类论及，何可以令其针锋相对。圣人因人论人，岂效后世做试帖诗，必须对得恰好，方为合格乎。然此乃以阁下志慕佛法，不妨将圣人之心，随机指点。若向三家村里训蒙，当以朱注是守。否则守文之徒，谤焰四起。不但不能知圣人之心，反因之毁谤佛法，由是永沉苦海。大失圣人叩两端而竭焉之深旨矣。

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

得手札。知阁下尚未圆具，及贵宅贵乡佛法流通之象，喜不自胜。虽然，吾于喜中，不无大忧。何以言之。夫佛法者，乃九法界公共之法。无一人不当修，亦无一人不能修。持斋念佛者多，推其效则法道兴隆，风俗淳善。此则唯恐其不多，愈多则愈美也。至于出家为僧，乃如来为住持法道，与流通法道而设。若其立向上志，发大菩提，研究佛法，彻悟自性。宏三学而偏赞净土，即一生以顿脱苦轮。此亦唯恐不多，多多则益善也。若或稍有信心，无大志向。欲藉为僧之名，游手好闲，赖佛偷生。名为佛子，实是髡民，即令不造恶业，已是法之败种，国之废人。倘或破戒造业，貶辱佛教。纵令生逃国法，决定死堕地狱。于法于己，两无所益。如是则一尚不可，何况众多。古人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为，乃真语实语。非抑将相而扬僧伽也。良以荷佛家业，续佛慧命，非破无明以复本性，宏法道以利众生者，不能也。今之为僧者，多皆鄙败无赖之徒。求其悠悠泛泛，持斋念佛者，尚不多得。况能荷家业而续慧命乎。今之佛法，一败涂地者，以清世祖不观时机，仰遵佛制。革前朝之试僧，永免度牒，令其随意出家，为之作俑也。夫随意出家，于上士则有大益，于下士则大有损。倘世皆上士，则此法固于法道有益。而上士如麟角，下士如牛毛。益暂得于当时（清初至乾隆年间，善知识如林，故有益），祸广覃于后世。致今污滥已极，纵有知识欲一整顿，无从措手。可不哀哉。以后求出家者，第一要真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第二要有过人天姿，方可剃落。否则不可。至若女人有信心者，即令在家修行，万万不可令其出家。恐其或有破绽，则污败佛门不浅矣。男若真修，出家更易。以其参访知识，依止丛林也。女若真修，出家反难。以其动辄招世讥嫌，诸凡难随己意也。如上拣择剃度，不度尼

僧，乃末世护持佛法，整理法门之第一要义。祈与令师及一切相识之僧，剀切言之，则其功德无量无边矣。至祷至祷。

复邓伯诚居士书一

相晤已来，忽满六年。不但星霜屡更，即国历已非其旧。世相无常，诚可叹悼。接手书，知不废净业，洵足嘉美。而云身心不安之至，为境遇不嘉，致不安耶？抑或疾病缠绵，致不安耶？若境遇不嘉者，当作退一步想。试思世之胜我者固多，而不如我者亦复不少。但得不饥不寒，何羨大富大贵。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如是则尚能转烦恼成菩提，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耶。若疾病缠绵者，当痛念身为苦本，极生厌离，力修净业，誓求往生。诸佛以苦为师，致成佛道。吾人当以病为药，速求出离。须知具缚凡夫，若无贫穷疾病等苦，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能已。谁肯于得意烜赫之时，回首作未来沉溺之想乎。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祇承天者宜顺受也。然孟子所谓大任，乃世间之爵位，尚须如此忧劳，方可不负天心。何况吾人以博地凡夫，直欲上承法王觉道，下化法界有情。倘不稍藉挫折于贫病，则凡惑日炽，净业难成。迷昧本心，永沦恶道。尽未来际，求出无期矣。古德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者，正此之谓也。但当志心念佛以消旧业，断不可起烦躁心，怨天尤人，谓因果虚幻，佛法不灵。须知吾人自无始以来，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华严经谓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岂泛泛悠悠之修持，便可消尽也。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痛念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法门。其宏慈大悲，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恒河沙分之一。只宜发惭愧心，发忏悔心，自可蒙佛加被，业消身安耳。若病苦至剧，不能忍受者，当于朝暮念佛回向外，专心致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现身尘刹，寻声救苦。人当危急之际，若能持诵礼拜，无不随感而应，即垂慈佑，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念佛一法，乃

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志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若懒惰懈怠，毫无敬畏，虽种远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纵令得生人天，断难高预海会。至于佛像当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对经像时，当如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能如是，则无业障而不消，无福慧而不足矣。现今士大夫学佛者多，然率皆读其文，解其义，取其供给口头，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至于恭敬志诚，依教修持者，诚为难得其人。余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褻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哀哉。凡遇知交，当谆谆以此意告之，乃莫大之法施也。净土法门若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己智有不了，即当仰信诸佛诸祖诚言，断不可有一念疑心，疑则与佛相背，临终定难感通矣。古人谓净土法门，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登地菩萨，不能知其少分。夫登地大士，尚不全知。岂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断乎。若欲研究，当看净土十要。此书乃藕益大师于净土诸书中，采其菁华，妙契时机，最为第一。其开首弥陀要解，自佛说此经以来，为西天东土中，绝无而仅有之注解也。宜恪遵守，不可忽略。今之聪明人，虽学佛法，以未亲近具眼善知识，率皆专重理性，拨弃事修及与因果。既拨事修因果，并理性而失之。所以每有才高等辈，词惊鬼神，究其行为，与市井无知无识者无异。其病根皆由拨事修因果之所致也。俾上智者徒生怜愍，下愚者依样妄为。所谓以身谤法，罪过无量。法苑珠林一书（一百卷，常州天宁寺订作三十本，苏州玛瑙经房订作廿四本，玛瑙经房板残伤模糊，天宁寺板系新刻），详谈因果，理事并进。事迹报应，历历分明。阅之令人不寒而栗。纵在暗室屋漏，常如面对佛天，不敢稍萌恶念。上中下根，皆蒙利益。断不至错认路头，执理废事，归于偏邪狂妄之弊。梦东所谓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梦东此语，乃千古不刊之至

论，亦徒逞狂慧者之顶门针也。各流通处皆有，宜请而阅之，其利益当自知之，亦宜令一切知交阅之。令弟去秋复来山，亦曾以恭敬相勉，但未知伊以余言为是否也。

复邓伯诚居士书二

接手书，读之令人心神畅悦。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年将七十，尚欲天假之年，卒以学易，以祈乎无大过。圣贤之学，未有不在起心动念处究竟者。近世儒者，唯学词章。正心诚意，置之不讲。虽日读圣贤书，了不知圣贤垂书训世之意。而口之所言，身之所行，与圣贤所言所行，若明暗之不相和，方圆之不相入，遑问究及于隐微几希之间哉。佛经教人常行忏悔，以期断尽无明，圆成佛道。虽位至等觉如弥勒菩萨，尚于二六时中，礼十方诸佛，以期无明净尽，圆证法身。况其下焉者乎。而博地凡夫通身业力，不生惭愧，不修忏悔。虽一念心性，与佛平等。由烦恼恶业障蔽心源，不能显现。譬如大圆宝镜，经劫蒙尘，不但了无光明，即铜体亦不显现。若知即此全体尘垢之镜，具有照天照地之光。用力磨砢，日复一日，积功不已，铜质自露。又复加功，光明渐发。光明虽发，磨砢更切，力极功纯，垢尽明复，照天照地，为世至宝。须知此光，镜本具足，非从磨得。若非本具，从磨得者，磨砖磨石，亦应发光。又须知此光，镜虽本具，不磨则永无发光之日。众生心性，亦复如是。虽则与佛平等，若不改恶修善，背尘合觉，性具功德，永不能发。以本具佛性之心识，造长劫沉沦之业苦。犹如暗室触宝，不但不得受用，反致受其损伤，可哀也已。念佛一法，乃背尘合觉，返本归元之第一妙法。于在家人分上，更为亲切。以在家人身在世网，事务多端。摄心参禅，及静室诵经等，或势不能为，或力不暇及。唯念佛一法，最为方便。早晚于佛前随分随力，礼拜持念，回向发愿。除此之外，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一切时，一切处，皆好念。但于洁净处，恭敬时，或出声，或默念，皆可。若至不洁净处（如登厕等），或不恭敬时（如睡眠洗浴等），但宜默念，不宜出声。非此时处不可念也。睡出声念，不但不恭敬，又且伤气，久则成病。默念功德，与

常时一样。所谓念兹在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居士既能发露忏悔。于净土法门，最易相应。所谓心净则佛土净也。然既知非，又肯发露忏悔，必须改过迁善。若不改过迁善，则所谓忏悔者，仍是空谈，不得实益。至谓欲心不贪外事，专念佛。不能专，要他专。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一心，要他一心等。亦无奇特奥妙法则，但将一个死字，贴到额颅上，挂到眉毛上。心常念曰，我某人从无始来，直至今生，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宿生何幸，今得人身，又闻佛法。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一气不来，定向地狱镬汤炉炭剑树刀山里受苦，不知经几多劫。纵出地狱，复堕饿鬼，腹大如海，咽细如针，长劫饥虚，喉中火然，不闻浆水之名，难得暂时之饱。从饿鬼出，复为畜生，或供人骑乘，或充人庖厨。纵得为人，愚痴无知，以造业为德能，以修善为桎梏，不数十年，又复堕落。经尘点劫，轮回六道。虽欲出离，末由也已。能如是念，如上所求，当下成办。所以张善和、张钟馗，临终地狱相现，念佛数声，即亲见佛来接引往生。如是利益，一代时教，百千万亿法门之所无者。吾常曰，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萌者。此之谓也。果能生死心切，信得及，不生一念疑惑之心。则虽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极乐，即是极乐之嘉宾。见贤思齐，当仁不让。岂肯因循怠忽，以致一错而成永错乎哉。有血性汉子，断断不肯生作行肉走尸，死与草木同腐矣。勉强勉强。又念佛固贵专一。然居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分外营谋，妄希富乐，实所不应。至于分内所当为者，亦须勉力为之。非必屏弃一切，方为修行也。若屏弃一切，能不缺父母妻室之养则可，否则便与孝道相背。虽曰修行，实违佛教，是又不可不知也。又须以净土法门利益劝父母，令其念佛求生西方。若能信受奉行，临命终时，定得往生。一得往生，直下超凡入圣，了生脱死，高预海会，亲炙弥陀，直至成佛而后已。世间之孝，孰能与此等者。又若能以此普告同人，令彼各各父母，皆得往生。则化功归己，而亲与自己之莲品，更当高增

位次矣。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欲孝其亲者，宜深思而力行之。

复邓新安居士书

今春令兄来书，观其词意，恳挚真切，光因不揣固陋，略为启发。至四月间又来一书，其讼过自责，询求出要，颇合克己复礼，亲师取友之行。光阅之，不胜庆悦，因亦缕析条陈以复之。兹接居士信片，虽词句无几，其意亦与令兄相为伯仲。可谓难兄难弟，天伦佛法，咸为同气连枝。非多劫同种善根，同修净行，曷克臻此。今居士有所请益，光实难于复答。何以故？以居士所志者大，光之所知者小，小大不相袭，机教不相契耳。虽然，一乘实相之中，觅小大相了不可得。于此不可得中，举大则大为法界，一切法趣大，是趣不过。举小则小为法界，一切法趣小，是趣不过。光所知之小法，乃统包十法界一切诸法之法也。善导和尚云，若欲学解，从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诸法，无不当学。若欲学行，当择其契理契机之一法，专精致力，方能速证实益。否则经劫至劫，尚难出离。所谓契理契机之法，无过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其法备在弥陀要解，及净土诸书中。当寻绎之，兹不多赘。须知佛法乃十法界公共之法，无一人不应修，亦无一人不能修。彼谓佛教为弃人伦，害圣道者，皆未见颜色之瞽论也。何以言之？佛于父言慈，于子言孝，于君言仁，于臣言忠，夫唱妇随，兄友弟恭，举世谛之嘉言懿行，佛经无不详陈其宿因现果，现因后果。其言慈孝等，则与儒教相同。其详示三世因果处，则儒教便无闻焉。况其断惑证真，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法乎。惜其人之未睹也。倘详阅而深思之，则当痛哭流涕，声震大千世界，悲昔谤佛之罪咎也。虽然，以言谤者其罪小，以身谤者其罪大。今之口谈大乘，自命悟道。谓我即是佛，何必更去念佛。烦恼即是菩提，何必断烦恼。淫怒痴即是戒定慧，何必断淫怒痴。由是之故，出言则高于九天之上，行事则卑入九地之下。如斯之流，名为佛怨。比之不知佛法而谤者，罪深万倍。其曾研究佛法，非全无利益，但作未来得度之

困。其以身谤法之罪，不知经几何劫量，在三途中受诸罪苦也。居士当以研究大乘经论开圆顿解为先导，信愿持名求生西方为正行。至于居心行事，或恐过起于不知，福消于不觉。当详阅安士全书，及法苑珠林。自然法法头头，有所取则。心心念念，无或逾越矣。倘尤恐鉴察不及，当取孚佑帝君功过格著实行去，则超凡入圣，断惑证真，于震旦国中，当推君为第一矣。功过格乃明云谷禅师传袁了凡者。切不可谓其落索而藐视之。令兄次书，于身心性命，大有裨益。不如是自怨自艾，断难克己寡过。今一并寄来。亦企居士亦如令兄之自怨自艾，以期至于断惑证真，圆满菩提而后已也。

与福建刘廷诚居士书

原夫诸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大事因缘者，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直下成佛而已。第以众生之根性不一，故如来之教法万殊。是以一代时教，随机演畅。法门虽浩若尘沙，而行人依教修持，究竟归元，皆证即心自性。然于尘沙法门之中，求其不离事修，全彰心性，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上根不能逾其阃，下下根亦可臻其域，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最利末法，直出五浊者，无如净土持名念佛之殊胜超绝也。诚所谓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所以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若群星之拱北，万水之朝东也。居士既深信念佛。若未参承净业知识。又不广阅净土经论。则真信切愿，从何而生。纵能执持名号，只因不求出离，便成人天因果，受享痴福。因福造业，仍沉恶道。倘再路头不真，涉入邪见，则善因反招恶果。人天福报，亦不可得。阿鼻极苦，长劫难出。譬如入海，既无导师，又乏指南，漂流于狂波巨浪之中，茫茫不知所趣。纵能撑篙摇橹，岂能免于沉溺。光少乏问学，长无所知。唯于净土一法，颇切向往。感子之诚，今将净土经论之最切要者略开一二，一一标其大意。若能归而求之，则心领神会，自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者，远胜愚之喋喋也。

复高邵麟居士书一

谢恩光来山，持阁下书，展读之下，见其慕道心切，而愿力宏大，誓期深入，而不肯得少为足，欣慰无量。至于过赞不慧，令人惭愧无似耳。阁下欲了生死大事，况复年临知命，来日无多。又无知识益友之可亲近，而不专修净业，一心念佛。而欲泛泛然研究诸经奥义典句，似未深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者。宜往华严寺借阅净土十要，及净土圣贤录，息心详阅，自知所趣。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杀而食之，何能下咽。若知此义，即丧身失命，亦不能吃一切肉矣。然佛之教人，循循善诱。上根则令其全断。中下则令其渐减，而遂至于全断耳。发愿文，文虽宏大。然须真实从心而发，方名为愿。否则心口相违，何名为愿。现世之愿，虽亦无妨。欲生福慧子孙，须从大积阴德广行方便中求。况阁下年当六八，续娶三妻，但止生女。即此可征宿世现生，皆少栽培。今欲转回天心，必须真实改过迁善。如明季袁了凡先生之笃实做去，断未有不蒙感格而满所愿者。且勿谓吾家素寒，不能广积阴德，大行方便。须知身口意三业皆恶，即莫大之恶。倘三业皆善，即莫大之善。至如愚人不信因果，不信罪福报应。侃侃凿凿，依安士全书等所说，为其演说。令其始则渐信因果，继则深信佛法，终则往生西方，了生脱死。一人如是，功德尚无量无边，何况多人。然须躬行无玷，方可感化同人。自己妻女，能信受奉行，别人自能相观而善矣。岂在资财多乎哉。但求不饥不寒，何思财发巨万。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祖德若亏，便当愧死。祖业纵亏，有何所伤。而以来日无多之身，思欲顿复。徒生妄想，了无实益。且自随缘度日，便为乐天知命矣。健寿处世，有顺无逆，世人谁不愿得。然而得者甚少，不得者甚多。以宿世现生，无大栽培，无因不能得果故也。今阁下欲生西方了生死。但当愿高曾祖父母等神识，仗自己自行化他修持净业之力，即蒙佛慈接引往生，则可谓大孝

尊亲。其不绝先祖祀，及复祖业等，皆世间凡情所共知见之浅近境界也。况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死。若今日即死，今日即生西方。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岂可今日要死，且不愿死。既贪恋尘境，不能放下。便因贪成障，净土之境不现，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之境便现。境现，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往生西方，便成画饼。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再活一百二十岁死也好。一切任彼前业，不去妄生计较。倘信愿真切，报终命尽，便即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华，佛授一生之记矣。又世人无子，每多广置妾媵，不知培德节欲。如此乃是速死之法，非求子之道。此事上关风化，及与宗祀，人皆冒昧而为，其于人之大伦，不亦有愧于衷乎。不慧人微德薄，百无一能。寄食普陀，苟延残喘，不敢为人作师。故谢恩光在先亦有此说，皆辞而不受。阁下皈依三宝，随于本地择其品行端方者，拜以为师，则已得为如来弟子矣。下次再有笔札，不得用皈依字样。贵地既无明眼通人，光自愧道业未成，不敢作师，然复随缘开示者。喻如无足之人，一步难移，安坐三叉路口。有欲直达家乡，不知所趣者，指令得其正道，速达家乡。而归家之人，断不以彼之不能行，并其言而废之也。

复高邵麟居士书二

来书言礼法华经，摄心念佛，及欲寡其过而未能，拟欲依功过格日常检点。足见汝近来操修，实属为己之学，非如今人之唯欲沽名邀誉，自欺欺人之可比也。幸甚幸甚。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诚敬若极，经中所说功德，纵在凡夫地，不能圆得。而其所得，亦已难思难议。若无诚敬，则与唱戏相同。其苦乐悲欢，皆属假妆，不由中出。纵有功德，亦不过人天痴福而已。而此痴福，必倚之以造恶业。其将来之苦，何有了期。当以此意普告同侪，俾修须真修，行须实行，则其利溥矣。所立拜经规矩，理固无碍。若依事相论之，若僮侗通拜，当念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拜下想礼经偈云，真空法性如虚空，常住法宝难思议。我身影现法宝前，一心如法归命礼。想全经放光，及经中所说佛菩萨，各各放光，照触自身，及法界有情。若逐字礼拜，当念一心顶礼大乘妙法莲华经某字法宝。拜某字则念某字。从如是我闻，至经尽，皆如此念。然观想一法，大非易事。若理路不清，及心识纷乱，或致起诸魔事。但以至诚恭敬为主，能观则观。否则竭诚致敬，蓦直拜去，亦自功德无量。若汝所立章程，对经而拜，拜下想偈，及拜起念佛观佛，固不若供经佛前，专一礼阿弥陀佛，为专精一致。且勿谓缘想一佛，不如缘想多佛之功德大。须知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有十方法界诸佛功德，阿弥陀佛一佛，全体具足。如帝网珠，千珠摄于一珠，一珠遍于千珠。举一全收，无欠无余。若久修大士，缘境不妨宽广。境愈宽而心愈专一。若初心末学，缘境若宽，则心识纷散。而障深慧浅，或致起诸魔事。故我佛世尊，及历代诸祖，皆令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者此也。待其念佛得证三昧，则百千法门，无量妙义，咸皆具足。古人谓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可谓最善形容者矣。至于止恶修善，刻实检察，虽莫善于功过格。然使心不主于诚敬，纵日

记功记过，亦是虚文。功过格此间未有其书。若约予所见，但当主敬存诚，于二六时中，不使有一念虚浮怠忽之相。及与世人酬酢，唯以忠恕为怀。则一切时，一切处，恶念自无从而起。倘或宿习所使，偶尔忽生。而诚敬忠恕在怀，自能念起即觉，觉之即失。决不至发生滋长，举三业而随之矣。小人之所以伪为善而实为恶者，意谓人不我知。不知其不知者，但止世间凡夫耳。若得道圣人，固了了悉知。而天人鬼神，虽未得道，以报得他心通，亦了了悉知。况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他心道眼，圆见三世，如视诸掌者乎。欲无知者，唯己不知则可耳。己若自知，则天地鬼神佛菩萨等，无不悉知之而悉见之矣。若知此义，虽暗室屋漏之中，不敢怠忽。人所不知之地，不敢萌恶。以天地鬼神诸佛菩萨共知。纵不知惭愧者，知此亦当惭愧无地矣。况真修实践之士哉。故欲寡其过，先须从畏此诸圣凡悉知悉见起。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犹是约世间情见而浅近言之。实则我心与十方法界，觐体吻合。由我迷故，其知局在于一身。彼十方法界圣人，彻证自心本具之法界藏心。凡法界中一切有情举心动念，无不亲知亲见。何以故？以同禀真如，自他无二故。若知此义，自能战兢惕厉，主敬存诚。初则勉力息妄，久则无妄可得矣（恶念原属妄想，若不觉照，便成实恶。倘能觉照，则妄想灭而真心现矣）。

复高邵麟居士书三

书中语语真实，欲得佛法实益。但以未知净土法门之所以，其心愿便与佛愿相违。世之修持求了生死者多矣。然每每以己愚见，测度如来不思议大法，遂致北辕适越，不能了脱。今生尚无正见，况来生乎。万一复得人身，而被今生所修之痴福所迷，安望其更加精进以求出离也耶。佛说一切大小权实法门，皆须仗己功力，断惑证真，方出生死。若惑业有一丝毫，生死决定难出。是以从生至生，从劫至劫，展转修持。或有力量充足，直进不退，即能了脱者。多皆旋觉忽迷，暂进久退，经尘点劫，不能出离。所以尔我今日尚为凡夫，皆坐不知如来普被三根，至极圆顿之净土法门故也。汝纵未亲知识，亦曾诵弥陀经、无量寿经、十六观经，及各净土发愿文、龙舒文、归元直指。彼皆令即生往生，汝偏欲展转来生。佛愍众生无力断惑，难了生死，故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横超法门。无论断惑与否，若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此是正行），及修行众善，回向往生（此是助行），无一不得生者。即五逆十恶之人，临终地狱相现，若心识不迷，闻善知识教以念佛求生西方。若念十声，或止一声，当下命终亦得往生（此在十六观经下品下生章，系金口诚言）。既往生已，即已高预海会，永出轮回。渐次进修，以圆佛果。若此逆恶罪人，不闻此不思议法，经尘点劫，难出地狱。饿鬼畜生尚难得，况欲得人身而修行了生死耶。当须发决定心，临终定欲往生西方。且莫说碌碌庸人之身，不愿更受。即为人天王身，及出家为僧，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大宏法化，普利众生之高僧身，亦视之若毒荼罪藪，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如是决定，则己之信愿行，方能感佛。佛之誓愿，方能摄受。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直登九品，永出轮回矣。三皈五戒，为入佛法之初门。修余法门，皆须依此而入，况即生了脱之至简至易、至圆至顿之不思议净土法门耶。不省三业，不持五戒，即无复得人身之

分，况欲得莲华化生，具足相好光明之身耶。汝日暮途远，宜从径直之法。且专门读诵净土三经，及普贤行愿品。研究净土诸经注疏。若诸语录、金刚、法华，且先置之度外。以事宜急先，心无二用故也。至于寡过一事，实为儒佛切要工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人谓其欲寡其过而未能。此实在意地上用功，非身口动辄有过也。在家居士，日与常人酬酢，固宜刻刻提防。否则不但意业不净，即身口亦或污秽不净。欲其自他兼利，莫过于多识前言往行，以存龟鉴。安士全书，实为古今第一融通儒佛心法，详示因果报应，及修持方法之导俗奇书。宜常翻阅，庶无疑不释，无行不谨矣。法苑珠林，更加阔大。虽非甚深经典，然初心由浅及深，则无误会之失。若不先悉罪福因果，便拟直探第一义谛实相妙理。或恐见地不清，错认消息。则以迷为悟，求升反坠矣。汝既专修净土，宜以莲池大师新定净土发愿文为主（省庵语录下卷，有此愿文注解，阅之自知其妙）。汝自立四愿，或兼用或不用皆可。以彼愿文，事理周到，了无一义一法之渗漏。彼云法界，则包括无遗。汝云大千，校法界量，奚啻大地一尘，大海一滴。历观汝书，似是真实在心地上用功。然今之学者，每每专说假话，不修实行。意拟沽名邀誉以求体面，并非真实自省寡过而作是言也。此名自暴自弃，名大妄语，名不知惭愧。若非此等，则为圣贤之徒。若带此气，则是下流坯，乃法之罪人，佛之逆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直心直行，方与佛合。又自既修持净业（谓改过迁善及念佛，即生即愿往生西方），亦当教一切相识者，亦修净业。宜依龙舒文普劝门，令其随分随力，种此不思议善根。然既欲教人，须由亲及疏。妻妾子女，忍不令得此利益乎。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世出世自行化他，莫不如是。汝专求往生，晨朝十念外，凡行住坐卧，语默动静，著衣吃饭，屙屎放尿，一切时，一切处，皆当以六字洪名，置之心口之间。但于如法时处，声默随宜。若大小便睡眠，则只许默念，切勿出声。默则功德齐等，声则不恭。睡则又加伤气，不可不知。须知西方极乐世界，莫说凡夫不能到，即小

乘圣人亦不能到。以彼系大乘不思议境界故也。小圣回心向大即能到。凡夫若无信愿感佛，纵修其余一切胜行，并持名胜行，亦不能往生。是以信愿最为要紧。藕益云，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千佛出世不易之铁案也。能信得及，许汝西方有分。（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亦名十六观经，此名净土三经，加普贤行愿品，名净土四经。仿单中有净土四经一本，其无量寿经，系魏承贯删削，又依余经增益，理虽有益，事实大错，不可依从。）

复高邵麟居士书四

接手书。知居士近来修持亲切，自讼寡过，希圣希贤。非徒博一修行之虚名而已。欣喜无量。夫欲学佛祖了生死，须从惭愧忏悔止恶修善而来（惭愧忏悔止恶修善，即自讼寡过，克己复礼。若能自讼，自然寡过，寡过即克己之实行。既能克己，自然复礼矣）。持斋警策，意甚真切。但须脚踏实地，尽力做去。否则便成妄语中妄语。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世间多少聪明人，皆以唯说不行，了此一生。徒入宝山，空手而归。可痛惜哉，可痛惜哉。若夫妄念满腔，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由未真提正念故也。倘正念真切，则朋从于专注一境之正念矣。所谓调御得法，即寇贼皆为赤子。调御失道，虽手足亦作怨家。在凡夫地，谁无烦恼。须于平时预先提防，自然遇境逢缘，不至卒发。纵发亦能顿起觉照，令其消灭。起烦恼境，不一而足。举其甚者，唯财色与横逆数端而已。若知无义之财，害甚毒蛇，则无临财苟得之烦恼。与人方便，究竟总归自己前程，则无穷急患难求救，由惜财而不肯之烦恼。色则纵对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纵是娼妓，亦作是想，生怜悯心，生度脱心。则无见美色而动欲之烦恼。夫妇相敬如宾，视妻妾为相济继祖之恩人，不敢当作彼此行乐之欲具。则无徇欲灭身，及妻不能育，子不成立之烦恼。子女从小教训，则无忤逆亲心，败坏门风之烦恼。至于横逆一端，须生怜悯心。悯彼无知，不与计较。又作自己前生曾恼害过彼，今因此故，遂还一宿债，生欢喜心。则无横逆报复之烦恼。然上来所说，乃俯顺初机。若久修大士，能了我空。则无尽烦恼，悉化为大光明藏。譬如刀以磨利，金以炼纯。莲因淤泥滋培，方得清净光洁。境无自性，损益在人。三业四仪（四仪即行住坐卧），常持颜渊之四勿。五戒十善，必效曾氏之三省。暗室虽无人见，而天地鬼神咸知。念始萌乎隐微，罪福判若天渊。若能如是修省，将见举动皆善，恶无从生矣。此实正心

诚意之宏规，切勿谓释氏琐屑，不若儒者之简捷也。若论念佛法门，唯以信愿行三法为其宗要。三法具足，决定往生。若无真信切愿，纵有真行，亦不能生。况悠悠泛泛者哉。藕益所谓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三世不易之常谈，三根普被之妙道也。宜通身靠倒，庶亲证实益耳。信愿行三，十要中皆悉详示。而第一要，弥陀要解五重玄义中，第三明宗，发挥三法，最为精详。其后节节段段，皆有指示，宜细参阅。此不备书。至于念佛，心难归一。当摄心切念，自能归一。摄心之法，莫先于至诚恳切。心不至诚，欲摄莫由。既至诚已，犹未纯一，当摄耳谛听。无论出声默念，皆须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默念虽不动口，然意地之中，亦仍有口念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如是摄心，妄念自息矣。如或犹涌妄波，即用十念记数，则全心力量，施于一声佛号，虽欲起妄，力不暇及。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昔宏净土者，尚未谈及。以人根尚利，不须如此，便能归一故耳。印光以心难制伏，方识此法之妙。盖屡试屡验，非率尔臆说。愿与天下后世钝根者共之，令万修万人去耳。所谓十念记数者，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须念得分明，仍须记得分明。至十句已，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随念随记，不可掐珠，唯凭心记。若十句直记为难，或分为两气，则从一至五，从六至十。若又费力，当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作三气念。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妄念无处著脚，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须知此之十念，与晨朝十念，摄妄则同，用功大异。晨朝十念，尽一口气为一念。不论佛数多少。此以一句佛为一念。彼唯晨朝十念则可，若二十三十，则伤气成病。此则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从一至十，从一至十，纵日念数万，皆如是记。不但去妄，最能养神。随快随慢，了无滞碍。从朝至暮，无不相宜。较彼掐珠记数者，利益天殊。彼则身劳而神动，此则身逸而心安。但作事时，或难记数，则恳切直念。作事既了，仍复摄心记数。则憧憧往来者，朋从于专注一境之佛

号中矣。大势至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利根则不须论。若吾辈之钝根，舍此十念记数之法，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难大难。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乃即浅即深，即小即大之不思議法。但当仰信佛言，切勿以己见不及，遂生疑惑，致多劫善根，由兹中丧，不能究竟亲获实益，为可哀也。掐珠念佛，唯宜行住二时。若静坐养神，由手动故，神不能安，久则受病。此十念记数，行住坐卧皆无不宜。卧时只宜默念，不可出声。若出声，一则不恭，二则伤气。切记切记。居士以年将半百，身系樊笼，素未参寻知识。倘欲即生了脱，但当专主净土一门。金刚法华，且先置之度外。待净土大通，一心已得后，再行研究不晚也。若此刻便即从事，恐智力不给，得彼失此。一法未精，二利咸失耳。拣魔辨异录系禅宗，深通教理者尚不易知，况居士乎。凡禅宗典章，概勿研究。以禅宗意在言外，若按文解义，则错会佛法，以善因而招恶果。释氏稽古略，乃记事之书，而以禅宗为主。凡属此种言句，皆当置之勿究可也。吾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灭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灭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全无恭敬，虽种远因，其褻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凡见一切信心人，皆须以此意告之。此系从初心至究竟之决定实义。若当作腐僧迂谈，便为自暴自弃，岂特孤负印光，实为孤负自己也已。

与陈锡周居士书

如来出世，说法度生，原欲一切众生，直下了生脱死，亲证无上觉道而已。但以众生根机不等，不能究竟畅佛本怀。只得随顺机宜，循循善诱。大根则称性直谈，为说佛乘，令其即生圆证佛果。如华严经之善财，法华经之龙女等。次则为说菩萨乘、缘觉乘、声闻乘，令其渐次修习，渐次证果。又其次则为说五戒十善，令其不堕恶道，受人天身，渐种善根。随其所种善根大小，将来于三乘法中，随宿善力，发诸现行。或依菩萨乘，修六度万行，而得亲证法身。或依缘觉声闻乘，悟十二因缘及四谛法，而得断惑证真。此诸法门，虽则大小不同，顿渐各异，然一一皆须自己修习力深，断惑证真，方可超出轮回，了生脱死。若三界内见思二惑，丝毫未尽，则生死根本，未能斩断。纵令定慧力深，依旧无由解脱。如三果圣人，尚生五不还天，经许多劫，方证四果。若证四果，则生死根本，断尽无余。然只是小果声闻，尚须回己所证小果，趣向如来大道。于十方世界，乘愿受生，广行六度万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随己功行深浅，或渐或顿，以次证入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诸位。至等觉已，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三德，便入妙觉位而成佛矣。如来一代时教，所说法门，虽则无量无边，其证入地位，毕竟不能超越于此。虽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最为圆顿直捷。然见性成佛，乃约本有法身，不涉凡圣因果修证而论。若依修证地位而言，亦与教家了无异趣。而末世之中，人根陋劣，知识鲜少，悟者尚难其人，何况实证。如来知诸众生唯仗自力了脱之难，故于一切法门之外，特开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但能信愿真切，即五逆十恶极重罪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教以念佛，若能念佛十声，或止数声，或止一声，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况彼修行世善，不作诸恶者乎。若是精修梵行，禅定力深，则往生品位更高，见佛闻法最速。即大彻大悟，断惑证真之人，亦须

回向往生，以期圆证法身，速成佛果。其余法门，小法则大根不须修，大法则小根不能修。唯兹净土一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之则观音势至文殊普贤，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五逆十恶，阿鼻种性，亦可预入其中。使如来不开此法，则末世众生，欲即生了生脱死，便绝无企望矣。然此法门如是广大，而其修法又极简易。由此之故，非宿有净土善根者，便难谛信无疑。不但凡夫不信，二乘犹多疑之。不但二乘不信，权位菩萨，犹或疑之。唯大乘深位菩萨，方能彻底了当，谛信无疑。能于此法深生信心，虽是具缚凡夫，其种性已超二乘之上。喻如太子堕地，贵压群臣。虽其才德未立，而仗王力故，感如此报。修净土人，亦复如是。由以信愿持佛名号，即能以凡夫心，投佛觉海。故得潜通佛智，暗合道妙也。欲说净土修法，若不略陈诸法仗自力了脱之难，此法仗佛力往生之易，则不是疑法，便是疑自。若有丝毫疑心，则因疑成障。莫道不修，修亦不得究竟实益也。由是言之，信之一法，可不急急讲求，以期深造其极乎哉。所言信者，须信娑婆实实是苦，极乐实实是乐。娑婆之苦，无量无边。总而言之，不出八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此八种苦，贵极一时，贱至乞丐，各皆有之。前七种是过去世所感之果，谛思自知，不须详说，说则太费笔墨。第八五阴炽盛苦，乃现在起心动念，及动作云为，乃未来得苦之因。因果牵连，相续不断。从劫至劫，莫能解脱。五阴者，即色受想行识也。色，即所感业报之身。受想行识，即触境所起幻妄之心。由此幻妄身心等法，于六尘境，起惑造业，如火炽然，不能止息，故名炽盛也。又阴者，盖覆义，音义与荫同。由此五法，盖覆真性，不能显现。如浓云蔽日，虽杲日光辉，了无所损。而由云蔽故，不蒙其照。凡夫未断惑业，被此五法障蔽，性天慧日，不能显现，亦复如是。此第八苦，乃一切诸苦之本。修道之人，禅定力深，于六尘境界，了无执著，不起憎爱。从此加功用行，进证无生。则惑业净尽，斩断生死根本矣。然此工夫，大不容易。末世之中，得者实难。故须专修净业，求生极乐。仗佛慈

力，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莲华化生，无有生苦。纯童男相，寿等虚空，身无灾变。老病死等，名尚不闻，况有其实。追随圣众，亲侍弥陀。水鸟树林，皆演法音。随己根性，由闻而证。亲尚了不可得，何况有怨。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楼阁堂舍，皆是七宝所成，不假人力，唯是化作。则翻娑婆之七苦，以成七乐。至于身则有大神通，有大威力。不离当处，便能于一念中，普于十方诸佛世界，作诸佛事，上求下化。心则有大智慧，有大辩才，于一法中，遍知诸法实相，随机说法，无有错谬。虽说世谛语言，皆契实相妙理。无五阴炽盛之苦，享身心寂灭之乐。故经云，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也。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极乐之乐，乐莫能喻。深信佛言，了无疑惑，方名真信。切不可凡夫外道知见，妄生猜度，谓净土种种不思议胜妙庄严，皆属寓言。譬喻心法，非有实境。若有此种邪知谬见，便失往生净土实益。其害甚大，不可不知。既知娑婆是苦，极乐是乐，应发切实誓愿，愿离娑婆苦，愿得极乐乐。其愿之切，当如堕厕坑之急求出离，又如系牢狱之切念家乡。己力不能自出，必求有大势力者提拔令出。娑婆世界，一切众生，于逆顺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秽污本有妙觉明心，乃无底之厕坑。既造恶业，必受恶报。久经长劫，轮回六道，乃不赦之牢狱。阿弥陀佛于往劫中，发四十八愿，度脱众生。有一愿云，若有众生闻我名号，求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阿弥陀佛誓愿度生。若众生不求接引，佛亦无可奈何。倘志心称名，誓求出离娑婆者，无一不蒙垂慈摄受也。阿弥陀佛有大势力，能拔娑婆无底厕坑不赦牢狱之人，直下出离其中，悉皆安置于极乐本有家乡，令其入佛境界，同佛受用也。欲生西方，最初须有真信切愿，若无真信切愿，纵有修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只得人天福报，及作未来得度之因而已。若信愿具足，则万不漏一。永明所谓万修万人去者，指信愿具足者言也。既有真信切愿，当修念佛正行。以信愿为先导，念佛为正行。信愿行三，乃念佛法门宗要。有行无信愿，不能往生。有信愿无行，亦不能往生。信愿行三，具足无

缺，决定往生。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言念佛正行者，各随自己身分而立，不可定执一法。如其身无事累，固当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大小便利，一切时，一切处，令此一句洪名圣号，不离心口。若盥漱清静，衣冠整齐，及地方清洁，则或声或默，皆无不可。若睡眠及裸露澡浴大小便时，及至秽污不洁之处，只可默念，不宜出声。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便不恭敬。勿谓此等时处，念不得佛。须知此等时处，出不得声耳。又睡若出声，非唯不恭，且致伤气，不可不知。虽则长时念佛，无有间断。须于晨朝向佛礼拜毕，先念阿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毕，即念赞佛偈，即阿弥陀佛身金色偈。念偈毕，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随即但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或一千声，或五百声，当围绕念。若不便绕，或跪或坐或立皆可。念至将毕，归位跪念观音、势至、清静大海众菩萨各三称。然后念净土文，发愿回向往生。念净土文者，令依文义而发心也。若心不依文而发，则成徒设虚文，不得实益矣。净土文毕，念三归依，礼拜而退。此为朝时功课，暮亦如之。若欲多多礼拜者，或在念佛归位之时，则礼若干拜佛外，九称菩萨，即作九礼。礼毕即发愿回向。或在功课念毕礼拜。随己之便，皆无不可。但须恳切至诚，不可潦草粗率。蒲团不可过高，高则便不恭敬。若或事务多端，略无闲暇，当于晨朝盥漱毕，有佛则礼佛三拜，正身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尽一口气为一念，念至十口气，即念小净土文。或但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四句偈。念毕礼佛三拜而退。若无佛即向西问讯，照上念法而念。此名十念法门。乃宋慈云忏主为王臣政务繁剧，无暇修持者所立也。何以令尽一口气念？以众生心散，又无暇专念。如此念时，借气摄心，心自不散。然须随气长短，不可强使多念，强则伤气。又止可十念，不可二十三十，多亦伤气。以散心念佛，难得往生。此法能令心归一处，一心念佛，决定往生。念数虽少，功德颇深。极闲极忙，既各有法，则半闲半忙者，自可斟酌其间而为修持法则也。又念佛之人，必须事事常存忠恕，心

心提防过愆。知过必改，见义必为，方与佛合。如是之人，决定往生。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决难感通。又举凡礼拜读诵大乘经典，及作一切于世于人有益之事，悉皆以此回向西方。不可唯以念佛回向西方，其余功德，另去回向世间福报，则念不归一，便难往生。须知真能念佛，不求世间福报，而自得世间福报（如长寿无病，家门清泰，子孙发达，诸缘如意，万事吉祥等）。若求世间福报，不肯回向往生，则所得世间福报，反为下劣。而心不专一，往生便难决定矣。此念佛法门，一代时教大乘经典，尽皆赞扬。小乘经中，绝不提起。有不通教理者，斥为小乘。乃无知邪说，不可听从。又乱坛所说，多属灵鬼依托当人之智识而作。若说世间道理，则是者尚多。若说佛法，则非己所知，妄造谣言。如金刚直解后，所附之先天古佛宝号，乃灭人慧命，瞎人正眼，极恶无比之魔话。以此施人，罪过无量矣。

与心愿居士书

（代友人作）

心者，一身之主，万法之宗。顺之则速成菩提，逆之则永沉生死。一切众生，迷背本心，随逐妄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轮回于六道之中，汨没于三界之内。久经长劫，莫能出离。汝既发心归依三宝，为佛弟子。须发菩萨四弘誓愿，自利利他。四弘誓愿者，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也。须知此四弘誓愿，乃三世一切诸佛誓愿之本。汝于日用举心动念，须令与此相合。若与合者，扩充令其圆满。若不合者，断除令其净尽。然欲利他，先须自利。若非自己先出生死，何能度彼生死众生。譬如溺于海者，不能救海中沉溺之人。如来所说了生死法无量无边。唯净土一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若欲即生了办，舍此末由。所谓净土者，即生信发愿，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果能信愿真切，一心念佛，至临命终时，决定蒙佛接引，往生彼国。既得往生，则俯谢凡质，高预圣流。见佛闻法，证无生忍。神通智慧，不可思议。然后乘本愿轮，回入娑婆，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如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普令一切众生，同出生死，同成佛道。方可圆证自己本具之妙真如心。方可究竟契合乎菩萨四弘誓愿，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也已。心愿之义，如是如是。若能顾名思义，身体力行。可谓超格丈夫，火里莲华，如来真子，大士嫡孙矣。勉之勉之。

与卫锦洲居士书

（因邻火延烧，物屋一空，其妻惊骇病故，遂心神迷闷，如醉如狂）

法华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天之所以成就人者，有苦有乐，有逆有顺，有祸有福，本无一定。唯在当人具通方眼，善体天心，则无苦非乐，无逆非顺，无祸非福矣。是以君子乐天知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所以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者现在也，行者优游自得之意，富则周济贫穷，贵则致君泽民，尽其富贵之分，是之谓素富贵行乎富贵也），素贫贱行乎贫贱（若家无余财，身未出仕，则守乎贫贱之节，不敢妄为），素夷狄行乎夷狄（若尽忠被谗，贬之远方，如云贵两广黑龙江等，则心平气和，不怨君上，不恨谗人，若自己就是彼地之人一样），素患难行乎患难（或者不但远贬，且加之以刑，轻则楚打监牢，重则斩首分尸，或至灭门，仍然不怨君上，不恨奸党，若自己应该如此一样。人与之患难，尚然如是，何况天降之患难，岂有怨恨者乎。如是之人，则人爱之，天护之。或在此生，或在后世，或在子孙，决定有无穷之福报，以酬其德矣）。居士虽有好善之资，未明儒佛至理，以故一遇逆境，便发狂乱耳。今谕之曰，世间最博厚高明者，莫过天地日月。而日中则昃，月盈则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海变桑田，桑田成沧海。古今最道高德备者，莫过孔子。而且绝粮于陈，被围于匡。周游列国，卒无所遇。只有一子，年才五十，即便死亡。幸有一孙，得绵世系。降此而下，颜渊短命，冉伯牛亦短命。子夏丧明，左丘明亦丧明。屈原沉江（屈原尽忠被谗，后以怀王被秦所留，不胜忧愤，而力无能为，五月五日，沉于汨罗江中），子路作醢（醢音海，肉酱也。子路仕卫，卫蒯聩与其子辄争国，子路死于其难，遂被敌兵斩作肉酱）。天地日月，犹不能令其常然不变。大圣大

贤，亦不能令其有顺无逆。唯其乐天知命，故所遇无不安乐也。而且千百世后，自天子以至庶人，无不景仰。以当时现境论之，似乎非福。以道传后世论之，则福孰有过于此者。人生世间，千思万算，种种作为，究到极处，不过为养身口，遗子孙而已。然身则粗布亦可遮体，何必绫罗绸缎。口则菜羹尽可过饭，何必鱼肉海味。子孙则或读书，或耕田，或为商贾，自可养身，何必富有百万。且古今为子孙谋万世之富贵者，莫过秦始皇。吞并六国，焚书坑儒，收天下兵器以铸大钟，无非欲愚弱其民，不能起事。谁知陈涉一起，群雄并作。一统之后，不上十二三年，便致身死国灭，子孙尽遭屠戮。直同斩草除根，靡有孑遗。是欲令子孙安乐者，反使其速得死亡也。汉献帝时，曹操为丞相，专其威权。凡所作为，无非弱君势，重己权，欲令自身一死，子便为帝。及至己死，曹丕便篡。而且尸犹未殓，丕即移其嫔妾，纳于己宫。死后永堕恶道，历千四百余年，至清乾隆间，苏州有人杀猪出其肺肝，上有曹操二字。邻有一人见之，生大恐怖，随即出家，法名佛安。一心念佛，遂得往生西方，事载净土圣贤录。夫曹操费尽心机，为子孙谋。虽作皇帝，止得四十五年，国便灭亡。而且日与西蜀东吴互相争伐，何曾有一日安乐也。下此若两晋宋齐梁陈隋，及五代之梁唐晋汉周，皆不久长。就中唯东晋最久，仅一百三年。其他或二三年，或八九年，一二十年，四五十年，即便灭亡。此乃正统。其余窃据伪国，其数更多，其年更促。推其初心，无非欲遗子孙以富贵尊荣。究其实效，反令子孙遭劫受戮，灭门绝户也。且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尚不能令子孙世受其福。况区区凡夫，从无量劫来，所作恶业，厚逾大地，深逾大海。可保家道常兴，有福无殃也耶。须知世间万法，悉皆虚假，了无真实。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如水中月，如空中花，如热时焰，如乾闥婆城（梵语乾闥婆，此云寻香，乃天帝乐神。其城乃幻现非实，世俗所谓蜃楼海市即此也）。唯自己一念心性，亘古亘今，不变不坏。虽不变坏，而常随缘。随悟净缘，则为声闻，为缘觉，为菩萨，为佛。由功德有浅深，

故果位有高下。随迷染缘，则生天上，生人间，堕修罗，堕畜生，堕饿鬼，堕地狱。由罪福有轻重，故苦乐有短长。若不知佛法之人，则无可如何。汝既崇信佛法，何不由此逆境，看破世相。舍迷染缘，随悟净缘。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从兹永出六道之轮回，高证四圣之果位。岂不是因此小祸，常享大福耶。而乃昧昧不了，如醉如狂。倘若焦思过度，或致丧身失命，则长劫难出轮回矣。而且弱妾孤子，何以自立。本欲自利利他，反成自害害他（他谓妾与子也）。何愚痴一至于此也。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恐遭恶果，预先断除恶因。由是罪障消灭，功德圆满，直至成佛而后已。众生常作恶因，欲免恶果。譬如当日避影，徒劳奔驰。每见无知愚人，稍作微善，即望大福。一遇逆境，便谓作善获殃，无有因果。从兹退悔初心，反谤佛法。岂知报通三世，转变由心之奥旨乎。报通三世者，现生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谓之现报。今生作善作恶，来生获福获殃，谓之生报。今生作善作恶，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十百千万生，或至无量无边劫后，方受福受殃者，谓之后报。后报则迟早不定。凡所作业，决无不报者。转变由心者，譬如有人所作恶业，当永堕地狱，长劫受苦。其人后来生大惭愧，发大菩提心，改恶修善，诵经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现生或被人轻贱，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贫穷，与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永堕地狱长劫受苦之业，即便消灭，尚复能了生脱死，超凡入圣。金刚经所谓若有人受持此经，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转变由心之义也。世人稍遇灾殃，不是怨天，便是尤人，绝无有作偿债想，生悔罪心者。须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稂莠则不能得嘉谷。种荆棘则勿望收稻粱。作恶获福者，宿世之栽培深也。若不作恶，则福更大矣。譬如富家子弟，吃喝嫖赌，挥金如土，而不即冻馁者，以其金多也。倘日日如是，纵有百万之富，不几年即便家败人亡，扫地而尽矣。作善遇殃者，宿世之罪业深也。若不作善，则殃更大矣。譬如犯重罪人，未及行刑，复

立小功。以功小故，未能全赦，改重为轻。倘能日日立功，以功多且大故，罪尽赦免，又复封侯拜相，世袭爵位，与国同休。大丈夫生于世间，当具超格知见，岂可使身外之物，累坏自身。譬如金珠满屋，强盗来抢，只宜舍之速逃，岂可守财待死。良以金珠虽贵，若比身命，犹然轻贱。既不能两全，只可舍金珠而全身命耳。且汝财物已烧，空忧何益。惟宜随缘度日，竭力念佛，求生西方。则尽未来际，永离众苦，但受诸乐。如是则由此火灾，成无上道。当感恩报德之不暇，何怨恨迷闷之若是耶。祈以予言详审忖度，当即释然解脱，如拨云雾以见天日。从兹即灾殃翻为善导，转热恼直下清凉矣。倘犹执迷不悟，势必发颠发狂。则本心已丧，邪魔附体。纵令千佛出世，亦不能奈汝何矣。

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一

不慧为儒未能，学佛不就。久离故乡，欲反未能。每一省察，惭愧无地。忽接华翰，若遇故人。但书中赞誉过分，令人如临鈇钺耳。祈以后再有笔谈，勿用此套。令兄枝芬，于七月十四日晤面。因询居士修持家道，言其为善益力，道念日增。但以家门不幸，令郎早夭，二孙尚幼，颇怀忧思。予闻之不禁慨然长叹。须知逆来顺受，始名乐天。修身植德，方曰尽性。世有愚人，不知夙生善恶，惟观眼前吉凶。见作善而得祸，便谓善不当为。作恶而得福，便谓恶不足戒。不知善恶之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譬如三尺之冰，岂一朝之寒所能结。百川之泮，亦岂一日之暖所能消。切不可怨天而尤人，犹豫而退悔。宜学俞净意之修身，袁了凡之立命。将见二孙必成佳士，麟儿屡见诞生矣。至于华严重建，诚属莫大功德。然居处深山，募化维艰。只可随缘，不宜勉强。有殿可以供佛，有寮可以安身，行道居处有所庇覆，足矣。何必多造殿宇，广列长廊。不为利益自他，惟取快悦俗目乎。谢友才志虽高，可惜从未一遇通人。所言自悔时过难学者，特举业耳。不知学圣学贤之时，无过无不过。其学亦无难无易。何以言之？孔子七十，尚欲假年学易，为免大过计耳。岂为熟其词义以雄笔札，得高爵者哉。十五志学，七十尚学。彼年临四十，岂时过不能为学耶。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圣罔念而作狂，狂克念而成圣。有何难易之可论于其间哉。予谓谢友，为学莫善此际。有父母可以尽孝，有兄弟可以尽弟，有儿女可以教训，有诗书可以取法，正合夫子居家为政之道。此时不学，真是时过难学矣。纵令文章盖世，官居一品，终是一穷微极妙之艺人，非适时力学之儒士也。因闻佛语，遂持长斋，可知宿因深厚。废弃前功，意欲出家，可知道眼昏朦。如来说法，恒顺众生。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外尽人伦，内消情虑，使复本有真心，是名为佛弟

子，岂在两根头发上论也。况贵乡僻居深山，知法者少。高明者以语言不通之故，皆不至其地。仗此好心，竭力学道。孝弟修而闾里感化。斋戒立而杀盗潜消。研究净土经论，则知出苦之要道。受持安士全书，则知淑世之良谟。以净土法门谕亲，以净土法门教子，及诸亲识。正以生死事大，深宜痛恤我后。不必另择一所，即家庭便是道场。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尽作法眷。自行化他，口劝身率，使其同归净域，尽出苦轮。可谓戴发高僧，居家佛子矣。宜以鄙意告之。倘闻此不加诋毁，又欲进步，路头不决。身事暇适，不妨亲至普陀来访一番。否则但观净土十要，及净土圣贤录，自知取法，不劳更问他人矣。令兄忠厚有余，似与此道有缘。宜劝受持安士全书，庶不虚此一晤。弥陀疏钞、安士全书各一部，随书带来，以结净缘。

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二

数载未晤，时常忆念。今秋令兄枝芬赴乡试，持书来山，方悉居士近来操持。又言家门不幸，丧其爱子。旦夕忧思，不能置怀。予欲详陈事理因果，以录遗期迫，不能住宿，故略言之。今嘉平望日，彻权师至，又言居士怨尤之状，及无知俗人谓作善获殃，修行无益等种种邪说。予闻之凄然。恐上智者因兹惰行，下愚者敢于作恶，故不揣固陋，直词以告。如来说经，报通三世。凡人生子，略有四因。报通三世者，第一现报。谓现在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如士子习举业，现身得功名。此凡眼能见者。第二生报。谓今生作善作恶，来生享福受罪。如祖父重斯文，子孙方发达。此则凡眼所不能见，天眼犹能见之（今生来生，皆约本人说，然隔世之事，难以喻显，权约祖父子孙，欲人易了，不可以词害义，至祷）。第三后报。谓今生作善作恶，至第三生，或四五六七生，或十百千万生，或一十百千万劫，或至无量无边恒河沙劫，方受善恶之报。如商周之王业，实肇基于稷契弼舜佐禹之时。若三四生等，天眼犹能见之。若百千万劫，天眼则不能见，声闻道眼，犹能见之。若无量无边恒河沙劫，惟如来五眼圆明者能见。尚非声闻道眼之境，况天眼肉眼哉。知此三报之义，则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圣言原自无爽。富贵贫贱寿夭穷通，天命未曾有偏。境缘之来，若镜现像。智者但修镜外之容，愚人徒憎镜内之影。逆来顺受，方为乐天。不怨不尤，始可立命。子有四因者。一者报恩，二者报怨，三者偿债，四者讨债。报恩者，谓父母于子，宿世有恩，为报恩故，来为其子。则服劳奉养，生事死葬。必使生则亲欢，祭则鬼享。乃至致君泽民，名垂青史，令天下后世，敬其人而并敬其亲。若曾鲁公、陈忠肃、王龟龄、史大成（曾陈王三公，皆宋名臣，史公清初状元，四公皆信佛，唯忠肃悟入甚深。以前世皆为高僧，故虽处富贵，犹能不昧本因耳），今世之孝子贤孙，皆此类也。报怨

者，谓父母宿世于子有负恩处，为报怨故，来为其子。小则忤逆亲心，大则祸延亲身。生无甘旨之养，死貽九泉之辱。又其甚者，身居权要，谋为不轨，灭门戮族，掘坟夷墓，使天下后世，唾骂其人并及其亲。若王莽、曹操、董卓、秦桧等是也。偿债者，子宿世负亲资财，为偿债故，来为其子。若所负者多，则可以终亲之身。若所负者少，故不免半途而去。如学甫成名而丧命，商才得利而殒身。讨债者，谓亲宿世负子资财，为讨债故，来为其子。小债则徒费束修聘金延师娶妻，及种种教诲，欲望成立，而大限既到，忽尔丧亡。大债则不止如此，必致废业荡产，家败人亡而后已。谛观令子，恐是讨债而来。幸所负者少，故弱冠而去。当忏悔宿业，努力勤修。天必畀汝好子，光大门户。况孔子圣人，中年丧子。颜渊大贤，壮岁夭亡。原宪赤贫，子路殉难。夷齐饿死于首阳，伯玉穷困于卫国。将谓圣贤因修德而遭天谴耶，抑亦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耶。但责己德之不诚，勿问天报之祸福。能如是者，五福自然临门，六极决定避舍。谓予不信，有如曷日。须知人生世间，具足八苦。纵生天上，难免五衰。唯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将非天以汝倡导净土，以此无福无寿之子，为汝作顶门一针。使汝知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畏惧。人命无常，速如电光。大限到来，各不相顾。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于此犹不醒悟，力修净业，则与木石无情，同一生长于天地之间矣。有血性汉子，岂肯生作走肉行尸，死与草木同腐。高推圣境，自处凡愚。遇大警策而不愤发，闻圣贤佛祖之道而不肯行。是天负人耶，抑人负天耶。祈垂慧察。

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一

李纲是一通方作家。以易与华严对论，谓其全合，是善知识不拒来学，引人入胜，就彼所知而令扩充。如孟子以齐王不忍一牛之死，推此恻隐之心，可以保民而王天下。非谓徒爱一牛而便能王天下也。是引喻，非敌论。凡读古人文字，贵得其意，否则糟粕而已。夫华严乃如来自证之法。所有诸度诸位，皆是实事，皆可表法。声闻四果，虽处法会，犹如聋哑。人天凡品，岂能知见。纵有天龙八部，皆已亲证法身，为上求下化利益有情，特现八部身耳，非实业之凡夫也。易乃立虚象以兆吉凶，顺天理而导人情。是治世之常法，非出世之大道。乃伦常之仪准，非佛道之标的。然通佛法者，法法头头，无不是道。横说竖说，有何轨迹。若未能彻了自心，亦效其说，如庸医未能诊脉，即效刮骨。弱羽尚难栖枝，即欲奋飞。其不自他俱殒躯命者鲜矣。今以喻明。易以父母称为严君。又古人以邑令亦称为君。岂父母邑令，与圣天子敌体相齐，无有高下也。又如举一泓曰此海也，举一尘曰此地也。知泓与尘，是海与地之少分则可。谓泓尘与海地同其深广，同其博厚，则不可。一隙之日，即照天照地之日。一管之天，即无边无际之天。但当出户而瞻日，舍管而窥天。岂可谓隙之外别无有日，管之外别无有天哉。古人为儒者道，语多类此。若即为实说，是抑圣天子与邑令同其尊也。俾海地与泓尘同其深广博厚也。一隙一管之天日，与无边无际之天日，同其普遍也。是齐东野人之鄙论，非明心见性之法言也。阁下且宜持戒念佛，以儒家修持为常法，以佛教修持为加行。入理深谈，且缓数年。欲学佛祖，先须取法圣贤。倘躬行有玷，伦常乖舛，尚为名教罪人，何能为佛弟子。佛教虽出世法，然遇君言仁，遇臣言忠，遇父言慈，遇子言孝，由浅而入深，下学而上达。熟读安士全书，可以知其梗概矣。凡人改过迁善，并修净业，惟贵真诚，最忌虚假。不可外扬行善修行之名，内存不忠不恕之心。蘧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如此方可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为名教之功臣，作如来之真子。固不在穷达缙素上论也。不慧之所望于阁下者，望阁下亦以望一切亲知。则不负一至普陀朝礼大士，与不慧一得覩面，而即闻佛乘也。

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

佛法至今，衰残实甚。茫茫众生，如盲无导。纵有一二知识为之开示。以业深障重故，正智不开。虽闻正法，不生信向。纵生信向，亦属浮泛。如醉如梦，了无定见。一遇邪魔外道，则如蝇逐臭，如蛾赴火。蚁聚乌合，动盈千万。故光绪初年，关东有一混元门，每年归依者有十余万人。至十一二年，以劣迹已彰，人多见恶。一年之内，尚有数万。近有出家魔子，拟欲大得名利。于三十年前，即抄袭古人语录中成言，改头换面，谓是自己语录。而此魔子，一不通宗，二不通教，三无学问。恐人或谓己无学问，何能说此。特意用许多白字以实之。令人谓为真是大彻大悟，随口所说，词理超妙。其有不大恰当者，盖因不曾读书，不通字义之故。举凡万法归心录，六祖坛经，寒山诗中诗偈，整个录来，换三五字而已。所有言句，尽皆如是。随即远近流布，然亦无大招徠。近又得一妙法，致令善男信女，相率归依。且道得何妙法，便能如是。以此魔子，初则妄充悟道，人未归附。近则妄充得道，故得远近争赴。且自谓我所说法，令人易于得道。故一境若狂，咸相崇奉。妄充得道，须有事实，人方肯信。故肆无忌惮，随口乱说。常为人言，我能入定，超度亡魂，令其生天，或生净土。能知一切亡人，或生天上，或生人间及三恶道。又知某人生西方上品，某人生中品，某人生下品。由是之故，不但愚夫愚妇，靡然从风。即不明佛理之士大夫，亦以为实属得道，而归依信奉者，日见其多。纵有智者斥其狂妄，由彼邪说入人深故，了不见信。自古高僧，或古佛再来，或菩萨示现。然皆常以凡夫自居。断无说我是佛，是菩萨者。故楞严经云，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而智者大师，实是释迦化身。至临终时，有问所证位次者。答曰，我不领众，必净六根。损己

利人，但登五品。是仍以凡夫自居也。五品者，即圆教观行位。所悟与佛同俦，圆伏五住烦恼，而见惑尚未能断。智者临终，尚不显本。意欲后学励志精修，不致得少为足，及以凡滥圣耳。今此魔徒，妄充得道者，乃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大妄语人。此大妄语之罪，甚于五逆十恶百千万倍。其师其徒，当永堕阿鼻地狱，经佛刹微尘数劫，常受极苦，末由出离。何苦为一时之虚名浮利，膺长劫之惨罚酷刑。名利惑人，一至于此。此魔子自谓所说之法，令人易于得道者，即是以生灭心作常住解。以不修善，不断恶，为不生不灭。拨无因果，堕邪见坑。此即魔子招徕徒众，令皆得道之实际。故有平日持斋念佛之人，一亲近彼，即不持斋，不念佛。其余一切改恶迁善，知因识果，培德植福等事，概行弃置。唯止令人看一话头，而实不知如何是看，如何是话头。遂将古人酬机之语，令人依文解义，卜度思量。如狗子无佛性，庭前柏树子，干矢橛，麻三斤，七斤布衫等，一一学拆字讲义者，拆而讲之。谓之为参禅，谓之为透公案。稍微能坐，及能按文解义，便为印证曰，某人夙根深厚，某人现行精纯，故得用功不久，便已透彻。夫参禅一事，谈何容易。古人如赵州谿禅师，从小出家，至八十余岁，尚且行脚。故有颂之者曰，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长庆坐破七个蒲团，后方开悟。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此等大祖师，大彻大悟，如是之难。彼魔子之徒，一闻魔说，遂皆开悟。如前所说祖师，直是替他提鞋也无用处矣。须知祖师之悟，乃从迷至悟，一悟永悟。魔徒之悟，乃因迷入误，一误永误。悟之音虽同，悟之事实反。以彼魔徒，从初发心，一无戒行，二无正智，三不知话头是参叩自心之方便，而以按文义卜度为参。如此参禅，尽世间聪明人，通通皆是大彻大悟之人。如人不识摩尼宝珠，见一鱼目，宝而藏之，夸耀于人，谓我已得此珠。诸人亦不知何者是珠，何者鱼目，遂群聚而寻求之，各各皆得此珠。从兹发大誓愿，普令贫穷同胞，皆得此珠。一朝遇见贾胡，欲得贸易多金。贾胡掷而唾之曰，何持鱼目，用黩我眼。方知费尽心机，只落得惭愧

欲死而已。且人之常情，纵恣则易，摄束则难。教以持斋念佛，便觉口头失美味，身心常辛勤。魔子则曰，只要心好，何必持斋。汝本是佛，何须更念他佛。以此恰合自己懒惰懈怠，不愿摄束，任意放纵之机，如囚遇赦书，庆幸无已。又进而叩其所以，则曰达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汝但看一话头，自能见性。既见性已，即名成佛。既成佛已，则一切俱空，无因无果，无修无证。一法不立，名真解脱。彼教人持斋念佛，改恶修善，畏因果，培福德者，皆不知自性之中，无一法不具，亦无一法可立。执著法相，不肯舍离。舍本逐末，无绳自缚。如是之人，名为小乘。何可以为知识而亲近之哉。须知如来所说因果修证等法，皆是以黄叶作金，为止小儿啼故。彼等反执为实，则其智与小儿何异。若大丈夫，佛尚不可得，何有因果修证等法。若立一尘，便非佛法。汝但识得自己是佛，一任食肉饮酒，行盗行淫，何一法不是佛法。上天堂，下地狱，天衣天食，镬汤炉炭，何一境不是佛境。自己即是弥陀，当处即是极乐。岂待汝鼓起妄想业识心，鼓动父母所生口，毕生终日念佛，受许多冤枉苦，求到临命终时，往生西方。舍己求人，抛家浪走。岂非知见颠倒，错乱修习乎。种种魔说，大抵如是。今试论曰，只要心好，何必持斋。杀彼之身，悦己之口，是好心耶，非好心耶。且兵劫之时，贼来杀人，亦当皆是好心。设杀汝时，为感恩乎，为怀恨乎。汝本是佛，尚不肯念他佛，何肯杀而食彼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之众生乎。如是，则汝之心性，本来是佛。汝之行为，原是众生。何可未得谓得，以凡滥圣，以念他佛为辱，以杀众生为荣哉。达摩西来，不立文字者，欲人彻证本体，不以徒诵语言为事。若契本体，则文字即是本体，即解脱相。终日读诵，依教修行，毕竟无文字相可得。如永明寿、首山念、栖贤湜、育王微等诸大老，皆尽寿读诵。岂彼尽皆不知不立文字之旨乎。只因汝错认不立为废弃，遂谓如来所说一切大小乘经，无量法门，皆是黄叶作金，哄骗小儿。若然，则迦叶、阿难、马鸣、龙树、永明、首山等，皆是弄黄叶汉。汝既以彼为非，何得承嗣其法，言是禅宗。

彼若果是，则汝之禅宗，便非彼之禅宗。汝的的是冒彼之名，以坏彼法之恶贼耳。且汝执著废弃文字为不立文字者。六祖云，只此不立，便是文字。况尚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八字。且此达摩西来十六字，是文字耶，非文字耶。又一切俱空，无因无果，无修无证，一法不立，名真解脱。何又立破斋谤佛，怙恶废善，瞒因昧果，折福损德等法，而不肯令其俱空乎。上智知空而进德。下愚知空而废善。佛祖于千百年前，早为汝判断停当矣。汝谤人执著善法为舍本逐末，为无绳自缚，为小乘。汝执著恶法，不肯弃舍。现生当遭国宪，死后永堕阿鼻。应是弃末循本，应是即缚无缚，应是大乘矣。汝谓大丈夫佛尚不可得，何有因果修证。若立一尘，便非佛法。是佛与因果修证，皆是尘，皆不容立。而食肉饮酒行盗行淫，何得便非是尘，便皆容立。且问食肉饮酒行盗行淫之心，是佛心耶，是众生心耶。若道是佛心，佛岂存此心，行此事耶。若道是众生心，何得便超因果之外，便非是尘，便是佛法乎。地狱尚是佛境，当处即是西方。是则苦亦不厌，乐亦不求。无取无舍，忘憎忘爱。何得贪图现生名利，妄企死后流芳。剽窃古人言句，改头换面，以为自己语录。未得谓得，未证谓证。以凡滥圣，妄充知识。教彼许多信心男女，堕邪见坑，丧失慧命。从兹永堕恶道，欲出末由。此魔子者，究其本因，不过欲得虚名浮利，企人谓己为大善知识而已。详其后报，则其苦痛惨凄之状，罄竹难书矣。可不哀哉。汝既发心念佛，当依净土经论所说而修。如此魔子所说，乃是窃取宗门祖师之言，妄以己见误会宗意。故其所说，皆似是而非。实与宗门道理相反，实为佛法之怨。若被彼所诱，堕彼党中，则难免以好心而招恶果矣。如此魔子，断断不可亲近。当恪守净宗列祖成规，持斋念佛，改恶修善，知因识果，植福培德。以企现生消除业障，临终正念往生。庶不虚此一生，及亲为如来弟子耳。须知禅宗一法，名为教外别传。凡所提倡，意在言外。千言万语，总皆指归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法身理体。令人先悟此体，然后起彼修因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但其酬机之语，名为机锋，名

为转语。欲令人参而自得，故无义路。若会得，固属大幸。若会不得，但当将此一句话，当做本命元辰，废寝忘餐，终日竟夕，如一人
与万人敌，不敢稍有间断放纵。一年不悟两年参，十年不悟二十年
参，一生不悟，即生生参。果真拌此深心参者，决无不悟之理。既悟
之后，乃名悟道。尚须历诸境缘，锻炼习气。直得烦惑净尽，方名证
道。彼魔子者，乃以误为悟。悟尚全体是误，何况说证。乃不知惭
愧，不惧因果，竟致无量好心男女，受彼所骗，同断善根。汝宜笃信
吾言，自不被彼所陷矣。至嘱至嘱。

复永嘉某居士昆季书

仲春一别，忽值夏令，光阴迅速，殊堪惊人。每忆二位信心真切，法眼未明，致令舍高明而取卑暗。何异弃家里之活佛，供野外之土偶。不特自失正见，贻诮大方。即光亦进退咸乖，殊深惭赧耳。来书谓后有所著，随时见贶。光目昏体衰，无事不亲翰墨。纵因事有作，亦同集字聚叶，有何可观。然恐孤负所期，今将以前残羹馊饭，略盛一二。倘不嫌酸臭，亦可作反尝尝自性之前茅。净土决疑论，系民国三年狄楚青居士以端甫回籍，十三期报料不足，令作一二篇以助热闹耳。后竟以主持无人，遂停版不出。此论文虽鄙菲，而于断疑生信，不无少补。至于永明料简训释处，须仔细参详。若不如是信向，便成虚文。此不慧数十年痛心疾首者，于此以发挥之。万不可以今人所说为的，致孤负永明大慈悲心也。持经利益随心论，以今人受持经典，了无敬畏而发。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敬畏中求，能竭诚致敬，纵究竟果德，尚能即得，况其下焉者哉。余皆随事而书，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取其益，勿校其迹，自有裨益。倘以古德著作绳之，则将焚毁之不暇，何可令其一经于目哉。拣魔辨异录文理高深，禅教融贯。系雍正十一年夏初始著，至十三年方毕。未及刊板，龙驭宾天，迨后刊时，以草书替字，钞者不察，便许多直作本字，而错讹便不胜其多。使世宗在世，断断不至如此耳。今春细校两次，俾还本来面目。倘后因缘果就，当不负世宗一番至意矣。善导和尚系弥陀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其宏阐净土，不尚玄妙，唯在真切平实处，教人修持。至于所示专杂二修，其利无穷。专修谓身业专礼（凡围绕及一切处身不放逸皆是），口业专称（凡诵经咒，能志心回向，亦可名专称），意业专念。如是则往生西方，万不漏一。杂修谓兼修种种法门，回向往生。以心不纯一，故难得益，则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往生者。此金口诚言，千古不易之铁案也。二位当以此自

利，又当以此普利一切。至于持咒一法，但可作助行。不可以念佛为兼带，以持咒作正行。夫持咒法门，虽亦不可思议。而凡夫往生，全在信愿真切，与弥陀宏誓大愿，感应道交而蒙接引耳。若不知此意，则法法头头，皆不思议，随修何法，皆无不可，便成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矣。若知自是具缚凡夫，通身业力，匪仗如来宏誓愿力，决难即生定出轮回。方知净土一法，一代时教，皆不能比其力用耳。持咒诵经，以之植福慧，消罪业，则可矣。若妄意欲求神通，则所谓舍本逐末，不善用心。倘此心固结，又复理路不清，戒力不坚，菩提心不生，而人我心偏炽，则著魔发狂，尚有日在。夫欲得神通，须先得道，得道则神通自具。若不致力于道，而唯求乎通。且无论通不能得，即得则或反障道。故诸佛诸祖，皆严禁之而不许人修学焉。以世每有此种见解人，故因覩缕及之。二位令亲在堂，宜以净土法门，感应事迹，常时解说，令其发欢喜心，信受奉行。若不以此为孝，则纵能尽世之所谓孝者，究竟于亲有何利益。大禹，大圣人也，不救于鯀之神化为黄能（音乃平声，即三足鳖），入于羽渊。观此，可不惕然惊，憬然悟，以求导亲之神，高预海会，亲炙弥陀，以证夫即心本具之无量光寿乎。志莲居士苦行虽好，恐净土宗旨，有所不知。或求转女身，及生人天乐处之心，不能彻底放下。致无边利益，随世间小乐而失之。亦宜常为讲说，令其志向决定耳。夫劝一人生净土，即成就一众生作佛。凡成佛必度无量众生，而其功由我始，其功德利益，何可思议也哉。又自既修净土，尚须以此法门普告一切，况妻妾子女，岂可不劝令发心，而失此巨益乎。倘天性相近，则何善如之。如稍相远，亦须渐磨渐染，俾即远而成近耳。此所谓深爱，所谓宏慈，舍此而为慈爱，皆名有而实无耳。吾言不足为轻重，略录一二，以见其概。当详阅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乐邦文类等，则取法有地，怀疑无由矣。法苑珠林一书，详谈因果，理事并进。可治近世排因拨果，肆无忌惮等膏肓痼疾。凡有信心读书人，皆当令阅此书。岂但有益于身心性命，实于格物致知，文章学问，大有

裨益也。安士全书，亦与此同其气类耳，文人皆不可不知。娑婆之苦，说不能尽。纵时属升平，仍然日在苦恼中。以众生久习相安，遂不知耳。近来中国屡经兵燹，已是苦不堪言。而外洋各国三年大战，人死近千万，为开辟第一兵劫，而战势尚盛，不知何所底极。静言思之，诚堪畏惧。而彼方力求其所以剿灭他国之道。其众生往昔恶业所招之恶报，亦何至于此极哉。今闻此说，当愤发大心，以速求往生。然后回入娑婆，普度一切。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恐招恶果，故断恶因。恶因断而恶果无从而生。众生竞作恶因，至受恶果。受恶果时，不知自忏往业，又复更造恶法以为对治，则怨怨相报，经劫不息。可不哀哉，可不畏哉。知是而不求生西方者，非夫也。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综观二十年间抉择问学，备历艰险。竟能从儒入佛，即俗修真。简去自力，专宗净土。可谓三生有幸，一道同归者也。幸甚慰甚。夫人宿世果种善根，且无论为学求道，可为出世大事之前茅。即贪瞋痴等烦恼惑业，疾病颠连种种恶报，皆可以作出生死入佛法之因缘。顾其人之能自反与否耳。不能自反，且无论碌碌庸人，为世教之所拘。即晦庵、阳明、靖节、放翁等，虽学问操持见地，悉皆奇特卓犖，然亦究竟不能彻悟自心，了脱生死。其学问操持见地，虽可与无上妙道作基，由不能自反，竟为入道之障。可知入道之难，真难于登天矣。不执著等语，理则是，而事非博地凡夫之所能为也。终日穿衣吃饭，侈谈不执饥寒。与终日枵虚，不得杯水粒米，饿且将死，而谓人曰，吾视龙肝凤髓，直同秽物，思之即呕，况其下者乎。同一空谈耳。今时不明教理，即参禅宗者，每多中此空解脱病。至于静坐澄思，空境现前。不过以静澄伏妄，偶尔发现之幻境耳。若错认消息，生大欢喜，则丧心病狂，佛亦难医矣。幸能体察而不执著，弃舍幻妄，卒得贯通诸法法门。可谓久历荆棘，忽达康庄矣。末世人根陋劣，知识稀少。若不仗佛慈力，专修净业，但承自力，参叩禅宗，不第明心见性，断惑证真者，罕有其人，而以幻为真，以迷为悟，著魔发狂者，实繁有徒矣。所以永明莲池等，观时之机，极力主张净土法门也。至于逐吏之譬，乃现今数年来千真万真之确论也。兴利除弊，必须推及将来毕竟结果处，方为济时之务。否则与断头脚而医头脚，同一覆辙。能不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耶。若夫信心真切，行愿专一之问答，理虽的确，但未能发或人之信心，伸自己之主见。今代为答曰，吾已遍研教理，普亲诸圣，故能如是。岂寻常所谓研究亲近者哉。何以言之？净土法门，释迦弥陀之所建立也。文殊普贤之所指归也。马鸣龙树之所弘扬也。匡庐、天台、清凉、永明、莲池、藕益之所发挥

倡导，以普劝夫若圣若凡或愚或智也。此诸菩萨大士，于千百年前，早已为吾遍研藏教，特地拣出此不断惑业，得预补处，即此一生，定出樊笼，至圆至顿，至简至易，统摄禅教律而高出禅教律，即浅即深，即权即实，殊特超越天然妙法也。吾信仰佛祖，以古为师。岂不如亲近今时知识之为愈乎。华严一经，王于三藏，末后一著，归重愿王。华藏海众，悉证法身，咸求往生，企圆佛果。吾何人斯，敢不景从。舍尔狂心，力行斯道。功德利益，当自证知。何待遍参，方为知法哉。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弥陀衷论，若经若论，皆有功于净业行人。亦有启后人妄作排古之端，其过殊非浅浅。当取其闭关专修之法。其所谓自匡庐创建莲宗以来，无一识经义者，其亲证三昧，唯一省一大师。皆其偏见局论，最为轻藐古德。开我慢之道，邀来哲共游，岂非谤法谤僧。而其所以作此说者，实欲露出自己乃亲得圣师真传，实为净宗第一功臣而已。至于指斥紫阁、云栖、藕益等，适彰其少见少闻，不达如来权实法门，欲以己之一机为准。如古德谓得鸟者网之一目，不可以一目为网。治国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为国。王耕心决欲以一目为网，一人为国，发而为论，颇自矜张。犹是少年时空腹高心，不可一世之狂态。谓己掩关二期，亦有所证，断难取信。何以言之？证三昧人，非不开议论之辩口，但心平气和，唯理是尚。若彼所论，多皆矜己斥人，乃坚白同异辩士之言，非契理契机决定之论也。纵然有功，吾不敢向人赞叹，令其受持流通也。流通佛法，大非易事。翻译经论，皆非聊尔从事。故译场之中，有主译者，译语者，证义者，润文者，岂敢随自心裁，传布佛经。王龙舒大弥陀经，自宋至明末，人多受持。由云栖以犹有不恰当处，故此渐就湮没。魏承贯之学识，不及龙舒，其自任过于龙舒。因人之迹以施功，故易为力。岂承贯超越龙舒之上耶。莲池尚不流通王本，吾侪何敢流通魏本，以启人妄改佛经之端。及辟佛之流，谓佛经皆后人编造，初非真实从佛国译来者。然此经此论，若真修上士观之，亦有大益。以但取其益，而不染其弊。若下士观之，则未得其益，先受其损。以徒效其改经斥古之愆，不法其直捷专精之行耳。观机设教，对症发药。教不契机，与药不对症等耳。敢以一二可取，而遂普令流通，以贻下士之罪愆乎。释群疑论，光昔曾请得，亦曾看过一遍。以目力不给，不能多看为欠。若论逗机最妙之书，当以净土十要为冠。而弥陀要解一书，为藕益最精最妙之

注。自佛说此经以来之注，当推第一。即令古佛再出于世，现广长舌相，重注此经，当亦不能超出其上。况后生浅闻薄解，便欲指斥，冀其超越乎哉。以萤光而较日，多见其不知量也。惜哉王生，何苦如此。澍庵之问书皆能诵，乃他心通耳。本欲详言其旨，以修补藏经无暇，且待异日。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弥陀经当依藕益要解。衷论诠释，多有任己见，违经旨处，不可依从。佛为九法界众生说法，岂可以己之智力不能，而遂断以决无此理。其一日七日之释，显是以己量九法界。若如是论，岂特弥陀一经，不能统摄群机。一代教典之圆顿妙谈，皆当以己智不能，而疑为妄语。谤佛谤法谤僧，罪在不原。虽于下根有警发处，然伤其大体，此印光不敢劝人受持也。净土法门，犹如大海。长江大河亦入，杯水滴水亦入。证齐诸佛者，尚求往生。五逆十恶者，亦预末品。何得以得一心及三昧，而拒其未得者。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自己决志求生，唯当企及于此。若谓非此决不得生，是又自立科条，不依佛说矣。净土三经，自古流通，并行愿品为四经，岂可谓不奉为圭臬乎。今之修净业者，多皆不知宗旨，但依事相。与而言之，亦可云净宗中人。夺而言之，实百有九十九，皆属无禅无净土。何得以此等人为准。但以小本文简义丰，故列于日诵。余则随人受持有异耳。衷论所说，有益者固多，有碍者亦复不少。若无择法智眼，或恐未得其益，而备受其损。如一日七日十念不度等是也。受持读诵，为佛门始终正行。即禅宗专务参究者，亦复如是受持。如药山、仰山、永明、首山、栖贤湜、育王微等，但以拈提向上，则有似乎拨。不知拈提向上，举尽世间法法头头，皆归本分。彼未得其门者，遂随语生解。从兹一辈参禅者，率多藐视经教。此辈虽自名禅人，实属法门罪人，如来逆子，何足挂齿。劝令受持读诵，诸经无不如是，岂特金刚行愿乎哉。华严一经，王于三藏，末后一著，归重愿王。但宜尊重华严，不可小视余经。以诸大乘经，皆以实相为经体故。华严之大，以其称性直谈界外大法，不摄二乘等故。法华之妙，在于会三归一，开权显实，开迹显本处故。台宗谓法华纯圆独妙，华严犹兼乎权（即指住行向地等觉而言）。然佛于法华赞法华为经王，于华严亦然。岂后世宏

经者，必须决定于五大部，分出此高彼下，不许经经偏赞乎。修禅宗者赞禅宗，修净土者赞净土。不如是，不能生人正信，起人景仰。但宜善会其义，不可以词害意。孟子称孔子生民未有之圣，然孔子见尧于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梦，其效法企慕乎三圣者，何其至诚如是之极也。念佛人但能真切念佛，自可仗佛慈力，免彼刀兵水火。即宿业所牵，及转地狱重报，作现生轻报，偶罹此殃。但于平日有真切信愿，定于此时蒙佛接引。若夫现证三昧，固已入于圣流，自身如影，刀兵水火，皆不相碍。纵现遇灾，实无所苦。而茫茫世界，曾有几几人哉。行愿品义理宏阔，文字微妙。诵之令人我众生之执著，化为乌有。往生净土之善根，日见增长。理宜自行化他。但不可以未持此经，即修净土，亦属偏僻薄福耳。莲池、藕益等，亦皆极力赞扬。弥陀要解中有云，如来一代时教，唯华严明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因，末后普贤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噫，华严所禀，却在此经，而天下古今信鲜疑多，词繁义蚀，余唯有剖心沥血而已。所以无隐谓华严即广本弥陀，弥陀即略本华严。观二大师之言，则知看经不具圆顿眼，其孤负佛恩处多矣。不慧拙作，虽义有可取，不当以实千古之杰构，非一代之常文过誉，不几以凡滥圣，置寸木于岑楼之上乎。汝前书谓扬州之行，愿相随喜，吾未曾进止。继思汝高堂有亲，室有弱妻少子，理宜在家修持，不可外面奔驰。以主人若在，外虞自然不起。倘久出不归，不但孝教有失，或恐小人乘间，盗贼水火，皆须预计。不但扬州不可去，即普陀亦不须来。纵欲谈叙，邮局代为通知。彼此之情既达，而所费实无几何。岂不两得其宜乎。祈此后切勿发信，若有所叙，当于三月半后发之。扬州之行，总在四月半间。若决定又欲来山，亦当在三月半后。人皆于正香期来，不知香客过多，诸凡皆难如法。近来轮船开通，从正月至八月，皆有人来。闲时来，种种次第。忙时则诸凡皆成潦草矣。真心礼谒大士者，不可不知。佛道非深不高，非浅不大，能深能浅，始名常住，词不达意。当云即浅即深，即小即大，法法圆通，故名常住。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云栖大师立法教人，皆从平实处著手。依之修持，千稳万当。断不至得少为足，著魔发狂。王耕心入道之要，未能十分明了，便任意操笔，肆开大口，抹煞一切。虽有宏法之心，实任坏法之咎。此皆由不亲明眼知识，及反心自问二病所致。心跳恶梦，乃宿世恶业所现之兆。然现境虽有善恶，转变在乎自己。恶业现而专心念佛，则恶因缘为善因缘。宿世之恶业，翻为今世之导师。惜世人多被业缚，不能转变。遂成落井下石，苦上加苦矣。光以目盲不能看经书字。今夏拟作竭诚方获实益论，未及半而目力不堪，因兹中止。尚欲冬月专心忏悔宿业，倘能目力稍强，当续成之。又于去年应陈锡周居士修普陀山志。光亦以目力祈缓二三年。目明愿尽五六年力，将大藏所有观音事迹，悉分门别类，排成赋式，详录本文于下。书成，刻板两付。一存经房，一存本山。俾一切有缘，同沾大士不思議恩。若目仍如旧，则只可曰命也何如耳。大教东渐，所有派别盛衰，非读破全藏，一闻即记者，不能。倘率尔而为，不但不足为佛法光，反为佛法辱矣。十往生经，今藏无有，不须遍求。集诸经礼忏悔文，西方礼赞等，若偈若文，多是善导观经四帖疏中之文。若将四帖疏上品往生章注详看，方知所言观经，只举观经一句，下即详释，非全体尽属经文。善导观经四帖疏，中国多年失传，近方由东瀛请来。金陵刻板。而流传既久，错讹甚多。即诸经礼忏悔文，亦属讹谬不少。四帖疏忏悔文互观，亦可正其少分。余者亦有依义可正之处。光十年前，曾一再阅而标之。虽未敢必其复彼初出之原。然亦正正者多，而正讹者少，为自信得及耳。他心通有种种不同，且约证道者说。如澍庵无论问何书，即能一一诵得清楚，一字不错。其人素未读书，何以如此？以业尽情空，心如明镜。当无人问时，心中一字亦不可得。及至问者将自己先所阅过者见问，彼虽久而不记，其八识田中，已存纳此诸言句之影子（看佛

经亦如此，古人谓一染识神，永为道种，当于此中谛信）。其人以无明锢蔽，了不知觉。而此有他心通者，即于彼心识影子中，明明朗朗见之。故能随问随诵，一无差错。即彼问者未见此书，亦能于余人见者之心识中，为彼诵之。此系以他人之心作己心用。非其心常常有如许多经书记忆不忘也。凡夫不了，将谓有许多奇特。究其实只是业消慧朗，障尽智圆耳。扶乩多是灵鬼假冒仙佛神圣。鬼之劣者，或无此通力。其优者则能知人心。故能借人之聪明智识而为之。纪文达谓乩多灵鬼假托，余与兄坦然扶乩，余能诗而不能书，余扶则诗词敏捷，书法潦草。坦然扶则诗词庸常，书法遒劲。所冒古人，问及集中奥窍，则云年代久远，不复记忆，故知非真。然此鬼之灵，但能于人现知之心，借而为用。于识田中有，现知中无者。或此义非己所知者，便不能引以示人。其去业尽情空之他心通，实有天渊之远，但其气分似之。又恐汝等或为乩教所迷，故不得不引及而并言之。又宋高僧传载僧緘往王处厚斋。处厚读文章甚得意。因问读何文字。处厚言此我中进士策。緘曰，风檐之下，有此从容乎。于囊中取出一编曰，此非汝策乎。处厚视之，即当日原策。处厚曰，此吾后来笔削者。緘曰，吾固知非汝原策也。因问师囊中何以有我此策。緘曰，非但此策，汝自读书以来，乃至戏顽，一笔一画，吾囊中一一俱有。处厚惊惧，不敢致问。澍庵但有他心通，未见其有神通。僧緘乃有他心通，而兼有大神通。能将彼心识中所现之书，现出形质以示其人。实非自己囊中存留而取出也。近来上海乩坛大开，其所开示改过迁善、小轮回、小因果等，皆与世道人心有大裨益。至于说天说佛法，直是胡说。吾等为佛弟子，不可排斥此法，以其有阻人迁善之过。亦不可附赞此法，以其所说佛法，皆属臆撰，恐致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愆。印光宿多恶业，致今生有目如盲。断不敢随情不依理，自误而误人。祈斟酌情理而行，则无弊矣。念佛十种利益，谨考净土指归集下卷末十种胜利，慈云忏主谓诸经具说，未知的出何经。或是约义纂集，亦未可知。前数纸中有高声念佛，诵经及礼佛，皆有十种功德。则标之曰业

报差别经。护净经未检，容暇时阅之。书面之文，不宜多，只宜简而明了。多者当于书皮里面，或于皮后另印一张。念佛回向，不可偏废。回向即信愿之发于口者。然回向只宜于夜课毕，及日中念佛诵经毕后行之。念佛当从朝至暮不间断。其心中但具愿生之念，即是常时回向。若夫依仪诵文回向，固不得常常如是。诸大乘经，经经皆令诸众生直成佛道。但恨人之不诚心念诵，致不得其全益耳。楞严五卷末，大势至菩萨章，乃净宗最上开示。只此一章，便可与净土四经参而为五。岂有文长之畏哉。君子之学为己，乃念念叩己而自省耳。梦觉一如，唯功夫到家者方能。但于觉时操持，久之梦中自能无大走作矣。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自去腊至三月下旬，所接四书，及师殿所持二位与徐君问答，并布匹食物等，足见为法心切，爱我情深。初则企徐君来，次则阅彼所印文钞，目似吃亏，以故迟迟其复耳。去腊之书，实得以友辅仁之义。但以推我过高，令人益加惭赧。夫人生大伦，其数唯五，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而父生、师教、君食，三者相等。何五伦之中，不列其师。不知师有成我之德者，则属于父。次则诱掖奖劝，以达其材，则属于兄。故孟子谓师也父兄也。次则丽泽互益，如二月互照，二手互援，则属于友（朋从二月，友从二手，古文友作𠂔。又，手也，ナ系又之变体）。故佛门每谓寻师访友。印光毫无实德，不敢为人作师。而以友辅仁之心，固自志学以至今日，未尝息念。而人不我谅，不但不加磋磨，或时反见弃舍。汝企吾亲证三昧，又恐有负初衷，致书劝进，不遗余力。吾自束发受书以来，未遇此之益友。感甚愧甚。而死罪四字，乃直臣谏君激其必纳之词。施于师友，殊为失体。印光宿业深重，初生半载，病目六月。号啕哭泣，除食息外，了无一刻止息。其痛苦不知其何如。幸承夙善根力，得见天日，实为万幸。成童受书，由宿业引发，致服韩欧辟佛之毒。继则深自省察，自知惭愧，归命三宝，出家为僧。若非三宝冥垂加被，使我省省，则当今之时，久在阿鼻地狱，受诸剧苦。何能与诸君子指东话西，论自力他力，以期同证真常，诞登觉岸乎哉。其七期已满，三昧未成，一由夙业深重，二由精神衰颓所致。然佛固不见弃于罪人，当承兹行以往生耳。十念记数，不是数息。以其从一至十，同于数息。又以莲宗宝鉴，讹作至百千万，恐受其病，引为证明。目为数息持名，断断不可。欲证三昧，自有佛祖所示三世不易之法。何得问我所证，方能纒步。弥陀经云，执持名号，若一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此一日七日，乃是举例之词，不可执定。若是等觉根性，一念即能

不乱，何待一日。若是逆恶根性，毕生亦难一心，何况七日。王耕心混上中下根为一例，发而为论，深自矜夸，谓为发前人所未发，实为上违佛祖诚言，下启后进狂妄，令人不胜悲痛哀怜而莫之能止也）。观经云，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作指心想，是指心是，观想既是作，持诵礼拜岂不是作，举一反三，儒者尚然，况博地凡夫，上窥佛意，何得不依圆顿妙解，而以担板之见推测乎）。楞严大势至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文殊选圆通偈，谓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今例之曰，反念念自性，性成无上道。四十二章经云，夫心者，置之一处，无事不办。梦东云，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此十六字为念佛法门一大纲宗。欲修三昧，何不于此等语句中全身靠倒。不以圣言为量，而以我之罪业凡夫为准，岂不颠倒之甚乎。然汝发此言，盖亦有由。以衷论详示省一大师所见之境，及耕心谓承彼心传。意者必有种种不思议妙境，及口传心受之妙诀耳。不知三昧者，华言正定，亦云正受。正定者，寂照双融之谓。正受者，妄伏真现之谓。寂照双融，有何境界之可得。心经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又曰，以无所得故，三世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楞严云，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修禅定人（指四禅八定）及参禅人，以唯仗自力，不求佛加，故于工夫得力真妄相攻之时，每有种种境界，幻出幻没。譬如阴雨将晴之时，浓云破绽，忽见日光。恍惚之间，变化不测。所有境界，非真具道眼者，不能辨识。若错认消息，则著魔发狂，莫之能医。念佛人以真切之信愿，持万德之洪名。喻如杲日当空，行大王路。不但魑魅魍魉，铲踪灭迹。即歧途是非之念，亦无从生。推而极之，不过曰，念至功纯力极，则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而已。此理此行，唯恐人之不知，不能合佛普度众生之愿。岂秘而不传，独传于汝乎。若有暗地里口传心受之妙诀，即是邪魔外道，即非佛法。然印光实有人所不得而已所独得之诀，不妨由汝之请，以普为

天下之诸佛子告。其诀唯何，曰诚，曰恭敬。此语举世咸知，此道举世咸昧。印光由罪业深重，企消除罪业，以报佛恩。每寻求古德之修持懿范。由是而知诚与恭敬，实为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极妙秘诀。故常与有缘者谆谆言之。持经利益随心论，虽发其端，未明其概。拟续一二万言，历引古德诚敬之迹，与其感应之道，并参己芜语，发挥评论。俾阅者法戒分明，知所取舍。自不至以巨因而获微果，与夫以善因而招恶果耳。斯言已与徐君说之。须知诚与恭敬，非唯学佛宜然。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欲得精一，莫不以此而为基本。观孟子弈秋诲弈一事，可以知矣。徐君夙具灵根，而且历代奉佛，自出世来，即受庭训，又经二三十年之学问阅历，何舍高明而取卑劣，宝印光之文而为之流布也。须知宏法利生，贵识时机。今人应受之法，与所受之病，高明者不肯详言。其所言者，纵极玄妙，多非应病之药。或由彼妙药，反增其病。印光譬如无知无识之庸医，不但不知病原，亦且不知药性。唯以先祖秘制之阿伽陀万应丸，举虚实寒热种种诸病，皆以此药投之。倘不怀疑，取而服之，立见痊愈。即秦缓扁鹊无从措手之症，一服此药，立见起死回生。于是有心活人济世者，为之广出招帖，令有病者，同服此药。虽知秦缓等之神妙不测，而不广告者，以病属宿业，有神仙不能疗者，况神医乎。至于所断评衷论语，实属婆心真切，与印光交互发明。特欲开人正眼，非是文饰印光。仁老评语，亦极痛切。然于王生心病，及衷论流弊，尚欠发挥。印光所说，多致力于此二者耳。及余所答，皆悉圆融恰当。唯论四土一段，约理固无大碍，约事殊欠精详。以凡圣同居、方便有余二土，乃约带业往生之凡夫，与断见思惑之小圣而立，不可约佛而论。若约佛论，非但西方四土，全体寂光。即此五浊恶世，三途恶道，自佛视之，何一不是寂光。故曰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住，名常寂光。遍一切处之常寂光土，唯满证光明遍照之毗卢遮那法身者，亲得受用耳。余皆分证。若十信以下至于凡夫，理则有而事则无耳。欲详知者，当细研弥陀要解论四土文。而梵网玄义，亦复具明（毗卢遮那，华言光明遍

照，亦云遍一切处，乃一切诸佛究竟极果满证清净法身之通号。圆满报身卢舍那佛亦然。若释迦弥陀药师阿閼等，乃化身佛之各别名号耳。卢舍那，华言净满，以其惑业净尽，福慧圆满，乃约智断二德所感之果报而言。又须知实报寂光，本属一土。约称性所感之果，则云实报。约究竟所证之理，则云寂光。初住初入实报，分证寂光。妙觉乃云上上实报，究竟寂光。是初住至等觉，二土皆属分证。妙觉极果，则二土皆属究竟耳。讲者于实报则唯约分证。于寂光则唯约究竟。寂光无相，实报具足华藏世界海微尘数不可思议微妙庄严。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一切诸相，由空发挥。又如宝镜，虚明洞彻，了无一物，而复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实报寂光，即一而二，即二而一。欲人易了，作二土说。金轮咒法所示，乃三世因果。为猎为僧，乃前世因果。今得为人，福尽将堕，乃约迷不修，示前因后果。念佛阅经，悟二空理，证实相法，乃约省悟修持，示现因后果。且勿僮侗自任，谓现生便能如是。现生证实相者，非无其人。恐贤契无此善根。若不详陈其故，或致妄期圣证，则志高而行不逮。久而久之，必致丧心病狂，未得谓得，未证谓证，求升反坠，弄巧成拙。究其结果，难免永沦恶趣。不但埋没己灵，实为孤负佛恩。二空理唯言悟，则利根凡夫即能。如圆教名字位中人，虽五住烦恼，毫未伏断，而所悟与佛无二无别（五住者见惑为一住，思惑为三住，此二住于界内。尘沙惑无明惑共为一住，此二住于界外）。若约宗说，则名大彻大悟。若约教说，则名大开圆解。大彻大悟，与大开圆解，不是依稀仿佛明了而已。如庞居士闻马祖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当下顿亡玄解。大慧杲闻圆悟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亦然。智者诵法华，至药王本事品，是真精进，是真法供养如来。豁然大悟，寂尔入定。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能如是悟，方可名大彻大悟，大开圆解。若云证实相法，则非博地凡夫之所能为。南岳思大禅师，智者之得法师也，有大智慧，有大神通。临终有人问其所证，乃曰，我初志期铜轮（即十住位，破无明，证实相，初入实报，分证寂光。初住

即能于百三千大千世界，示作佛身，教化众生，二住则千，三住则万，位位增数十倍，岂小可哉），但以领众太早，只证铁轮而已（铁轮，即第十信位，初信断见惑，七信断思惑，八九十信破尘沙，伏无明。南岳思示居第十信，尚未证实相法。若破一品无明，即证初住位，方可云证实相法耳）。智者大师，释迦之化身也。临终有问未审大师证入何位。答曰，我不领众，必净六根（即十信位，获六根清静，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所明）。损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即观行位，圆伏五住烦恼，而见惑尚未断除）。藕益大师临终有偈云，名字位中真佛眼，未知毕竟付何人（名字位人，圆悟藏性，与佛同俦，而见思尚未能伏，何况乎断。末世大彻大悟人，多多是此等身分。五祖戒为东坡，草堂清作鲁公，犹其上者。次则海印信为朱防御女。又次则雁荡僧为秦氏子桧。良以理虽顿悟，惑未伏除，一经受生，或致迷失耳。藏性，即如来藏妙真如性，乃实相之异名）。藕益大师示居名字，智者示居五品，南岳示居十信。虽三大师之本地，皆不可测。而其所示名字观行相似三位，可见实相之不易证，后进之难超越。实恐后人未证谓证，故以身说法，令其自知惭愧，不敢妄拟故耳。三大师末后示位之恩，粉骨碎身，莫之能报。汝自忖度，果能越此三师否乎。若曰，念佛阅经，培植善根，往生西方之后，常侍弥陀，高预海会，随其功行浅深，迟早必证实相。则是决定无疑之词，而一切往生者之所同得而共证也。又金轮咒法，不许问事，唯许问善根，问法门。而末世众生，无论有善根无善根，皆当决定专修净土，法门亦不须问。善根有，固宜努力。无，尤当笃培。则善根亦不须问。只宜持咒，助修净业。勿辄作法，烦渎佛圣。倘动辄作法，若身心不恭敬，不至诚，或致起诸魔事。唯一事宜作法，而非汝等分上事。如有发心出家者，自未证道，不能观机，上叩佛慈，冥示可否，庶无匪徒败种混入之弊。而今之收徒者，唯恐其不多。明知为下流，尚急急欲收，唯恐其走脱。谁肯如此抉择。贪名利，喜眷属，致令佛法一败涂地，莫之能兴也。至于业障重，贪瞋盛，体弱心怯，但能一心念佛，久之

自可诸疾咸愈。普门品谓若有众生，多于淫欲瞋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之。念佛亦然。但当尽心竭力，无或疑贰，则无求不得。然观音于娑婆有大因缘。于念佛外，兼持观音名号亦可，或兼持楞严大悲等咒，亦无不可。至于阅经，若欲作法师，为众宣扬，当先阅经文，次看注疏。若非精神充足，见解过人，罔不徒劳心力，虚丧岁月。若欲随分亲得实益，必须至诚恳切，清净三业。或先端坐少顷，凝定身心，然后拜佛朗诵，或止默阅。或拜佛后端坐少顷，然后开经。必须端身正坐，如对圣容，亲聆圆音，不敢萌一念懈怠，不敢起一念分别。从首至尾，一直阅去。无论若文若义，一概不加理会。如是阅经，利根之人，便能悟二空理，证实相法。即根机钝劣，亦可以消除业障，增长福慧。六祖谓但看金刚经，即能明心见性，即指如此看耳，故名曰但。能如此看，诸大乘经，皆能明心见性，岂独金刚经为然。若一路分别，此一句是甚么义，此一段是甚么义。全属凡情妄想，卜度思量。岂能冥符佛意，圆悟经旨，因兹业障消灭，福慧增崇乎。若知恭敬，犹能少种善根。倘全如老学究之读儒书，将见褻慢之罪，岳耸渊深。以善因而招恶果，即此一辈人也。古人专重听经，以心不能起分别故。如有一人出声诵经，一人于旁，摄心谛听。字字句句，务期分明。其心专注，不敢外缘一切声色。若稍微放纵，便致断绝，文义不能贯通矣。诵者有文可依，心不大摄，亦能诵得清楚。听者惟声是托，一经放纵，便成割裂。若能如此听，比诵者能至诚恭敬之功德等。若诵者恭敬稍疏，则其功德，难与听者相比矣。今人视佛经如故纸，经案上杂物与经乱堆。而手不盥洗，口不漱荡，身或摇摆，足或翘举。甚至放屁抠脚，一切肆无忌惮，而欲阅经获福灭罪，唯欲灭佛法之魔王，为之证明赞叹，谓其活泼圆融，深合大乘不执著之妙道。真修实践之佛子见之，唯有黯然神伤，潜焉出涕。嗟其魔眷横兴，无可如何耳。智者诵经，豁然大悟，寂尔入定。岂有分别心之所能得哉。一古德写法华经，一心专注，遂得念极情亡，至天黑定，尚依旧写。侍者入来，言天黑定了，只么还写，随即伸手不见掌矣。

如此阅经，与参禅看话头，持咒念佛，同一专心致志。至于用力之久，自有一旦豁然贯通之益耳。明雪峤信禅师，宁波府城人，目不识丁。中年出家，苦参力究。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其苦行实为人所难能。久之大彻大悟，随口所说，妙契禅机。犹不识字，不能写。久之则识字矣。又久之则手笔纵横，居然一大作家。此诸利益，皆从不分别专精参究中来。阅经者亦当以此为法。此老语录，已入清藏。谭埽庵以名进士，皈依座下，为制道行碑，有一万余言。阅经时，断断不可起分别。自然妄念潜伏，天真发现。若欲研究义理，或翻阅注疏。当另立一时，唯事研究。当研究时，虽不如阅时之严肃，亦不可全无恭敬，不过比阅时稍舒泰些。未能业消智朗，须以阅为主，研究但略带。否则终日穷年，但事研究，纵令研得如拨云见月，开门见山一样，亦只是口头活计。于身心性命，生死分上，毫无干涉。腊月三十日到来，决定一毫也用不著。若能如上所说阅经，当必业消智朗。三种情见，当归于无何有之乡矣。若不如是阅经，非但三种情见，未必不生。或恐由宿业力，引起邪见，拨无因果。及淫杀盗妄种种烦恼，相继而兴，如火炽然。而犹以为大乘行人，一切无碍。遂援六祖心平何劳持戒之语，而诸戒俱以破而不破为真持矣。甚矣，修行之难得真法也。所以诸佛诸祖，主张净土者，以承佛慈力，制伏业力，不能发现耳。当以念佛为主，阅经为助。若法华、楞严、华严、涅槃、金刚、圆觉。或专主一经，或此六经，一一轮阅。皆无不可。而阅之之法，断断不可不依吾说，而苟且从事。致令不思議利益，由肆无忌惮，并分别妄情而失之。岂不哀哉。吾昔谓汝与师殿已能彻底信向净土法门。及观汝问徐君诸稿，则又欲持咒，又欲研究戒学。以密咒功德，净土中无此称述。便中心漾漾，毫无定见。汝是何等根机，而欲法法咸通耶。其急切纷扰，久则或致失心。吾与徐君言，祈彼极力开示，以尽法门师友之谊。师殿以密宗气冲尘沾，皆获解脱，净宗无此等益。何不观五逆十恶，临终犹现，念佛数声，即获往生乎。又何不观华严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尚以十大愿王回向往

生，以期圆满佛果乎。若谓有胜此者，便欲废此修彼。何不体贴佛祖千经万论殷勤叮咛之至意乎。刻实论之，大乘法门，法法圆妙。但以机有生熟，缘有浅深，故致益有难得与易得耳。善导，弥陀化身也。其所示专修，恐行人心志不定，为余法门之师所夺。历叙初二三四果圣人，及住行向地等觉菩萨，末至十方诸佛，尽虚空，遍法界，现身放光，劝舍净土，为说殊胜妙法，亦不肯受。以最初发愿专修净土，不敢违其所愿。善导和尚，早知后人这山看见那山高，渺无定见，故作此说。以死尽展转企慕之狂妄偷心。谁知以善导为师者，尚不依从。则依从之人，殆不多见。岂夙世恶业所使，令于最契理契机之法，靦面错过，而作无禅无净土之业识茫茫，无本可据之轮回中人乎，哀哉。吾以汝究学心切，若常致书通问，彼此皆为烦扰。因问师殷有无教乘法数等书，令请去，则有处查阅。翻译名义，系释梵语名义之书。释氏稽古略，系载历代佛门事迹之书。阅藏知津，系标示大藏经论语录及诸著述大意之书。龙藏汇记，即是清藏目录。此诸书皆不可不有。有此诸书，如一师相随，有问即答。未断烦惑之人，须依事忏。恳切极处，不思議妙理，彻底圆彰。若舍事说理，只成得一个画饼利益。说时则有，用时则无。又高僧传初二三四集，居士传，比丘尼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皆记古德之嘉言懿行。阅之，自有欣欣向荣之心，断不至有得少为足，与卑劣自处之失。弘明集，广弘明集，鐔津文集，折疑论，护法论，三教平心论，续原教论，一乘决疑论，皆护教之书。阅之，则不被魔外所惑，而摧彼邪见城垒矣。此等诸书，阅之，能令正见坚固，能与经教互相证明。且勿谓一心阅经，置此等于不问。则差别知见不开，遇敌或受挫辱耳。汝书所陈，有未标示者，若能详细体察，其意固自彰彰。又二空，即我空法空。我空者，谓于五阴色受想行识中，了知若色若心（色即色法，下四即心法），悉皆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别离而灭，了无主宰之实我可得。法空者，于五阴法，了知当体全空。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即是其义。只此法空之理，即是实相。由破无明，证实相，故曰度一切苦厄也。

实相者，法身理体，圆离生灭断常空有等相，而为一一切诸相之本，最为真实，故名实相。此之实相，生佛同具。而凡夫二乘，由迷背故，不能得其受用。喻如衣里明珠，由不知故，不免贫穷。非曰在迷凡夫与证真谛之二乘，无此理体也。悟者，了了分明，如开门见山，拨云见月。又如明眼之人，亲见归路。亦如久贫之士，忽开宝藏。证者如就路还家，息步安坐。亦如持此藏宝，随意受用。悟则大心凡夫，能与佛同。证则初地不知二地举足下足之处。识此悟证之义，自然不起上慢，不生退屈。而求生净土之心，万牛亦难挽回矣。又凡钞录文字，必须谛审精详，不可粗略了事。弥陀要解序，经成时大师节略，语句便不圆润。而末后云，不敢与二翁竞异，亦不必与二翁强同，譬如侧看成峰，横看成岭，纵皆不尽庐山真境，要不失为各各亲见庐山而已。时师略去此譬，不必与二翁强同之必字，讹作敢字，便成我慢自大，藐视二翁。意中便有二翁所注违经，不敢依从之义。并与下譬相反。实为冤诬漏益，贻误后学，读之令人痛心疾首。今之时，是何时也。南北相攻，中外相敌。三四年来，人死四五千万。自有生民以来，未闻有如此之惨凄者。又复风吹，水冲，地震，瘟疫，各处频频见告。又兼水旱，不一年中，每兼受其灾。诸物之贵，比昔几倍。当斯时也，幸而得生，敢不竭力专修净业，以期往生净土乎。敢以幸得之身，游逸其志，不注定一法，而泛泛然致力于不契时机之法门乎。倘或一息不来，而欲再闻如此之径直法门，恐无有如是之侥幸也已。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光既无学问，又无色力。若说话过多，目即发赤，而难观字矣，何可讲经。况现有刻书一事，万不能假手于人。即无一事，亦不能应此事。汝所说之语，乃是为土木形骸装金，听得甚好。倘令人识破，则不值半文矣。已后不可如此说话，免令光生惭愧，而人见讥诮也。学道之人，道念重一分，则凡情轻一分，此必然之势也。然未断惑之人，常须努力。若一放纵，旧病定至复发。见思惑断尽者，才好任运腾骧，无须制束摄持也。人家欲兴，必由家规严整始。人家欲败，必由家规颓废始。欲子弟成人，须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则，能为子弟作榜样始。此一定之理。今欲从省事省力处起手，当以因果报应为先入之言。使其习以成性，庶后来不至大有走作。此淑世善民，齐家教子之第一妙法也。智者大师世称释迦化身。其所证者，谁得而知。然佛为众生现身作则，故即以凡夫自居。其曰我不领众，必净六根者，以己诫人，乃现身说法也。以大师最初志期断惑证真，直登地等（地，十地。等，等觉）。以弘法利生，荒旷自己禅定工夫，故止证得圆五品观行位而已。故曰，损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者，即随喜、读诵、讲说、兼行六度、正行六度五种耳。圆五品位，圆悟藏性（藏性即实相妙理，在缠名如来藏，出缠名法身。缠即无明，未断，故名在缠）。与佛所悟，了无有二。圆伏见思尘沙无明烦恼，而见惑尚未能断。若断见惑，即证初信。及至七信，则思惑断尽，得六根任运不染六尘之实证，故名六根清净位。又于一一根中，俱能具六根功德，作六根佛事，故亦名六根互用。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所说。南岳即示居此位。此位之人，不但有大智慧，而且有大神通。其神通又非小乘阿罗汉所能比。故南岳生前死后，皆有不可思议之事，令人若见若闻，发起信心。南岳智者，皆法身大士。其实证地位，谁能测其高深。此不过欲勉后世专精学道，而作此曲折耳。岂真止证十信相似

位、五品观行位而已耶。我等博地凡夫，那堪拟彼。我等只好粗持重戒，一心念佛，兼修世善，以为助行。依永明莲池之法行之，则无往不利矣。自己改恶修善，一心念佛。凡一切亲故并有缘之人，亦当以此教之。其反对之人，当作怜悯想，不可强制令行。按牛头吃草，万万做不得。若曰我一心念佛，诸事不理，不唯与世法有碍，亦不与佛法相合。素位而行，方为得之。劝人念佛修行，固为第一功德。然下而妻子兄弟，上而父母祖妣，皆当劝之。倘不能于家庭委曲方便，令吾亲属，同得不思议即生了脱之益。便为舍本逐末，利疏而不计利亲。其可乎哉。劝人念佛之功，净土书中说者甚多，恐费笔墨，故不详书。汝与师寿既修净业，只可在家念佛。普陀不可常来。即其余名山，纵然朝谒，亦不过看看山景而已。岂若在家修持，不废钱财时日，不劳身心奔驰之为愈也。又无知愚人，以耳为目。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妄谓地藏菩萨，是暹罗国太子。其肉身塔遇闰大七月，彼国之王，亲来开塔。此等无稽之谈，切不可当做真实，待至其时便去。以致人多地少，或致推挤跌扑，备受痛苦。此系新罗国王族出家，姓金名乔觉，于唐玄宗时来九华，居数十年。后坐脱，肉身不坏，遂以全身入塔。绝无开塔之说。当唐之时，高丽有三国。一高句丽，二新罗，三百济。后高句丽吞灭二国，而但名高丽耳。近时愚人，不知新罗，遂讹作暹罗。唐时亦无暹罗之名。彼系两国，一暹国，一罗斛国。后并为一，遂名暹罗。此僧事迹，俱载九华志、宋高僧传。若欲一礼法颜，当于闲空时节。九华香期，香客之多，多于普陀百倍。况今年有此谣言，其朝山之人，不知比常时会期，更多几倍。况塔在高处，前面若有二三百人，即有推挤跌扑之事。若不洞事带妇女去，其因挤而丧身失命者，或亦难保。何可不依法言，而专信谣话，以自讨烦恼也。光以二尊人年高，恐汝等不知利害，以为尽孝，故不禁络索言之。统祈洞察，幸甚。

与徐福贤女士书

余寄食普陀二十余年，在家二众，概无交涉。兹因至愚老友，驻锡慈岩，时常晤语。近来福严师至，不浹旬日，每过予舍，言及贞操，辄兴悲感。因慰之曰，彼虽贞烈可风，无奈不知修途。吾当略陈纲要，令随分随力，笃修净业耳。严师即随礼恳，因为言曰。佛法者，一切众生即心本具之法也。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六凡（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皆当遵行。在家出家，俱能受持。而况女身多障，诸凡不能自由。离乡别井，易招外侮讥毁。为尔虑者，只宜在家持戒念佛，决志求生极乐世界。断断不可远离家乡，出家为尼。至于研究经教，参访明师，乃决烈男子分内之事，非女人所宜效法也。女人但当笃修净业，专持佛号。果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自然现生亲证念佛三昧，临终往生上品。纵未能亲证三昧，亦得以高预海会，长侍弥陀。由是亲证无生，复本心性。无边教海，皆悉了知。如宝镜当台，万象俱现。然后承佛慈力，及己愿轮，不违安养，回入娑婆，种种方便，度脱众生。俾一切有情，同登莲邦，悉证无生，庶不负一番决烈修持之心。可谓火里莲华，女中丈夫矣。凡修净业，以决志求生西方为本。而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所言信者。须信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极乐之乐，乐无能喻。娑婆之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音印，与荫同，盖覆也）炽盛（五阴炽盛者，谓众生于色受想行识五阴之中，起惑造业，如火炽然，不能止息也。此一属招苦之因，前七乃所招苦果。娑婆之苦，虽多逾恒沙，此八摄无不尽。诸苦既经身历，不烦备释）。极乐之乐，约根身则莲华化生，长生不死。体禀男质，绝无女形。不闻恶道之名，况有其实。约器界则黄金为地，七宝为池，行树参天，楼阁住空。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所受用，无不如意。而诸凡用度，皆是化现。非如此土，由人力造作而成也。而弥陀导师

相好光明，无量无边，一睹慈容，即证法忍。况复观音势至，清净海会，各舒净光，同宣妙音。故虽具缚凡夫，通身业力。若能信愿真切，即蒙佛慈摄受。一得往生，则烦恼恶业，彻底消灭。功德智慧，究竟现前。能如是信，可谓真信。欲详知者，当熟读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此名净土三经，专谈净土缘起事理。其余诸大乘经，咸皆带说净土。而华严一经，乃如来初成正觉，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称性直谈一乘妙法。末后善财遍参知识，于证齐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王，普令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而观经下品下生，五逆十恶，具诸不善，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教以念佛，彼即受教称念佛名，未满十声，即见化佛授手，接引往生。大集经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是知念佛一法，乃上圣下凡共修之道，若愚若智通行之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以其专仗佛力，故其利益殊胜，超越常途教道。昔人谓余门学道，似蚁子上于高山。念佛往生，如风帆扬于顺水。可谓最善形容者矣。若欲研究，阿弥陀经有藕益大师所著要解，理事各臻其极，为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妙极确极。纵令古佛再出于世，重注此经，亦不能高出其上矣。不可忽略，宜谛信受。无量寿经有隋慧远法师疏，训文释义，最为明晰。观无量寿佛经有善导和尚四帖疏，唯欲普利三根，故多约事相发挥。至于上品上生章后，发挥专杂二修优劣，及令生坚固真信，虽释迦诸佛现身，令其舍此净土，修余法门，亦不稍移其志。可谓净业行者之指南针也。若夫台宗观经疏妙宗钞，谛理极圆融，中下根人，莫能得益。故不若四帖疏之三根普被，利钝均益也。既知如上所说义理，必须依此谛信。自己见得及者如是信，即自己见不及者，亦必也如是信。仰信佛言，断断不可以己凡情不测，稍生丝毫疑念。方可谓真信矣。既生信已，必须发愿。愿离娑婆，如狱囚之冀出牢狱。愿生极乐，如穷子之思归故乡。若其未生净土以前，纵令授以人天王位，亦当视作堕落因缘，了无一念冀慕之想。即来生转女为男，童真出家，

一闻千悟，得大总持，亦当视作纡曲修途，了无一念希望之心。唯欲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位居不退，忍证无生。回视人天王等，及出家为僧，不知净土，修余法门，历劫辛勤，莫由解脱者，如萤火之与杲日，蚁垤之与泰山矣。可胜悲哉，可胜悼哉。以故修净土人，断断不可求来生人天福乐，及来生出家为僧等。若有丝毫求来生心，便非真信切愿，便与弥陀誓愿间隔，不能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矣。以此不可思议殊胜妙行，竟作人天有漏福因。而况享福之时，必造恶业。既造恶业，难逃恶报。如置毒于醍醐之中，便能杀人。不善用心者，其过如是。必须彻底斩断此等念头，庶净土全益，通身受用矣。既有真信切愿，必须志心执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圣号。无论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及大小便利等，总不离此六字洪名（或四字持亦可）。必须令其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无二，心佛一如。若能念兹在兹，念极情忘，心空佛现。则于现生之中，便能亲证三昧。待至临终，生上上品。可谓极修持之能事也已。至于日用之中，所有一丝一毫之善，及诵经礼拜种种善根，皆悉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如是则一切行门，皆为净土助行。犹如聚众尘而成地，聚众流而成海，广大渊深，其谁能穷。然须发菩提心，誓愿度生。所有修持功德，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回向。则如火加油，如苗得雨。既与一切众生深结法缘，速能成就自己大乘胜行。若不知此义，则是凡夫二乘自利之见，虽修妙行，感果卑劣矣。念佛虽一切时，一切处，皆无妨碍。然须常存敬畏，必须视佛像一如活佛。视佛经祖语，一如佛祖对己说法一样，不敢稍存疑慢。虽孝子之读遗嘱，忠臣之奉敕旨，当不过是。至于平时念佛，声默随意。若睡卧、大小便、澡身濯足等，及经过臭秽不洁之地，俱宜默念，不可出声。出声则便为不恭，默念则功德一样。吾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或了无恭敬，则虽种远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矣。今之在家读佛经者，皆犯此病。

故于有缘者前，每谆谆言之。念佛必须摄心，念从心起，声从口出，皆须字字句句，分明了了。又须摄耳谛听，字字句句，纳于心中。耳根一摄，诸根无由外驰，庶可速至一心不乱。大势至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者，即此是也。文殊所谓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者，亦即此是也。切不可谓持名一法浅近，舍之而修观像观想实相等法。夫四种念佛，唯持名最为契机。持至一心不乱，实相妙理，全体显露。西方妙境，彻底圆彰。即持名而亲证实相，不作观而彻见西方。持名一法，乃入道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今人教理观法，皆不了明。若修观想实相，或至著魔。弄巧成拙，求升反坠。宜修易行之行，自感至妙之果矣。净土十要，乃藕益大师以金刚眼，于阐扬净土诸书中，选其契理契机，至极无加者。第一弥陀要解，乃大师自注。文渊深而易知，理圆顿而唯心。妙无以加，宜常研阅。至于后之九种，莫不理圆词妙，深契时机。虽未必一一全能了然，然一经翻阅，如服仙丹。久之久之，即凡质而成仙体矣（此是譬喻法门之妙，不可错会谓令成仙）。净土圣贤录，历载弥陀因中行愿，果上功德，及观音、势至、文殊、普贤、马鸣、龙树诸菩萨，自行化他之事。次及远公、智者、暨清初诸大祖师善知识往生事迹，及比丘尼王臣士庶妇女恶人、畜生，念佛往生之事。又复采其言论之切要者，并录传中，俾阅者取法有地，致疑无由。以古为师，力修净业。较参叩知识，更加真切矣。龙舒净土文，断疑起信，修持法门，分门别类，缕析条陈，为导引初机之第一奇书。若欲普利一切，不可不从此以入手。此上三种，及无量寿经疏、观经四帖疏，共五种，前已为福严师说，令请而邮寄，不知已请得否。若无，当寄回音，即为邮寄。有此诸书，净土众义，可以备知。纵不遍阅群经，有何所欠。倘不知净土法门，纵令深入经藏，彻悟自心。欲了生死，尚不知经几何大劫，方能满其所愿。阿伽陀药（梵语阿伽陀，此云普治，普治一切诸病也），万病总治。此而不知，可痛惜哉。知而不修，及修而不专心致志，更为可痛惜也已矣。女人出门，大有妨碍，况用度艰难，更为不

便。受戒一事，若男子出家为僧，必须入堂习仪，方知丛林规矩，为僧仪则，则游方行脚，了无妨碍。否则十方丛林，莫由住止。若在家女人，家资丰厚，身能自主，诣寺受戒，亦非不可。至于身家穷困，何必如此。但于佛前恳切至诚，忏悔罪业一七日，自誓受戒。至第七日，对佛唱言，我弟子福贤，誓受五戒，为满分优婆夷（优婆夷，此云近事女，谓既受五戒，堪事佛故。满分者，五戒全持也），尽形寿不杀生，尽形寿不偷盗，尽形寿不淫欲（若有夫女，则曰不邪淫），尽形寿不妄语，尽形寿不饮酒。如是三语，即为得戒。但自志心受持，功德并无优劣。切勿谓自誓受戒者，为不如法。此系梵网经中如来圣训。普陀秋不传戒。传戒在于正月上旬开堂，至二月十九圆满。然祈安住修持净业，不可奔驰跋涉。倘或执著不改，便为不识好恶。妨自己之清修，负老僧之忠言。我欲汝即生成就道业，断不至障汝法缘。汝但谛思，自知取舍。至于不能出家，即欲舍命，此念虽烈，此心实痴。今之尼僧，谁堪为师。住持庵庙，强暴实多。汝既是女，上士则难为御侮，为避嫌故。下愚则竭力夤缘，欲造业故。汝只知出家为尼之解脱，不知出家为尼之障碍。故不辞烦琐，剴切言之。汝将谓舍命便解脱乎。不知识随业牵，又复受生。驴女马女，亦未可知。欲复得人女之身，恐未有此之大幸。纵令复得人女，或得为男，或为人王、天王，安保其能遇佛法而信受也。又安保其于佛法中，又复遇此即生了脱之净土法门也。纵令能遇，何若今生忍耐住世，报尽即生西方之为愈也。汝从生已来，有如此为汝筹画者否。倘或不依吾言，即为忘恩负义，则将来之苦，当更甚于今日无量无边倍矣。把手牵他行不得，直须自肯始相应。可听与否，祈自裁度。并祈以此告福莲贞女知之。

与康泽师书

光宿业深重，现行劣弱。虽起长期，绝无进步。妄念胜于佛念，业识障彼智识。佛慈普被，犹不蒙益。每一思及，惭赧无喻。然佛既不以摄受诳人，光必以死期败烈（死期败烈，北方土语，烈者功烈，败者败坏。如张巡守睢阳，誓立灭贼功烈，以死为期，决不退败，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若死才见败坏耳。此语北人常谈，南方来曾未闻，故标其意致耳），哀求加被。即当时不蒙加被，终有加被之日。今拟三十随众过年，至初一日仍复起期，直至和尚退院，方始解期，再定后来章程。决定要得心佛相应，方可稍安此心。现在法道日见倾颓，后来事体，将有不忍言者。宜著力念佛求生西方，庶不虚此出家修行矣。否则恐后来虽欲修行，无地可修，虽欲求法，无法可求矣。奈何奈何。期中略将无量寿经疏，细阅两遍。其玄谈总判，虽不及台宗，而消释文义，甚是清楚。不可不看。观经疏，阅三遍。善导和尚专以平实事相法门，接引末世凡夫。不用观心约教等玄妙法门，其慈悲可谓至极无加矣。良以业识未消，三昧未成，纵谈理性，终成画饼。又以古人闻理性当体便是，则进行弥速。今人闻此等语言，则废弛道业，但欲任己业识茫茫之天真耳。其书经中外抄录，错讹不胜其多。仁山杨子，凡点句读处皆恰当。至于校讹，亦只照样校对，并未厘正错讹，如所刻弥陀疏钞等。光不惜获罪，略为正订。觉善导婆心，更加亲切。然不敢与杨子及今之当道弘法者观。彼若见之，将又如通公之骂聪明人耳。往生论注，阅一遍。文义显豁直捷。真能上继匡庐，下启天台西河长安等。宜细看之。此三种讹字皆标于顶格。待明春解期时当呈上一览。

与谛闲法师书

光自出家以来，即信净土一法。但以业障所遮，二十年来，悠悠虚度。口虽念佛，心不染道。近蒙法师训励，誓期不负婆心。无奈昏散交攻，依旧昔时行履。因日阅十余纸净典，以发胜进之心。至宝王随息法门，试用此法，遂觉妄念不似以前之潮涌澜翻。想久而久之，当必有雾散云消彻见天日之时。又查文类，圣贤录，皆录此一段。因悟慈云十念，谓藉气束心，当本乎此。而莲宗宝鉴亦载此法。足见古人悬知末世机宜，非此莫入，而预设其法。然古人不多以此教人者，以人根尚利，一发肯心，自得一心。而今人若光之障重根钝者，恐毕生不能得一念不乱也。故述其己私，请益高明。当与不当，明以告我。光又谓只此一法，具摄五停心观。若能随息念佛，即摄数息念佛二观。而摄心念佛，染心渐可断绝，瞋恚必不炽盛，昏散一去，智慧现前，而愚痴可破矣。又即势至都摄六根法门。愚谓今之悠忽念佛者，似不宜令依此法。恐彼因不记数，便成懈怠。有肯心者，若不依此法，决定难成三昧。法师乘愿利人，自虽不用，当为后学试之，以教来哲。若是利根，一七二七定得一心。纵光之昏钝鲁劣，想十年八年或可不乱矣。

与玉柱师书

窃闻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随机逗教，说种种法，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而已。然佛之知见，众生本具。而无始迷昧，浅深不同。迷之浅者，随修一法，便得悟入。迷之深者，匪仗弥陀宏誓愿力，往生净土，决难克证。况兹一门，为诸法之归宿，乃修证之极致。如来初成正觉，说华严经，具无量法门，收一乘根性。而善财于证齐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乃令发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并劝海会大众，咸求往生。由是而诸大乘经皆悉赞扬，而净土三经专明其致。有谓净土为权渐小乘，而不肯修习，复障他修者。总因未能研究大乘经论，但执直指之指，未见自心之月。观华严行愿品可以知矣。而况迦叶、阿难、马鸣、龙树、智者、永明等诸大祖师，皆注经造论，极力赞扬。谓非六方诸佛之化身，两土教主之嫡嗣者乎。所谓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矧兹末世，人根陋劣，知识稀少。舍此一法，其何能淑。愿兄于宗教之暇，略分心于此法。自利利他，报佛深恩。如或不无疑惑，当广阅净土经论。而净土十要，断疑启信，乃破坚冲锐之元勋。当先读之。而弥陀疏钞并演义，尤为参研宗教之良导。愈当熟读而精思之，非徒发明净土而已。中峰谓禅者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二书之谓也。又兄欲遍搜贤宗妙注，而疏钞二书，乃贤宗妙注之最切于身心修证者。当购而研之，其妙利非弟所能形容也。

与广东许豁然居士书

（代康泽师作）

居士身居善堂，力行善事，终日宣讲，劝人为善。担荷圣贤居家为政在野尽忠之道，遵守佛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法。每一思及，羡慕不已。然善事固有大小不同，善书亦有浅深不等。欲令自他同登善域，宜择其善书之最精微显著者，刊印流通。使天下后世之见闻此书者，皆悉改过迁善，希圣希贤。何异阁下遍提天下后世之耳而面命之。较宣讲于一时一处者，其功德大小，不可同年而语矣。但善书虽多，所说皆世间小因小果。惟安士全书，觉世牖民，尽善尽美。讲道论德，超古超今。言简而该，理深而著。引事迹则证据的确，发议论则洞彻渊源。诚传家之至宝，亦宣讲之奇书。言言皆佛祖之心法，圣贤之道脉。淑世善民之要道，光前裕后之秘方。若能依而行之，则绳武圣贤，了生脱死，若操左券以取故物。与彼世所流通善书，不啻有山垵海濼之异。兹因了得师由普陀朝九华，衲特令绕道至金陵请来，呈于阁下，祈细心玩索，则食嘉肴而知旨，学至道而知善，其刊板流通博施济众之心，必有决江河而莫御之势焉。安士先生姓周名梦颜，一名思仁，江苏昆山诸生也。博通三教经书，深信念佛法门。弱冠入泮，遂厌仕进。发菩提心，著书觉民。欲令斯民先立于无过之地，后出乎生死之海。故著戒杀之书，曰万善先资，戒淫之书，曰欲海回狂。良以众生造业，唯此二者最多，改过亦唯此二者最要。又著阴鹭文广义，使人法法头头，皆知取法，皆知惩戒。批评辩论，洞彻精微。可谓帝君功臣。直将垂训之心，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使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训受训，两无遗憾矣。以其以奇才妙悟，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之义，而以世间事迹文字发挥之，使其雅俗同观，智愚共晓故也。又以修行法门，唯净土最为切要。又著西归直指一书，明念

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大事。良以积德修善，只得人天之福，福尽还须堕落。念佛往生，便入菩萨之位，决定直成佛道。前三种书，虽教人修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此一种书，虽教人了生死，而又须力行世善。诚可谓现居士身，说法度生者。不谓之菩萨再来，吾不信也。窃念虞舜为善，舍己从人。商书修德，主善为师。素知阁下及同堂诸位善人，无功不立，有善皆纳。敢请刊板，宣讲流通，则展转传扬，灯灯相续，尽未来际，皆受其赐。祈发救世之婆心，勿以人微而废言，则幸甚幸甚。居士传，系乾隆间苏州长洲进士彭绍升，博览群书之暇，采自汉至今之大忠大孝，清正廉洁，有功名教，深通佛法者，录其入道修证之事，兼载发挥佛法之文。人有数百，书成六册。三教平心论，系元学士刘谧所作。先明三教并是劝人止恶行善，不可偏废。次明极功浅深不同。后广破韩愈之说，并欧阳程朱之说。释氏稽古略，以历代纪年为纲，儒释事迹为目。自伏羲至明末以来，国家之治乱，佛法之兴衰，信毁之罪福，修持之利益，祖师法言，高僧行实，并及出格忠孝，至极奸恶，皆录其大端。使人展卷便知法戒，端坐旷观古今。岂徒有益于修道之士，而实为读书论古者之袖里奇珍也。佛法唯教人止恶修善，明心见性，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一大藏经，绝无一字教人运气炼丹，求成仙升天，长生不老者。国初魔民柳华阳作慧命经，尽用佛经祖语，证炼丹法。挽正作邪，以法谤法。未开眼人，见其邪说，认为真实，正见永失。所言所修，皆破坏佛法。而犹器器自得，谓吾幸遇真乘，得闻正法。所谓认贼为子，煮砂作饭，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可不哀哉。夫炼丹一法，非无利益。只可延年益寿，极功至于成仙升天。尚非老子真传，况是佛法正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若能领会此语，便不被彼所迷。兼能熟阅安士全书、居士传、平心论、稽古略等书，则明镜当台，妍丑自分，洪炉验金，真伪立判。恐曾从事此书，故不禁覩缕云。禅宗一法，惟令人真参实悟。故所有言句，皆无义路。不可以凡夫知见，作文字义理领会。若非亲近明眼善知识，及

用拼命死心一番工夫参究，必不能顿明自心。心既不明，必不解祖师意旨。切不可依文解义，学口头禅。譬如山野小民，妄号帝王，罪必灭族。凡稽古略、居士传及一切语录中机锋转语，切勿妄会，至祷至祷。

复丁福保居士论臂香书

臂香者，于臂上燃香也。灵峰老人，日持楞严梵网二经，故于燃香一事，颇为频数。良以一切众生，无不爱惜自身，保重自身。于他则杀其身，食其肉，心更欢乐。于己则蚊啮芒刺，便难忍受矣。如来自法华楞严梵网等大乘经中，称赞苦行，令其燃身臂指，供养诸佛，对治贪心及爱惜保重自身之心。此法于六度中仍属布施度摄。以布施有内外不同。外则国城妻子，内则头目髓脑。燃香燃身，皆所谓舍。必须至心恳切，仰祈三宝加被。唯欲自他业消慧朗，罪灭福增（言自他者，虽实为己，又须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故云自他）。绝无一毫为求名闻及求世间人天福乐之心，唯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行。则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所谓三轮体空，四弘普摄。功德由心愿而广大，果报由心愿而速获。其或心慕虚名，徒以执著之心，效法除著之行。且莫说燃臂香，即将全身通燃，亦是无益苦行。以以执著心，求名誉念。既无三轮体空之解，又无四弘普摄之心。以如来破除身见之法，转增坚固身见。罪福由心而分，果报由心而异。故华严谓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智学证涅槃，愚学增生死者，此也。

与广东萧永华孝廉书

（代康泽师作）

五灯会元，各经房仿单俱无，无从购请。但不知阁下求此书之意，故不禁覩缕云。为真参实悟，洞明自心，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耶。抑欲学其一棒一喝，喝佛骂祖，但取口舌辩给，以邀誉于流俗耶。或欲记其言句，以雄笔札，使挥毫染翰时，神机活泼，文词幽邃，如苏子瞻辈出词吐气，殆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也。若欲得第一者，须先研究佛经，使教眼明了。又须亲近具眼高人，得闻一言一句，穷参力究。至力极功纯，自然冷灰豆爆，彻悟自心，如伸手见掌，了无自他之疑。又须高人印证，恐或错认消息。若能如此，再看此书及一切禅书，犹家里人共家里人说家里话，但有所益，毫无所损。若未能如上用功，及开悟印证。先观禅书，欲得开悟者。如蒙尘古镜，欲顿发光明，不去磨垢，但涂白粉，涂至经劫，亦无光发。所谓依他作解，塞自悟门，说食数宝，何济饥贫。若欲得第二者，则虽是善因，反招恶果。此现世僧俗同陷之万丈深坑也。良以禅宗举扬，皆归向上一著。悟者便能神会，迷人尽随语转。不知古人棒喝骂之意，便以此为行持。其失岂止王莽学周公，曹操学文王。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斯人等，翻成毒药。裴公美谓得其意则疾成佛道，失其旨则永入泥犁。可不惧哉。祈阁下勿萌此念也。至于欲文类古人作词料用者。不知古人皆于自心大有发明，故出言吐词，妙合禅机。譬如庖丁解牛，由基射猿，非学而能者也。

与某居士书

（代了余师作）

仲春来山，瞬息半载。纵寿百年，弹指即过。一息尚存，当求出路。毋使临终，悔之无及。每忆经云，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遇，信心难生。四者幸备，尤当努力。如登宝山，要得摩尼。良以在凡夫地，未断惑业，生死不了，难免堕落。所以如来极劝众生，发真心，及切愿心，持佛名号，求生净土。当以供养三宝，守戒一生，一切所作，种种功德，不求来生人天福报，不求现世长寿康宁，唯求临终往生净土。则与佛誓愿相契相合，感应道交，定满所愿。如人堕海，有船来救，若肯上船，即登彼岸。求人天福，不求往生，如不上船，难免沉溺。佛欲令汝超凡入圣，汝却愿得有漏之福。福报一尽，永堕三途。如摩尼珠，用弹黄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可不惜哉，宜警省焉。当知念佛往生一法，乃一切众生速出生死之第一要道，实一切诸佛疾成正觉之最上法门。不可以简便易行，视作等闲。必须以勤恳志心，方能成办。至于修持法则，龙舒文中具载。又有安士全书，具载念佛往生法则并随事积德，居尘学道，齐家教子，淑世善民，种种法则，悉臻奥妙。可谓通儒释于不二，冠古今而无双。一切缙素男女，皆堪永为龟鉴者也。

与海盐某夫人书

（代悟开师作）

身乃招苦之本，厌乃得乐之基。宿因厚而现善浓，则多劫之重报，转而现生轻受。罹灾戾而猛修持，则娑婆之痛苦，即是极乐导师。当作偿债之想，懊闷自消。倘生怨尤之心，罪障续起。逆来顺受，始为乐天知命之人。厌此欣彼，方是修净念佛之士。缅想居士崇信大法，世德相承，固当报享康宁，何缘身膺笃疾。得非弥陀如来观音大士，他心天眼，放大光明，借夫人之幻病，作同人之棒喝，俾于苦海，普拯沉溺耶。敢祈深劝子媳，以及奴仆，外及族党，与诸亲眷，悉令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则净如之家法，千秋续美。庶熙朝之天爵，万古联芳。如是则只此凄凄之病身，为苦海之舟楫。惶惶之病话，作尘世之津梁。又何待证无生忍，方可入俗利生。登不退地，始堪现身说法也哉。经云，至心念佛一声，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教人念佛一声，胜于百年所行七宝布施。但能至心念佛，则病无不愈，冯氏夫人之芳躅可追。教人念佛，则生品最高，荆王夫人之懿范不远。以此祷佛，立见痊愈。请即致力，无或疑贰。又净如弥陀疏钞撷，言简而精，理深而著，乃净土之要书，实初机之良导。宜熟阅之。并祈有便人来，多带几部，以广净如法施。

与海盐顾母徐夫人书

（代悟开师作）

某某来山，问及起居。言日阅禅录，常谈机锋。愚谓衰老之年，当勤念佛，即净为宗，方有实诣。请试论之。禅与净土，理本无二。若论事修，其相天殊。禅非彻悟彻证，不能超出生死。故汾山云，可中顿悟正因，便是出尘阶渐。生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又云，初心从缘，顿悟自性。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尽，须教渠尽除现业流识。弘辨谓顿悟自性，与佛同俦。然有无始习气未能顿尽，须假对治，令顺性起用。如人吃饭，不一口便饱。长沙岑谓天下善知识未证果上涅槃，以功未齐于诸圣故也。所以五祖戒又作东坡，草堂清复为鲁公。古今宗师，彻悟而未彻证者，类多如此。良由惟仗自力，不求佛加，丝毫惑业不尽，生死决不能出。净土则具信愿行三，便可带业往生。一得往生，则永出生死。悟证者顿登补处，未悟者亦证阿鞞。所以华藏海众，悉愿往生。宗教知识，同生净土。良由全仗佛力，兼自恳心。故得感应道交，由是速成正觉。为今之计，宜屏除禅录，专修净业。于一尘不染心中，持万德洪名圣号。或声或默，无杂无间。必使念起于心，声入乎耳，字字分明，句句不乱。久之久之，自成片段。亲证念佛三昧，自知西方宗风。是以观音反闻闻自性之工夫，修势至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之净业。即净而禅，孰妙于是。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念佛之人，亦非不可持咒。但须主助分明，则助亦归主。若泛泛然无所分别，一目视之，则主亦非主矣。准提大悲，岂有优劣。心若至诚，法法皆灵。心不至诚，法法不灵。一句佛号，包括一大藏教，罄无不尽。通宗通教之人，方能作真念佛人。而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之人，但止口会说话，亦可为真念佛人。去此两种，则真不真皆在自己努力，依教与否耳。至于修行净土，有决定不疑之理。何必要问他人之效验。纵举世之人，皆无效验，亦不生一念疑心。以佛祖诚言可凭故。若问他人效验，便是信佛言未极，而以人言为定。便是偷心，便不济事。英烈汉子，断不至舍佛言而取信人言。自己中心无主，专欲以效验人言为前途导师，可不哀哉。随自意三昧，乃从凡至圣通途修法。其言初发心菩萨。虽该摄一切凡夫，实则乃是三心圆发三德圆证之圆初住菩萨（约别教则是初地），以正因理心发，证法身德。了因慧心发，证般若德。缘因善心发，证解脱德。故能于十方世界，现十法界身，普应群机，上求下化。汝将谓初发心即凡夫之初发心修行者而已乎。汝见金轮所示悟二空法证实相理，便踊跃欢喜，即欲担荷。光恐汝著魔，故详示其身分，令汝了然无惑。悟二空法，证实相理，正此初发心菩萨之身分耳。其书中所示之法，凡夫皆可依之而修。其所示之身分，且莫说凡夫。声闻缘觉具大神通，尚不能够，何况凡夫。其书另刻出时，当谛视之。于无所住生心（一），不住法而行布施（二），三轮体空（三），一道清净之义（四）（此四句乃佛法纲要，看经修行者宜知之），大有发明。光欲取此义为颂揭出，令阅者得其纲要。已与蔚如言之。而人事丛沓，力不暇及，且待来年。十往生经，乃观经初首三种净业之流，刻以传世，亦无不可。已与蔚如言之。而其错字等未暇标示，当将原经寄去。古字虽不错，亦不宜用。至言观身不观一切，唯观无缘。无缘者，即随自意三昧谓空无所有

性。既无所有，故无从用其攀缘。若不从根本上一刀两断，则心缘纷纷，何能解脱。此数语简略之极，而意义宏深。祈与蔚如言之。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法幢和尚，宿具灵根。初为真儒，后为真释。可谓不枉读书学道耳。世有真儒，方有真僧。彼无赖之徒出家者，固皆破坏佛法之魔王外道也。其语录皆痛快直捷，豁人心目。可以刊板流通，以为禅家法宝。然此乃唯发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道。吾人专修净业，勿于彼言句中捉摸卜度，以致两失其益。不可不知。宗家提倡，唯指本分，此外概不阐发。其修因克果，断惑证真，皆密自修持耳。门外汉见宗家不提此等修证道理，遂谓宗家全不用此等法，便成谤宗及谤佛谤法矣。马僧摩见地高超，文字美妙，亦可寿梓流通。王幻如于宗门非无见处，但以不肯深研教理，兼亦绝未亲近知识，故只成一个宗门文字知见而已。其人于光绪廿一年乙未春至普陀，于法雨寺住持化闻和尚座下披剃。未受戒，居半载归家，而遂复为居士。初册中谓丙申至普陀，与化闻为知己，拟欲剃染，因家事促归。其言行不相应，于此可见。光曾见其人，未与一言相交。问其常与相晤者，彼何行持。言亦不念佛，亦不看经。其明心录中所说，半皆彼昔时镜花集中之言。其禅宗之意，实有所得。禅宗之行，实未措办。故致不知时务，妄投法药，致令无知无识者，学此空套子话，反拨弃经中实理实事以自盲盲人耳。其始终不露出朝代及年号者，皆其意欲后世谓己是上古之高人而已。此全体是凡夫生死结业心，何尝有任运随缘自乐天真之意。此等人亦不可赞，恐人因我赞而认彼为全是。亦不须谤，恐人因我谤而谓彼为全非。但子守子法，吾行吾道即已。那有闲工夫论他家不关己分之闲事乎。卍莲净土诗小序，前两行发明遮表一心，亦属谬论。善导专修净业，可名表专一心。永明万善圆修，何名遮专一心。直是一错到底。当云净土法门，修有专圆。由众生根器不一，致诸祖立法不同。善导令人一心持名，莫修杂业者。恐中下人以业杂致心难归一，故示其专修也。永明令人万善齐修，回向净土者。恐上根人行堕一

偏，致福慧不能称性圆满，故示其圆修也。要之人未到大彻大悟地位，其立言决难无弊。譬如井蛙，只见一井量之青天而已。随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于初发心菩萨，约大心凡夫，通说。约圆教初发心住菩萨，正说。了此则不生我慢与退屈二种过愆矣。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普陀已来过几次，当在家息心念佛，不可常来。来则旷功费日耗财，于己于他，均无利益。未曾来过，一瞻菩萨道场则可。已经来过，便可在家供养恭敬礼拜。岂菩萨唯在普陀，不遍界以应感乎哉。观音菩萨，常在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处，显大神通，演说妙法。无奈众生迷背错过，辜负慈恩。倘能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自于一切时一切处，常蒙覆被矣。宜以此意，转告一切知交。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兹知欲居通州之意。虽志在成就子弟，而不知子弟之成，唯在家教。凡属子女，必须从幼教以孝弟忠信，勤俭温恭。至其长而入学读书，方有受益之基。倘自幼任性而惯，且无论无天姿无善教，即有天姿有善教，亦只成得个文字工人，儒门败类而已。世有才高北斗，学富五车，而其所作所为，皆仗此聪明，以毒害生灵，毁灭道义者。其原皆由初无家教以为之肇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与大学欲治天下国家者，必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起，同一臭味。此儒门教人希圣希贤之无上秘诀。舍是而求，皆其末耳。为今之计，子女当能言语知人事时，即于家庭先令认字块（女子虽不必令其造大学问，断不可不识字，不通文理。母尚宜胎教。若识字通文理，则所生子女，便易为学矣）。每一块纸方，只写一字，不可两面俱写。若两面写，则便同记口歌矣。日限几字，每日将认过熟字，又须遍认一二过。不上年余，便认许多。后读书时，凡读过者，通皆认得，不致有只记口歌之弊。凡彼力能为者，必须令其常做以习勤（如洒扫执侍等）。凡饮食衣服，勿令华美。但凡抛撒五谷及损坏什物，无论物之贵贱轻重，必须告其来处不易，及折福损寿等义。倘再如此，定遭扑责，决不放过。如此则自能俭约，断不至奢侈暴殄。及能读书，即将阴鹭文、感应篇，令其熟读，为其顺字面讲演之。其日用行为，合于善者，则指其二书之善者而奖之。合于不善者，则指其二书之不善者而责之（彭二林居士家，科甲冠于江浙，历代以来，遵行二书，其家状元甚多，然皆终身守此不替）。如金入模，如水有堤。岂有不能成器，仍旧横流之理乎。人之为人，其基在此。此而不讲，欲成全人，除非孟子以上之天姿则可矣。然读书之时，不可即入现设学校。宜合数家请一文行兼优深信因果之师，令其先读四书及五经耳。待其学已有几分，举凡文字道理，皆不被邪说俗论所惑。然后令

其入现学校，以开其眼界，识其校事。不致动与时乖，无由上进矣。能如是，则有天姿者，自能有为。无天姿者，亦为良善。独善兼善，自利利他，实不外此老僧常谈也。又前在扬州请感应汇编十三部送人，云雷亦送一部。次日云雷至寓，令为汝带一部去。彼令送余人，言当于有正书局去请。不知已请与否。此书文笔议论，悉皆超妙（有三几处微有碍，然大体俱好，故可取）。但不如安士全书之贯通佛法耳。除安士全书之外，当推此为第一。然此不易与妇孺开导。光于扬州，因见此书首未刻感应篇文，令其补刻。因寻其书，遂遇一本感应篇直讲。此书系大通家所著，其注直同白话，但顺文一念，其义自显，最宜于幼年子女。今将此寄来，以企依此训诲其子女，将来必能得实用而释亲忧矣（王雷夏曾刻彭希涑二十二史感应录，系正史事实，最易令人警惕，止有二本）。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蔚如所说，颇有道理。但尔我乃无知无识自了汉，其教人亦以自了汉之法。彼乃欲人大通佛法，方期由兹深信净土。故致表面似不相合，而内情实各有所主，各有所长。及其弊也，则各有所失。若能取其益，不致成弊，则法门之大幸也。然而难矣。如来诸祖所立之法，后人尚依之成弊，况吾侪乎。但各守一法，以期自利兼以利于有缘者，则可耳。无缘者佛尚不能度，吾侪纵设种种法，亦将曰奈何奈何而已。蔚如两书，过誉不慧，令人惭惶无地。此之派头，断不可学。学之则是令人疑藐古人，反致彼此受损矣。汝书说得亦甚有理。但光事体甚多，无暇详述。彼请问者，合则告之，违则令其别参高人。如市间店铺，各有专售之货。或一种货，亦可通商裕国，兴家立业。或多种货，亦不过通裕兴立而已。吾人既不竖大法幢，检得大富长者门首所弃之残羹馊饭以自资养。有不嫌酸臭者，不妨展转相施。否则任伊取龙肝凤髓以自资补。岂曰尽人皆贻，尽人皆受我此残羹馊饭，方愜吾心哉。市间专售一货者往往起家，俱售众货者或亦折本。弘法利生，何独不然。千机并育，乃如来出世事。如来降迹为善知识，亦不以此为准。吾法法不通，但肯念佛，亦可仗之以了生死。吾之不通，亦何愧哉。所愧者言行不相应，有名而无实耳。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嘉梦奇特，必有嗣书香而绳祖武，出类拔萃之嘉男，赐自佛天也。不胜欣慰，贺贺。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是知智慧德相，乃生佛所同，即性德也。有妄想执著，离妄想执著，则生佛迥异，即修德也。修德有顺有逆。顺性而修，愈修愈近。修极而彻证，证而了无所得。逆性而修，愈修愈远。修极而永堕恶道，堕而了无所失。了此则愚者可贤，贤者可愚，寿者可夭，夭者可寿。富贵贫贱，及与子孙之蕃衍灭绝，一一皆可自作主宰。则有凭据者亦可无凭据，无凭据者亦可有凭据。如山之高不可登，人不能由，不妨凿岩设砌，则绝顶亦可直到矣。古今人不知随心造业随心转业之义。多少大聪明大学问人，弄得前功尽弃，尚且遗害累劫。若不修德，即亲身做到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与夫位极人臣声势赫奕之宰辅地位，有不即世而身戮门灭者哉。是亲得者皆无凭也。袁了凡颇会此义。故一切所享者，皆非前因所定也。前因俗所谓天。天定者胜人，谓前因之难转也。人定者亦可胜天，谓兢业修持，则前因不足恃。是以现因为因而消灭前因也。若恣意妄为则反是。了此则欲愚者贤，庸平者超拔，皆在自己之存心修德与随时善教而已。可不以努力栽培，以祈嘉梦有据也已。

复永嘉某居士书七

一行居集，其刻字迹过细，少刷数千部。此蔚如诸人不仔细体贴处。其校对颇精细，不见错讹。其书诚为净宗之一大护卫。然亦有令人受病之处，今不得不为汝说，余人当从略耳。二林居士最信扶乩，所录乩语，实皆与教吻合。若肯依之而行，自能得大利益。然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倘执著乩语皆悉与教吻合，皆悉可依从，必有从乩违教之失。乩中多系灵鬼，绝少真仙。纵是真仙，岂能超于诸佛诸祖之上。切不可以二林居士尚信乩，吾人何敢不信，则错之多多矣。内有禅宗秘密了义经跋，谓为的系佛说。此二林之差别智未开，而启后人滥漫杜撰之端也。此经法雨先亦有一本，光曾看一过，其语实无过咎。但是摘取楞严华严圆觉金刚等经，及六祖坛经，并净宗合会禅净二宗之语句以凑成之。通家看之固有益，不通家以此准一切乩语则误。光因烧之以灭祸胎。二林为之校正重刻，此二林之智只知其有益，而不知其流弊之无穷。将有以邪说作正教，皆此一跋倡导之也。若印光刻此书，断不刻此一跋。流通佛法，大非细故，岂可不慎之于始哉。尔我世外人，何须贺节贺岁。阳历过年，何亦送片相贺，岂非无事生事。即尧历过年，亦不须贺。此世谛人情之俗套，如有因缘，随便提句亦可。特为贺岁数千里转致一片，则不如息心省事为妙矣。

复永嘉某居士书八

接手书，知由病中蒙三宝力，化险为夷。方知生死了手，非一门深入，不克济事。因研阅净宗各书。方知弥陀为我发愿立行，以期成佛。我违弥陀行愿，以故长劫恒沦六道，永作众生。了知弥陀乃我心中之佛，我乃弥陀心中之众生。心既是一而凡圣天殊者，由我一向迷背之所致也。如是信心，可为真信。从此信心上，发决定往生之愿，行决定念佛之行。庶可深入净宗法界，一生取办，一超直入如来地，如母子相会，永乐天常矣。虽然，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世有一班掠虚汉，闻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或由阅教参宗，悟及此理。遂谓我与佛同，而了无所用其若修若证。遂放心恣意于一切境缘之中。误谓六尘即觉，贪瞋痴即戒定慧，何须制心摄身，无绳自缚。此种见解，最为下劣。谓之执理废事，拨无因果。如以画饼充饥，陵空作屋。自误误人，罪岂有极。以善因而招恶果。三世诸佛，名为可怜悯者。汝当仗此心佛因果不二之理，切实修持信愿行法。则往生可期，成佛有望矣。幸甚慰甚。一行居集禅宗秘密了义经序，已与蔚如言之。彼回书云，彼绝未见此经，故刻时忽略过去。当将此序抽去，免滋疑误。又令刻字须粗，以期多刷。彼亦言已与刻工嘱咐粗些。又言于二月初当即北上。光亦不问仍复从政与否。然北京现创刻经处，非蔚如照应不可。戒烟方散布四远，有依之戒者，皆得药尽病除，真神方也。如来说法，原为被机。故有为实施权，开权显实，五时施化之事。又以仗自力了脱则难，仗佛力了脱则易。兼以末世众生，根机陋劣。故特开净土法门，俾上中下三根，等蒙利益，同登不退。世有好高务胜者，不观时机，每以多分不能契悟者，令人修习。其意虽亦甚善，然约教而遗机，则其用力也多，而得益者少矣。

复永嘉某居士书九

来书颇合善导专修之说，又契吾人庸劣之机，喜甚。众生习气，各有所偏。愚者偏于庸劣，智者偏于高上。若愚者安愚，不杂用心，专修净业，即生定获往生，所谓其愚不可及也。若智者不以其智自恃，犹然从事于仗佛慈力，求生净土一门，是之谓大智。倘恃己见解，藐视净土。将见从劫至劫，沉沦恶道，欲再追随此日之愚夫，而了不可得。彼深通性相宗教者，吾诚爱之慕之，而不敢依从。何也？以短绠不能汲深，小楮不能包大，故也。非曰一切人皆须效我所为。若与我同卑劣，又欲学大通家之行为。直欲妙悟自心，掀翻教海，吾恐大通家不能成，反为愚夫愚妇老实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怜悯。岂非弄巧翻成大拙，腾空反坠深渊乎哉。一言以蔽之，曰自审其机而已矣。吾人但安分守愚，一任举世之人尽作通家，俾佛法大明于世，众生尽得度脱而已。快何如之。师寿处祈亦以此言告之。弘一师拟僻居深山，可谓笃信真修之士矣。欣慰无量。

复永嘉周群铮居士书

汝所说颇有道理，慰甚。生死大事，须当预办。若待临行方修，恐被业力所夺。闭方便关，拒绝不急事缘，甚为有益。罗台山之不往生堕福处，在于文字气习重耳。此习既重，则虽曰念佛，实念念在文字里做工夫。念佛工夫，只是支撑门面而已。此文人通病，非台山一人而已也。世智辩聪，佛谓为八难之一者，正为此也。念佛欲得一心，必须发真实心，为了生死，不为得世人谓我真实修行之名。念时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从口而出，从耳而入。一句如是，百千万句亦如是。能如是，则妄念无由而起，心佛自可相契矣。又须善于用心，勿致过为执著，或致身心不安，或致起诸魔事。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依此而行，决无歧误。了凡四训，不知是钞安士书中者，或单有流通之本。光见一流通本，积善篇中，缺十条因果事迹。若欲排印，当以安士书后所载者校之。缺则补之，讹则改之。序文凑千余字，意虽可取，文不舒畅。光本欲发挥四训未畅之旨，而意为词阻，究亦无所发明。但弁之于首，亦可作互相参证之微益耳。又现在见佛之志，可谓真切。然此事颇不容易。当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期一心不乱，为决定主宰。于未得一心前，断断不萌见佛之念。能得一心，则心与道合，心与佛合。欲见即可顿见，不见亦了无所碍。倘急欲见佛，心念纷飞，欲见佛之念，固结胸襟，便成修行大病。久之，则多生怨家，乘此躁妄情想，现作佛身，企报宿怨。自己心无正见，全体是魔气分，一见便生欢喜。从兹魔入心腑，著魔发狂。虽有活佛，亦未如之何矣。但能一心，何须预计见佛与否。一心之后，自知臧否。不见固能工夫上进，即见更加息心专修。断无误会之咎，唯有胜进之益。世间不明理人，稍有修持，便怀越分期望。譬如磨镜，尘垢若尽，决定光明呈露，照天照地。若不致力于磨，而但望发光。全体垢秽，若有光生，乃属妖光，非镜光也。光恐汝不善用心，或致自

失善利，退人信心，是以补书所以耳。永明云，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今例其词曰，但期心不乱，不计见不见。知此当能致力于心与佛合之道矣。

复弘一法师书

接手书，知发大菩提心，誓证念佛三昧。刻期掩关，以祈遂此大愿。光阅之不胜欢喜。所谓最后训言，光何敢当。然可不尽我之愚诚以奉之乎。虽固知座下用此种络索不著，而朋友往还，贫富各尽其分，则智愚何独不然。但尽愚诚即已，不计人之用得著与否耳。窃谓座下此心，实属不可思议。然于关中用功，当以专精不二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议感通。于未一之前，切不可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后，定有感通，感通则心更精一。所谓明镜当台，遇形斯映，纭纭自彼，与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况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诸魔事，破坏净心。大势至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敢为座下陈之。

复无锡尤惜阴居士书

居士无我，乐受磋磨。但有误会光意之失，故首称师尊，不用印光法师四字。未免于光于己，皆所未安。夫印光一粥饭僧耳。称为法师，已经过分之极。然通途泛称，亦不能不如是。至于不名，且称为师尊，实失正名交友之道。下次切勿用此故套。至于署名之下，古今通用，凡平交皆当如是，非于尊者前方用和南顶礼等也。今礼教陵迟，凡研究佛学者与知识信札，多皆用合十合掌谨启等，而不肯稍屈。夫禹拜昌言。子夏丧明怨天，曾子责之，尚投杖而拜。是同侪有一言启迪于我者，皆以屈礼谢之。今行于歧路，有所不决，拟欲问人尚须合掌。况欲资之以了生死大事，而以行路之仪奉之，是轻法也。轻法则不能实得法益。昔古灵赞禅师大悟后，欲报剃度师恩，多方启迪。其师异之，令其为伊宣说。彼谓当设法座，令其师迎己升座礼拜，然后可说。其师依之，遂于言下大悟。使古灵不如此重法，其师不如此重得法之人。莫道不说，说亦只得文字知见而已。决不能一言之下，明白本心。语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夫如来灭度，所存者唯经与像。若以土木金彩等像视作真佛，即能灭业障而破烦恼，证三昧而出生死。若以土木金彩视之，则亦土木金彩而已。又土木金彩，褻之则无过。若以褻土木金彩之佛像，则其过弥天矣。读诵佛经祖语，直当作现前佛祖为我亲宣，不敢稍萌怠忽。能如是者，我说其人必能即生高登九品，彻证一真。否则是游戏法门，其利益不过多知多见，说得了了，一丝不得真实受用，乃道听途说之能事也。古人于三宝分中，皆存实敬。不徒泛泛然口谈已也。今人口尚不肯谈一屈字，况实行乎。昔清世祖章皇帝，拜玉琳通琇禅师为师。尚欲取一法名，琇师谓帝王何须用此。彼不肯，祈取一丑字眼名之。玉琳乃书十余丑字，令其自选。乃取一痴字。其派在行字辈，故名行痴。凡与玉琳之法徒书，其署名则云法弟行痴和南。开国之皇帝尚如此自屈，若以今

人推之，当先加以刑，然后问法，方合其式。否则平人失其为平人，皇帝失其为皇帝矣。光于佛学，一无所得。如盲对五色，聋对五声。了不知其如何为声，如何为色。然于主敬存诚之表面，颇愿竭我愚诚，以尽他山石之小益。既属心交，当不以琐屑弃之。

拟答某居士书

（附某居士原书）

鄙人信从净土，已决定奉行，而于愿行两字，尚须乞教。愿与行是否两种分运，抑须同运。一，若以两种而论，则念佛时先发愿求生，如慈云十念求生文然后再念，惟念佛时只存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之旨，心口如一，历历而转，于念念中但存这么念，并亦无求生之愿，而依此念法往生均属上品，此是照彻悟禅师之语。二，若以愿行同运而论，则念佛时声声如婴儿堕水急呼母救，此杭州玉峰禅师之说。又若坚密大师云，六字洪名，念念之间，欣厌具足，与玉峰师说正同。惟以上两说，第一说所云，念佛时似少恳切之旨。藕益大师曾云，求生净土，全赖信愿。若无信愿，则虽念至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铁壁，亦无得生之理。然则虽念到一心不乱，恐未能十足稳当。照第二说所云，虽念佛时愿行具足，而念念之间，心中多存一愿，则于一心不乱，似又嫌不纯。近时杭僧□□师亦以不能兼顾，不能不顾为虑。玉峰有用兵之喻。末学钝根未明究竟，想高贤必有确论以作后学津梁。

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如鼎三足，缺一不可。阁下既已笃修净业，信之一字，谅已全体担荷，究竟无疑矣。至于愿行二法，似犹有彼此对待之执，不能融会贯通。致于圆融无碍法中，生起许多障碍。俾彻悟坚密藕益三大师之普照万汇圆满月光，只因一丝当目，便成分隔矣。惜哉。今谓真念佛人，当念佛时，信愿行三，全体具足。如子忆母，其间断无狐疑不信，与不愿见母之念头可得。说甚同运分运，说甚愿存则一心不纯。原是一个，何得头上安头，以不能兼顾及不能不兼顾为虑。观阁下之所说，与某僧之论，皆实未能著实从事，乃于未发足前，先拟议到家景象。故于古人对治分别之法言，反

生出种种分别。试问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不恳切而能然乎，无信愿而能然乎。彻悟坚密二师之语虽有异，而意实相资而相成。认做分运同运，可谓无择法眼。至于藕益所说，乃是为一辈倚傍宗门，念自性弥陀，生唯心净土，及不依净土宗旨而修，但以念至一心不乱为究竟极则事者之法药也。何可引此净宗门外之事，以例信愿具足之真修，致门径混滥也。此上约理通说也。若约事别说，发愿当于朝暮念佛毕时（晨朝十念，亦先念佛后发愿），或用小净土文。若身心有暇，宜用莲池大师新定净土文。此文词理周到，为古今冠。须知发愿读文，乃令依文发愿耳。非以读文一遍，即为发愿也。除朝暮发愿外，一切时但以至诚恳切念佛即已。

与高鹤年居士书

南五台山，乃千三百年前，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降伏毒龙，所开之古道场也。亦莲宗八祖，云栖莲池大师，中兴莲宗之发源处也。明嘉靖时，有性天文理老和尚者，隐居此山无门洞。后因云游至杭州，住西山黄龙庵。莲池大师仰其道风，与夫人汤氏，归依座下。不二三年，又依之出家。使此老无有出格道德，岂能令如大师之博学鸿词，躬行实践，盛德君子，屈身座下，始终依止，以为弟子乎。大师出家后，老人复归关中。大师志慕遍参，未能远从。而关中法道，至清乾隆后，日渐式微。哲人云亡，志乘佚失。致老人嘉言懿行，无由永传于世，何胜悼叹。然以异地之僧，能令莲池归依出家，可以想见其为人。事见云栖法汇莲池大师塔铭中。其派为宗福法德义，普贤行愿深，文殊广大智，成等正觉果。大师正在殊字辈。其改为袪者，以洪武时，有一高僧，洪武诏见，甚加优宠，特以玉盞，赐乳令服。因咏谢恩诗，有一盞琼浆来殊域，九重恩德自上方之句。洪武姓朱，遂谓殊者，歹朱，是骂己。即令斩之。及斩，乃悟其非骂，而已悔无所及矣。此宿世杀业所感，业力现时，不能自主。杀业之难消如此，可不戒哉。如来于诸戒之中，皆以杀戒居首。其深慈大悲，至极无加矣。而迷倒愚夫，不知感恩，反加谤毁。势必从劫至劫，互相杀戮，可不哀哉。莲池大师以此之故，去歹加衣，而用袪字。世多不察，每每讹作从示之袪。其不识字义，粗心浮气，有如此者。而大师慎微杜祸正名顺言之道，遂因之埋没。惜哉。无门洞者，即今之湘子洞。意昔或名湘子洞，老人居之，改为无门洞。及老人去世，无知僧俗，不知无门之义。以韩湘子修行成仙为奇，故仍呼为湘子洞耳。何以知之？南五台山，无有大洞，可以住人。亦无有洞，名无门者。唯湘子洞，高深宽大，可以住人。兼复僻居山后，上下悬崖。而逼近圣泉，柴水方便。又复地势向阳，冬暖夏凉。游人樵夫，皆所不至。洵为办

道最胜之地。咸同以来，兵火连绵，以故久无人住。至光绪初，法忍治开等老，卜居于此，至今成大兰若。而道由人宏，地由人灵，可不信哉。名无门者，盖以大士以普门法道，度脱众生。老人效法大士，名其居曰无门。亦取楞伽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之义。须知无门即是普门。良以法法头头，迷之则皆可起惑造业，悟之则皆可断惑证真。故楞严二十五圣，于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各证圆通。故无一法不是三谛妙理，亦无一法不契三德秘藏。唯其普皆是门，故不须另立一门，而号为无门焉。居士幸住此山，谅亦宿受此老之法润所致。宜将此意详告大茅篷主僧。令知有高人故事，及无上甚深之真正名目在。不可仍以外道虚名，相沿传去，以致失却佛法中之正名耳。摄身岩者。以其峰峦陡峻，壁立万仞。至其巔者，向下望之，不禁战兢惕厉，身心悚然，妄想消灭，正念昭彰。即楞严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之意。盖以身为总名，六属别目。以总摄别，故但曰摄身耳。其后哲人悉没，志乘佚失。无知僧俗，遂讹作舍身。以讹传讹，无人改正。诬罔名山，莫此为甚。岂有菩萨现身亲开之山，而以此害道误人之名，以名其山峰之理乎。又有魔民，造作魔说，谓观音于此舍身，方成道果，以诳惑愚夫愚妇。如是齐东无稽之谈，玷污大士，貶辱法道，招外道之邪谤，启愚人之魔思，为害诚非浅浅。此与普陀以观音眺作观音跳，同一魔见。诚令人可叹可恨可悲可怜。南五台山，开山缘起，昔年毫无根据。光绪十一年，光住大顶，亲侍大士香火。一日下山，至刘村西寺中（系大顶下院），见有数碑，所载皆非最初缘起。中有一碑，被水垢封蔽，成一石板。光取砖磨之，乃元至元七年依古碑所序之缘起碑也。使光不磨出，安知无知俗僧，不取之以作石板用乎。则大士救苦不思议灵迹，永劫埋没矣。今幸失而复得，故为居士详言耳。碑记钞奉，并祈存览（碑记列入附录）。

致谛闲法师问疾书

二月下旬，闻公自温归来，身婴笃疾，手足不便运动。光固知我公悲心深重，欲令现在诸学子，及一切四众，及早努力修行。勿待病魔临身时，则不易摆脱矣。其直以口说，尚恐不亲切，遂现身以说。可谓深慈大悲无以复加矣。光自愧财法两缺，欲效愚忱，直无其力。但只旁问于根祺然云辈。后闻佛曦谓病已复原，但足尚不能大行。意谓行固能行，但艰于出外而已。昨万年寺住持了悟见访，问及，言吃饭说话，与好人无异。唯手足绝不能动，虽饮食便利，一一须人代为周旋。光窃念病体如此，何以弘法。或令浅见之人，谓佛法无灵，以故数十年讲经，天下闻名之大法师，身婴痼疾，只管求医服药，亦不见愈。彼素谓依教修持，能转定业，及阿伽陀药，万病总持者，皆诳人耳。若其不诳，彼当依教转彼定业。彼素崇净土，以弥陀名号为阿伽陀药，何不服之。又普门品，观音圆通，讲时不晓得多有道理。直是菩萨跟到称名求救者。彼既如此，何不放下身心，拌一条穷性命，志心念观音菩萨，以求身心悉皆安隐。以及得大解脱，获真圆通也。光念世人多有此见。倘我公能仰求大士垂慈，即令贵体复原，福慧崇朗。则彼浅知浅见者，将断尽狐疑，增长正信。当相率而出邪途，入佛道，以期普利自他于无既也。是诚所谓以大慈悲，现身说法也。其利益大矣。按周克复观音持验记，载一事。其病与公稍同，其人品与公天地悬殊。彼尚能蒙菩萨加被，令其宿业顿消，痼疾立愈。况我公为现在法门第一人，其法道之兴衰，系于一身之存亡。倘能将平日与人讲普门品，及观音圆通之全副精神，用称念洪名。当不离此心，即蒙消宿业而获安隐。转使先生讥诮，谓为佛法不灵者，皆相援而皈依信奉，唯恐或后也。明崇祯辛巳，当涂县官圩，有山东一瘫子至，以手代足，乞食于市，人多厌之。瘫者虽病而负气，被骂詈，辄不平。闻塘桥庵，有修行僧曰水谷，往诉以乞食艰难之苦。谷曰，汝能发心

出家，仗慈悲大力，或有施主。瘫子从之，遂剃发，受斋戒。虽行乞，不茹荤血。虽被辱骂，安忍而受。谷又教以念观世音名号，兼持准提咒。受持逾二年。戊子秋，忽梦一老妪呼之曰，汝起汝起。瘫子云，我是瘫子，何能起。老妪以手扯其两足，觉直而不拳。晨起瘫病遂愈，居然一昂藏之僧矣。取号曰半崖，遂有供养之者。出唐宜之己求书。观音大士，唯以寻声救苦为事。从古至今，其蒙感应而离苦恼者，何止百千万亿也。而载籍所传，乃亿万中略见一二而已。然公之本心，光固不得而知，且约己浅见为论。即实受安乐，绝无苦恼。亦当以求菩萨救苦，为大众作榜样也。

复弘一师书一

座下勇猛精进，为人所难能。又欲刺血写经，可谓重法轻身，必得大遂所愿矣。虽然，光愿座下先专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后行此法事。倘最初即行此行，或恐血亏神弱，难为进趣耳。入道多门，唯人志趣，了无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诚，曰恭敬。此二事虽尽未来际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顿消业累，速证无生，不致力于此，譬如木无根而欲茂，鸟无翼而欲飞，其可得乎。今将办法之利弊，并前人证验，略开一二，庶可随意作法矣。刺血写经，有专用血写者，有合金合朱合墨者。合金一事，非吾人力所能为。憨山大师写经，系皇太后供给纸与金耳。金书之纸，须用蓝色方显，白纸则不显。即蓝纸金字，亦不如白纸墨字，及朱字之明了。光曾已见过矣。若合金朱墨等，则血但少许，以表其志诚心。如憨山于五台妙德庵，刺舌血研金，写华严经。妙峰日刺舌血为二分，一分研朱书华严经，一分著蒙山施食中，施鬼神。高丽南湖奇禅师，见蕩益弥陀要解，欲广流通。刺舌血研墨写要解，用作刻板底样刻之。冀此书遍法界，尽来际，以流通耳。其写一字，礼三拜，绕三匝，称十二声佛名。可谓识见超拔，修持专挚者也。此三老之刺舌血，当不须另行作法。刺出即研金朱墨而写之便了。决非纯用血，当仍用水参合之。若专用血写，刺时先须接于小碗中，用长针尽力周匝搅之，以去其筋。则血不糊笔，方可随意书写。若不抽筋，则笔被血筋缚住，不能写矣。古有刺血写华严，以血筋日堆，塑成佛像，有一寸余之高者。又血性清淡，著纸即散，了无笔画，成一血团。其纸必须先用白矾矾过，方可用。矾过之纸不渗，最省血。大纸店中有卖的，不须自制。此系备画工笔者之用也。其矾过之纸，格外厚重，又复经久。如黄纸已染者便坚实，未染之纸头即硃脆。古人刺血，或舌或指，或臂或胸前，亦不一定。若身则自心以下，断不可用，若用则获罪不浅。

不知座下拟书何经。若小部头，则舌血或可供用。若大部，及专用血书，则舌血恐难足用。须用指及臂血，方可告圆。以舌为心苗，取血过多，恐心力受伤，难于进修耳。光近见刺血写经者，直是造业。以了无恭敬。刺血则一时刺许多。春秋时，过二三日即臭，夏日半天即臭，犹用以写。又有将血晒干，每写时，用水研干血以写之者。又所写潦草，毫不恭敬，直是儿戏。不是用血以表志诚，乃用刺血写经，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窃谓指血舌血，刺则不至太多。若臂则一刺或可接半碗血。与其久则臭而仍用，及晒干研而方用，似不若最初即用血合朱作锭，晒干听用。为不虚耗血，又不以臭血污经，为两适其宜矣。然此锭既无胶，恐久则朱落。研时宜用白芨再研，庶不至落。又将欲刺血，先几日即须减食盐，及大料调和等。若不先戒食此等，则其血腥臊。若先戒食此等，则血便无浊气。又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所以宽慧师发心在扬州写华严经。已写六十余卷，其笔法潦草，知好歹者，便不肯观。光极力呵斥，令其一笔一画，必恭必敬。又令作讼过记以讼己过，告诫阅者。彼请光代作，故芜钞中录之。方欲以此断烦恼，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以游戏为之乎。当今之世，谈玄说妙者，不乏其人。若在此处检点，则便寥寥矣。尤君来书，语颇谦恭。光复之，已又致谢函，可谓笃信之士。然仍是社会之知见，于佛法中仍不能息心实求其益。何以见之？今有行路之人，不知前途，欲问于人，当作揖合掌。而尤君两次来函，署名之下，只云合十。是以了生死法，等行路耳。且书札尚不见屈，其肯自屈以礼僧乎。光与座下心交，与尤君亦心交。非责其见慢，实企其获益耳。

复弘一师书二

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书经。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比新进士下殿试场，尚须严恭寅畏，无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业识心，成如来藏。于选佛场中，可得状元。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藉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如此书经，非全无益。亦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而其褻慢之罪，亦非浅鲜。座下与尤居士书，彼数日前亦来信。意谓光之为师，唯欲人恭敬。故于开首即称师尊，而印光法师四字亦不用。光已详示所以。座下信首，亦当仍用印光二字。不得过为谦虚，反成俗套。至于古人于同辈有一言之启迪者，皆以作礼伸谢。此常仪也，无间僧俗。今礼教陵替，故多多皆习成我慢自大之派头。学一才一艺，不肯下人，尚不能得，况学无上菩提之道乎。此光尽他山石之愚诚也。刺血写经一事，且作缓图，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恐血耗神衰，反为障碍矣。身安而后道隆。在凡夫地，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是则是效。但得一心，法法圆备矣。

复汪梦松居士书

昨接手书。备悉介怀。虽未覩面，却叨知心。光一介庸僧，毫无淑状。不过所说皆按己本分，不敢以过头大话，自瞞瞞人。蔚如居士，以其与己之意见合，遂屡为排印流布。致其残馊酸臭之气，遍刺人耳目。不意阁下不以酸臭见弃，而复过为推崇。不禁令人惭惶无地。然由此一函，备知阁下之德与过。不以光为无知，且请言其大略。厌儒者假圣贤经传以欺世盗名，佛者假普度众生以诳骗钱财。有此志操，自强不息，必能正心诚意，以为真儒。断惑证真，以为真佛。厌之之心愈切，则修之之心愈力。修之之心愈力，则证之之益愈大矣。其德诚可继往开来。若惟知厌而不肯从事，则成厌世疾俗狷介者之志操耳。所谓不善用厌，则即德成过矣。阁下一向似偏于用厌。今于厌中打一转身，遂全过以为德。而其于儒佛之心法，将必因是而亲得矣。敢为阁下预贺。欲为真佛，须先从能为真儒始。若于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主敬存诚，孝友弟恭等，不能操持敦笃，则根基不固，何以学佛。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岂有行悖儒宗，而能担荷如来家业，上续慧命，下化众生乎。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世出世间，无一法不在范围之中。世之拘墟者，每以出家为悖伦理。遂不体究，反加谤毁。因噎废食，自丧性命。实可哀怜。若能放开眼界，方知佛法流布中外。二千年来，其道盛行。经几多圣君贤相，杰士伟人，为之护持传布者，固自有非凡情所测之真道在也。纵有一二拘墟之儒辟之，暴恶之君毁之，究属只手遮日，仰面唾天。适自形其少知少见，妄作妄为之过咎耳。于佛究何损哉。又有外彰辟拨之名，内取修证之实。由宋以来，凡儒门大宗，莫不皆然。光所谓诚意正心，由此致有欠缺者，实属决定论也。阁下宿根深厚，故能于厌中企求其真，不以光不肖而求其入阶。然光学喻如蚊虫饮于大海，只知饱腹，不测深广。若欲作大通家，须从通途佛学而论，则起信论、楞严经，最为切

要。当专攻之，以为自利利人，上求下化之本。然其道理宏深，得大通且不易，况由通而亲证乎。其余大乘经论，悉当研究。而法门无量，必须以禅净二法为本。如是则自可宏扬法化，导利众生。若非天资高迈，断难实获巨益。若欲随分随力修持，即生便了生死，当专主净土一门。以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则不论工夫深浅，无不临终得遂所愿。此之一法，乃如来为末世众生，无力断惑，不能了生死者，特设一决定了之之法。使佛不开此法，则无力断惑者，皆于了生死无望也。何幸得遇此法，虽无大根，能自断惑。而带业往生，速出生死，又何歉憾乎。然此一法，统摄一切。能自断惑，自了生死者，犹须回心向往，方可速登佛地。切勿谓此为浅近之法，以为愚夫愚妇之所从事者，则当自得其益矣。其宜看书，光文钞中亦略标一二，今不复赘。就欲念佛求生西方，必须知因识果。身之所行，心之所念，须与佛合。若与佛悖，则纵能念佛，亦难往生。以感应之道，不相交故。若能生大惭愧、大怖畏，改过如去毒疮，立志如守白玉，则万无一失，各得往生。其意光文钞，及净土诸书，皆详言之，不须多说。

复陈慧超居士书

接手书。知居士慕道之心，极其恳切，不胜欣慰。但以校定安士书，及诸冗务，不暇裁复，故迟至今。贪瞋痴心，人人皆有。若知彼是病，则其势便难炽盛。譬如贼入人家，家中主人若认做家中人，则全家珍宝，皆被彼偷窃净尽。若知是贼，不许彼在自家中停留一刻，必须令其远去净尽。庶财宝不失，而主人安泰矣。古德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贪瞋痴一起，立即觉了，则立即消灭矣。若以贪瞋痴为自家正主，则如认贼为子，其家财宝必致消散矣。念佛时不能恳切者，不知娑婆苦，极乐乐耳。若念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遇，净土法门更为难遇。若不一心念佛，一气不来，定随宿生今世之最重恶业，堕三途恶道，长劫受苦，了无出期。如是则思地狱苦，发菩提心。菩提心者，自利利他之心也。此心一发，如器受电，如药加硫。其力甚大，而且迅速。其消业障，增福慧，非平常福德善根之所能比喻也。被境所转，系操持力浅。则喜怒动于中，好恶形于面矣。操持者，即涵养之谓也。若正念重，则余一切皆轻矣。是以真修行人，于尘劳中炼磨。烦恼习气，必使渐渐消灭，方为实在工夫。在家人不随众，各人念佛。坐立绕跪，皆无不可。但不可执定一法，若执定，则人易劳而心或难得相应。当斟酌其自己之色力及工夫，而取其合宜行之，则有益矣。若常途通行，宜先绕，次坐，次跪。绕跪皆觉辛苦，宜坐念。坐念若起昏沉，宜绕念，或立念。昏沉去，当复坐念。宜按钟，不宜掐珠，以掐珠难养心故。安士全书，实为末世最胜良导。尤惜阴居士极欲全国流布，俾大家同开眼界。由兹挽回世道人心，止息天灾人祸。现已募得一万余部，尚难广布。今寄上通告，并办法一张，祈阁下阅之。随分随力相助，随缘随机相劝。无力出资，则以言赞叹，令人发心，亦是功德。务使迷昧之流，闻晨钟而梦醒。贪恶之辈，见因果而心惊。人心若转，天灾自息。此系正本清源之道。即世

谛浅近之法，而直达乎出世深远莫测之法之最胜方便也。凡在知交，当为劝发。无信心人，亦勿强劝，以系结善缘故。若一强勉，便杂烦恼。虽有小功，实获大咎。未能令彼得巨益，有碍自己利人心故。

复邨隐叟书

昨由嘉兴海尸道人处，转来阁下手书。知其久攻道学，深有所得。今又欲问津于佛法中，成始成终之净土法门。可谓宿生曾于佛法深种善根。不执河伯之拘见，而拟知法海之要津也。既知海尸道人，何不问彼。乃舍高明而求卑劣，致负所望。夫海尸者，乃宗教兼通，禅净双修，实生死海中之大愿船也。但以谦抑过甚，故以尸名。生死海中，若遇此尸，管保速登彼岸，归家安坐矣。若光者，寻常粥饭僧耳，法门中事一无所知。然既谬为过问，不妨为君稍除疑滞而已。窃以释道本源，原无二致。其末流枝派，实有天殊。佛教教人，最初先修四念处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既知身受心法，全属幻妄，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则真如妙性，自可显现矣。道教约原初正传，亦不以炼丹运气，唯求长生为事。后世凡依道教而修者，无一不以此为正宗也。佛教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不但身心性命之道，发挥罄尽无余，即小而世谛中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亦毫善弗遗。唯于炼丹运气等，绝无一字言及，而且深以为戒。以一则令人知身心为幻妄，一则令人保身心为真实耳。此所谓心，乃指随缘生灭之心，非本有真心也。炼丹一法，非无利益。但可延年益寿，极而至于成仙生天。若曰了生脱死，乃属梦话。阁下既知仙劫有数，佛寿无量。当此高年，正宜于念佛法门，专精致力。其余禅教诸法，且从简略。以彼诸法，广大深远，不易研穷。即穷到极处，尚须归宗净土法门，方能究竟了办。凡净土经论，当急急研穷，依教奉行。不可以己见不到，稍生一念疑心。仰信佛祖诚言，生信发愿，持佛名号，自能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一得往生，则便超凡入圣，了生脱死，长侍弥陀，参随海众，当即彻证无生，速登补处矣。回视成仙而为天帝所辖，殆天渊相隔矣。阁下所言梦东语录，及彭绍升诸说，似皆炼丹家抄录妄行改削之文，非从原书中见也。以炼丹家亦有以打坐为参禅

者，故云念佛与参禅同，与道法少别。与道法少别一句，的是丹家糅入。除此一句外，其上下之文，虽于义无大谬。然亦儻侗顛顛。梦东语录，绝无此文。殆彼取其义，而实不知其所以然者之抄录耳。今亦不须详辨，祈息心看梦东语录自知矣。所引彭二林居士语，亦与此同，而其讹更有甚焉。所云阿弥陀佛四字易念，只要念念相续一心不乱，才能一气循环，精气神凝聚一处，久之成舍利子，再久之结为菩提珠，而成佛矣。此语乃以念佛法，作炼丹法。二林断断不为此语。正眼未开，援正入邪，诸多此类。慧命经，仙佛合宗，乃其甚者。引人之语而不知其义，妄为改削，以作己法之证。其蔑理诬人，惑世误人之罪，非口笔所能宣也。欲图一时之虚名，不惧长劫之实祸，如来称为可怜愍者。至云回光返照之法，虽无大碍。两眼看著指尖，当是鼻端之讹。此或是二林居士所立。虽亦有益，然长时合掌，甚为吃力。固不如观鼻端白之安乐自在，身心各适其适也。以初心习定，念难归一。若能常观鼻端，则心自不外驰而纷动耳。此系最初之浅近法耳。梦东语录，乃钱伊庵居士，于梦东遗集中，摘其专示净土言句，于南方流通，以补久仰无缘会晤之憾。全集北京则有，南方唯伊庵略本。此书词理精妙，为藕益省庵后之第一著作。若于此书能一踏到底，谛信无疑。光敢保阁下莲蕊敷荣于珍池，临终即托质其中，而为净土之嘉宾矣。弥陀要解，为自有此经以来之妙注，实为修净业者之指南。其书载于净土十要之首。净土十要，乃大师采净土著述之最契理契机者，汇而成之。共十种，故名十要。以要解注经，故居其首，乃尊经也。言舍利者，系梵语，此云身骨，亦云灵骨，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炼精气神所成。此殆心与道合，心与佛合者之表相耳。非特死而烧之，其身肉骨发变为舍利。古有高僧沐浴而得舍利者。又雪岩钦禅师剃头，其发变成一串舍利。又有志心念佛，口中得舍利者。又有人刻龙舒净土文板，板中出舍利者。又有绣佛绣经，针下得舍利者。又有死后烧之，舍利无数，门人皆得。有一远游未归，及归致祭像前，感慨悲痛，遂于像前得舍利者。长庆闲禅师焚化之日，天

大起风，烟飞三四十里。烟所到处，皆有舍利。遂群收之，得四石余。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丹家不知所以，妄臆是精气神之所炼耳。以丹家见佛法中名相，不究本而著迹。故以己丹家之事，妄为附会耳。得菩提道则成佛。未闻炼精气神，先为舍利子，后为菩提珠而成佛也。丹家保固色身，谓其保之及极，则可成佛。此其一证。明眼人见之，不值一笑。丹家所谓性，所谓命，皆在色身神识上作活计。反谓佛教止知修性，不知修命。不知彼之所从事者，皆系佛教之所破除者。观四念处，自可了知。慧命经，系清初魔民柳华阳所著。彼出家为僧，而种性邪谬。故引佛经中文，一一皆以己意妄会，以作炼丹之证。有不便者，则改其字句，而且又自为注。其意欲人以己为千古第一高人。而一班无知无识辈，为之刻板，私相授受。恐明眼人知之，则殃祸不浅。凡看此种书者，皆邪正不分之流。若具眼者见之，当即付之烈火，以免瞎天下后世人之正眼。仙佛合宗，其诬谤佛法，比慧命经为更甚。夫欲炼丹，即以己炼丹家之言论倡导即已。何得挽正作邪，作掩耳盗铃之计。引人之言而不依人之义，既慕其名而反恶其实。岂非丧心病狂，求升反坠乎哉。此等本不足挂齿，何堪详谈。但以阁下未知彼此之源虽同，彼此之流迥异。若不分辨，则尚以丹法为负郭田，不能如庄复真之直下舍彼而取此耳。光岂好辩哉，诚恐含糊其词，致阁下二门皆不得其益矣。观世音菩萨，于往劫中，久已成佛，号正法明。但以慈悲心切，虽则安住常寂光土，而复垂形实报方便同居三土。虽则常现佛身，而复普现菩萨、缘觉、声闻及人天六道之身。虽则常侍弥陀，而复普于十方无尽法界，普现色身。所谓但有利益，无不兴崇。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普陀山者，乃菩萨应迹之处，欲令众生投诚有地，示迹此山。岂菩萨唯在普陀，不在他处乎。一月丽天，万川影现，即小而一勺一滴水中，各各皆现全月。若水昏而动，则月影便不分明矣。众生之心如水，若一心专念菩萨，菩萨即于念时，便令冥显获益。若心不志诚，不专一，则便难蒙救护矣。此义甚深，当看印光文钞中，石印普陀山志序自知。名观

世音者，以菩萨因中由观闻性而证圆通，果上由观众生称名之音声而施救护，故名为观世音也。普门者，以菩萨道大无方，普随一切众生根性，令其就路还家，不独立一门。如世病有千般，则药有万品。不执定一法，随于彼之所迷，及彼之易悟处，而点示之。如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各各皆可获证圆通。以故法法头头，皆为出生死成正觉之门，故名普门也。若菩萨唯在南海，则不足以为普矣。阁下于佛菩萨不思議事理，概未究心，故于此浅近之事，悉皆迷闷不了耳。此上所说，乃以阁下所问而谈，实非阁下究竟得益之净土法门之事也。若欲详说，则太费笔墨。当请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彻悟语录，看之。自知其若何修，若何证也。又徐蔚如居士，哀集印光应酬笔札，两次排印于京，名印光法师文钞，二本。所代来者，已经散了。今春又令商务印书馆另编重排，兼令留板。而本馆又谓凡各处分馆，皆为代售。现在尚未出书。或年终春初出书，祈购而阅之。虽无大发挥，而于初机颇有小益。以故蔚如为之屡印，而期其广传也。阅此，则禅净之界限分明，自力佛力之利益大小，明如观火。自不致欲了生死，不知路头。并于一切法中，见其法法圆妙，不至无所适从耳。

复尤弘如居士书

阁下宿根深厚，慕道心切。又与弘一大师向为挚友。今又欲扳光为莲池会中法契，不胜欣忭。但以晒经因缘，不暇即复，歉甚。光少失问学，老无所知。近三二年，每有谬听人言，有所问讯者，然只以己之所知所能者告之。至于佛法之精义，禅定之实证，则非光所知，亦不敢以不知为知，而妄为谈叙也。弘一师博学多闻，以光虽固陋，而其居心颇真实，其修行颇依固陋者之本分，故相与周旋，实未一覩其面。今发心掩关，拒绝一切，当必亲证念佛三昧，以之饷一切有缘也。不胜盼望之至。今人研究佛法，多多皆欲作一通家，拟于一切大众前，清谈高论，令人悦服，少有为了生死特学佛法者。阁下若欲作第一等人，则光之知见，了无裨益。当请益于当世缙素中之大通家，则可不孤所期。若欲即俗修真，以有限光阴，兼营世事，又期即生定了生死者，则光不妨以闻于古人者，转以告阁下也。梦东云，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此十六字为念佛法门一大纲宗。此一段开示，精切之极，当熟读之。而梦东语录，通皆词理周到，的为净宗指南。再进而求之，则藕益老人弥陀要解，实为千古绝无而仅有之良导。倘能于此二书，死心依从。则即无暇研究一切经论，但常阅净土三经，及十要等。仰信佛祖诚言，的生真信，发切愿。以至诚恭敬，持佛名号。虽在暗室屋漏，如对佛天。克己复礼，慎独存诚。不效近世通人，了无拘束，肆无忌惮之派。光虽生死凡夫，敢为阁下保任即生便可俯谢娑婆，高预海会，亲为弥陀弟子，大士良朋矣。如于净土一法，不能死尽偷心，决志修持。于主敬存诚，克己复礼等，犹欲以不执著，为疏散放逸作遮护之巧符。则其所得之利益，固非光劣知劣见所得而知也。余则光芜钞中已备言之，故不多渎。看经一事，惟恭敬方能得益。若不恭敬，纵得，亦不过依文解义

之益。而其业消智朗，彻悟自心，断断无此侥幸。况褻慢之过，有不可胜言者乎。此举世通病，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

复戚智周居士书一

既在杭州，便可息心办道。何须待香会过，又来普陀。大士无刹不现身，何处不好礼拜供养。即曰特为见光，亦不必来。文钞此番所印，有九十余篇。光满腹中草料，通通倒出矣。岂更有口传心授之秘诀，以私授于汝乎。光学识褊浅，无大发挥。然能依之而行，决定有益无损。决定能了生死于现生，侍弥陀于没后。诚恐视为卑劣，则卑劣矣。譬如金木泥彩所造之佛，以真佛敬之，即可成佛。以金木泥彩视之，则亦金木泥彩而已。然褻金木泥彩，则无罪愆。若褻金木泥彩之佛像，则罪过弥天矣。善得益者，无往而非益，鸦鸣鹊噪，水流风动，无不指示当人本有天真（禅宗所谓祖师西来大意）。况光之文钞，文虽拙朴，所述者皆佛祖成言，不过取其意而随机变通说之，岂光所杜撰乎哉。光乃传言译语，令初机易于晓了耳。然虽为初机，即做到极处，亦不能舍此别修。以净土一法，乃彻上彻下之法。非如小乘之法，大乘便不用以修习也。

复戚智周居士书二

光顺师至，持汝手书。并夏布莲子交光。言汝已住伊庵等情。窃念汝资非余裕，何须效世谛人情，作投桃报李之仪。尔我以道相交，当以直道而行耳。兹既寄来，当以为作福之资。谢谢。令严，令岳母，既生信向，当时以净土利益为之启迪，令其信心，由微而著。倘能信愿真切，决定可生净土。其为孝也，岂世间之孝所能比拟乎哉。汝于净土修法，尚未了了。当唯以翻阅研究净土为事。半日学解，半日学行。必期于彻头彻尾，了无疑惑而后已。楞严正脉，且作缓图。纵亲见如来藏妙真如性，亦不能即了生死。见性是悟，非是证。证则可了生死。若唯悟未证，纵悟处高深，奈见思二惑不能顿断，则三界轮回，决定莫由出离矣。若不通楞严，倘净土法门，能仰信佛言，决定无疑。真信切愿，以修实行，则决定往生，为极乐世界中人。况兼现世国界危岌，尚欲以危险时际，有限精神，作不急之法务，企得大通家之名闻，以充体面，致自己专修一事，竟成颠预乎哉。倘净土法门，悉皆谛信深知，不妨再研楞严，及各经论。汝昔求光开示，光以文钞相寄，尚不一一全阅。光固知汝不知缓急，泛泛然学时人研究佛经，只期作一通家而已。光文钞文字虽劣，颇能示人修持门径。昔大智律师，深通台教，严净毗尼。行愿精纯，志力广大。唯于净土，不生信向。后因大病，方知前非。嗣后二十余年，手不释卷，专研净土。方知此法，利益超胜。遂敢于一切人前，称性发挥，了无怖畏。虽则三岁孩子，亦会念佛。汝此法门径，尚未认清。又非讲期见逼，如讲家之拟撑门庭，何须先研楞严，不以归家识路为急务乎。至于光之所说，不过搪塞差事，不致负彼来意。岂真能显示楞严之要义乎。如来欲令一切众生，就路还家，故令二十五圣，各陈宿因。末世众生，无论上中下根，皆当以势至念佛法门，自利利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反念念自性，性成无上道。此居士所当致力者。至于征心辨

见，破阴超浊，且待念到心佛不二，心佛两忘，亲证念佛三昧后，再商量。则可如世尊拈华，迦叶微笑矣。否则入海算沙，脑晕心迷。说食数宝，饥寒莫济。知好歹者，决不以吾言为河汉也。

复戚智周居士书三

光意欲令阁下，安居己家，即俗修真。上可感发上人，发生净信。下可率其妻子，同沾佛恩。如必欲寄居他寺亦可。至于听经，不须往灵隐去，以慧明法师，脱略文义，专以援引宗门公案为事。大达之人，或得其益。初机之士，将茫无所从。稍聪明点，或致宗教混滥。其过诚非浅鲜。普贤十愿，文殊一行，若能精修，一切经论即不贯通，亦可顿脱烦笼，高预海会。若于此仗佛力一法，信不真，靠不定，即深通宗教，亦只是口头三昧。欲以此口头三昧了生死，真同欲以画饼充饥。必致途穷深悔，而毫无裨益也。现今世道，不知将来作何相状。尚欲以将尽之光阴，作不急之务哉。光虽有修山志之愿，若非大士冥加，俾目力明了，断不能从事。倘目力有余，何地不堪纂集，而必欲往杭，借居他所耶。祈专心念佛，即是真法门眷属。切勿来山，以致彼此为难。至于必欲出家，当另礼高明知识，断勿以光为隔碍，不便另拜余师，致失巨益也。宁波观宗谛法师病未好，亦不须往彼听经。古人云，少实胜多虚，大巧不如拙。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寸。真心为己者，其绎思之。

复范古农居士书一

净土一法，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唯其具真信切愿，方有笃行。祸害迫切，便能诚恳，优游无事便宽缓，此凡夫通病也。然当今之时，其世道局势，有如安卧积薪之上。其下已发烈火，但未烧至其身，转瞬则全体炽然，遍界无逃避处。尚犹悠忽度日，不能专志求救于一句佛号，其知见之浅近甚矣。佛法诸宗修持，必到行起解绝，方有实益，不独净宗修观为然。宗家以一无义味话头，置之心中，当作本命元辰，不计时日，常为参叩，待至身心世界，悉皆不知，方能大彻大悟，非行起解绝乎。六祖谓但看金刚经，即能明心见性，非行起解绝乎。愚谓起之一字，义当作极。唯其用力之极，故致能所双忘，一心彻露。行若未极，虽能观念，则有能有所。全是凡情用事，全是知见分别，全是知解，何能得其真实利益。唯其用力及极，则能所情见消灭，本有真心发现。故古有死木头人，后来道风，辉映古今，其利益皆在极之一字耳。又今人多尚空谈，不务实践。劝修净业，当理事并进，而尤须以事为修持之方。何也？以明理之人，全事即理。终日事持，即终日理持。若理事未能大明，一闻理持，便觉此义深妙，兼合自己懒惰懈怠，畏于劳烦持念之情，遂执理废事。既废于事，理亦只成空谈矣。愿阁下以圆人全事即理，为一切人劝，则利益大矣。

复范古农居士书二

中阴者，即识神也。非识神化为中阴，即俗所谓灵魂者。言中阴七日一死生，七七日必投生等，不可泥执。中阴之死生，乃即彼无明心中，所现之生灭相而言，不可呆作世人之死生相以论也。中阴受生，疾则一弹指顷，即向三途六道中去，迟则或至七七并过七七日等。初死之人，能令相识者，或见于昼夜。与人相接，或有言论。此不独中阴为然。即已受生善恶道中，亦能于相识亲故之前，一为现形。此虽本人意念所现，其权实操于主造化之神祇。欲以彰示人死神明不灭，及善恶果报不虚耳。否则阳间人不知阴间事。则人死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之瞽论，必至群相附和。而举世之人，同陷于无因无果，无有来生后世之邪见深坑。将见善者则亦不加惕厉以修德，恶者便欲穷凶极欲以造恶矣。虽有佛言，无由证明，谁肯信受。由其有现形相示等，足征佛语无妄，果报分明。不但善者益趋于善，即恶者其心亦被此等情理折伏，而亦不至十分决烈。天地鬼神，欲人明知此事。故有亡者现身于人世，阳人主刑于幽冥等，皆所以辅弼佛法，翼赞治道，其理甚微，其关系甚大。此种事古今载籍甚多，然皆未明言其权之所自，并其事之关系之利益耳。中阴虽离身躯，依旧仍有身躯之情见在。既有身躯之情见，固须衣食而为资养。以凡夫业障深重，不知五蕴本空，仍与世人无异。若是具大智慧人，则当下脱体无依，五蕴空而诸苦消灭，一真显而万德圆彰矣。其境界虽不必定同，不妨各随各人之情见为资具。如焚冥衣，在生者只取其与衣之心，其大小长短，岂能恰恰合宜。然承生人之情见，并彼亡人之情见，便适相为宜。此可见一切诸法，随心转变之大义矣。死之已后，尚未受生于六道之中，名为中阴。若已受生于六道中，则不名中阴。其附人说苦乐事者，皆其神识作用耳。投生必由神识与父母精血和合。是受胎时，即已神识住于胎中。生时每有亲见其人之入母室者，乃系有父母交媾

时，代为受胎。迨其胎成，本识方来，代识随去也。欲海回狂，卷三第十二页，第八、九、十、十一、十二行，曾有此问。原答颇不中理，光为之改正，当查阅之。原答云，譬如鸡卵，有有雄者，有无雄者。未有识托之胎，如卵之无雄者也。不知卵之无雄者，即令鸡孵，亦不生子，何可为喻。光只期理明，不避僭越。故为居士陈其所以。圆泽之母怀孕三年。殆即此种情事耳。此约常途通论。须知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如净业已成者，身未亡而神现净土。恶业深重者，人卧病而神婴罚于幽冥。命虽未尽，识已投生。迨至将生，方始全分心神附彼胎体。此理固亦非全无也。当以有代为受胎者，为常途多分耳。三界诸法，唯心所现。众生虽迷，其业力不思議处，正是心力不思議处，亦是诸佛神通道力不思議处。光近十余年，目力不堪为用，故于经论不能广引以证。然其理固非妄出臆见，以取罪戾也。死生，众生之大事。因果，教化之大权。愿阁下不惜广长舌，以因果报应为转烦恼生死，成菩提涅槃之一助。则法门幸甚，众生幸甚。

复吴希真居士书一

念佛一法，约有四种，所谓持名、观像、观想、实相。就四法中，唯持名一法，摄机最普，下手最易，不致或起魔事。如欲作观，必须熟读观经。深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及心净佛现，境非外来。唯心所现，不生取著。既不取著，则境益深妙，心益精一。能如是，则观想之益，殊非小小。如观境不熟，理路不清，以躁妄心，急欲境现，此则全体是妄，与佛与心，皆不相应，即伏魔胎。因兹妄欲见境，心益躁妄，必致惹起多生怨家，现作境界。既最初因地不真，何能知其魔业所现。遂大生欢喜，情不自安，则魔即附体，丧心病狂，纵令活佛现身救度，亦末如之何矣。须自量根性，勿唯图高胜，以致求益反损也。善导和尚云，末法众生，神识飞扬，心粗境细，观难成就。是以大圣悲怜，特劝专持名号。以称名易故，相续即生。诚恐或有不善用心，致入魔境也。宜自详审。又志诚恳切，亦消除躁妄魔境之一妙法也。宜竭尽心力以行之，则幸甚。

复吴希真居士书二

得预楞严法会，何胜庆幸。观想一法，非理路明白，观境熟悉，无躁妄欲速之心，有镇定不移之志者，修之，则损多益少。至于实相念佛，乃一代时教，一切法门，通途妙行。如台宗止观，禅宗参究向上等皆是，所谓念自性天真之佛也。楞严一经，实为念实相佛之最切要法。然又为持名念佛，决志求生极乐，无上大教。何以言之？最初征心辨见，唯恐以妄为真，错认消息。迨其悟后，则示以阴入界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乃知法法头头，咸属实相。既悟实相，则觅阴入界大之相，了无可得，而亦不妨阴入界大行布罗列。所示二十五圆通，除势至圆通，正属持名，兼余三种念佛之外，余者总为念实相佛法门。以至七趣因果，四圣阶位，五阴魔境，无非显示于实相理，顺背迷悟之所以耳。如是念实相佛，说之似易，修之证之，实为难中之难。非再来大士，孰能即生亲证。以此之难，固为持名念佛之一格量劝赞。了此而犹欲仗自力以断惑证真，复本心性，不肯生信发愿，执持佛号，求生西方者，无有是处。以实相遍一切法。持名一法，乃即事即理，即浅即深，即修即性，即凡心而佛心之一大法门也。于持名识其当体实相，则其益宏深。外持名而专修实相，万中亦难得一二实证者。能得苏东坡、曾鲁公、陈忠肃、王十朋等之果报，犹其上焉者。了生脱死一事，岂可以志大言大而成办乎哉。宜自详审。是知实相之理，不可不知。息心研究楞严，则凡圣因果迷悟修证之若事若理，明如观火。而自力佛力，持名实相之利益大小，亦明若观火。固当若自若他，皆期以即持名而实相。决不致以好高务胜，离持名以修实相。致使徒有修心，而无证果也。

复吴希真居士书三

佛视众生皆是佛，众生视佛皆是众生。佛视众生皆是佛，故随顺机宜，为之说法。俾得消除妄业，亲证本有。即一切众生皆得究竟涅槃，了不见我为能度，众生为所度，以彼原是佛故。众生视佛皆是众生，故西天九十五种外道，及此方拘墟儒士，莫不竭尽心力，多方毁谤，必期于佛法断灭，了无声迹，而其心始快。然杲日当空，只手焉遮。适足以彰佛法之光明，而形自己之浅陋而已。有宿根者，由谤佛辟佛因缘，遂复归依佛法，为佛弟子，代佛扬化。无宿根者，当乘此业力，永堕阿鼻地狱。待其业报尽时，往劫闻佛名之善根，当即发现。由兹方入佛法，当即渐种善根，以至业尽情空，复还本有而后已。甚矣，佛恩之广大深远，莫能形容也。一句染神，永为道种。譬如闻涂毒鼓，远近皆丧。食少金刚，决定不消。能如是生信，是谓正信。尔宜勉之。又善得益者，无往而非益。甘受损者，无往而非损。今之人每以世智辩聪之资，研究佛学。稍知义路，便谓亲得。从兹自高位置，藐视古今。且莫说现今之人，不入己目，即千数百年之高僧，多有古佛再来，或法身菩萨示现者，彼皆以为庸常，不足为法。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听其言，高出九天之上。察其心，卑入九地之下。如是习染，切宜痛除。否则如贮醍醐于毒器中，便能杀人。若能念念返究自心，不但如来所说诸法，即能得益，即石头碌砖，灯笼露柱，以及遍大地所有种种形色音声，无非第一义谛实相妙理也。谓古今无人者，何曾梦见。祈谛信而勉行之。

与陆稼轩居士书

昨晚鹤年居士，持来庄居士所书法华经。见其笔法坚劲精秀，不胜钦佩。但其用笔，犹有文人习气，于流通法道，似有未合。如俗体帖体变体等，则有从俗之弊。又有执泥古体，如魔作磨，悬作县，玛瑙砗磲作马脑车渠，阵作陈等，则有违时之失。如必曰悉依古文，即时行正体，皆不堪用，则字字皆须更换，无一字可用矣。杨仁山破泥古者曰，字须遵时，何必泥古。如必欲从古，且请先从人入二字改起。古人字作入，入字作人。如人入不能改，则余字何须特改。且古体亦非当日苍颉所制之字，不知几何变更，方成此体。君既好古，宜从虫文鸟书为正体，则吾无由置喙矣。否则毕竟为无事生事，劳而无功。生今反古，圣有明训。如庄居士志在流通，当一扫文人习气，字字遵时。凡诸破体俗体等，一概不用。俾一笔一画，皆可为法。则刊而传之，令见者闻者，发起信心。光虽固陋，当为序赞。此本且请保存家中，以为后世子孙作遗念可也。又凡书经，中缝必须书经名卷数页数，俾阅者一目了然，即纷乱亦不难整理。何可不依此法，以致后遇不通佛法之人，便成颠倒错乱之咎。祈将中缝宜书之字，按页补足，则书经功德，方堪圆满矣。光目力不给，兼以略无闲暇，未能逐一齐阅。其中有三四字，随便标出。余未阅者，不能知也。

复刘智空居士书

昨接手书，知久病始愈，不胜欣幸。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耳闻者之惊惧，远不如身历者之痛切也。当发起大菩提心，以教家亲眷属，外及朋友故旧，及有缘者，则其利溥矣。书中言念佛急进，中气虚极，此汝不善用心所致。夫念佛一事，当随各人力量，随便出声默念，大声小声，皆无不可，何得一向大声念，致令伤气受病耶。然汝此大病，虽由伤气而起，实无量劫来业力所现。以汝精进念佛之故，遂转后报为现报，转重报为轻报。即此一病，不知消几何劫数三途恶道之罪。佛力难思，佛恩难报，当生大庆幸，生大惭愧，生大净信。以净土一法，自行化他。俾家中眷属，与一切有缘者，同生西方，则可不负此病，及佛为现身也。普陀可不必来，以来往用费，动须数十。居家念佛，一易进功，二不需费。甚好甚好。

复周智茂居士书

周木居士鉴，接手书，知生净信心，欲皈依佛法。然皈依佛法，必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力敦伦常，恪尽己分，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并须戒杀护生，吃素，如不能净素，亦当以不贪食为是，更须持六斋，或十斋，否则便与佛相背矣。今为汝取法名为智茂，以心性如木，由烦恼障蔽故，心性不能显现，如木枯槁。既有智慧，则烦恼不生，而心性之木自然茂盛也。所言五戒，且自考心，如能受而不犯，则向化三问其佛前受之规矩，彼当教汝，光不备书。既皈依佛法，当熟读文钞，依之而行，自不致受庸人所误，致求来生福报，及外道炼丹运气，以求成仙等。汝果能领会得文钞义，纵百千外道，亦不能摇动汝心。且勿谓此系光所说，恐不足依据。须知光乃取佛菩萨祖师善知识之意而说，非光自出心裁妄说也。祈慧察，则幸甚。

汝心高如天，志劣如地，口虽云依光所说，实则全依自己偏见。净土法门，唯信为本，信得极，五逆十恶皆能往生。信不及，通宗通教未曾断惑者，皆无其分。汝既不能通宗通教断惑证真，仗自力以了生死，又不信佛力不可思议，自性功德不可思议，若具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无一人不得生者。净土法门，乃即生了生死之无上直捷圆顿法门，于此法门方向尚未知，便以好高务胜之狂妄心，去研究起信论。起信论实为学佛之纲要，然于劣根，及初机人，亦难得益。即研得起信论透彻无疑，其用功尚须依念佛求生，方为稳当。况法相禅教之精微奥妙高深而不可企及乎哉。汝心如此其高，乃不知分量之高。其志又谓根性劣弱，何望生西，但能不堕恶道，此堪自慰。不知不生西方，将来必堕恶道。此系违背佛教，及与光说，何可云始终奉行教诲，一心持念弥陀乎哉。今以汝之身，膺人之职业，又非上等资格，其所立之心与志，真令人可叹可笑。汝且息彼做大通家之狂妄心，专

心研究净土法门中书，文钞与高邵麟徐女士书中备说。随所开示，依之生信发愿，不以自己根器下劣，高推往生于度外。且常随动随静，将一句弥陀，当做本命元辰。其居心行事，须要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宗旨合。倘有余力，诸大乘经，不妨随意受持读诵，当以志心受持为本，且勿急欲洞彻其义理为事也。果能志诚之极，教理自会透彻。若先欲透彻，不从志诚持诵做，即透彻亦无实益，况决难透彻乎。法相禅教，毕生研究，也难得其旨归。即得，谁能不断惑业，了生脱死。欲断惑业了生死，恐梦也梦不著。汝于光文钞尚未详阅，故其所说，高则冲于霄汉，卑则入乎沧溟。文钞中屡屡说所当看之书，及看经等法则，并法相禅教之难以得益处。以净土法门，仗佛慈力，其余法门，皆须己力。一为通途教理，如世之士人，由资格而为官。一为特别教理，如世之王子，一堕地即为一切臣宰所恭敬。二种法门，不可并论，而具足惑业之凡夫，可不慎所择哉。流通基金，纵欲增益，何可作募缘办法。有信心有财力者，与之商量，俾其补助，即可矣。又经典甚多，汝心欲大开门庭，郑州有几个人请。但取普通人能看者，请以备购。有大部普通人不看者，须预订，转为代请，则省资本，亦不至请来售不出，将钱占到不得受用耳。汝自谓来日无多，实力有限，光故作如此说。倘不以为然，仍依自己心相而行，则光亦不强汝。能做得一个大通家，亦是佛门之幸。恐汝大通家做不到，净土法门又信不及，则两头落空。今生稍修点功德，来生必定生于富贵家。汝试细思之，富贵人有几个不造业的。今日之国运危岌，民不聊生，皆是一班无智慧修行人之来生福报所捣乱而成者。汝打甚么穷妄想，欲不堕恶道。不生西方，则一生不堕者或有之，二生不堕者便少也。

佛说经咒甚多，谁能一一遍持。古人择其要者列为日课，早则楞严大悲十小咒心经，念毕，则念佛若干声，回向净土。晚则弥陀经，大忏悔，蒙山，念佛回向。今丛林皆图省工夫，早则只念楞严咒心经，晚则单日念弥陀经，蒙山，双日念大忏悔，蒙山。汝言禅门日诵

经咒甚夥者，不知乃朝暮课诵外之附录者。在家居士，功课亦可照禅门朝暮功课做，亦可随自意立。如早晚专念弥陀经往生咒念佛，或早则专念大悲咒念佛，晚则念弥陀经往生咒念佛。或有持金刚经者亦可。然无论诵何经持何咒，皆须念佛若干声回向，方合修净业之宗旨。汝之所说，乃见异思迁，虽是好心，实为心无定主，随境所转。何经何咒，不称赞其功德殊胜。依汝知见，则看此经必废彼经，持此咒则废彼咒，以力不能兼顾，势必如此，是尚得名为明理真修之士乎。再推广言之，汝若遇参禅者赞禅而破斥净土，必至随彼参禅。及他天台、贤首、慈恩、秘密各宗，每遇一知识提倡，必至舍此修彼。不知汝是甚么根性，要做法法皆通之大通家，但以业深智浅，大通家做不到，并将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法置之度外。待到临命终时，不向镬汤炉炭里去，定向驴胎马腹里去。即幸而不失人身，以今生尚无正智，颇有修行之痴福，以兹享彼痴福，便造恶业，一气不来，直入三途，欲得知天地父母之名尚不能，况得知净土法门乎。汝看光文钞，作么生解，须知一句阿弥陀佛，持之及极，成佛尚有余，将谓念弥陀经念佛者，便不能灭定业乎。佛法如钱，在人善用，汝有钱则何事不可为。汝能专修一法，何求不得，岂区区持此咒念此经，得此功德，不得其余功德乎。善体光言，自可一了百了，否则纵说的多，汝仍是心无定见，有何益乎。

凡夫在迷，信心不定，故有屡信屡退，屡修屡造之迹。亦由最初教者不得其道所致，使最初从浅近因果等起，便不至有此迷惑颠倒也。然已往之罪，虽极深重，但能志心忏悔，改往修来，以正知见，修习净业，自利利他，而为志事，则罪障雾消，性天开朗。故经云，世间有二健儿，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悔之一字，要从心起，心不真悔，说之无益。譬如读方而不服药，决无愈病之望。倘能依方服药，自可病愈身安。所患者立志不坚，一暴十寒，则徒有虚名，毫无实益矣。

复某居士书

易本圣人观象立法，示人以明明德亲民之道，非徒只为卜吉凶已也。后世学者，舍本逐末，遂成艺术，可哀也已。试观每卦之大象，其语言多剴切详明。如乾卦，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则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六十四卦之大象，可录之一幅，以为立身行道之准。将由此以继往圣，开来学，岂区区然只成一算命之艺，以求糊口而已哉。吾言不足为轻重，试熟读各卦之大象，自可悉知，况各卦之全文，及一部之全文乎。易乃圣道之源也，故孔子读至韦编三绝。年将七十，尚期天假以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何如哉。愿深长思之，则幸甚。

复黄智海居士书

接手书，知修持严密，欣慰之至。五旬外人，兼以事务多端，只好专修净业。若泛泛然研究，或恐经论不能大通，净业反成副事。所言性心意之分别。心，多约体而言。意，即念虑，乃心之用。性，则约心体之不变动者为论。若泛言之，心性皆可通称，而意则必指其念虑而已。然心有真心，有妄心。言约体者，乃指真心。妄心亦属念虑，乃心体上之妄念耳。藏通别圆四教，乃如来随众生根机，说相契之法，有此等义，故智者依义而立此名目。藏教，为小乘根性，说经律论之三藏，故名藏教。大乘亦有三藏，此单指小乘说耳。通教，乃大乘初门，以根机不同，钝根则通前藏教，利根则通后别圆，故名通教。别者，各别，此教独菩萨法，所有教、理、智、断、行、位、因、果，一一各别，未能如圆教之圆融互摄，故名别教。圆者，圆满，圆融，以法法圆融，法法圆具，故名圆教。此教为最上佛法，乃佛以自己所证所悟之理，与一切大根菩萨所说者。当看教观纲宗，自知其义，若欲用笔墨叙说，不但太费力，且不如看彼之为得也。末世众生，根机浅薄，欲于教义禅宗，得真利益，甚难甚难。唯净土法门，方可依怙。试观显荫之死，远不如愚夫愚妇。而显荫之所知，非愚夫愚妇所能企及，而愚夫愚妇之所得，又非显荫所能企及。正光所谓性水澄清，由分别而昏动，识波奔涌，因佛号以淳凝，故致上智不如下愚，弄巧翻成大拙也。愿居士专志净业，勿歆羨于宗通说通，庶可于了生脱死，不成画饼。周德广，二月初二，念佛坐逝，无悲恋之情，有悦豫之色，当必直入莲邦，为弥陀弟子矣。去年病中，发愿以所积万金作善举，因以七千元交光，三千四百元，印大士颂一万部，一千六百元印不可录，二千元印新排之增广文钞，余三千元，作别种善举。其子四人，俱不甚丰裕，而能以亲所积者，为亲作功德，不肯自己受用，亦可谓难行能行矣。祈专志净宗，勿被密宗现身成佛之语

所动。现身成佛，乃理性，非事实。若认做事实，则西藏东洋之佛，不胜其多。且勿说平民，即班禅之心行作为，佛气尚无，况说成佛乎。以彼于民不聊生之时，犹然不惜百姓脂膏，任其铺排耗费，而钱到己手，便当命宝贵，毫无慈悲喜舍之念故。显荫自命得密宗正传，谓佛法东流中国，唯弘法大师教理圆妙，历斥中国各宗祖师，皆不及弘法大师之正传，而死时竟成一业识茫茫，无本可据之人。其已现身成佛矣，何又结果如是也。祈洞察是幸。

菩萨之心，犹如太虚，无不包括。欲利益众生，作种种方便，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不得以凡夫知见，妄生测度。以彼已证法忍，了无人我之可得。唯欲摄受一切众生，入于如来大觉法海。若有计较，便属情见，便与无人我之道，不能冥契矣。云布施头目髓脑，则诚然。至于妓女綵女等，不过扩充菩萨布施之心，不可以词害意。若死执其语，则愿令阿僧祇世界妓女充满之文，又将如何安置乎哉。此显菩萨内外俱舍，了无贪惜。内而头目髓脑，外而国城妻子，无一法生贪著，故能于生死中独得解脱。彼受施者，由菩萨愿力摄持，或于即时，或于后世，无不亲蒙利益，了生脱死。如歌利王之割截身体，后为最初得度之憍陈如。此种如太虚量之大菩提心，何可以凡夫小知小见测量。须知未得法忍之凡夫，心中当慕菩萨之道，其行事当依凡夫常理，否则便于住持法道，或有妨碍。若未证无生法忍，即不住持法道，亦不宜学菩萨之舍头目髓脑等。以自力不足，不堪忍受，若自若他，俱无所益。凡夫须按凡夫能行者行之，则可矣。

复潘对鳧居士书

前者大梦未醒，致有冲突，不胜惭愧。今梦醒矣，本欲无言，然恐阁下或有未喻，且略陈之。孟子云，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孟子此语，极确切，而未明其所以然。佛说一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各有前因，致获现果。了此，则只宜自忏宿业，何暇怨人乎哉。所以君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受宠若惊，受辱不怨，逆来顺受，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此传作于民国十三年，彼在青岛悦来公司，函告于光，实未寄文来。光极力呵斥，令毁其稿。至今年四月，彼持其自作之年谱令光看，于十三年谱内，有此文。光即将传文撕作粉碎，极力呵斥，谓彼是甚么人，何得自作年谱。而又何得妄造谣言，陷光于以凡滥圣，藐视天下宗教知识，及贤士大夫之极大罪中乎，令永勿再录。至八月，因催印观音颂到申，于友人处，见彼油印之文，光持回撕之。时彼亦寄居太平寺，谓之曰，汝以此恭维光，甚于持刀杀光百千万倍，令勿流布。岂知彼早已寄于海潮音令登报矣。及阁下寄来，光意谓才印未久，尚可收拾，所以祈蔚如劝阁下尽行焚毁，务成爱我之实。又令上海居士林、净业社，各于林刊月刊声明，免致不知者谓彼承光意而作耳。及阁下来书，方知不可收拾，遂悟孟子、子思，及佛所说之各事理，而心中已于此了不介意。是盖宿业所使，只可自怨宿生少栽培，何暇怨彼之妄造谣言乎。马契西此举，光于一切前境，皆悉无烦计虑，或可完我天真，卒能无愧于自心耳，则是因祸而得福，实为大幸。阁下所印之传，随阁下意，烧之也好，散之也好。如其爱我情殷，略将光诫彼之意，撮略叙百数十字，印于皮子里边之白垫纸中，以免无知者之效尤更好，并非为洗雪此诬，免人唾骂也。何以故？唾骂者愈多，光得利益愈深，以非光自为，而光受唾骂，则其消业障而增福慧，有如金刚经十六分所说者。光色力衰

弱，冗事繁多，以致净业工夫，徒惭疏略，得此因缘，用作不修而获益之据，幸何如之。

与聂云台居士书

接贵家语，不胜钦佩。文正公心法，阁下得而传之，故能脱离富贵习气，乐我天真，不随物转也。致某君书，实为振兴颓敝之妙法，恐某君无此志向，则了无所益。然公之众览，必有肯取法者。盗窃因缘，推至其极，则可以圣为贤，实为救世至文。由是知因果之道，至深至远，彼以因果为权渐小乘者，皆道听途说之流也。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当今之世，若不提倡因果报应，虽佛菩萨圣贤俱出于世，亦末如之何矣。又曰，善教儿女，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要。又曰，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以世少贤人，由于世少贤女。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有贤妻贤母，则其夫其子女之不贤者，盖亦鲜矣。彼学堂提倡男女平权，直是不知世务。须知男有男之权，女有女之权。相夫教子，乃女人之天职，其权极大。不于此讲究，令女子参政等为平权，直是不识皂白者之乱统也。光之愚见如是，不知阁下以为然否。如其不甚悖谬，敢祈大加发挥，亦未始非挽回世道之一助也。

复乔智如居士书

凡人做事，当认真做，不可潦草塞责，况佛弟子为监狱之教诲师，有感化人心，成就正器之责任乎。语云，君子思不出其位，既膺此职，必期于令监犯革心服化为事，则功德大矣。所言三女居士，既欲归依，当与彼说，要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必须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善教儿女。儿女虽小，万不可任性娇惯，必须对彼常说因果报应，使彼心中常存畏惧，自然不至将来作伤天损德之事。此提倡因果报应，及善教儿女，乃天下太平之根本法轮，对一切人，皆当以此相劝，非但为女人言也。陈吴氏法名志清，康金氏法名志净，倪康氏法名志澄，总以出此浊恶世界，生彼清净佛国为志而已。祈为函致，兼说光所嘱之意，令彼作一真实修行人，并教儿女亦修行，庶不愧归依佛法之一大事也。天下治乱，在于家庭中操之有道与否，此根本上之切实议论也。

复江易园居士书

接手书，知贵地净土法门，由阁下提倡，得以大行，慰甚。光徒张虚名，毫无实德，但愿有益于人，即属虚张声势，其损在我，而人或得益，亦所乐为。如谈梅口酸，想崖足战，虽无实事，人起斯心，亦非无益。至于阁下拟以慈觉故事，直令光惭愧无地耳。光愿再寄二十包文钞，以期送有缘，并留图书馆以长供阅览。又今之提倡佛学，须注重于净土法门，及因果报应，并令入社之人，各各戒杀护生，各各善教儿女。国之荒乱，由乏贤人，其源由家无善教而始。而家庭之教，母教更为要紧，故教女比教子关系更大也。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人少有贤母，长有贤妻，欲不为贤人，不可得也，此正本清源图太平之良策也。愿阁下于提倡佛学时，谆谆以此告之，庶佛法世间法皆振兴也。

复唐大圆居士书

观汝书言学生话，不禁令人好笑。今说一喻，譬如太医院御医，凡医书、病源、脉诀，读得熟如明镜映现，及至临症，则茫无所从，不知该用何药。汝之所问，与此医生见识，毫无有异。佛法原是教人了生死的，非只当一种高超玄妙话说说。彼下劣知见之当哲学研究佛法者来，必须先对彼说佛说法之所以然，是要人对治习气，洗心涤虑，敦伦尽分，慈悲仁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自利利他，共证真常，渐次修习，至成佛道耳。所有经教，皆为发明如上所说诸事理故。若唯求明了，不欲实行，岂非优人作戏，尚得谓之为学生乎。如其天姿聪敏，不妨研究性相各宗，仍须以净土法门而为依归，庶不至有因无果，致以了生脱死之妙法，作口头活计，莫由得其实益也。必须要主敬存诚，对经像如对活佛，不敢稍存怠忽，庶几随己之诚大小，而得浅深诸利益也。至于根机钝者，且专研究净土法门，果真信得及，守得定，决定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校彼深通经论，而不实行净土法门者，其利益奚啻天地悬殊也。如上所说，无论甚么资格，最初先下这一味药。则无论甚么邪执谬见，我慢放肆，高推圣境，下劣自居等病，由此一味阿伽陀万病总治之药，无不随手而愈。汝学到一肚皮佛法，于此二种学生，便没奈何。可知汝但知说药，自己也未实行，使汝实行，断不至怀此种疑。而以昔某某为文殊普贤之俦，此皆由不能鉴别真伪，遂致茫无所从，或至以伪为真也。汝父之不能吃素，由于不细心体贴，反身而观。设使自己作了食物之牲，断不至愿人杀而食我，今有五谷养命，尚欲助其贪馋，生死不了，到了被人食时，诚可哀悯，而已无可救援矣，哀哉。念如己剃发，受戒固为正理，何必又待。但须审其本心，及察其平日对境之感想，果能具足清操，便当成就僧相。如或虽近此种气象，难具百折不回之真切铁心，则还是从夫为嘉。念光亦然。汝于某报中，载念

如念光二人之论，光绝不以为然。即使实是九岁童女所说，不登报有何所损。倘代为作，则成欺世欺人而令作伪。即彼自作，或致自矜自恃，遂成我慢。此等皆汝不知临症下药之实案。汝既不以光为无知，光不妨以无知为有知而与汝言之。汝绝不知教小人之法则，故有此举。使汝知者，断不登报。显荫之天姿极聪明，自己本好胜好名，谛法师不能下抑彼矜张之药，至于短命而死。汝于念光亦然。无得居士，既有六十老父，何得要出家。使不出家，无由闻法修行，尚有可原。今藩篱大撤，在家人研究修习者其多如林，得利益生西方者，亦常有其事，何得要离亲出家乎。此事光绝不赞成。按实说，当今修行，还是在家人好，何以故？以一切无碍故。出家人之障碍，比在家人多，是以非真实发道心者，皆成下流坯，无益于法，有玷于佛也。

复汪雨木居士书

（附来书）

雨木念佛十年，略知旨趣。窃谓灵峰，梦东诸大师，及我师文钞，所示念佛方法，大抵皆就愚夫愚妇通途立说。若吾辈能通文字，心思复杂之人，仍用彼愚夫愚妇之念佛方法，断断不能往生净土。鄙意以为念佛求生之人，当先求知念佛的是谁，盖既见主人翁，则念佛方有用处，往生方有把握。不特念佛应当如是，即念经持咒，亦何莫不然。今人动谓老实念佛，死心念佛，即可往生。不知苟不能识得念佛的是谁，则念佛何能老实，何能死心。纵使日夜十万声，于生死有何相干哉。有以古人多专主持名，不参是谁相诘者。雨木曰，此乃古德罢参以后之事，初心非可效法也。雨木见今日念佛之人，十九不明此旨，实可哀愍。尝时时苦口劝人，而居士中竟有谓我为邪见者。佛法真义，沉晦至此，曷胜痛叹。兹特披陈所怀，敬求印证，并乞详加阐释，众生之幸，非仅雨木一人之幸也。

详观来书，不胜钦佩。阁下欲令一切人亲见本来，直登上品，观经所谓读诵大乘，解第一义，发菩提心，劝进行者，其阁下之谓乎。虽然，说法当须观机，若不察机，妄投法药，则与庸医以药杀人无异。须知禅净二宗，归元是一，修法各别。禅以彻见本来面目为宗，净以信愿念佛求生为宗。使世皆上根，则阁下所说，诚为有益。而上根甚少，中下甚多，不教以信愿求生，而教以参究是谁，参而得之，固为大幸，尚须重发切愿，以求往生。若参而不得，以心中常存一不知是谁不能往生之念，则断无与佛感应道交，亲蒙接引之事矣。而今之参者，其能真到大彻大悟地位者有几。夫知念佛的是谁者，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勿以余人论，即阁下亦未曾到此地位。何以知阁下未到，以到则决不敢说灵峰梦东为就愚夫愚妇立说，而不知是谁，即

老实念，死心念，亦不得名为老实死心，纵使日夜十万，于生死有何相干，及谓古人专主持名为罢参后事，初心不可效法等语。由是言之，阁下之心，实欲自利利人，阁下之语，实为自误误人矣。切请缄默莫说，否则如来普度众生之一大法门，被阁下关塞锢蔽，莫由开通，其罪当与谤佛谤法谤僧相等，可不慎乎。阁下之见，以不知契理契机之所以然，妄执利上根之法，而普劝一切修习，遂成偏执谬见。以不合机之法，妄行劝修，谓为佛法真义。光虽庸劣，敢与阁下同陷谤佛谤法谤僧之咎，而妄为赞许乎哉。如谓不然，祈付丙丁，各行各业道即已，光岂能强阁下舍己所学而从我乎。不过以阁下见问不得不直贡愚诚耳，祈洞察是幸。

复盛机师书

昨接汝书，不胜慨叹。汝学佛者，何得以自己知见，测佛境界，测之不得，遂生疑惑乎。夫证真如者，则三际坐断，十界平沉，有因缘故，亦可于一念现无量劫，于无量劫作一念，念劫圆融，两不混滥。汝谓六十小劫，犹如食顷，五十小劫，只如半日，无此事理。然则经中所有大小互入，念劫互现之说，皆为妄语乎。如来初成正觉，现圆满报身相，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华严经，二乘在座，不见不闻。所见之佛，乃老比丘相，所闻之法，乃生灭四谛。故维摩经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汝将谓无此事理乎。须知时无定法，随人所见不同，佛菩萨境界且置，姑以凡小之境明之。周灵王子子晋，学仙，过七日，于缙山出现，已到晋朝。故有诗曰，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几，读平声，近也。从周灵王至晋彼出时，将及一千年耳）。又吕纯阳遇钟离权于邯郸逆旅中，钟劝其学仙，吕意欲得富贵后方学，钟与一枕令睡，则梦见由小至大，以至宰相，五十年富贵荣华，世所罕有，子孙满堂，其乐无央，后以一事与上意不合，遂自引退，乃醒。睡时逆旅主人煮黄粱米粥，梦中出入将相，做许多大事，经五十年之久，及醒，黄粱粥尚未煮熟，此不过仙人所现，尚能于一念中作五十年境界事业，况佛为天中天，圣中圣，诸大菩萨已证法身之境界乎。故善财入弥勒楼阁，入普贤毛孔，皆于十方世界，行六度万行，经佛刹微尘数劫，汝看此文，又将何以测度乎。须知三际无实体，而在凡夫分中，只见凡夫所应见之境，不得以凡夫所见之境，谓佛菩萨亦复如是，了无有异也。今为喻明，如镜照数十重山水楼阁，实无远近，而复远近历然。世间色法，尚能如是，况已证唯心自性之心法者乎。故曰，于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土，自他不隔于毫端也。汝既发心闭关，当恳切至诚礼拜持诵，以求

三宝加被，令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凡属不思議境界，但当仰信佛言，勿妄测度。果能恳切至极，自可悉皆明了，亦不须问人也。若不在恳切至诚礼拜持诵上致力，终日取非凡夫所能测之境界而妄测之，则与幻人法师同一覆辙，欲不受谤佛谤法谤僧之罪报，何可得乎。祈慧察是幸。

与方远凡居士书

世间人之病，多多都是自己造者。即如令严之病，乃不知慎口腹，贪食水果凉物之所致者。及乎有病，不能从善养上令恢复，而一味靠医生转移。医生每遇富贵人之病，便大喜过望，遂用种种方法，令其阔张，而后始令收敛，则金钱自可大得矣。然医之善者，亦只医病，不能医业。即如子重病肠痛，医云非开剖不可，汝四婶不放心，遂不医，与德章拌命念佛念金刚经，五日即愈，此病可谓极大，极危险矣，然不医而五天即愈。子庠之颠，乃属宿业，汝四婶以至诚礼诵，半年即愈。汝父既皈依佛法，当依佛所说，不当信从洋医，特往彼医院去医也。使一切病皆由医而始好，不医便不好者，则古来皇帝，及大富贵人，皆当永不生病，亦永不死亡。然而贫贱者病少，而寿每长，富贵者病多，而寿每短。其故何哉？以一则自造其病，二则医造其病，有此二造之功能，欲脱病苦，其可得乎。祈为汝父说，不必往上海求西医，就在家中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之大医王，则自可勿药而愈矣。求西医好否参半，求大医王，或身躯上即好，即身躯上未好，而神识上决定见好。若妄欲即好，完全废弃先所持之戒，大似剜肉做疮，有损无益。西医未入中国，中国人有病皆不治乎。固宜放下妄想，提起正念，则感应道交，自可痊愈矣。所言天冷身弱，衣丝绵者，必须非此不能生活方可。若借冷弱为名，以自图华美轻快，则是不知惭愧之人，以所杀蚕命，实非小可。至于服阿胶，更非所宜问者，此与吃肉有何分别。阿胶吃了就会不冷乎，倘日常礼拜，身体自然强壮，何用阿胶为哉。彼贫人亦曾过冬，谁曾用丝绵阿胶乎。一言以蔽之，曰不知惭愧，与不知自己是甚么人而已。祈洞察是幸。

复慧朗居士书

接手书，不胜感愧，光粥饭庸僧耳，何可与诸君论外典事。然既见托，只得略说所以，欲知此义及所主，先须知命为何物，力为何物，并列子意中将二子认作何物，然后再讲所主，则便成有功于世道人心之言论。若俱不知，则此力命之说，皆非儒佛所许。命者何？即前生所作之果报也。又依道义而行所得者，方谓之命，不依道义而行所得者，皆不名命。以此得之后，来生之苦，殆有不忍见闻者，如盗劫人钱财，暂似富裕，一旦官府知之，必至身首两分，何可以暂时得乐，便谓之为命。力者何？即现生之作为之谓。然作为有二，一则专用机械变诈之才智，一则专用克己复礼之修持。列子所说之命，混而不分，所说之力，多主于机械变诈，故致力被命屈，无以回答。以孔子困陈蔡，田恒有齐国为命，是尚可谓之知命哉。孔子不遇贤君，不能令天下治安，乃天下群黎之业力所感，于孔子何干。颜渊之夭，义亦若此。田恒之有齐，乃篡夺而有，何可为命。现虽为齐君，一气不来，即为阿鼻地狱之狱囚，谓此为命，是教人勿修道义而肆志劫夺也。吾固曰，列子不知命。不观孟子之论命乎，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方为真命，则不依道义而得，不依道义而失，皆非所谓命也。列子论力，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圣贤之所不言。圣贤所言者，皆克己复礼之修持也。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人皆可以为尧舜。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皆力也，此儒者之言也。至于佛教，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令其忏悔往业，改恶修善，必期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戒执身，不行非礼。以定摄心，不起妄念。以慧断惑，明见本性。皆克己复礼修持之

力，依是力而行，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下焉者。故楞严经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贤慧贞静之妻也，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者，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何可限量。袁了凡遇孔先生，算其前后诸事，一一皆验，遂谓命有一定。后蒙云谷禅师开示，兢业修持，孔生所算，一毫不应。然了凡乃一贤者，使其妄作非为，则孔生所算，亦当不灵。是知圣贤训世，唯重修持，如来教人，亦复如是。故所说大小权实法门，无非令众生断除幻妄之惑业，彻证本具之佛性。故世有极愚极钝者，修持久久，即可得大智慧、大辩才。列子以一切皆归于命，则是阻人希圣希贤之志，而奖人篡夺奸恶之心，俾下焉者，受此祸害于无穷，即上焉者，亦颓奋志时勉之气，以致终身不入圣贤之域，作一碌碌庸人。此一篇文，完全于世无益，有何可研究之价值乎哉。光少不努力，老无所知，偶因问及，任己意说，其是与非，任人所指。又光年近七旬，精神衰颓，兼以冗务繁多，直是不能支持。祈勿再以此种事来问，再来问，则原函寄回，决不答复，以免于人无益，于己有损也，祈慧察是幸。

复庞契贞书

道济禅师，乃大神通圣人，欲令一切人生正信心，故常显不思議事。其饮酒食肉者，乃遮掩其圣人之德，欲令愚人见其颠狂不法，因之不甚相信，否则彼便不能在世间住矣。凡佛菩萨现身，若示同凡夫，唯以道德教化人，绝不显神通。若显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唯现作颠狂者，显则无妨，非曰修行人皆宜饮酒食肉也。世间善人，尚不饮酒食肉，况为佛弟子，要教化众生，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则不但不能令人生信，反令人退失信心，故饮酒食肉不可学。彼吃了死的，会吐出活的。你吃了死的，尚不能吐出原样的肉，何可学彼吃肉。彼喝了酒，能替佛装金。能将无数大木，从井里运来，汝喝了酒，把井水也运不出来，何可学他。济公传有几种，唯醉菩提最好。近有流通者，云有八本，多后人敷衍之文。醉菩提之若文若义均好，所叙之事，乃当日实事。世人不知所以然，不是妄学，便是妄毁，妄学则决定要堕地狱，妄毁则是以凡夫之知见，测度神通圣人，亦属罪过，比之学者，尚轻之多多矣。见其不可思议处，当生敬信。见其饮酒食肉处，绝不肯学，则得益不受损矣。祈洞察是幸。

复袁闻纯居士书

接大圆书，谓居士与夫人，并令郎，皆欲皈依于光。夫光一迂腐不堪之粥饭僧，大圆不详察而谬为皈依，何居士又踵袭其谬，而不以为浼乎。虽然，泥塑木雕之佛，敬之亦可生福。汝既发心，且即将错就错，一旦翻然悟其非真，不妨再转而敬真佛，固未始不可也。今为汝取法名为智纯，令夫人为智本，以众生本具佛智，由烦恼夹杂，则如金在矿，不得真实受用，则此本具之智，变而为妄知。虽此妄知依本智而起，而本智之体用全失，若反而念佛以自摄其心，则其智渐归于纯而得其本矣，此与令夫妇命名之大意也，不知有合于汝心否。又智本既能持月十斋，年三斋，何不长斋。食彼之肉，养我之身，人固习而安之，试一反思，则将战惧不安，况实杀之食之乎。孟子谓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夫与子皆长斋，汝何忍不长斋。净业正因，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为第一。食肉之人，虽不自杀，亦难免杀业。以非杀无肉故，以钱雇人代杀故。扶球当名福球，以环球之祸，由于不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遂致任自己野蛮心，行弱肉强食，互相残害之惨事。汝既皈依佛法，当以此事此理，由自行而渐及于他，俾一切内而眷属，外而乡党邻里与一切相识之人，同知此理，同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吃素念佛，则杀业消而风俗淳厚，神人和而天下太平矣。诸恶莫作二句，乃三世诸佛之略戒经，切勿浅视，当从举心动念处审察。若能推致其极，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余福慧果位乎哉。佛于大乘经中屡言之，非出于阴鹭文，乃文昌帝君引用佛经耳。其余修持净业之说，文钞中具说之，此不详书。今之世道，乃患难世道，若不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为依怙而常念之，则祸患之来，或所不测，及其卒遇，徒唤奈何。倘能预先持念，必有冥为转移。况生死到来，人各有此日，故宜常作临终想，则一切非分之妄想，与不能资之以了生死之诸法门，自不致力驰骛，而令此决定仗之

可了生死之法荒疏不修也。愿汝夫妻父子，同不以光言为迂腐，则幸甚。

末世众生，根机陋劣，不依净土法门，决定无由了脱。一班好高务胜者，多多越分自命，觉得禅教之理性渊深，遂不以净土为事。从兹弃佛力而仗自力，弄到结局时，皆成种远因而了不得其实益耳。智本与汝夫妇也，汝能实行，彼久而久之，则相观而化，固无所用其忧虑也。谭碧云之著急，不独彼一人独犯此病，一切学佛之人，多多皆犯此病，既有此病，不是招感魔境，便是未得谓得。须知心本是佛，由烦恼未除，枉作众生，但能使烦恼消灭，本具佛性自然显现。如磨镜然，止期垢净，勿虑无光。如医目然，但能去翳，自复本明。若于垢未净，翳未去时，即欲大发光明，曷可得乎。若发，便是妖魔所现，决非镜目之真正光明也。凡初发心人，俱宜以此意告之。

复袁福球居士书

所言由佛学撮要，顿生正信，一以宿有善根，一以令严慈之熏陶使然。印光一介庸僧，于法道无所知晓，唯谛信净土，以期带业往生。有志愿相同者，随便酬答以自分之事业，意似有可取者，而文笔肤浅，实为贻诮高明，不禁惭惶无地。何得以理圆词妙等以誉之，不惧膺以凡滥圣之愆乎。所言念佛三昧，说之似易，得之实难，但当摄心切念，久当自得。即不能得，以真信切愿摄心净念之功德，当必稳得蒙佛接引，带业往生。事一心，若约藕益大师所判，尚非现世修行人之身分，况理一心乎。以断见思惑，方名事一，破无明证法性，则名理一。若是内秘菩萨行，外现作凡夫，则此之二一，固皆无难。若实系具缚凡夫，则事一尚不多得，况理一乎。当过细看印光与永嘉某居士之极长一信，则可知。至于悟无生以后，护持保任，销镕余习，彼自了明，何须预问，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否则纵令饮者说得十分的确，而未饮之人，究不知其是何滋味。以居士将此悟无生忍，看得容易，恐自己或悟而不知保任护持，致余习复蒙，得而复失，故有此问。真无生忍，实非小可，乃破无明证法性，最下者为圆教初住菩萨，即别教之初地也，谈何容易。祈且依印光文钞所说而行，待其悉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及信愿行俱能不被一切知识异说所夺，此后若有余力，不妨兼研诸大乘经论，以开智识，以为宏净土之根据。如是则虽是凡夫，可以随机利生，行菩萨道。且勿妄意高远，恐或于事理不清，则难免著魔。永嘉某居士之长信，专治此病，彼病与汝病，名目不同，性质是一，光固不愿多说，祈于彼信领会之。须知悟后之人，与未悟之人，其修持仍同，其心念则别。未悟无生者，境未至而将迎，境现前而攀揽，境已过而忆念（攀揽二字，赅摄好恶憎爱，勿谓好爱为攀揽，憎恶为不攀揽）。悟无生者，境虽生灭，心无生灭，犹如明镜，来无所黏，去无踪迹。其心之酬境，如镜之现象，绝无一

毫执著系恋之思想。然虽于境无心，犹然波腾行海，云布慈门，凡世间纲常伦理，与夫上宏下化之事，必须一一认真实行，虽丧身命，不肯逾越。且莫认作于境无心，便于修持自利利他上宏下化之事，悉皆废弛，则是深著空魔，堕于顽空，由兹拨无因果，肆意冥行，乃成以凡滥圣，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阿鼻地狱种子矣。此中关系，甚深甚深，光固不得不为略陈其利害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世间之乱，乃众生同分恶业所感，彼邪僻诸说亦然。世风之变，最初皆一二人为之发起，治乱邪正，无不皆然。何可不于人力转变处讲，而专归于佛菩萨显神变乎。佛菩萨非不能显神变，奈众生业重，亦无如之何。譬如浓云厚雾，渺不见夫天日，将谓天日已无有乎。而人与天地，称为三才，僧与佛法，名为三宝，其如此称者，以参赞化育，宏扬法道之义而名之。汝专欲弃人力，而任佛菩萨天地之力，是尚可谓知道者乎。大乱之世，大悲菩萨示现救护，亦救其有缘耳。以乱乃同业，其宿因现缘乃别业，有感菩萨之别业，则蒙菩萨加被救护，何可僮侗而论。菩萨逆顺方便，救护众生之事，非胶知板见者所能知。今为汝说一例，由此而推，勿道是菩萨，即真怨家，亦好作入道成佛之基。诸佛以八苦为师，成无上道，是苦为成佛之本。又佛令弟子最初即修不净观，观之久久，即可断惑证真，成阿罗汉，则不净又为清净之本。北俱卢洲之人，了无有苦，故不能入道。南阎浮提苦事甚多，故入佛道以了生死者，莫能穷数。使世间绝无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等苦，则人各醉生梦死于逸乐中，谁肯发出世心，以求了生死乎。至谓拥强兵踞高位，作种种苦恼众生事者，或亦有大悲示现者欤。此义唯可与通人言，不可与无知无识者道。若是通人，即真恶魔，亦可得益。无知无识者若知此义，则不知发心修行，反去毁谤佛法。譬如用药，小儿不肯吃药，涂之于乳，则不吃而吃矣。汝欲作通人大张此义，则害人处多而利人处少矣。且祈缄默，勿妄谈说。佛菩萨之境界，非凡夫所能测度。中国之贫弱，由于不依礼义，依礼义何至贫弱。试问贫弱之因，何一不是贪

赃受贿以利外人乎。汝未认清病源，便谓药不见效，可谓智乎。外国之强，以国小，不同心协力，不能自立。中国则人各异心，纵有同者，外人以贿诱之，则随贿所转，不但不顾国与民，并将自身亦不顾，谓为奉行礼义之失，其可乎哉。昔林文忠公之驱夷，即是其证。以后大小事，何一非中国人代为周旋令成乎。中国之人，多半皆属亡八字，故致外国如是之强，中国如是之弱。使皆守礼义，则外国之无益各货，将无处可消，而中国一年当保全数千万万金矣。中国人之下作，诚可谓下作之极矣。孟子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汝虽读书阅世，未知读书阅世之道，故有此问也。为今之计，当以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改恶修善信愿往生，为挽回劫运，救国救民之第一著。谈玄说妙，尚在其次。然欲救世，非自己躬行，断无实效。由身而家，由家而邑，由邑而国，此风一倡，或可有意料不及之效，否则便难梦见矣。

与周法利童子书

人之一生成败，皆在年幼时栽培与因循所致，汝已成童，宜知好歹，万不可学时派。当学孝，学弟，学忠厚诚实。当此轻年，精力强壮，宜努力读书。凡过读之书，当思其书所说之事，是要人照此而行，不是读了就算数了。书中所说，或不易领会。而阴鹭文、感应篇等皆直说，好领会。宜常读常思，改过迁善。于暇时尤宜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以期消除业障，增长福慧，切勿以为辛苦。古语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此时若错过光阴，后来纵然努力，亦难成就。以年时已过，记性退半，所学皆用力多而得效少耳。第一先要做好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第二要知因果报应。一举一动，勿任情任意。必须想及此事，于我于亲于人有益否。不但做事如此，即居心动念，亦当如此。起好心，即有功德。起坏心，即有罪过。要想得好报，必须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有利于人物，无害于自他方可。倘不如此，何好报之可得。譬如以丑像置之于明镜之前，决定莫有好像现出。所现者，与此丑像了无有异。汝果深知此义，则将来必能做一正人君子，令一切人皆尊重而爱慕之也。祈审慎思察，则幸甚幸甚。

与马契西书

人生世间，须安本分，越分作为，及与赞誉，皆为招祸取辱之本。光一庸劣粥饭僧，汝为甚么为我作传，胆敢以去圣时遥，真修日鲜等四句下，便以我承之，令我得罪于天下宗教知识、贤士大夫。汝意谓说得好听，便为荣幸乎，不知以凡滥圣，罪在不原。汝亦曾看楞严经，何不知犯大妄语，其罪重于杀盗淫罪，百千万亿倍乎。汝如此妄为，不但汝自己罪过得不得了，且令光现在受明眼人唾骂，将来受阿鼻地狱之苦报，无有出期。譬如庶民，妄称帝王，罪必灭族。良以大妄语能坏乱佛法，疑误众生，汝以此当架子摆乎。祈将其稿焚之，以后不得另有所述。我只要得生西方，要传做甚么。汝将谓由此便可留芳百世乎，而不知瞎造谣言之传，不但遗臭万年，且复受苦永劫也。若以吾言为非，则是魔王眷属，请从此绝。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卷二

书 二

复包右武居士书一

适接手书，不胜感愧。印光一粥饭僧耳。法门中事，概不能知。唯于净土，颇欲自他同生。以故凡有缁素见访，皆以此奉答。徐蔚如居士，以其于禅净界限，分析明了。并佛力自力之难易得失，及主敬存诚等种种肤论，皆于初机稍有利益。以故虽文词鄙拙，亦不见弃，而三四次排印流布。以期有志了生死者，同皆纳此刍议而已。然以残羹馊饭，陈于饱餐王膳者前，则恶心发呕矣。况敢注经乎哉。阁下既不以酸臭见弃，敬赠芜钞一部。此去年蔚如令商务印书馆另编排印，今年所出者。彼书馆恐售不出，故止印二千。出书后，尚未发行，已经售尽。虽已留板，但以彼馆急于时尚之新书，至今未印二板。一二年来，亦有知友劝光刻板，光拟待商务书馆编好出书后，再刻，则可省心力。去岁北地大荒，各善士设法筹捐。光遂尽数将刻款助赈矣，两次共五百元。如以为有益初机，肯为刊布，未始非利人之一端也。

复包右武居士书二

生死大海，非念佛无由得度。欲知念佛之所以然，不看净土经论，何由而知。固当日诵阿弥陀经，常看无量寿经，及观无量寿佛经，此名净土三经。读此则知弥陀之誓愿宏深，净土之境缘殊胜，行人之往生行相。此外最亲切开示念佛方法，有楞严经第五卷末后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又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读此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乃华严一生成佛之末后一著。实十方三世诸佛因中自利，果上利他之最胜方便也。彼妄谓净土法门，为权渐小乘者，皆毁谤华严，及谤佛谤法谤僧之极重罪人也。其净土三经之注，并净土诸书之宜专精看者。光文钞中与徐女士书中备言之，此不具书。晨朝十念，当于盥漱后，功课前行之。净土十要、西归直指中，各有其仪，依而行之即已。但不可过十念，以多则伤气。光文钞中亦屡言其利害。朝暮功课，照功课中念之即已。如公事多端，不暇念功课，则但用十念亦可，此外则但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即已。所谓十念者，以尽一口气为一念。如是念十口气，名为十念。如气壮之人，一口气多念一二十句。气弱之人，只能数句。不论佛数多少，但以一口气，至十口气，为度耳。其法之妙处，文钞亦说之。若多念，则又伤气受病矣。不可不知。古语云，聪明不能敌业，富贵岂免轮回。生死到来，一无所靠。唯阿弥陀佛，能为恃怙。惜世人知者甚少，知而真信实念者更少也。通州王铁珊，前清曾作广西藩台。其地土匪甚多，彼设计剿灭，所杀无算。前年得病，合眼即见在黑屋中，其鬼甚众，皆来逼恼，随即惊醒。如是三昼夜，一合眼即见此象。人已困极，奄奄一息。其夫人劝令念佛，随念数十声即睡著，因睡一大觉。而精神渐健，病遂痊愈，即长斋念佛。使此时无人以念佛告之，恐万不能至今日也。故知教人念佛，功德无量。知念佛利益者，皆多生多劫善根所使也。所示令亲之事，甚为希奇，可谓宿有善根。然又

须兢兢业业以自修持，庶不虚此一梦。倘以凡夫知见，妄谓我已蒙三宝加被，已入圣流，从兹生大我慢，未得谓得，未证言证，则是由善因而招恶果。末世之人，心智下劣，每受此病。楞严经所谓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者，此也。请以力修净土法门自勉，则将来决定获大利益矣。须知净土一法，乃十方三世诸佛，烹凡炼圣之大炉鞴。九法界众生，无一不入其中，能出其外者。以出则究竟成佛矣。能如是信，方名正信，方名有净土耳。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昨接来书，言及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可谓见理透彻。周之开国，基于三太。而文王之圣，由于胎教。是知世无圣贤之士，由世少圣贤之母之所致也。使其母皆如三太，则其子纵不为王季文王周公，而为非作奸，盖亦鲜矣。而世人只知爱女，任性娇惯，不知以母仪为教。此吾国之一大不幸也。人少时常近于母，故受其习染最深。今日之人女，即异日之人母。人欲培植家国，当以教女为急务。勿曰此异姓之人，吾何徒受此忧劳哉。须知为天地培植一守分良民，即属莫大功德。况女能德镇坤维，其子女必能肖其懿范。荣何如之。况自己子孙之媳，亦人家之女乎。欲家国崛起，非贤母则无有资助矣。世无良母，不但国无良民，家无良子。即佛法中赖佛偷生之蟒流僧，一一皆非好母所生。使其母果贤，断不至下劣一至于此。惜哉。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譬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修身齐家治国亲民之道，无不具足。古今来文章盖一时，功业喧宇宙者，与夫至孝仁人，千古景仰，人徒知其迹，而未究其本。若详考其来脉，则其精神志节，皆由学佛以培植之，他则不必提起。且如宋儒发明圣人心法，尚资佛法，以为模范，况其他哉。但宋儒气量狭小，欲后世谓己智所为，因故作辟佛之语，为掩耳盗铃之计，自宋而元而明，莫不皆然。试悉心考察，谁不取佛法以自益。至于讲静坐，讲参究，是其用功之发现处。临终预知时至，谈笑坐逝，乃其末后之发现处。如此诸说话，诸事迹，载于理学传记中者，不一而足。岂学佛即为社会之忧乎。宋葛繁之日行利人事。赵阅道之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袁了凡之立命，周梦颜之著书。莫不汲汲然企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明因果，示罪福。使人知举心动念，天地鬼神，无不悉知悉见。虽欲欺人，以天地鬼神悉知悉见，而有所不敢。从兹勉力为善，实心戒恶。虽最刚强难化，不可以理喻者。闻三世因果之道，必渐行戢敛，以致转暴恶

为良善者，不知其几。窃谓父母爱子，无所不至。唯疾病患难，更为婴心。小儿甫能言，即教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即令宿世少栽培，承此善力，必能祸消于未萌，福臻于不知。而关煞病苦等险难，可以无虑矣。稍知人事，即教以忠恕仁慈，戒杀放生，及三世因果之明显事迹，俾习以成性。在儿时不敢残暴微细虫蚁，长而断不至作奸作恶，为父母祖先之辱。佛法遇父言慈，遇子言孝，遇兄言友，遇弟言恭，夫唱妇随，主义仆忠，虽统名为出世之法，实具足乎经世良谟。经世良谟，亦同儒教，但儒教只令人尽义，而佛教一一各言因果。尽义则可教上智，难化下愚。因果则上智下愚，无不受益。今之社会，专以智巧而为主体。故发而为事，则借为民作共和幸福之名，成同室操戈之实。使国势日危，人民日益困悴于争意气争权力中。若是结果，总以不知因果报应。使人人知因果，则自利利他，己立立人矣。何至如此其极乎。所谓小儿学佛者，学其前来所说数义而已。岂即令其参禅悟性，阅教观心等耶。王君未知佛法，所以过虑如是之甚。若即其言而推之，殆将毕世不敢言及佛法矣。答王君书，当并光所说之意而融会之，则更阔大矣。法名如数写来。窃谓小儿取一名，恰当即已，何必定取三名。孔子之名，原是乳名。岂乳名便只可儿时用乎。法名亦后世所立。佛诸弟子，莫不皆是在家俗名。今之取法名者，以别其入法与否。若儿女辈俗名，最初即取好，毕生可用。何须络索二三耶。先尽人事，后听天命。人谋不及处，以三宝之威神是托，则冥冥中自有不议之转旋矣。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昨接汝书，知师寿已心有回转，不决定即欲出家。幸甚。出家一事，今人多以为避懒偷安计。其下焉者，则无有生路，作偷生计，故今之出家者，多皆无赖之徒，致法道扫地而尽，皆此辈出家者为之败坏而致然也。光观师寿根性，在家修持，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虽不能大弘法化，于自于他，皆有实益。若出家，则年时已过。又且身弱，不堪受苦。其于学教参禅一道，若不问津，则了不知其方向。若去参学，则尽此生力，亦未有得。宗教不知，于一心念佛之道，惟能利己。其于利人，尚欠参学。以故不如在家，依龙舒安士二林等之修持为愈也。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昨接手书，知又得麟儿。喜甚。书中所说，皆有道理。张奂伯教子女之事，乃知体而不知用，不可全取为法。至于幼时，又须以因果报应之事，与净土法门之利益，于学堂回时，谆谆训诲，则子女现时蒙念佛之益，必能免意外之虞，将来以为立家立业，及灭罪得福之本。若全不与学堂交涉，则不谙时务，纵有作为，亦难进步，况庸常者乎。在家人必须先要得一谋生之法。奂伯之举，可用于三十年前，不可用于今日。今之时，是何时也。乃伪安排挤，互相竞争之时。倘与伊等全无交涉，必受其欺侮，而难以安身矣。至于法名，大儿已经皈依，即不须另取。余者仍以福字为首，慧融渊和明。其母宜名师越。以宋荆王夫人王氏，自行化他，专修净业，为女中之冠。若名师王，似不合宜。以夫人亦称越国夫人，故以名越为妥。又离五浊，生净土，乃超越凡俗浊恶。至往生以后之渐渐上升，亦超越事也。名者，实之宾。必须常垂训诲，令诸子女知世间道理，知佛法道理。将来为人父母时，自能为子女立规立法。不至虽有上等天姿，如俗某某，僧某某者。皆以堪作佛祖之姿，为自他塞人天之正路，掘地狱之深坑。其源皆由于乃父乃母初未尝以因果报应之若事若理，以启迪之故也。因果不讲，则名实绝不相应矣。而况欲得为圣为贤，成佛作祖之实效乎哉。因果二字，为今日救国救民之正本清源，决定要义，舍此则无术矣，况教子女乎哉。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汝家属甚多。倘诸弟妇令妹令女等，学堂归来，宜以因果报应，及念佛利益，与之谈论。俾彼等各各心中自知己心与天地鬼神相通，与弥陀慈父相通。由兹断除恶念，增长正信。俾彼现在堪为人之贤妻，将来堪为人之贤母。以此风于乡邑，是亦治天下国家之根本法轮也。菩萨随俗利生，并不另起炉灶，对病发药，令彼各各就路还家而已。现今学堂中妇女，多多妄生异图，拟操政权。不知各守本分，相夫教子，乃天下太平之根本。以故周之王业，基于三太。彼太姜太任太姒，乃女中圣人，但以阴相其夫，胎教其子为事。今人不此是学。其所计虑，皆为乱天下之媒蘖，可胜道哉。光本世外人，何论妇女事。以汝家女眷多故。亦愿将来师表女流，仪型闺阃，以扬佛日之光耳。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教子女当于根本上著手。所谓根本者，即孝亲济众，忍辱笃行。以身为教，以德为范。如镕金铜，倾入模中。模直则直，模曲则曲。大小厚薄，未入模之先，已可预知，况出模乎。近世人情，多不知此。故一班有天姿子弟，多分狂悖。无天姿者，复归顽劣。以于幼时失其范围。如镕金倾入坏模，则成坏器。金固一也，而器则天渊悬殊矣。惜哉。佛以无我为教。今人每每稍有知见，便目视云汉。是以知文字义理为佛法，而不知以修身净心，灭除我相，力修定慧，以期断惑证真为佛法也。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娑婆世界，是一大冶洪炉，能受得烹炼，则非世界中人矣。不能受得烹炼，则烹炼之大冶洪炉，反为毒器，为苦具，是在各人能自得益耳。同室之人，固宜于闲暇无事时，委曲宛转，开陈至理，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则心识不知不觉，渐摩渐染而为转变。至其愚傲之性发现时，可对治，则以至理名言，和气平心以对治之。否则任伊，一概置之不理。待其气消，再以平心和气，论其曲直，久之则随之而化。若用强蛮恶辣手段，断非所宜。以彼有所恃（所恃者子女也），兼失子女观法之训。念佛要时常作将死，将堕地狱想，则不恳切亦自恳切，不相应亦自相应。以怖苦心念佛，即是出苦第一妙法，亦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

复永嘉某居士书七

灵峰老人，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其言句理事具足，利益叵测，随人分量，各受其益。子弟之有才华，有善教，则易于成就正器。无善教，则多分流为败种。今日之民不聊生，国步艰难，几于蹶覆者，皆有才华无善教者，渐渐酿成之也。无才华，固宜教其诚实。有才华，益宜教其诚实。然诚实亦可伪为。最初即以因果报应，及人之一举心动念，天地鬼神一一悉知悉见，作常途训诲。而阴鹭文、感应篇，必令其熟读，且勿谓此非佛书而忽之。以凡夫心量浅近，若以远大之深理言之，则难于领会。此等书，老幼俱可闻而获益。而况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乎。佛尚以死尸粪秽毒蛇，令人作观，以之证阿罗汉者，逾恒河沙。况此种贴实存养省察之言句乎。楞严一经，不知净土者读之，则为破净土之元勋。知净土者读之，则为宏净土之善导。何以言之？以自力悟道之难，净土往生之易。十法界因果，一一分明。若不仗佛力，虽阴破一二，尚或著魔发狂，为地狱种子。而且二十四圆通之工夫，今人谁能修习。唯如子忆母之念佛，凡有心者，皆堪奉行。但得净念相继，自可亲证三摩。知好歹者读之，其肯唯主自力，不仗佛力乎。不知好歹者反是，以其止欲为通家，无心了生死耳。

复永嘉某居士书八

来书发明普敬僧尼，此理此事，实为至当。然教儿辈，又须反复为论。若止一往，则或恐不知去取亲疏，或致受损。譬如有人，若诗若文，若宗若教，皆悉高超，而其品行卑劣，不堪为人榜样。倘不加分别，概行亲近。此人亲之，不但行为或随彼转。而其任己臆见，妄说道理处。无真知见，或被所惑。须必居心则若贤若愚，通皆恭敬，不生傲慢。行事则亲贤远愚，取优去劣。如是则可免相染之弊，及挂误之愆。天下事，有一定之理，无一定之法。若不以情事而为定夺，如执死方子医变症，则生者少而死者多矣。必使情与理相合，法与事相契，则得之矣。

复永嘉某居士书九

来书所说，皆从自己身心习气上究竟，不胜欣慰。然在凡夫地，不能无病，亦不能任而不治。其治之之法，最省力，最得益处，在以病为药。以病为药，则病不为累矣。即如爱子女之病，决不能断，不妨即以此爱为本，必欲使子女生为正人，没生净土。此其爱，乃以世间凡情，成就出世间圣果。若不善用爱，任性娇养，则与杀其身，过百千万亿无量无边倍者多多也。国之灭亡，民之涂炭，皆此种不洞事之父母酿成之。可不哀哉。每日功课回向，一一当与法界众生。若此功课为此，彼功课为彼，亦非不可。然必又有普回向之愿，方为与三种回向相合。三种回向者，一回向真如实际，心心契合。二回向佛果菩提，念念圆满。三回向法界众生，同生净土。人各有志，人各有业（业，谓职业）。但随缘随分即可，不必与一切人皆同也。

复何槐生居士书

接手书，知居士有向上志，然未知法门所以，及与时机，纵曾读光文钞，亦未究光所说之意旨也。夫修行用功，原为了生死耳。倘用功而生死不能了，犹不肯依能了者而为之，岂非担麻弃金，自贻其咎乎。参禅纵能大彻大悟，如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断崖义，尚不能了。而再一受生，反致迷失，较前为远不能及，况吾侪乎。某某和尚，虽于禅门知所向方，犹未打破禅之区域，故不能令阁下息心念佛。意谓一悟即便无生死可了，亦无涅槃可证耳。不知纵悟到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地位。依旧仍在生死中不能出，在涅槃中不能证。末世众生，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甚难甚难。况汝既看此一念落在何处，当时时专一看此念之落处。除此之外，皆不理睬，直如怨家相寻，不肯一瞬失照，令彼走脱。必欲直下捉得，令其丧身失命而后已。而说出此念来时，种种境界，遂将看落处全体丢开，而以现出之境界为心得。不知此种境界，虽由静定而发，实为参禅之障。何以故？以忘却穷究此念落处，而以幻境为得故。且此境界，夹杂炼丹家之境界。阁下殆先曾用过彼之工夫，今由静定而发现耳。倘以为得，后来尚有著魔发狂之虑在。阁下不知全体抛却，尚企常久。以不能得，为之椎心警呵，岂非认贼为子，令守家业乎。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经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阁下此相，为是相耶，非相耶。为是五蕴耶，非五蕴耶。若是相，是五蕴，皆在所弃，何得宝贵。若非相，非五蕴，则能看之念尚不可得，此种境相，从何而出。古云，学道之人不识真，皆因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认作本来人。正阁下贴切之对症妙药也。禅岂可妄以己意参乎。当此一念起时，直须看其落处。不在此处著力，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犹以为得，岂不大可哀哉。虽然，光非禅客，绝不以禅学教人。此不过以阁下不识其境，为邪正是非，不禁稍为辩析。

倘阁下欲高竖禅帜，以大彻大悟为事，当更参禅宗大老。如曰吾于即生决定要了生死，请将参禅之念，抛向东洋大海外。依净土法门，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则仗佛慈力，决定可以满其所愿。倘不依净土法门，所有修持，皆成人天福报，及未来得度之因缘而已。欲了生死，断难梦见。欲知禅净之所以然，非博览禅净诸书不可。即能博览，倘无择法智眼，亦成望洋兴叹，渺不知其归著。是宜专阅净土著述。然净土著述甚多，未入门人，犹难得其纲要。求其引人入胜，将禅净界限，佛力自力，分析明白，了无疑滞。语言显浅，意义平实，为研古德著述之初步向导者，其印光文钞乎。祈息心研究，当自知之。

复周群铮居士书一

藕益生于明末，没于清初。一生弘法，皆在南方，未曾一到北地。兼以顺治初年，南方多未归服，故大师于崇祯升遐，明图版荡之后。凡所著述，但书岁次，不书国号及年号耳。及至福建宁波，各处归顺之后，不一二年，即入涅槃。而台宗有仿之者，于康熙时著述，亦不书国号年号，可谓诬蔑藕益与国家耳。其不善学，有如此者。南方学者，多宗台教。北方学者，多宗贤首、慈恩。彼既不相习，故其流通也少。世宗虽倡刻大藏，其年初夏，即已宾天。其清藏中，所入所出，容有世宗裁夺者。实多半由当时所派之亲王，总理刻藏首领大和尚主持。又刻藏预事之僧，尽属贤首慈恩临济宗人。台宗只一人，而且尚属校阅无权之人。藕益著述，所入唯相宗八要、释大乘止观法门二种。余者北方所无，将何由而附入乎。此系雍正末乾隆初年事。至乾隆末年，藕益著述，京中尚无多少。彻悟老人，见阅藏知津，即欲刻板。拟再得一部，即不须另写，庶省心力。因遍询各刹，止得一部。凡大师流通到京之著述，彻悟及彻悟之门人，皆为刻板，亦有一二十种。不知世务之人，一归之于世宗不取，可谓诬罔世宗。使世宗若全见藕益著作，断当具足入藏，一部不遗。须知清藏肇始于世宗，及世宗崩后，高宗继立，凡刻藏事，皆当时僧俗中之权人主之，高宗亦不过应名而已。何以知之？世宗所著拣魔辨异录，草稿甫毕，尚未誊清，随即崩驾。高宗虽令缮写刻板，亦不暇检点。由未派一大通家主事，竟致错讹不胜其多。此其父之手泽，尚且如是，况大藏乎。又世宗于开首著此之时，即颁上谕，内有入藏流通之语。迨后止刻书册板，竟未入藏。但将此上谕，附于圆明居士语录之后，将谓世宗亦嫌其习气而不入乎。此其不入之由，以汉月藏子孙之外护，多属当权之人，故不敢提倡耳。若言习气，藕益可谓绝无。而一般瞎眼禅和，谓为徒有文字，未得大悟，贡高我慢。此等人乃仰面唾天，何得据以评

论耶。至于毁世宗者，亦与毁薄益者知见相同，皆道听途说，随声附和之流辈耳。

复周群铮居士书二

昨接师导信，言汝上月病势甚险。近已痊愈，幸甚。人之处世，一一须按当人本分，不可于分外妄生计虑。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汝虽于净土法门，颇生信心。然犹有好高务胜之念头，未能放下，而未肯以愚夫愚妇自命。须知了生死，愚夫愚妇则易，以其心无异见故也。若通宗通教，能通身放下，做愚夫愚妇工夫，则亦易。否则通宗通教之高人，反不若愚夫愚妇之能带业往生。净土法门，以往生为主。随缘随分，专精其志，佛决定不欺人。否则求升反坠，乃自误耳，非佛咎也。

复周群铮居士书三

学佛必须专以自了为事，然亦须随分随力以作功德。若大力量人，方能彻底放下，彻底提起。中下之人，以无一切作为，遂成懒惰懈怠，则自利也不认真，利人全置度外，流入杨子拔毛不肯利人之弊。故必须二法相辅而行，但专主于自利一边。二林之语，亦不可误会。误会则得罪二林不小。二林之意，乃专主自利，非并随分随力教人修习净土法门全废也。利人一事，唯大菩萨方能担荷，降此谁敢说此大话。中下之人，随分随力以行利人之事，乃方可合于修行自利之道。以修行法门，有六度万行故。自未度脱，利人仍属自利。但不可专在外边事迹上做。其于对治自心之烦恼习气，置之不讲，则由有外行，内功全荒。反因之生我慢，自以功利为德，则所损多矣。譬如吃饭，须有菜蔬佐助。亦如身体，必用衣冠庄严。何于长途修行了生死之道，但欲一门深入，而尽废余门也。一门深入尽废余门，唯打七时方可。平时若非菩萨再来，断未有不成懈怠之弊者。以凡夫之心，常则生厌故也。天之生物，必须晴雨调停，寒暑更代，方能得其生成造化之实际。使常雨常晴，常寒常暑，则普天之下，了无一物矣。况吾侪心如猿猴，不以种种法对治，而欲彼安于一处，不妄奔驰者，甚难甚难。人当自谅其力，不可偏执一法，亦不可漫无统绪。以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为主。遇一切人，上而父母，中而兄弟朋友，下而妻子奴仆，皆以此为导，将谓非自利乎。一灯只一灯，一灯传百千万亿灯，于此一灯，了无所损。孰得孰失，何去何从，岂待问人方了知乎。

复周群铮居士书四

前月十五，接到汝书。以汝言孟由一到，即便登程。恐回书落空，是以不复。即午复接汝书，知孟由尚未归省。其所以稽迟不归者，殆不敢担由彼归而汝即走出之担子也。汝何不体我心，及诸人之心，而硬做道理乎。光亦出家之人，岂必定碍滞汝，阻止汝，学在家人恋恋于家，不愿令人速得解脱乎。但人之际遇，万有不齐。约汝分论，实为在家益大，而出家益小。汝祖业颇可度用，上有慈亲可事，中有兄弟可靠。室有贤妻，膝无子女。而且汝之大兄，颇信佛法。三弟四弟，亦皆与道不相悖戾。汝在家笃修净业，亦可为慈亲生信念佛，以期了脱之导。亦可为兄弟在外，料理家门之事。亦可以率其妻室，弟妇等，同修净业，同出轮回之计。外而乡党亲戚，随缘开导。即家舍为道场。举慈亲，及兄弟妻室子侄，乡党亲朋，皆为法眷。随力随分，身率言化。俾永嘉一班迷途之人，并彼邪见种性之人，同纳于佛法至极圆顿净土法门大冶洪炉之中，共成法器，同修净业。将来同登莲邦，共证菩提。岂不如汝出家为僧，舍亲远去。室人有无依之恨，慈亲有怨子之怀。而且一班不明至理之人，反谓佛法为背畔世道，妄生谤毁。俾此等人造口业，堕恶道。未见其益，而先受此等大损之为愈乎。况汝慈亲，既不应许，岂可不遵慈命，仍怀此心乎。如汝亲绝不许汝修行，犹有可原。汝亲甚欢喜汝修行，何得必欲离亲修行乎。佛法中有六度万行种种之功业，皆为利益众生。汝不出家，则于亲有大利益。只此一事，即可曲顺亲心，居尘学道。俾亲日见之熟，不期其信向而自然信向，即为莫大功德。况不止亲一人乎。又亲既不许，则义不可再思出家。以佛戒律中，父母不许出家，自己任意求出家者，不许摄受剃度，及受戒等，否则师弟各皆得罪。汝既以光为师，谓为善知识。然光实非善知识，而于背佛法事，断不敢为。但祈依光所说，顺亲之心，在家修行可也。古人有为知己者，不妨以身

许之。况慈亲留汝，光劝汝，岂可违抗，固执不改乎。当知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乃往生正因。宜随王虚中、周安士、彭尺木三先生，则不愧为佛弟子矣。

复周群铮居士书五

天下事皆有因缘。其事之成与否，皆其因缘所使。虽有令成令坏之人，其实际之权力，乃在我之前因，而不在彼之现缘也。明乎此，则乐天知命，不怨不尤。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矣。汝独不知身为入子，义当从亲之命。又欲为人徒，犹当从师之命。然父母为子谋者，或有不当，以恩爱重而或有偏处。师则既能视为知识，断不至所谋过于失当。居尘学道，即俗修真，乃达人名士，及愚夫愚妇，皆所能为。勉力修持，以在家种种系累，当作当头棒喝。长时生此厌离之心，庶长时长其欣乐之志。即病为药，即塞成通。上不失高堂之欢，下不失私室之依。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见闻，增长净信。何乐如之。但祈上遵母命，并顺光心。随分随缘，自利利人。菩萨舍头目髓脑，以救众生饥饿。在家修行，于亲于汝，皆有大益。何得妄生违拒。如必曰决欲依我心行，光岂能令其不许如是。但祈将师徒之假名字取消，一任汝拜甚么高僧，光概不过问。他日相见，一同路人，不得犹执师弟之礼。若不如是，且请依我所说。代光劝化瓯江士女，同入莲池海会。较与汝强欲为僧，致高堂失其欢心，兄弟妻室各怀忧念，而瓯人妄生诽谤佛法之心与业，其得失实不啻天地悬隔。汝试详审思之。光其为汝耶，害汝耶。光言尽于此矣，过此则一字不肯虚写，任汝自便而已。

复周群铮居士书六

因果一法，为佛教入门之初步，亦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图。丁氏所录，或有纰缪。然其大体却好，未可以袁氏之不德，而谓其为不足流通也。且袁氏往矣，能知其不德者几何人哉。使因果报应之事，寓诸目，感诸心。即素鄙袁氏者，亦当闲邪存诚，克己复礼，以自求免于罪戾，培植来福耳。未可以一眚而掩之也。且袁氏初则辟佛，继则阅历转深，的知因果毫无差忒。虽未息心研究佛典，观其所载感应事迹，实于佛法心悦诚服。所以未能如彭二林者，以文字障深，又以懒惰懈怠，致其结果，只为将来因种，为可惜耳。吾谓以袁氏纪氏之博达，尚孜孜然以因果报应是辑，后之鉴者，或必有深感焉。不欲流通即已，若意欲流通，即便流通，政不宜过于计虑也。

复周群铮居士书七

讲起信论甚好，但恐能领会者少，则于天机浅者失利益矣。似宜净土法门，与之并行。令彼先知了生死之要道，又知佛法心法之要，则为机理双契矣。现在人的对症药，唯因果为第一。宜修法，唯净土为第一。若夫研究起信，虽亦具因果净土，而凡夫知见，不能普领全义，又不能按论起修，则只一解义了之矣。无论何等根性，因果净土，为必不可不先讲究也。至于教相，亦须择人而施。以学生各有所学之事，佛学乃兼带耳。天机若浅，则专务教相，或将净土抛在脑后，致成有因无果之结果，是不可不相机而设法也。今之崇相宗者，其弊亦复如是。彼提倡者，实不为了生死，只为通理性，能讲说耳。使彼知自力了生死之难，断不肯唯此是务，置净土于不问，或有诽谤之者。此其人皆属好高务胜，而不知其所以高胜也。使真知之，杀了亦不肯弃置净土法门而不力修也。甚矣，学道之难也。弘一师之志，唯弘一师则可。若无大精进，生死心不切，则成懒惰懈怠之流矣。今之僧人，实难令人生信。但既追悼僧人，何可诽谤僧人。若举其善者，戒励不善者，则无过矣。然自既在学生之列，即戒励亦宜缄默。以此种事，唯有德望者，方可举行，非黄口雏生之所宜为也。残经无可修补，烧则无过。如可看可补者，则不宜烧。有不知变通，一向不敢烧。此经毕竟不能看，兼不能如好经收藏，反成褻渎，兼以褻渎之过，贻于后人。岂可不知权变乎哉。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今时若不以因果为救国救民之急务，任汝智巧道德，如何高超，皆属虚设。以不讲道理，兼无王法故也。

复洪观乐居士书

古之圣贤，无不战战兢兢，以自操持，故其心不随富贵穷通所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今之人于日用云为，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尚不能一一如法。稍有知见，便妄企作出格高人。未得其权，则肆其狂妄之瞽论，以惑世诬民。已得其位，则逞其暴虐之恶念，以误国害民。其病根皆在最初其父母师友，未曾以因果报应之道，以启迪之也。使稍知因果报应，则举心动念，皆有所畏惧，而不敢肆纵。即不欲希圣希贤，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可得也。以故天姿高者，更须要从浅近处著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少时栽培成性，如小树标使壁直，其至长成，欲令其曲，不可得也。

复汪谷人居士书

真境有限量，乃不识真境二字之妄计。世界无同异，唯圆证寂光者方见。生死涅槃同一源，而迷悟不同，故缚脱有异。真妄本无二体，而迷真成妄，则只见其妄，不见其真。若问何故如是，且请扣己而参。直待己亦了不可得，则故自亲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若向别人口里讨分晓，纵令别人说得了了，亦如话饼，岂能令自己知其滋味，消其饥饿乎。全真成妄，何问真体奚有，有在何处。全妄即真，何问妄相本无，无至何底。如是问者，不名智人。佛语虽如雷，奈业障于心耳何。一乘若真通达，则四大各失本性，六根一一互用矣。如是理体，说之似易，证之实难。在昔或有其人，而今皆成好高务胜，不事实修，妄谈般若之掠虚流派。祈熟读普贤行愿品，与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同求往生，乃光之所深望也。否则各守己志，不须相商。

复徐蔚如居士书一

律藏不许未受戒者看，一则恐其未明远理之人，见其因犯制戒之迹。不知乃大权菩萨，欲佛制戒以淑后世，遂现作不如法相，以启如来立制以垂范耳。由其未明此理，唯据近迹，遂谓如来在世，佛诸弟子多有不如法者，从兹起邪见以藐视僧伦，则其罪不小。二则律藏中事，唯僧知之。倘令未为僧者阅之，或有外道假充比丘，作不法事，诬谤佛法，则其害非小，故此严禁而预防耳。至于好心护法，校正流通，何可依常途为例。若执定此语，则律须僧书僧刻，僧印，僧传，方可不违佛制矣。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理。而当其事者，须秉一定之理，而行因时适宜之道。理与权相契，法与道相符，斯为得之。律中必有明文，光以目昏，未能遍阅。藕益毗尼集要，亦有此议，亦不须检查。但无上不明远理，只据近迹，及欲知佛法中机密之事，拟欲假充比丘等过，则放心安意，校正流通，其功德无量无边，何须过虑。然须缄默，不可以律中文相，对无知无识之人宣说，及泛泛然录之于寻常文集中，以启无知人妄造口业之衅。世出世间，理皆有定，法皆无定。大而经国治世，小如一饮一啄，莫不如是。何独于律藏而板执乎哉。

复徐蔚如居士书二

前在扬州，知太夫人身婴贵恙，阁下回申侍疾。意谓年过七十，净业已熟。或欲警策同流，以西归一大事，为当头之棒喝乎。及光于九月初四至申，次日见云雷，言太夫人身已康健，阁下亦已回京数日矣。不胜幸庆之至。谁知太夫人，毕竟不欲久住此界，以身说法。唯企一切亲朋眷属，咸知世相无常，生必有死。笃修净业，速求出离此五浊恶世，彻证吾人本具之天真佛性而后已。可谓真大慈悲，现身说法也。适接云雷之信，心甚悲伤。继思太夫人，实欲免吾等轮回之苦，示现来去耳。所可伤者，阁下失恃，坤伦失导而已。虽然，既已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华，佛授一生之记。纵阁下天眼未开，不能彻见。在太夫人覆庇分上，固不间丝毫，更甚曩昔也。祈节哀念佛，以企莲品转高，无生速证为事。断不可过为悲伤，以致彼此无益也。光忝蒙不弃，得预友伦。财法俱贫，将何为礼。亦只可朝暮礼诵时，为太夫人回向菩提，以尽方外友谊而已。

复徐蔚如居士书三

昨接手书，并哀启。读之，不禁悲感无已。夫诸佛菩萨，法身大士，愍念众生，示生世间，和光同事，以行教化。或男或女，或国王大臣，妃后大家，及与贫穷下贱之流，俾触目感发。随地随人，而得入于一乘阃奥而不自知。如是则法道流通，如春回禹甸，日朗尧天，无一处一人，不蒙其光明，沐其含育也。观太夫人一生行迹，及临终景象，光前所谓乘愿轮以示生，居坤维而说法者，为的确之极。光虚受男身，滥厕僧伦，四十年来，于法门毫无裨益。读太夫人汲汲流通大藏，刻印契理契机之书，直欲愧死。而朝暮礼诵时回向，乃摭我愚诚。尚望太夫人慈愍，挽弥陀圣众，以速度我，何可谓为法施。然不妨借此缘事，以增长自利利他之心。故博地凡夫，当礼诵时，尚为诸佛回向，况示居凡位，于理又有何妨。至于七中，及一切时，一切事，俱宜以念佛为主，何但丧期。以现今僧多懒惰，诵经则不会者多，而又其快如流，会而不熟，亦不能随念。纵有数十人，念者无几。唯念佛，则除非不发心，决无不能念之弊。又纵不肯念，一句佛号，入耳经心，亦自利益不浅。此光绝不提倡作余道场之所以也。人当临终，唯同声念佛为有益。若识心未去，沐浴举哀等，大有所妨。是以修净业人，须于平日，与眷属说其所以，庶不至误用亲爱。若过量大人，出格高士，正不必惧其被此牵挂耳。良由彼福德深厚，当秽业已灭，净境现前时，即在此时，其所见所闻，已非此间景象矣。太夫人盖非常流，固不得以常格律之。其往生可必，其品位当不在中下。然佛法宏旷，唯成佛方可歇手。欲决得往生，正不妨恳切念佛，常行追荐。即佛经所谓虽知罪性本空，而常悔先罪，不说已得清静。莲池谓年中常须追荐先亡，不得谓已得解脱，遂不举行耳。须知念佛诵经，虽曰荐亲，实为现前眷属亲知，开心地，种善根，及所有荐亲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以广大自他存亡之心量，以消灭自他存亡

之执碍耳。至于不主于诚，唯以奢华张罗夸耀于人，则所谓以亲丧作闹热，非人子所宜为也。阁下深通佛法，断不至此。或恐眷属知交，有被近来诸大家行事，艳羨歆动者。不妨与阁下言之，以杜其违法违理趋时之心耳。

复徐蔚如居士书四

前日云雷寄无依道人金刚了义，阅之，知阁下佛学，其来也远，不胜感佩。孟由将一行居集寄来，见其字迹过细，不受久刷，此京中刻经处未能虑及者。明书册藏，刻得甚粗。现今版小，不能照彼。然亦当如南京扬州款式。祈寄信经理人，说其所以。令一副板多印几千，其利益大矣。又一行居集，若文若理，通通皆好。唯禅宗秘密了义经跋，为醍醐中含有毒味之作。此经出于乱坛。其文悉取华严法华楞严圆觉之成文，并六祖坛经，及合会禅净语录中文。大通家看之固有益。不具眼者，谓此经乱坛中出，金口亲宣。由兹遂谓乱坛中经，皆是佛经。古有闭目诵出之经，皆不流通者，恐其肇杜撰之端耳。大明仁孝皇后梦感经，其义理利益，皆不思议。而灵峰老人，阅藏知津，目为疑伪。清藏初亦刻入，高宗后又撤去，以防伪滥。二林见地甚高，何以虑不及此。法雨先亦有一本，光烧之以杜祸胎耳。以法门知己，不妨络索一上。现今国穷民困，已至极点。贴骨之烟患，尚未能除。亦有世道民生之责任者，一大憾事。今夏有友，自哈尔滨来，言其地烟禁大弛。亦有二三友人，欲戒而苦无良方。光先闻陈锡周戒烟方，灵得非常，为从来所未有。候其来山，令开出寄去。又开一张与本寺副寺，令其送人。以彼曾在商务中做过事，交游必宽，企其普遍流传。至十一月间，哈尔滨有信来，言光所寄方，灵得非常，代为戒好友人致谢。不胜欢喜。因问本寺副寺，彼言其友汪蟾清，其内人以气痛吃烟。后欲戒之，即买市卖药丸服之，终不断根。若不吃药，烟气二病即发。得此方一料服完，烟气二病，化为乌有。其子开汪李济堂药店，生大感激，印其方送人。并依方制成丸药，药水，以期济人，于自己各店卖之。光即令要二百张方子来，凡远近知交有信来，皆为附寄一张。有力者令其排印广传。窃念阁下及云雷，悉皆有心利人，宜将此方，长年上报，俾举世咸知，则功德无量矣。已与云雷谈

过，当出半分报费，此费当觅三五有心世道之人均认，则事在必行。于报馆，于自己，皆无妨碍。倘欲戒者，即可顿离此苦，亦救国救民之一端也。光于广东云南各处，皆随文钞寄去。令其排印此方，普遍传布。前与哈尔滨寄方时，亦令彼觅三五有财力肯利人者出资，于当地两报馆，长年登报，俾本界及外界咸知。今既亲获灵验，当必能常时登报矣。真办道人，何预他事。但未能通身放下，斩断万缘，不妨带培心地，以救取一半耳（方附集末）。

复徐蔚如居士书五

王弘愿居士，虽则崇信密宗，颇有效验，然始则错认消息，将有未得谓得之失。继由多阅教典，方知错认。次则现虽工夫得力，而虚火上炎，无法自治。光以此二事，断其密宗一法，不能普被三根，不如净土法门之千稳万当。谓君宿具灵根，见地高超，尚有错认，及受病不知对治之失，则世之不及君者可知矣。彼谓密宗高出显教之上，引种种言论以辨。然佛无二心，亦无两法，欲抬高密宗，但当论密宗所以高处。既以密宗之妙处，与显教之妙处证同，是欲推尊而实持平也。彼之所论，乃约教而遗机。光乃约机而论教之利益。盖契理而不契机，则不能感应道交，所谓说法不投机，便是闲言语矣，大意如此。光所说多络索，兼以目力不给，凡属信札，概无存稿。一位摄一切位，而从浅至深，行相仍复历然。圆融不碍行布二语，最为恰当。盖以圆融，正圆融其行布。若无行布，说甚圆融。行布，正行布其圆融。若无圆融，则其行布，便成生灭，便属小乘谛理，便非因该果彻之道矣。

复徐蔚如居士书六

接手书，及观经嘉祥大师义疏，一再细阅，其文法实在令人迷闷。一句话反覆数说，而义意含糊。兼且只派名义，前不详其所以，后不结其归宿。光意此疏，恐未必是嘉祥大师亲笔，当是东洋耳食之徒，冒名而作。否则纵令传写致讹，不致通皆不成文理，杂沓琐碎，绝无显示大义，如须弥高出于海，八风悉吹不动。纵令好为更端者，不能移易一字之处，是为可疑。十一面疏亦然。彼慕吾国高人之名，妄自著书。不知自非高人，冒名亦冒不到耳。又北京近所印书，皆用毛边纸。此纸现视颇好，久则发脆。光在京时，见百余年外之书，纸皆发脆。粗心人翻阅，便见破碎。心窃疑之，而不知其所以。光绪三十一年，问仁山先生。彼云，被煤烟熏过之故。其说虽有理，亦不能息疑。以藏书多者，岂皆在有煤烟处。红螺无煤，书亦发脆。知先生此言，殆想出之理由，非实验之的据。至前年到藏经院，与一老做书者，谈及纸性。因说北京旧书皆发脆，彼云此系毛边。毛边新时觉得厚实坚固，以草料多，竹料少，故久则发脆。毛太重太纸质，不如毛边坚实，但经久不变。外行人多以毛边为美，我等做书各工，亦愿做毛边，以其硬爽好做，实则毛太重太经久。光闻，疑心豁释。

复徐蔚如居士书七

观经疏，释文释义，甚为疏漏，其科则三四次频标，直是芜蔓不堪。今阁下亦知是伪，似宜令发心者息此刻事，勿令嘉祥大师受诬。凡流通古人注疏，须择其义理文字，能启发人心，畅彻经义者为准。如此疏文，刻之何益。即令光修，亦无生色。若大改换，直成另著，不名为修。况天台善导各疏，遍法界流通。何不惜金钱，作此无益之事耶。取其嘉者流通，则于古人有光，于后学有益。若不论真伪，并皆流通，则令古人受诬，令后人烦神乱思，而了无利益。祈为彼言之。光前年见十一面疏，亦以为伪，特未形之言论耳。此等书断以不流通为是。

与丁福保居士书

近世士大夫，多守拘墟之见。有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相告者，则曰此稗官野史小说家凭空造者，何足信乎。其人亦曾读经阅史，虽见此种事，亦不体察其所以然，其拘墟也仍复如是。居士将历史之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事，集之于一编之中，上而麟经，下及明史，其事迹的的可考。彼拘墟者读之，当必哑口不敢谓其无稽妄造矣。至于学佛一事，原须克尽人道，方可趣向。若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一不实践。虽终日奉佛，佛岂祐之哉。良以佛教该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故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各令尽其人道之分，然后修出世之法。譬如欲修万丈高楼，必先坚筑地基，开通水道，则万丈高楼，方可增修，且可永久不坏。若或地基不坚，必至未成而坏。语云，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学佛者亦复如是。昔白居易问鸟巢禅师，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欲学佛法，先须克己慎独，事事皆从心地中真实做出。若此人者，乃可谓真佛弟子。若其心奸恶，欲借佛法以免罪业者。何异先服毒药，后服良药。欲其身轻体健，年延寿永者，其可得乎。实验一书，堪破此弊，流通于世，大有利益。又苏州彭希涑曾辑二十二史感应录，于历史中，摘录因果事实百八十余条。不知阁下曾有此书否。若有，宜一并排印，以辟拘墟者之眼界。又二十四史，奇事固多。居士博览无遗。宜将非凡情所测之事，如欲海回狂后所标者，并诸因果轮回等事，尽录而辑作一书。以为治国安民，了生脱死之一助，则其功德大矣。不知肯满我愚愿乎。

复宁波某居士书

接手书，知治习之心，唯勤唯切。而消习之效，未得未见。其故何也？盖以生死心不切，而只将此超凡入圣，消除惑业，成就净念，作口头活计，故无实效也。倘知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净土法门更为难闻，今幸得此大丈夫身，又闻最难闻之净土法门，敢将有限光阴，为声色货利消耗殆尽，令其仍旧虚生浪死，仍复沉沦六道，求出无期者乎。直须将一个死字（此字好得很），挂到额颅上。凡不宜贪恋之境现前，则知此吾之镬汤炉炭也。则断不至如飞蛾赴火，自取烧身矣。凡分所应为之事，则知此吾之出苦慈航也。则断不至当仁固让，见义不为矣。如是则尘境即可作入道之缘，岂必屏绝尘缘，方堪修道乎。盖心有所主，不随境转，则即尘劳为解脱。所以金刚经屡屡令人心不住相。发心度尽一切众生，而不见能度之我，所度之人与众生，并所得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方为真行菩萨道。若见有我为能度，生为所度，及无余涅槃之所度法者。虽则度生，实于一乘实相之道，未能相契。以不了众生当体是佛，佛性平等平等。妄起凡情圣解，致无为利益，成有为功德矣。何况声色货利之贪恋黏著乎哉。然人生世间，不可无所作为，但自尽谊尽分，决不于谊分之外，有所覬觐。士农工商，各务其业，以为养身养家之本，随分随力执持佛号，决志求生。凡有力能及之种种善事，或出资，或出言，为之赞助。否则发随喜心，亦属功德。以此培植福田，作往生之助行。如顺水扬帆，更加橹棹，其到岸也，不更快乎。腊月三十日，乃一岁之尽日。倘预先未曾打叠得好，则债主怨家，群相系缚，那容你过。临命终时，乃一生之腊月三十日也。倘信愿行资粮未具，贪瞋痴恶习犹存，则无量劫来怨家债主，统来逼讨，那肯饶你。莫道不知净土法门者，无可奈何，随业受生。即知而不务实修者，亦复如是，被恶业牵向三途六道中，永永轮回去也。欲求出苦之要，唯有念念畏死，及死而堕落三途恶

道，则佛念自纯，净业自成，一切尘境，自不能夺其正念矣。心经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内之根身，外之器界，五蕴包含净尽。能见其是空，则即五蕴，离五蕴。法法头头，皆是大解脱法门，大涅槃境界矣。

与友人书

凡为善知识，一举一动，皆有关于如来慧命，众生善根，非止升座说法，方为宏法利生也已。吾读续传灯录，见投子颺禅师，有大智慧，具大作略。升座而左右顾视，能令富郑公直下知归。从兹力参，径造其极。而以十余担行李，令司马温公欲见而中止。毕生于如来大法，自己本性，为门外汉。使颺师一钵一杖，则温公未必不如郑公。而温公以吹毛求疵，自失巨益。颺师以什物过多，损众福田。有法道之任者，俱宜鉴之。

复岳仙峽居士书

若欲此生亲得实益，当依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可决定了生脱死。若不依念佛法门，且莫说未得佛教之真传者不能了，即得亦不能了。何以故？以得真传，乃大彻大悟，非是实证。证则可了，悟则未了。修余法门，皆须断惑证真，方了生死。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正助合行，不但决定往生，而且品位优胜。不但精粹纯笃之人，决定往生，即五逆十恶之流，临终能生大惭愧，生大怖畏，志心念佛数声，随即命终者，亦得决定往生。以佛慈广大，专以度生为事，一念回光，即蒙摄受，所谓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也。末世众生，不依净土，修余法门，但得人天福报，及作未来得度之因缘而已。以无力断惑，则生死根尚在，何能不发生死之苗芽乎哉。

与扬州万寿寺寂山和尚书

久仰高风，未获一晤。幸由通公开蒙法缘，得承警欬。而且不轻末学，下询刍蕘。感愧之私，笔难尽述。昨悟开师一接华翰，即持以相示。知黎端甫居士，已允修治，刻期告圆。晚喜出望外，不禁手舞足蹈。公在山时，晚亦议及黎公。但虑应聘校对地论，恐不暇及。今既允公请，足征大士智慧，犹如日轮当午，大地普照，非我辈持萤火以寻行墨者可比也。然通公开蒙，实纂集诸家菁华。其于发挥理性，可谓深切著明。但以赋性率真，不事支末。故于措词立言，不无参差疏漏之弊。若夫略玄黄而取神骏，须待得意忘言之人。玩图象而怖真龙，每多寻行数墨之士。若不大加修治，决难三根等益。窃思鲁史春秋，一经仲尼笔削，遂成千古致治之大经。憨山全集，因嘱谦益修治，即为随藏流通之妙典。古既如是，今亦宜然。只期彻露庐山真面，不必确守原稿成规。譬如拆倒五凤楼以重修，打散左氏序以另集。材料虽则仍旧，结构须随所宜。不妨以柱为梁，一任截长补短。文之赘者去之，义之阙者补之。宜在前者移之于前，当在后者置之于后。俾大佛顶理，圆通常性，与夫若义若文，悉皆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使上中下根，无一目了然，各获巨益。庶可令通公黎公我公之本怀，究竟舒畅矣。若限以两月告圆，恐致成略加讎校。日期过促，黎公之匠手莫形。修治不精，通公之婆心仍晦。刊而传之，欲与楞严诸注，并寿于世，恐难必矣。宜革欲速见，多限数月。俾得反复研究，谛审精修，自然上契诸佛之妙心，下满诸公之宏愿，罄来际以流通，尽生界而得度也已。疏首题名，二公并书。初云忆莲沙门通智寻源述，次云端甫居士黎养正重治。虽黎公心游华藏，志在利人，悟人我以皆空，了自他之不二。然在吾人感恩颂德分上，固应如是施設也。修治已讫，即付手民，不须寄来。黎公儒门山斗，法海津梁，宗说兼通，行解相应，若非观音普贤之应化，定是方山无为以再来。所

有著述，机理双契。倘悬之国门，易一字者，赏以千金。当穷年竟月，无一人敢一著笔。有何所疑，尚须傍人相证耶。待至全部刻圆，即祈普惠法施。晚虽盲目，不能亲见日光，然长夜重昏之中，常欲蒙其照烛也已。临颖依依，不任神驰。

复江西端甫黎居士书

东风解冻，企闻显密融通之宗。化日舒长，愿蒙佛顶圆满之光。恭维端甫黎公大居士，夙植德本，乘愿再来。博极群书，深入经藏。悯象教之衰颓，明法性之纲要。出言成章，机理双契。立愿济世，解行俱崇。破梦醒迷，震惊心之霹雳。扶教宏宗，施当头之棒喝。而且成人之美，不辞劳苦。曲引末学，和光利物。若非普门应现，维摩后身者，俦克如是也耶。光幼失问学，长无所知，宗教门高，末由进步，权依净土，以为躲根，天姿陋劣，故无从广参知识，客路岭竦，因廿载寄食普陀。壬子仲冬，得睹佛学丛报，始知宏法大士，多现儒门，欢喜感叹，非言可喻。其于阁下著述，更加钦佩。但恨根钝骨朽，不能常侍丈室，叨蒙雕琢耳。季秋万寿寂公，以开蒙因缘，俯临光舍，因劝重治。注意于公，又虑其力不暇及。幸三宝加被，预示梦兆，得蒙俞允。幸何如之。寂公即函示其由，期以两月告成。光以公未详睹原稿，彼未细陈修法。恐公但随彼意，略加雠校。因稍陈梗概，以致寂公。不意转蒙莲鉴，感愧无极。兹于除日，得承手教。足征我公接物阅经，直同洪钟在虞，有叩则鸣。宝镜当台，无形不映。感荷感荷。窃谓开蒙草稿，虽属通公，其发挥润色，全仗阁下。若精神不给，只得将计就计。倘色力强健，何妨于显宗外，处处另标密宗纲要。俾阅者知显密圆通，法门无二。事修宜一门深入，理性固二法融摄。当不惜如椽之笔力，使佛顶放圆满之光明，以普照于尽未来际一切有情也。又末世讲家，每好谈宗。致令听众，多随语转。窃谓禅家机语，绝无义味。唯就来机，指归向上。只宜参究，何可讲说。如是讲经，唯超格大士，能得其益。其他中下之流，尽受其病。于宗则机锋转语，不知力参，妄自以义路卜度。于教则实理实事，由非己境，便认作寓意表法。以宗破教，以教破宗。近世流弊，莫此为甚。伏祈出广长舌，拯此沉溺。又悟开师宿根固深，好胜心切。始则专意

禅宗，藐视净土。后预通公法会，从兹渐生信心。但负性狂妄，志愿则高不可扳。色力尪羸，行持则远难相应。去冬曾露本心，光遂深加呵斥。奈执心过重，岂能挽回。不意亦白阁下。冬月廿一，抱病回山。与其师兄叙外面事未毕，即不能言。至次日未刻即逝，有何祥瑞感应之可言也。杨次公谓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极乐。悟师非不信有西方，但以爱根固结，念头不一。平生所期，皆成画饼。其求见道，求临终普现瑞相，皆其爱根发露处。打头不遇作家，到老终是骨董。悟师之谓也，哀哉。又壬子腊月，因念佛学丛报，印用洋纸，不如本国纸之耐久。致诸公所著奇文伟论，因用纸失当，不能经久广益。遂不避罪责，略陈鄙怀。事虽数条，唯此为主。于癸丑正月初，寄至编辑所。岂料一乘濮公，嫌其芜秽，绝不寓目。高居士来，重为抄录，企转达诸公，以详知洋纸之害。不知曾蒙青盼否。现虽丛报停版，亦须仰白者。以洋纸之害，甚于洪水猛兽。穷国，屈民，断灭儒释圣教，其祸无有底极。企有力大人，遏此习风，以福同胞而永法道耳。楚青狄公，有志流通。有正书局，近印数种，皆用洋纸。若不痛示利害，将来各处所刻大藏，定难免用，则是以流通而致速灭亡。此不慧所痛心疾首，吁诉无门者。今幸蒙垂教，故敢上呈。我公学冠通国，道高当世，交游遍于中外，言论服于人心。恳祈普告宏法诸公，并撰述鸿文，长登报纸，俾举世同胞，咸知祸害。凡属圣贤传世经书，及契约文凭，概勿用此，庶三教不至速灭，五族同沾洪惠矣。

与张连胜总戎书

（代友人）

禹甸春回，尧天日永。北苑梅开，花陈箕畴之五福。东园竹秀，叶报华封之三多。恭维总戎张大人，才兼文武，职任爪牙。道随时以畅茂，爵共日以高升。入春以来，荣膺尊秩。而复地近南海，密迹观音。此乃多生多劫，于大士所，曾种善根。及大士悲心，欲仗其威力，护持法门之所致也。其道体康泰，起居纳福，可以不卜而知矣。慰慰贺贺。窃念普陀，乃大士应化之地。历朝敕建，举世钦崇。而尤与总戎，有大因缘。往古则不及详，近世有大功勋于此山者有三。明万历年间，总戎侯公继高，讲武之暇，纂修山志，护持流通，拳拳于兹。国初以来，海氛不靖，山寺颓败。至康熙廿八年，世道升平，翠华南幸。总戎黄公大来，启奏名山废坠状，随即赐帑敕修，而黄公未经一年，即升尊爵。次年总戎蓝公理莅任，奉旨监造。鞠躬尽瘁，竭力经营。佛事王事，一肩担荷。前后两寺，为立生祠，永随大士享受香火。而于黄公，亦设祠祀之。其他武臣，护持此山者，多难枚举。良由武臣，每当两军对垒，锋矢交驰之际，多默念大士，密蒙护佑，由之立战功，致太平，故致然也。纵时属靖谧，亦藉大士威力，镇军威于遐域，消祸乱于未萌。唯其沐恩也深，故其报恩也切。唯其报恩也切，故其食报也厚。如黄蓝二公，及近世曾彭左等诸公，莫不皆然也。现今时值末法，法弱魔强。每有无赖之徒，混入法门，不守清规，败坏佛法。由是不达深理之儒士，见此游行人间造作恶业之僧，遂谓举世僧众，无不如此，从兹一唱百和，诽谤沮遏，甚至毁废寺宇，焚烧经像。不知玉虽出于昆冈，必玉隐而石露。若不钻凿，则止见其石，不见其玉。以不见玉，遂欲措以烈火，则因恶顽石而尽焚美玉矣。昔人负荆山之世宝，尚且两获刖足。况负无上大涅槃山实相妙

宝者，而世俗知见，何能识之，宜其频加毁辱也。伏愿阁下，护持名山，摧邪辅正。以国家之爪牙，作大士之金汤。继黄蓝之芳踪，抉俗眼之翳膜。其食报也，当必果证无生，地登不退。成正觉于将来，作调御之丈夫。岂第印变成方，秩转为文，百年福寿，裔世联芳而已哉。

复张云雷居士书一

梁任公，有出群之才，值相忌之世。何不卷而怀之，赋归欤而力究出世大法，以期彻悟本具妙性。又须力修净业，回向往生。俾所悟者，一一亲证。然后乘大愿轮，示生浊世。以不思議神通变化，作对治法。于强弗友，刚克。夔友，柔克。无论上中下根，无一不被其泽。此大丈夫继往开来，自利利他之究竟实义。于此时此世，而不竭力研究，徒存忧世之心，不免危身之虑，乃英雄豪杰愤世闷时之迹，非圣贤素位而行，乐天知命之本色也。宿生培此慧根，固不容易。倘不于此专精致力，以期亲证，则如坯器未火，经雨则化。光阴短促，人命几何。一气不来，即属后世。未证道人，从悟入迷者，万有十千。从悟增悟者，亿无一二。忍令无上法器之坯，经再生之雨，而复为尘土乎哉。任公与光，素无交情。近以谬听人言，亦可攀为知己。知己者为知己谋，须于大体统处立言，方不失为一言相契，毕生知己之谊也。不知梁公视此，为竖点头乎，抑横摇首乎。祈以此意转达之。

复张云雷居士书二

入佛问答一书，导引未悟，令生正信，随机开示，渐入渐深，赠送结缘，诚属莫大功德。然此系泛论入佛事理，虽亦偏赞净土，实未大畅厥旨。若已有信心，当阅净土诸书。若不能多阅，其最显豁者如径中径又径一书。采辑诸家要义，分门别类，令阅者不费研究翻阅之力，直趣净土壶奥。于初机人，大有利益。入佛问答所示研究次第，唯天姿高，宿根深者，方堪担荷。若二俱退半，仍欲依彼所示而为研究，恐教理不能大通，而净土一法，由笃志研穷教理，遂成担搁矣。佛法因人而施，断不可执通途宏规，而与机相违，致失即生了脱之殊胜利益。是在当人自量根性，而为修持耳。往生咒梵文，学之亦甚好。但不得生分别心，谓此略文为非。一起此念，则一大藏所有咒，皆生疑心，谓为未合佛意。须知译经之人，皆非聊尔。何可以他译不同，便藐视之乎。千余年持之得利益者，何可胜数。岂千余年来之人，皆不知梵文乎。学固宜学，断断不可起优劣胜负之念，则利益自不可思议矣。又持咒一法，与看话头相似。看话头以无义路，故能息分别之凡情，证本具之真智。持咒以不知义理，但止至诚恳切持去，竭诚之极，自能业消智朗，障尽福崇，其利益有非思议所能及者。礼佛仪式，极忙之人，不便特立，但至诚恳切，口称佛号，身礼佛足，必致其如在之诚则可矣。世当劫浊，互相戕贼，不有护身符子，断难永无祸害。所谓护身符子，亦只至诚礼念阿弥陀佛而已。而观音大士，悲愿洪深，寻声救苦，随感即应。宜于朝暮礼念佛外，加以礼念大士，则冥冥之中，必蒙加被，自可转祸为福，遇难成祥，而不自知也。此方外野人为知己作救世之方法也。若曰为举世，非不能救。但人不肯依法而行，则无如之何矣。

复张伯岩居士书

息战书，略阅一遍。江神童，可谓非常之人，抱非常之志，拟欲作非常之事，普令天下人民，同得非常之常道，实为千古稀有，若非圣贤再世，便是菩萨示生。其生也，必非聊尔。而天下万国，当由此长夜洪钟，通皆震醒。由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利利他，视人犹己，同归无我之域，共享大同之风。光老矣，恐不及见，不妨预为万国贺。虽然，其立法犹有不合时机处。光无知无识，何敢评论江君著述。而知己人前，不妨一为商榷，谅无罪责见加耳。当今世道人心，坏至极点，欲挽救之，但以五教圣贤道德为训，此唯能转变天机深者。若中下之人，任汝说得唇敝舌焦，彼纵能领会，亦与自心了无干涉。况不领会者，居其多半乎。则用力多而收效鲜矣。欲万国共敦此谊，除非万国之人，皆属上等天姿，欲力求圣贤之道，而未得其门径者，方有实益也。否则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卫武公早言之于二千余年前矣。江神童可谓知体而不知用，得根本智而未明差别智也。又其设会之法，范围过大。恐无此汪洋支费，不落空谈，亦属有始无终。又此种大会，何可特设女会。女会一立，将必全国女人，戮力争权，事事皆须男女一体。果皆如虞之二妃，周之三太，则实为大幸。否则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以天生非常之奇人，而开此弊端，实为不慧所痛惜。吾尝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操得一大半。以相夫教子于家庭之中，俾有天姿者，即可希圣希贤，大立德业。无天姿者，亦可循规蹈矩，作一善良人民。若舍此不讲，而专欲操权与男人同，则是乱天下之第一大祸也。神童何其未虑及此。又其论佛教，亦大有失言之弊。若上等人闻之，当必汲汲以求其戒定慧空。若下等人闻之，或致欲人其人，火其书者，相继而起。当此杀劫炽盛之时，不以佛之慈周无形，悲拔三世之道，为救国救民第一要义为训。而发挥伪佛教，即以弃伦物，谈祸福为证。夫因果报应，乃世出世间圣人，平治

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当此人心陷溺之际，正宜倡明因果报应，使中下之人，虽欲为恶而有所不敢，虽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而反破斥谈祸福为伪，为所痛恨。岂真知佛教哉。夫弃伦物谈祸福，何尝无伪，又何尝无真。而概以伪目之，则释迦如来便成罪魁。自佛以下，何堪再论。若曰诸贤所辟者迹，未知其真，则吾无间然。而谓诸贤辟者是伪，则过在佛教，不在诸贤。充所谓伪佛教之词，则非灭除佛教，唯留戒定慧空不可也。夫戒定慧空，佛未出世，法未东来，固已充塞宇宙，无少欠缺。而尧舜周孔之圣，亦未发明。迨至佛教东来，则方知吾人日在戒定慧空中过活，从生至死，不能出乎其外。而无端怖头狂走，为可怜耳。医家治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譬如有人咽喉壅肿，饮食难入，气息难出，必先消其肿，然后方可按其病原，调理脏腑。若不先消其肿，则人将立毙。纵有治本之良方妙药，将何所施。因果者，即今日消肿之妙法也。然因果一法，标本统治。初机依之，可以改恶修善。通人依之，可以断惑证真。乃彻上彻下，从博地凡夫，以至圆满佛果，皆不能离者。岂徒治标而已哉。

与谢融脱居士书

贵乡之知有净土法门，由林介生之请净土典章。倘诸居士于宿世中，向此法门，未种善根，何能以古为师，一闻之下，即便生信发愿，自行化他，不十五年，其道大行之若是乎。观阁下之天姿境缘，及现在之法运时机，似宜以持五戒而护持三宝，宏净土而普劝往生，为契理契机之第一要义。何以言之？阁下年已过四十，天姿非上等，欲研究经藏，参访知识，恐有法门无量，光阴不多，纵欲钻研，措手不及之叹。又现今虽有知识，而僧多滥污，同行乏人（同行，名为内护，能互相磋磨，挟持进道）。若向上之志一衰，则懒惰懈怠随之，而不复振矣。如不慧二十一岁，辞亲出家，亦可谓发心真而立行猛矣。至今五十三岁，若宗若教，毫无所得，徒负亲恩，空为佛子。所幸者净土一法，于出家学弥陀经时，已生信心，实未蒙一知识开示。以当时业师，与诸知识，皆主参究，所有开示，皆破净土。吾则自量己力，不随人转，虽佛祖现身，犹不改作，况知识所说乎。又现今法弱魔强，欲护持佛法，在俗则易，在僧则难。阁下若能严持五戒，专念弥陀。克己复礼，言行相应。然后广行化导，普利群伦。不可居师位而自高，不可受钱财而自益。在家为一家演说，对众为大众详陈。则人皆仰其德而信从其言。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草上之风必偃也。令郎不信此道，亦不可强。俟其遇境逢缘，天机发现时，一启迪之，自有沛然莫御之势矣。莲社初开，须有定规。女人入社，断乎不可。切不可效他方之漫无检约，以致一法才立，而百弊丛生矣。至要至要。舍利不能礼拜，丛林不能亲炙，有何所欠。但能见佛像，即作真佛想。见佛经祖语，即作佛祖面命自己想。必恭必敬，无怠无忽，则终日见佛，终日亲炙诸佛菩萨祖师善知识。舍利丛林云乎哉。市井习气，出家若不真修，更甚于俗。若欲远离，先须了知世间一切诸法，悉皆是苦，是空，是无常，是无我，是不净，则贪瞋痴三毒，无由而

起矣。倘犹不能止，则以忠恕忍辱治之，则自止矣。若又不止，则设想于死，自然无边热恼，化为清凉矣。报恩经谓次第受戒。今出家受戒者，亦先三皈，次五戒，次十戒，次具戒，次菩萨戒。但古之受戒者，是发心为了生死。今之受戒者，多是为充大僧而图体面。得戒之言，从未措怀。故外方之鳞流子、下流坯，无不皆是受过三坛大戒之僧。此其弊由于清世祖罢试僧、免度牒，与近世之为师者贪名利，喜眷属之所致也。吾恐贵地诸僧，不知此义。谓度人出家，是第一好事。致匪类入法，法随以灭。故不避繁琐，而覩缕言之也。须知净土一法，乃如来一代时教，最玄最妙，至圆至顿之法门（一法具一切法名圆，即生修，即生证名顿）。博地凡夫，亦能入此法中。等觉菩萨，不能出此法外。实上圣下凡，速成佛道之一条捷径。诸佛诸祖，普度众生之一只慈航。于此不生信心，或信不真切，便是业深障重，不合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世永劫在此世界，常轮六道，无有出期。纵得人天，为时甚少，如客邸寄居。一堕三途，则其时甚长，如安住家乡。每一思及，衣毛皆竖，不惜苦口，恳告同人。今为阁下引一明证，庶可策发信愿之心，而鼓励宏赞之力耳。此之法门，唯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专说。其余一切大乘经中，无不发明此事。其他勿论。华严一经，乃佛初成道，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直说界外大法，不与凡夫二乘所共。末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童子，乃断惑证真，破无明复本性之美称，非如塑像作小孩子，为童子也。文殊菩萨，华严有处亦称文殊童子，余经亦有作此称者），受文殊教，遍参知识，初见德云，即闻念佛法门，遂证初住，从此随参随证。至五十三普贤菩萨所，普贤以威神加被，令善财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名等觉菩萨）。然后普贤令善财，与华藏海众，一切诸大菩萨，发十大愿王。以此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又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章云，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临命终时，遇善

知识，教称佛名。满十声已，灭罪往生。龙舒净土文中张善和、张钟馗等，即是其人。上之则文殊（文殊有发愿经）普贤，久成佛道之大菩萨，下之则五逆十恶，将堕地狱之恶众生，皆承弥陀接引之力，皆为净土所摄之机。可见法门广大，了无弃物，佛愿宏深，等视众生。吾尝有联云，舍西方捷径，九界众生，上何以圆成佛道。离净土法门，十方诸佛，下不能普利群萌。阁下当发大勇猛，发大精进，担荷此法，取古人宏扬净土之逗机言论，为乡里倡，居尘不染，即俗修真，方合融脱命名之义。盖融脱者，乃和光而不同其尘之谓也。鄙见如此，不知阁下以为何如。祈自裁度。

复顾显微居士书

令友某君对于佛学种种情见，及复阁下书，虽数百言，只因因果、空有、事理，性相混乱，致于金刚，于净土，悉皆不依佛祖诚言生信，妄自违理究理。欲为出格之大智慧人，不肯堕于愚夫愚妇之窠臼。而自谓为理障，实则是业障于心。如盲睹日，了不见其光相，尚谓见者为妄。岂不大可哀哉。此种知见，诚不易破。况光之所说，语涉支离，理难彻透。固当愈滋疑议，有损无益矣。欲不奉命，恐或见责。且作塞责之计，而妄评之。祈勿致于某君，否则撕裂践踏，或所不免。若以光之文论，则适当其宜。若以其中所说，不是引经之文，便是宗经之义。而字又为世间至宝，被彼践踏，不但彼自获罪不浅，阁下与光，亦复获罪不浅也。今代为复曰，谛观来书，种种议论，一言以蔽之，曰以凡夫知见妄测佛智而已。且吾人从生至死，内而身心，外而境界，何一能知其所以然。从自有知识以来，见前人之所为，而自亦为之。遂得身体成立，诸事顺适，身心安乐。从生至死，受用自在。若如来谕，己不知佛之所以然，及净土之所以然，虽佛祖诚言，亦不肯因之生信。推是以求，阁下终日吃饭，终日穿衣。其充饥御寒之所以然，为知也，否也。若道知，则知者为谁，请的的指出。若指不出，犹依前人成规穿衣吃饭，何于了生死第一妙法，必企其先知所以然而生信，断不肯因佛祖之诚言而生信耶。又阁下有病，须服药者。为先遍阅本草脉诀，知其药性病原，方始按病立方，而后服药耶。为即请良医诊脉，立即服药耶。若立即服药，则治病与学佛相悖矣。纵令遍阅本草脉诀，知其药性病原，亦与学佛相悖。何以故？本草脉诀，系前人之成言。汝未能亲见，何可取信。若谓本草脉诀之言，不可不信。则佛祖善知识之言，何以皆不生信，必欲自见方信耶。如汝知见，刻实论之，当先见某药走某经，治某病，方肯开方服药，断不肯依本草脉诀所说，以开方服药。何以故？以未见故。今

充饥御寒治病之所以然未见，而即穿衣吃饭服药。佛与净土之所以然，已未亲见，纵佛祖诚言，皆不生信者，此何故也。一则以性命相关，虽不知不敢不如是行。一则以高明自诩，必彻见方肯修持其法。古今来几多出格豪杰，由此知见，毕生不沾佛法实益。彼谓为愚夫愚妇者，初亦不知，而能依前人成规，颛蒙念佛，因兹潜通佛智，暗合道妙。遂得带业往生，及断惑往生者。将见悉证佛果，况徒知之而已乎。而此种自命出格者，因疑生谤，将从劫至劫，长堕恶道，被彼愚夫愚妇念佛往生者之所怜悯，欲垂救援亦不可得。何也？以宿世之不信恶业所障也。阁下之智，如干将莫邪，切玉如泥。以不善用其智，如以干将莫邪切泥，则泥无所成，徒损锋芒。可不哀哉。佛法乃心法，非世间一切法所能喻。其喻者，不过令人会其义，何得死执其事，而敌体论之。举扇喻月，动树训风，必于扇上求光明，于树上求披拂，是尚得名为智乎。梦境是假的，因果是真的，亦不妨以梦境喻因果，悉令敌体相符。何也？妄心是因，梦境是果。若无妄心，决无梦境，此决定不易之论也。善恶及修持之心之事是因，得善恶及修持之果报是果。阁下为信也，否也。妄心为梦因，则得梦境。念佛之心为佛因，则近之即得往生西方，远之毕竟圆成佛道。是滋君之疑也，抑起君之信也。佛为究竟有无且置。阁下必欲致诘佛之有无，且问阁下自己毕竟是有是无。若谓是无，此一上络索，是谁述说。若谓是有，请的的指出其述说者。语言系喉舌与识心相即而有，文字亦识心手笔运动而现。二者皆不出色受想行识五蕴之外，皆非阁下自己。离此五法指得出，许阁下问佛究竟有无为大智慧问。若指不出自己之有无，欲先知佛为有无，乃狂妄无谓之问，非切己穷理之问也。佛毕竟是有，因汝凡情未涤，决不能见。阁下自己亦是有，因汝五蕴未空，亦不能离色受想行识，的的指出也。金刚经令发菩提心菩萨，发心度尽一切众生，令其皆证无余涅槃，而不见有一众生得灭度者，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布施为六度万行之首，举布施则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乃至万行，皆当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修。此经文略，唯举

布施以该其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我人众生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如上所说，且道是有相耶，是无相耶。如此广大光明之相，逼塞太虚，而谓之为无，是何异于生盲乎哉。其言无一众生得度，不住相，无相，无所住者，欲人不滞凡情圣见之执著相耳。其言度尽众生，行布施，生心，修善法，欲人称性修习自利利他之法，以期自他同得圆满菩提而后已。不于此中著眼，妄执无相为究竟，与嗜酒糟汉同一知见，尚得谓有智慧人乎。信有何难起，疑有何难去。汝决定不肯起，决定不肯去。虽佛亲与之说法，亦无如之何，况吾侪具缚凡夫乎。欲知佛之虚实，净土文、西归直指，所论之理，所载之事，何不于此起信断疑。将谓此种言论事迹，皆系妄造谣言，不堪寓目乎。若作此见，则灵魂决定不堕余五道，唯在阿鼻地狱，尽未来际，长享随心所现之镬汤炉炭剑树刀山，种种自在受用之乐境耳。其为乐也，莫能喻焉。必欲知佛虚实，虽净土文西归直指所说，皆非实，唯自己亲见亲证方为实。今有一事相问，汝须直心相酬，不得含糊躲托。北通州王铁珊者，前清曾作广西藩台，其时广西土匪甚多，彼于作兵备道时，即设计剿灭其党，所杀甚多。四年前得病甚重，一合眼即见在黑屋中，其屋甚大，又甚黑，其鬼无数，皆来逼迫，遂即惊醒。久则复合眼，其境仍如是，复惊醒，三昼夜不敢合眼，其人已奄奄一息。其妻因谕之曰，你如此只么样好。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吧，念佛总会好。铁珊一闻此言，遂拌命念。未久，即睡著，遂睡一大觉，了无境界可得，而病亦渐渐痊愈矣，因长斋念佛。铁珊前年与陈锡周来山，亲与光说耳。设阁下当此境，为先知佛之虚实而后念耶，为一闻即念耶。若此时不暇究虚实而即念，则现在何得并前人与人示虚实之言论事迹，概指为妄。唯求于仲，援救此徬恍迷离之心境，而欲涕泣求之耶。富贵尚能如敝屣，何不以执著亦作敝屣，净尽弃之乎。汝将谓此知见为入道之门耶，不知乃堕阿鼻地狱之达道也。以梦喻佛者，妄心为因，梦境为果。喻念佛为因，往生见佛为果。何可以金刚六喻为证。夫世间语言文字，虽是一字一事，不妨尊卑并论，美恶兼训。即

如子之一字，称夫子亦好单用，称平人亦好单用，称儿子亦好单用。须必以文定义，断不能将称夫子者，亦作儿子训也。佛国为梦境，须待阁下成佛以后说，此刻就说，则唯损无益矣。事理性相空有因果混而不分。但可学愚夫愚妇，颛蒙念佛，须致恭致敬，唯诚唯恳，久而久之，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此种疑心，彻底脱落，则佛之有无，己之有无，入佛之门径，彼岸之确据，何待问人。若不专心致志念佛，而于别人口里讨分晓，亦与看金刚经，而不知实相。看净土文、西归直指，而不生信心。以业障于心，不能领会，如盲睹日，日固在天，睹固在眼，其不见光相，与未睹时无异也。倘复其明，则一睹即见光相矣。念佛一法，乃复明之最切要法。欲见实相之相，当竭诚于此法，必有大快所怀之时矣。真我欲亲见，非大彻大悟不可。欲证，非断惑证真不可。欲圆证，非三惑净尽，二死永亡不可。若论所在，则阁下之长劫轮回，及现今之违理致诘，皆承真我之力而为之。以背觉合尘，故不得真实受用。譬如演若之头，衣里之珠，初未尝失，妄生怖畏，妄受穷困耳。念佛人临终蒙佛接引，乃生佛感应道交。虽不离想心，亦不得谓独是想心所现，绝无佛圣迎接之事。心造地狱，临终则地狱相现。心造佛国，临终则佛国相现。谓相随心现则可，谓唯心无境则不可。唯心无境，须是圆证唯心之大觉世尊说之，则无过。阁下若说，则堕断灭知见，是破坏如来修证法门之邪说也，可不慎诸。一一具说，太费笔墨，知一反三，当无遗义矣。

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

适奉手书，知贵地尚有儒佛心法，一肩担荷者，欣慰无似。至于誉不慧处，颇涉世谛俗套。夸鱼目逾宝珠，谓寸木高岑楼，令人惭惶无地耳。光一介庸僧，无法自给，常时行乞于大富长者之门，见其所弃之残羹馊饭，取而自资，有不嫌酸臭者，亦复以此用施。而徐蔚如谓其有益饥人，遂屡为流布，虽意有可取，而文不足观。不意竟读阁下青眼，感愧何极。芜钞二次所印，以蔚如丁母忧出京，托友人校对。由通家不能细心，遂致错讹数十。去春蔚如又令上海商务印书馆，另编另排，兼以留板（此次校对颇精）。至今春正月出书，以印二千部，未出正月，即已售尽。该馆事忙，不暇再印。后由请者屡催，许抽暇先印一千以应之。待后有暇，再为多印。今奉上二部，祈查收。此中比京中二次印者，多卅余篇。其于正心诚意，竭诚尽敬之旨，亦略为发挥。以对治今人向外驰求，及肆无忌惮之病。于初学稍有裨益，若通宗通教者见之，未免有发呕者。然果呕尽宗教不消之陈食，则此残羹馊饭，亦可培补元气，待其气力充足，再用王膳，则方得实益矣。川中若有不嫌酸臭者，当令商务印书分馆，代为发售可也。至律教禅净之种种法门，何者合机，当于净土决疑论，息心详阅，自知梗概，今不具书。至谓以佛法助儒道，二法并行，俾一切人于世法为真儒，于出世法为真释。若大通家，则禅净双修，而必以净土为主。若普通人，则亦不必令其遍研深经奥论，但令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即已。此人不废居家业，而兼修出世法。虽似平常无奇，而其利益不可思议。良以愚夫愚妇，颛蒙念佛，即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较比大通家之卜度思量，终日在分别中弄识神者，为益多多也。以故愚夫愚妇念佛，易得益。大通家能通身放下，亦易得益。若唯以义理是卜度者，则不得益，或反得病。及未得谓得，流入狂派者有之。参禅一法，非现今人所宜学，纵学亦只成文字

知见，决不能顿明自心，亲见自性。何以故？一则无善知识提持抉择，二则学者不知禅之所以。名为参禅，实为误会。光于宗教不宜混滥论，及净土决疑论，已示大概。今人无论上中下根，皆须以力敦伦常，主敬存诚，深信因果，广行众善，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为事。因果一法乃世出世间圣人，烹凡炼圣之大冶洪炉。若最初不以因果是究，则通宗通教之后，尚或有错因果事。因果一错，则堕落有分，超升无由矣。且勿谓此理浅近而忽之。如来成正觉，众生堕三途，皆不出因果之外。而凡夫心量小，凡经中所说之大因果处，或领会不及。当以世间浅近者，为入胜之方便。如文昌阴骘文、太上感应篇等（感应篇，上海中华书局有感应篇汇编，为古今注此篇者之冠，文理俱佳，有二本），俾熟读而详审以行之。则人人可以为良民，人人可以了生死矣。光前年曾刻安士全书（文钞中有二序，可知大概）板存扬州，各经房皆为流通，诚淑世善民之要书也。念佛所重在往生，念之至极，亦能明心见性，非念佛于现世了无所益也。昔明教嵩禅师，日课十万声观音圣号，后于世间经书，悉皆不读而知。当看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方可知念佛之妙。而光之芜钞，屡屡言之。居士谓现世无益者，不但未深体净宗诸经论，即光钞亦属走马观灯，未暇详究耳。律不独指粗迹而已，若不主敬存诚，即为犯律。而因果又为律中纲骨。若人不知因果，及瞞因昧果，皆为违律。念佛之人，举心动念，常与佛合，则律教禅净一道齐行矣。须知如来所说一切法门，皆须断惑证真，方可了生脱死，绝无惑业未断，得了脱者。念佛法门，断惑业者往生，则速证法身。具惑业者往生，已超登圣地。一则全仗自力，一则全仗佛力，又兼自力。二者难易，奚啻天渊。每有聪明人，涉猎禅书，觉其有味，遂欲以禅自命，拟为通方高人，皆属不知禅净所以，妄自尊大之流类。如是知见，断断不可依从。依之则了生脱死，恐经尘点劫数，尚无望也。祈细阅光文钞自知。

与吴璧华居士书

吾人心性，与佛同俦。只因迷背，轮回不休。
如来慈悯，随机说法。普令含识，就路还家。
法门虽多，其要唯二。曰禅与净，了脱最易。
禅唯自力，净兼佛力。二法相校，净最契机。
如人度海，须仗舟船。速得到岸，身心坦然。
末世众生，唯此堪行。否则违机，劳而难成。
发大菩提，生真信愿。毕生坚持，唯佛是念。
念极情忘，即念无念。禅教妙义，彻底显现。
待至临终，蒙佛接引。直登上品，证无生忍。
有一秘诀，剀切相告。竭诚尽敬，妙妙妙妙。

复马契西居士书一

所言长斋念佛外之应守规律，即是敦行孝友，务尽伦常。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居心动念，不干邪僻，并及虚伪。与人做事，克尽厥职。遇有缘者，劝令入道。其种种行相，不须具标，但勤看印光文钞，及安士全书自知。须知为佛弟子，凡所作为，必须超过世俗所行，方能自己得真实益，令他相观而善。若口说修行，心怀不善，于父母兄弟，以及一切世人上，未能尽其本分，如是之人，名为假善人。因地既伪，实益何得。圣贤之学，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始。况欲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者乎。格物致知，当看四书蕩益解重刻序，及袁了凡四训序。昔白居易，问鸟巢禅师。如何是佛法的大意。窠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这两句话，三岁孩童也会恁么道。窠曰，三岁孩童虽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须知此语，乃一切学佛法人之总关切要语。诸恶众善，皆须在心地上论，不专指行之于事而已。心地上了不起恶，全体是善。其念佛也，功德胜于常人百千万倍矣。欲得心地唯善无恶，当于一切时处，主敬存诚，如面佛天，方可希企。心一放纵，诸不如法之念头，随之而起矣。

复马契西居士书二

西方路书中，权实顿渐辨疑之文，须先明权实顿渐四字，然后再论念佛参禅之为权为实为顿为渐，则可了无疑义矣。权者，如来俯顺众生之机，曲垂方便之谓也。实者，按佛自心所证之义而说之谓也。顿者，不假渐次，直捷疾速，一超直入之谓也。渐者，渐次进修，渐次证入，必假多劫多生，方可亲证实相之谓也。彼参禅者，谓参禅一法，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法，固为实为顿。不知参禅，纵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但见即心本具之理性佛。若是大菩萨根性，则即悟即证，自可永出轮回，高超三界，从兹上求下化，用作福慧二严之基。此种根性，就大彻大悟人中论之，亦百千中之一二人耳。其或根器稍劣，则纵能妙悟，而见思烦恼未能断除，仍须在三界中，受生受死。既受生死，从悟入迷者多，从悟入悟者少。是则其法虽为实为顿，苟非其人，亦不得实与顿之真益，仍成权渐之法而已。何以故？以其仗自力故。自力若十分具足，则何幸如之。稍一欠缺，则只能悟理性，而不能亲证理性。今时则大彻大悟者，尚难其人，况证其所悟者哉。念佛一法，彻上彻下，即权即实，即渐即顿，不可以寻常教理批判。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种性，皆须修习（此彻上彻下之谓也）。如来为众生说法，唯欲令众生了生脱死耳。其余法门，上根则即生可了，下根则累劫尚难得了。唯此一法，不论何种根性，皆于现生往生西方，则生死即了。如此直捷，何可名之为渐。虽有其机，不如寻常圆顿之机，有似乎渐。而其法门威力，如来誓愿，令此等劣机，顿获大益，其利益全在仗佛慈力处。凡禅讲之人，若未深研净宗，未有不以为浅近而藐视者。若深研净宗，则当竭尽心力，而为宏扬。岂复执此权实顿渐之谬论，而自误误人哉。念佛须善发心者，心为修持之主。心若与四弘誓愿合，则念一句佛，行一善事，功德无量无边。况身口意三业，恒以念佛利生为事乎哉。心若唯求自利，不愿利人，所

行之事虽多，而所得之功德甚少。况或再加以倾人害人之意，及自炫自矜之心，则所念之佛，所行之善，亦非全无功德，实属百千万亿分中，仅得一分半分，而其恶念之过，亦复不少。故修行人，皆须善于发心，不止念佛人耳。言取舍者，此约究竟实义为难（难者，反诘问也）。不知究竟无取无舍，乃成佛已后事。若未成佛，其间断惑证真，皆属取舍边事。既许断惑证真之取舍，何不许舍东取西，离垢取净之取舍。若参禅一法，则取舍皆非。念佛一法，则取舍皆是。以一属专究自心，一属兼仗佛力。彼不究法门之所以然，而妄以参禅之法破念佛，则是误用其意。彼无取舍，原是醍醐。而欲念佛者，亦不取舍，则便成毒药矣。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不可相非，亦不可固执，唯取其适宜，则有利无弊矣。所愿汝笃尽伦常，专志念佛。以其余力，于父母兄弟妻子朋友等，随分随力，为之劝导，俾可同得念佛实益，庶不虚此生此遇矣。

复马契西居士书三

傅大士语录，错讹不胜其多，兼且偈颂多属提倡禅宗，恐汝无此学识，不是疑大士讹说，便是以己意误会，则罪过无量。宜送大通家看，汝千万勿看。纵要看，待明年兴慈法师，二次刻成刷印出，再请看之。初兴慈法师，得此本鉴定刻板，前年送光一部，光息心校正，劝彼另刻，彼拟明年方刻，此板当好看多矣。护法录甚好，但非专主净土者，其谈宗处，不可妄会。而高僧嘉言懿行，阅之则能长人善根。往生论注，照光标示，已标过否。此书文理甚好，宜熟看之。汝妄想之心，遍天遍地，不知息心念佛。所谓向外驰求，不知返照回光。如是学佛，殊难得其实益。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汝学佛而不知息心念佛，于儒教尚未实遵，况佛教乃真实息心之法乎。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乃至万行。心经照见五蕴皆空。皆示人即境识心之妙法也。若一向专欲博览，非无利益，奈业障未消，未得其益，先受其病矣。

复马契西居士书四

永明等录，有何不合。汝且认真念佛。净土十要一书，多看即已足矣。余且待财智有余时，再请而读之，不晚也。念佛之乐，唯真念佛者自知。然必须志诚恳切，摄心而念，不可著外境相，否则心地不通，观道不熟，魔境现前，亦不了知，则殆矣。切嘱切嘱。今之真宏净土者，实难其人。遍参知识之念，改作一心念佛，则利益大矣，否则徒成一个劳碌奔波而已。谛法师处，宜多请教，余则非光所知也。安士全书，为古今善书之冠。拟排印普遍流布，藉以挽回世道人心。幸尤惜阴居士极力料理，特出广告，普劝印施。因令打四付纸板，拟印二三十万部。俾全国二千四十一县之各要机关，及各要人，皆得瞻视。则以后之流通，当更普遍广远矣。然成事在天，不必预计，但以救国救民为事，尽力而为即已。念佛不能纯一，必须制心不令外驰。久久自会纯一。成片者，纯一无杂之谓也。大丈夫能令文章盖天下，功业宣宇宙，而不能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以著于外而遗其内，著于有为之末，而遗其无为之本也。世间人谁能一一占全。吾人但取其克尽伦常，力修净业即已。何暇计其他哉。

复马契西居士书五

念佛时各随所宜。今丛林念佛堂，皆先念弥陀经，经完，念往生咒，或三遍或一遍，然后举赞佛偈。至偈毕，接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即绕念，须从东至南至西至北绕。此为顺从，为随喜，顺从有功德。西域最重围绕，此方亦与礼拜均行。若从东至北至西至南，则是反绕，有罪过。不可不知。绕念一半，即坐默念，约一刻，又出声念。念毕跪念佛十声，观音势至清净大海众各三声，然后念发愿文。在家人恐室小难绕，则立跪坐念，皆须按己精神而定。正不必令他人立法则也。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者，乃念到相应时，虽常念佛，了无起心动念之相（未相应前，不起心动念念，则不念矣）。虽不起心动念，而一句佛号，常常称念，或忆念。故云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也。无念，不可认做不念。无念而念，谓无起心动念之念相，而复念念无间。此种境界，殊不易得，不可妄会。观想一法虽好，必须了知所见佛像，乃属唯心所现，若认做心外之境，或致著魔发狂，不可不知。唯心所现者，虽其像历历明明，实非块然一物。若认做外境，作块然实有，便成魔境矣。合眼开眼，但取合宜可也。兼持观音圣号，甚有恃怙。一切人皆宜如此修之。作事时，不能念兹在兹者，以未到一心不乱境界，则心无二用，难免间隔。苟能常存觉照，亦无所碍。人须各守本分。汝上有祖母父母，下有小弟妻室，而且职业极闲，最易修持。不于此境，真实用功，而妄欲出家修行。汝出家有此好机缘，专心办道乎。不知出家有出家之事，谁能一事不理。即如光了无一事，亦几终岁长忙，无暇专心念佛。况其余者哉。祈随分随力修持，勿作分外之想，则幸甚。

复马契西居士书六

修行之人，要息心静养。汝名静庵，何不顾名思义，一味无事找事，弄得一切人讨厌。自己胸膈膨胀，头晕神疲，再不自重，必致吐血，轻则便成废疾，重则或致陨命。反贻人谓汝学佛修行，不唯无益，而反受损，从兹一班无知，遂谓佛法之咎，因之诽谤阻遏，断人善根，不知由汝不依佛教而行之所致也。汝须自知好歹。修行要各尽其分，潜修默契方可。汝之病，皆尔自取，谓之何哉。急急改过，摄心念佛，即经典亦暂且勿看。过一二月，便可复原。不然，即绝交。他日再见，一任情同陌路而已。

复马契西居士书七

名者，实之表。有实有名，亦不为荣。何以故？以属本分故。无实得名，辱孰甚焉。况欲张罗，动人视听，必致遍登报纸，彼于表彰处，必加一番疑议，则成欺世盗名之实案矣。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故不得不再详告也。汝信心颇深，但好张罗，及好游，好结交，实为修行一大障。且汝年始二十余，即如此结交，后来佛学大通时，当日不暇给矣。祈沉潜杜默，则其益无量。戒之。

复马契西居士书八

屡次戒汝，沉潜杜默，一心念佛，然究不肯将张罗习气放下。显荫将知事稿寄海潮音，已属太不洞事。汝又以为得意，不亦唯名是求乎。募印文钞之事且止，以汝尚非做此种事业之时。汝且息心念佛，毋求博览。令内既发心皈依，当名契净。名说以现无工夫，且待暇时为之。汝后所问者，实皆切要之语。只因汝不能息心念佛，故茫然不知下落。汝且认真念佛，久当自知，不须人说。令内既皈依，当令心依佛说，身去女习，庶可获大利益。依佛说，即依四弘誓愿，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虽尚非彼分，然其心固宜发利己利人之心。除女习，即勿事妆饰，勿怀谄曲。于上人同辈，必尽孝尽友。如此方不愧为佛子矣。

复马契西居士书九

便蒙钞，乃道光末年，红螺山慕莲法师所著。净土决疑论，特借彼口气，而作发起。民国三年，狄楚青致书令作论，以凑佛学丛报材料。光先概不用印光之名，故借彼名。于题下标云，红螺山慕莲法师遗稿，云水僧释常惭钞寄。及与孟由寄，则标云借红螺慕莲法师口气。及蔚如排印，两种标语全删去，故致汝疑光曾著有此书也。前所问者，今条示之。心本无象，而森罗万象皆由心现。心本非法（法即事也，世间凡可以名目者通谓之法），而一切诸法，皆由心显。故曰无象而为万象之主，非法而为诸法之宗（宗者，归趣之义，如江汉朝宗于海。又主质之义，以诸法莫不以心为体故）。生佛体同，有何差别。差别何可名同。汝将相用，混而为体。故有此问。生佛体本无二，其不同者，乃迷悟顺逆于体之相用耳。生迷逆于体，佛悟顺于体。迷逆悟顺之相与用，则天地悬殊也。普贤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当看普贤行愿品自知。光文钞中，处处说之，何不领会。极乐四土，带业往生者，居同居。断见思惑者，居方便。破无明者，居实报。无明净尽者，居寂光。又实报，约所感之果报说。寂光，约所证之理性说。本属一土，讲者冀人易晓，故以分证者属实报，满证者属寂光。实则二土中，俱有分证满证。文钞中亦详述之。同居虽具三土，而未断惑者，止受用同居之境耳。虽属带业往生之人，不可以凡夫定名之，以皆得三种不退故。此乃以常途教理，与极乐往生所证者，相比较，细阅自知。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弥陀佛，而未达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决志愿求生故，如子忆母，无时暂忘。此未达理性，而但依事修持也。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心具者，自心原具此理。心造者，依心具之理而起修，则此理方能彰显，故名为造。心具即理体，心造即事修。心具即是心是佛，心造即是心作佛。是心作佛，即称性起修。是心是佛，即

全修在性。修德有功，性德方显。虽悟理而仍不废事，方为真修，否则便堕执理废事之狂妄知见矣。故下曰，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为系心之境，令不暂忘也。此种解法，千古未有，实为机理双契，理事圆融，非法身大士，孰克臻此。以事持纵未悟理，岂能出于理外。不过行人自心未能圆悟。既悟焉，则即事是理。岂所悟之理，不在事中乎。理不离事，事不离理，事理无二。如人身心，二俱同时运用。断未有心与身，彼此分张者。达人则欲不融合而不可得。狂妄知见，执理废事，则便不融合矣。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犹如全水成波，全波即水，水是静相，波是动相。动静虽异，湿性原同。终日随缘，终日不变。终日不变，终日随缘。犹如虚空了无诸相，而云屯则暗，日照则明。尘由风起则昏浊，尘因雨洒则澄清。虚空是不变，不妨随种种缘，成明暗清浊。虽则明暗清浊不同，而虚空本体了无改变。了此，则可随悟净之缘，以造即心本具之佛界。弃迷染之缘，以灭即心幻现之六界，与三界也（此约十法界说，故以六道为六界，三乘为三界也，勿错会）。此心周遍常恒，如虚空然。吾人由迷染故，起诸执著。譬如虚空，以物障之，则便不周遍，不常恒矣。然不周遍，不常恒者，乃执著妄现。岂虚空果随彼所障之物遂不周遍，不常恒乎。是以凡夫之心，与如来所证之不生不灭之心，了无有异。其异者，乃凡夫迷染所致耳，非心体原有改变也。弥陀净土，总在吾人一念心性之中。则阿弥陀佛，我心本具。既是我心本具，固当常念。既能常念，则感应道交。修德有功，性德方显。事理圆融，生佛不二矣。故曰以我具佛之心，念我心具之佛。岂我心具之佛，而不应我具佛之心耶。下所说由不了真无自相，随迷染而当体成妄。妄无自性，当迷染而其体原真。终日随缘，终日不变。终日不变，终日随缘两语。乃互相发明，互为赞助。由汝心无正智，遂疑矛盾。念佛毕，起我人，则是自生障碍。凡行菩萨道者，须发四弘誓愿，能以四弘要心，纵有我人之境，心地内究不起我人之执著也。起我人者，皆由心住于相。不知菩萨心无所住，而行六度万行上求下化之微旨也。如上所说，能自领会

固好。如仍不领会，但息心念佛，到业消智朗时，自可了了悉知，不必专以问人为事也。

复马契西居士书十

令爰法名，宜作福贞。贞者，正也，女德之本。若能一心念佛，俾烦恼惑业，消灭净尽。功德智慧，彻底全彰。亦如女德之贞而无所外染，正而卓然自立也。故易曰，贞者，事之干也。干为树之正身。故修行人得其菩提正身，则道业自可成就，福慧自可满足。虽小人未能即如是。然须以如是望之，以如是呼之。期彼顾名思义，而终得如是，则后之为人贤妻，为人贤母，助成夫德，胎教子女，荣孰大焉。令内既皈依，须当勤为修持，勿令有名无实，则幸甚。经目略为一阅，不宜看者勾之。即宜看者，亦祈少看。但以念佛治习消业为事。业消看书，一览知妙。此由约而得之妙法也。今人根性陋劣，一博则泛漫无依，心绪纷张，难以相应矣。

复马契西居士书十一

两次飓风，各处被灾，普陀亦然。殆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召。不知贵宅房屋如何。居科长年正壮盛，气象淳厚，堪为入道之器。光之为人，绝无执著。前念相信，不妨相交。后念不信，不妨即绝。来去任人，我固无心于交与绝也。然他人教人，多在玄妙处著力。光之教人，多在尽分上指挥。设不能尽分，纵将禅教一一穷源彻底，也只成一个三世佛怨而已，况尚无穷源彻底之事乎。居君既已到过山上，何必七月又来。往返跋涉，路途资费，动需若干，祈勿复来。即有疑问，尚有显微居士。即欲问光，邮递最便。何必重来，作无益以害有益也。今为居君取名契心，以彼名秉磐，字漱庵。以其心果能如磐石之贞固不动，又加以漱荡其外垢，则心之本体自可显现矣。心字，指常住真心而言，非随缘所起之习心也。习心，乃情染耳，非本体也。

复马契西居士书十二

（戒磕头布上打印）下院当家来，以所寄壬年信，及物件交光。知所寄白布，托壬年以打印者，此事罪过之极，以菩萨名号作拜垫用，已属褻渎至极，况尚有就地作坐垫用者。余光绪二十年在普陀一见，二十一年在育王又见，以为诧异。告于舍利殿殿主，彼云此宁波家风也。自惭无力挽此恶风。使光若作一方主人，当必到处声明此事之过。俾有信心者，唯得其益，不受其损也。且托者既属至戚，何不开陈罪福，以祈用白布作垫。一则仍不污衣，二则唯益无损，其于彼方为有益。何可循例缄默，仍代为彼转求。安士全书书底印字，汝尚肯说其过失，此过失大于彼百千万倍，固宜为一切信心人详言之。育王之印，现已破碎不成字相（此约光绪二十一年所见说）。实则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之印。普陀印有几颗，法雨寺金印玉印，皆是敕建南海法雨禅寺观音宝印。世有子孙将其祖父之名，用作拜垫，人必以为忤逆，况佛菩萨大圣人之名号哉。宜于亲信人前，劝其勿用。以一传十，至百至千至万，岂不能即灭此恶风耶。凡事皆由一人倡之，众人和之，遂成俗例。返邪归正，何独不然。

致陕西陈柏生督军书

光一介庸僧，毫无淑状。虽出家四十一年，离秦三十六年，而道业依然未成，无颜见故乡人，不敢再赋归欤。去岁蒙阁下青盼，令定慧和尚促光回秦，弘扬法化。光虽感不去心，而实无才德胜此重任。故以最初立愿，倘道业不成，即老死他乡，终不回秦为辞。阁下藻鉴高悬，遂原情而恕之。不肖如光，尚蒙如是嘉许，足见阁下尊德好道，为法为民之心。今春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光文钞出版，特寄五部，以答厚爱。秦地之民，素称良善。世风日变，法律废弛，游手游食之败类，遂得肆意横行。勾通当地坏人，劫掠乡村，惨不忍闻。近数年中，有自秦来，言及秦地现状，无不哽噎涕零。盖土匪一至，遇稍有余裕者，则炮烙烧燎，无所不施，以期其尽献贮积而后已。其苦不堪，势必尽献。而一受此刑，即当时不死，亦难久生。多有富人之室，通皆掘地三尺，凡灶炕墙壁，悉皆毁坏，以求埋金。其淫掠之迹，为千古所未闻。以官府不能制，百姓无控诉。直同长处地狱，了无出期矣。此大帮土匪也。至于小帮，其人众虽少，其酷烈亦然。其来多在夜间。凡闻有此消息，天将暮，先送女人于村外，或田禾中，树林间，坟墓间，即风雨霜雪，亦不敢归。小儿啼哭，则以物杜口，每有闭气致死者。男子多宿于房上。土匪一过，如火燎原，了无生物，此种苦况，说不能尽，尚不知其何所底止。阁下虽在秦地，实所未闻，以出则兵拥，居则兵卫。既未亲身察访，百姓亦难控诉，则无由而知。以是之故，凡稍有家资，可逃出外方者，悉皆弃祖籍，而逃命于他乡矣。上海逃者，不计其数，况各处乎。止一土匪，已属不堪。再加以靖国一军，数年交战，其兵所到处，蹂躏淫掠，何可名言。呜呼。秦人何辜，罹此鞠凶。阁下宿根深厚，才略宏远，以故士卒推为督帅。惜于往昔劫中，少结人缘，致多数人民，不肯爱戴。由是一般不为国与民虑者，私投南军，为靖国军，以与阁下对敌。虽麀

战数年，未分胜负，而两军对敌，炮声如雷，子弹如雨，所杀伤者，皆吾秦之同胞。其两军之兵，所经之地，人民遭其淫掠，亦吾秦之同胞。哀哉同胞，呼天不应，入地无门，身为鱼肉，其谁痛惜。光窃谓阁下虽则位尊威重，人莫敢侮，实与百姓之畏土匪，不相上下。凡欲行刺者，不知几何。况靖国军之揭旗声鼓，以为对敌者乎。幸阁下宿福深厚，卒未有虞，然两军交攻，固已危险万状矣。倘一有不测，则高堂二亲，及兄弟妻子，将何倚靠。况敌人之心，决难推孝友之情，以保护全家，不肯一加残伤乎。是百姓之苦荼，其毒尚浅，阁下之苦荼，其毒更深。中央政府，軫念民生，意谓阁下虽则才德深远，但以未洽民心，故有靖国一军，为之发起。阁下若退，靖国自可取消，以故特派阎督相代。阁下已经交谢，固当回思数年以来，仇敌林立，虽未受伤，亦甚危险。纵然军威赫赫，实属梦寐不安。即欲抽身事外，亦不可得。今幸有人替代，自可释此重任，退归田里，逍遥安乐，以孝友为为政，乐我天真。屏竞争于度外，化彼贪残。虽处竞争时代，身作羲皇上人。一则不负所学，一则永为民望。其于废专制而兴共和，与同胞而作幸福之名词，彻底相应，了无乖违矣。何可听不知大体，妄冀得功者之扇惑，拒不受命，帅兵相攻，俾人民涂炭，国用空乏乎哉。纵令阁下一战即胜，仍复原职，岂能免以后之各军相攻乎。夫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非出于不得已，特以听谗谄面谀之人言，徒欲固己爵位，不顾百姓常遭涂炭，国家丧失元气。如此作为，如坚立射侯，以期众矢交集。何可以最重之身命，与严慈兄弟妻子，日在仇敌中讨生活。印光虽愚，亦不以是为得计。纵始终无虞，于清夜静思中，能不愧怍于战死饥亡之兵民乎。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阁下之才略，乃智慧磁基也。其民不佩服，群起而攻之。乃宿世少结人缘，现政未洽民心，是无势可乘也。无势可乘而强为之，是失时也。大丈夫欲建大功，立大业，未有不上顺天理，下合民心而能者。故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相时适宜，无所适莫。曾谓颜渊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祈阁下以孔子为法。以督军之位，视若毒藪，不但不起战事，亦复不生憾心。非惟秦民受赐，国家无虞。实则阁下获福无疆，余庆覃及后裔矣。若坚持此见，不肯回虑，则成乾卦上九亢龙之象。以其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必有后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孔子释之曰，亢之为德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再言其惟圣人乎者，令人深思而取法也。纵阁下不以圣人自居，亦岂不欲趋吉避凶为哉。恳祈阁下上思绵祖宗之厚德，下思贻子孙之幸福。生知足想，顿息战事。则秦地人民，尚可苏息。各处强暴，无从借口。虽退归田里，实与秦民普施生死肉骨之莫大恩泽也。印光才德俱无，何敢干冒钧威，不过欲报答阁下一番厚爱，以冀秦民少受兵灾耳。由是不避诛戮，直词上陈。倘能俯鉴愚诚，则秦民幸甚，国家幸甚。又以阁下念切民生，必欲究祸福之所由来，善恶之所结果。一以开拓心胸，一以导化同人。故将自所存之感应篇汇编一部，佛学捷径、佛学基础、佛学起信编、佛学指南、六道轮回录，各一本，随函寄来，以期闲暇无事时阅之，则诚意正心，穷理尽性，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道，当自得于心矣。安士全书，为天下古今善书之冠。刘省长曾请四百部结缘，当已送阁下垂览矣。此外则感应篇汇编，即属第一。其论议虽不及安士全书之十分透彻，然于诸善书中，未见及者，况能过乎。余五书皆以由浅入深，由因果而至于了生死。无机不被，无法不摄。深者见深，自可断惑证真。浅者见浅，亦堪消灾增福。法无定相，损益在人。有志于己躬下永劫常存之大事者，当不以光为多事也。佛法一闻，利益无尽。北通州王铁珊者，前清曾作广西藩台。以其地土匪甚多，彼遂设法剿灭，杀戮无算。至前年得病，一合眼即见身在黑屋中，其鬼无数，欲来逼恼，遂惊醒。久则复合眼，所见亦然，随复惊醒。凡三昼夜不能安寝，人已困惫不堪。其夫人教令念南无阿弥陀佛，彼遂竭诚朗念，未久即睡著，遂睡

一大觉。病渐痊愈。方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铁珊去夏来山，亲与光道其事。光以此陈于阁下者，亦欲阁下得念佛之实益也。

复甬江某居士书

色欲一事，乃举世人之通病。不特中下之人，被色所迷，即上根之人，若不战兢自持，乾惕在念，则亦难免不被所迷。试观古今来多少出格豪杰，固足为圣为贤，只由打不破此关，反为下愚不肖，兼复永堕恶道者，盖难胜数。楞严经云，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学道之人，本为出离生死。苟不痛除此病，则生死断难出离。即念佛法门，虽则带业往生，然若淫习固结，则便与佛隔，难于感应道交矣。欲绝此祸，莫如见一切女人，皆作亲想，怨想，不净想。亲想者，见老者作母想，长者作姊想，少者作妹想，幼者作女想。欲心纵盛，断不敢于母姊妹女边起不正念。视一切女人，总是吾之母姊妹女。则理制于欲，欲无由发矣。怨想者，凡见美女，便起爱心。由此爱心，便堕恶道。长劫受苦，不能出离。如是则所谓美丽娇媚者，比劫贼虎狼，毒蛇恶蝎，砒霜鸩毒，烈百千倍。于此极大怨家，尚犹恋恋著念，岂非迷中倍人。不净者，美貌动人，只外面一层薄皮耳。若揭去此皮，则不忍见矣。骨肉脓血，屎尿毛发，淋漓狼藉。了无一物可令人爱。但以薄皮所蒙，则妄生爱恋，花瓶盛粪，人不把玩。今此美人之薄皮，不异花瓶。皮内所容，比粪更秽。何得爱其外皮，而忘其皮里之种种秽物，漫起妄想乎哉。苟不战兢乾惕，痛除此习，则唯见其姿质美丽，致爱箭入骨，不能自拔。平素如此，欲其没后不入女腹，不可得也。入人女腹犹可。入畜女腹，则将奈何。试一思及，心神惊怖。然欲于见境不起染心，须于未见境时，常作上三种想，则见境自可不随境转。否则纵不见境，意地仍复缠绵，终被淫欲习气所缚。固宜认真涤除恶业习气，方可有自由分。每日除了己职分外，专心念佛名号，朝暮佛前，竭诚尽敬，恳到忏悔无始宿业，如是久之，当有不思議利益，得于不知不觉中。法华经云，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

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瞋恚，愚痴，亦然。是知能至诚念弥陀观音圣号者，贪瞋痴三惑，自可消除也。又现今乃患难世道，须于念佛外，加念观音圣号，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议之转回。庶不至宿业现前，无法躲脱耳。更宜常阅戒淫因果报应之书，远离狂荡匪鄙之友，则内志正而外诱绝，净业自可成就矣。勉之勉之。

复徐蔚如居士书

接手书，以琐务纷沓，未能即复。光为太夫人虽则朝暮回向，岂能有益于太夫人。实则企太夫人悯我一念之诚，挽弥陀观音而拔济我耳。阁下誉之过甚，不禁令人惭惶。令弟同皆发心，祈为讲演，足知宿世同种善根，将来同作莲池海会之永劫昆季。慰慰贺贺。戒烟方登报，须长年常登，方能广知。须拉有财力者共之，若一人供费，恐力绵而难久矣。芜钞所节，皆恰当之至。以光信笔所书，原只对彼一人。若普及大众，当须了无所妨，方可不招讥议。唯斥魔子之狂妄处，用撮略叙法，于文体甚合。然今之宗徒，多不识宗。既未指彼妄造谣言之实迹，彼宗徒必谓光为谤宗。即宗教不宜混滥论，不知宗气之宗徒，亦以为谤宗。宗徒多分之见识皆如是，则宗法殆扫地而尽矣。近来佛法流通，潮州居士王弘愿，素好密宗，依之修持，颇有效验。于余宗虽未大通，亦各涉其藩篱。彼译出东瀛密教纲要，刻出寄两部来。今寄上一部，以祈随喜。然彼系弘密之人，故偏抬高密宗。约教而论，固无大碍。若与净土三根普被，教机相投之法门论，固相悬殊。王弘愿来书所说，皆约教而遗机。光与彼书，乃约机而论教之利益也。虽不相合，亦无大背。其人年四十余，若再研究得十余年，当亦可为一大通家矣。禅宗秘密了义经跋，断宜取消，免滋疑误。至于声闻回己所证小果，趣向如来大道。虽则顿渐有异，而中间位次，必不磨灭。大鹏一举九万，亦是自下升高。利刀一截千纸，亦是自一至千。顿教唯约顿说，故有无位次之论。然无位次中，不妨位次历然。若异渐，则渐非顿家之渐，顿非渐家之顿。二法判然各别，了不相即。唯宜以实义立言，不当以渐顿之表语为据，则佛法无一法不相通矣。王弘愿论密宗，亦以弘密宗之诠表为论，是知尚未知如来教须契机之至意也。罗汉根性，亦不一定。有回向即超证深位者，有入住渐升者。然顿渐有异，位次仍复历然，似无大谬。十方世界随类现

身，圆教初住即能。不历住行向等，唯佛后所示罗汉则然。若实证，实回小向大之罗汉，恐无此本领。若有，则住行向地等位菩萨，皆成钝根无奇之人矣。有是理乎。离顿说渐，离渐说顿。离教说宗，离宗说教。高抬密宗，藐视显教。皆所谓徐六担板，只见一边耳。佛法善会，则法法皆通，否则法法互碍。光实少闻少见，然约理约义而论，当如是融通，断无两个道理。鄙见如是，不知阁下以为何如。

复徐彦如、轶如二居士书

所言俗务纠缠，无法摆脱者。正当纠缠时，但能不随所转，则即纠缠便是摆脱。如镜照像，像来不拒，像去不留。若不知此义，纵令屏除俗务，一无事事。仍然皆散妄心，纠缠坚固，不能洒脱。学道之人，必须素位而行，尽己之分。如是则终日俗务纠缠，终日逍遥物外。所谓一心无住，万境俱闲，六尘不恶，还同正觉者，此之谓也。至于念佛一事，最要在了生死。既为了生死，则生死之苦，自生厌心。西方之乐，自生欣心。如此则信愿二法，当念圆具。再加以志诚恳切，如子忆母而念。则佛力法力，自心信愿功德力，三法圆彰。犹如杲日当空，纵有浓霜层冰，不久即化。初心念佛，未到亲证三昧之时，谁能无有妄念。所贵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喻如两军对垒，必须坚守己之城郭，不令贼兵稍有侵犯。候其贼一发作，即迎敌去打。必使正觉之兵，四面合围。俾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彼自惧获灭种，即相率归降矣。其最要一著，在主帅不昏不惰，常时惺惺而已。若一昏惰，不但不能灭贼，反为贼灭。所以念佛之人，不知摄心，愈念愈生妄想。若能摄心，则妄念当渐渐轻微，以至于无耳。故云，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动干戈定太平。

致包师贤居士书

温州之灾，闻之惨然，天灾人祸，无有底极，实足为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之证，亦堪为信愿念佛，往生西方之最切警策也。念佛心不归一，由于生死心不切。若作将被水冲火烧，无所救援之想，及将死，将堕地狱之想，则心自归一，无须另求妙法。故经中屡云，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此大觉世尊最切要之开示，惜人不肯真实思想耳。地狱之苦，比水火之惨，深无量无边倍。而想水冲火烧则悚然，想地狱则泛然者。一则心力小，不能详悉其苦事。一则亲眼见，不觉毛骨为悚然耳。

与弘一上人书

讲起信论，虽不必定宗裂网疏，然决不可谓裂网为非。此决定不易之法也。灵峰著述，千古少有。彼等正眼未开，不知其要，故辄吠影以惑初学。果真具正知见者闻之，则彼之心腹，彻底了知矣。灵峰老人，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其言句理事具足，利益叵测。随人分量，各受其益。

复法海大师书

座下十余年来，参师访道，自利利他，不胜钦羨。今则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当必亲证念佛三昧，临终定登上品。但办肯心，决定成就。然世人念佛者多，证三昧者甚少甚少。良由未能通身放下一念单提，故致心与佛难得相应也。座下之放下既真切，决无不得之理。所说了生脱死，明心见性，及证道把柄在手等，须稍分别。若按通途教理而修，虽明心见性，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以明心见性是悟，不是证。今人能悟者尚少，况能证乎。证则惑业净尽，生死之因既断，自不感生死之果矣。初果七生天上，七返人间，方能断尽见思二惑，而证阿罗汉果。天台示居五品，南岳示居十信，如此大士，尚自隐其本德，示居内外凡位，则证道之说，实非易易。此约通途教理，欲即生证道之难也。若按如来所立之特别法门，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则上至等觉，下至五逆十恶之流，莫不蒙佛慈力，往生西方。既生西方，则悟道证道，直同拾芥，极速极易。座下既专心念佛，于临终不曰往生，而曰可能得证道凭据到手。夫曰证道即已，何得说凭据到手。凭据到手，则不须论。凭据不到手，又将如何。观座下之语意，似是唯止念佛，不生信，不发愿求生。乃禅家以念佛作话头用者，非净土宗信愿行三并行之法也。无信愿念佛，虽较参禅看话头功德大，然自未断惑，自力不能了脱，又无信愿，不能蒙佛接引了脱，犹是仗自力之通途法门。其证道也，大非容易。且勿谓信愿求生为卑劣。华藏海会，同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为华严末后一著。况净土诸菩萨祖师，所有言教，皆示信愿求生。何座下自立门庭，不按佛祖之成规乎。且终日终年终身念佛之人，岂可于佛，不行礼敬。十大愿王，礼敬居首。座下一切可以不，礼佛决不可以不。若不礼佛，便难感通。何以故？以身图安逸，心之诚亦末由必致其极也。善导专修，身业专礼，口业专称，意业专念。念至其极，则

心佛外佛，一如不二。其证道也，非自力证道之所能比也。古人谓劣夫乘轮宝力，一日可以遍游四大部洲。何得以念佛之特别法门，修通途之自力观行。光虽下愚，不敢肯许。倘以此一尘不染之清净心，圆发三心，则现生亲证三昧，临终往生上品，便可预为座下贺。一得之愚，尚祈矜鉴。

复王与楫居士书

光一介庸僧，毫无淑状。一向行乞，亦不能得。遂于大富长者之门，拾取所弃之残羹馊饭，以自滋养。亦有不嫌酸臭者，迫以求施，遂即以此见与。但取彼此相适，并不计余人之所厌闻而不欲见也。以故一无所宗，二无门庭，三无眷属。并未与人结一同参，立一社会。凡有来者，则令其各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即上等天姿，出格学识，亦以此相奉。喻如童子奉沙，只期摭我之诚，绝不计及彼之可用与否。不意二字贱名，竟渎阁下之耳。二十日接手书，不胜惭惶惊惧欣慰忧戚之至。以阁下误听人言，误许为法门中人。遂将错就错，陈我劣见于左右，以答谬为称许之意。知所说固不当阁下一盼，然不妨聊表我心而已。窃谓现今世道人心，陷溺至于极点。又加国用空乏，赋税比前重得数倍。诸物昂贵，民不聊生。天灾人祸，频频降作。值此时际，欲宏法道，只可普与来者，指其学佛要义。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各尽己分，以立基址。由是加以主敬存诚，克己复礼。明因识果，期免轮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天姿纵高，亦当依此而行。于有余力时，不妨研究一切经论。令其在己家庭，随分修持。则不须广建屋宇，备立人员。彼此往来，旷职费日。此诚现今宏法，将计就计之最上一著也。若如阁下所订之破天荒章程，虽国家兴盛，人民丰富之时，亦不能办。况此国运危岌，民不聊生之时乎。然阁下此议一出，全国之人，当无一不欢喜赞叹，庆法道之将兴。光实怀深忧，不能不为阁下略陈其概。谨按章程所列之事，虽数百万万，亦不足用。若阁下能变大地作黄金，则光之所说，诚为愚痴无知。若欲靠捐款而作此弥纶宇宙之事业，则直同春梦，毫无实际。况阁下未闻已具大神通，无论何人，在远在近，皆能以法摄持，令其不稍逾越，如优波鞠多尊者。则如此大事，其所用之人，能保其一一悉以为

公之心而为之，绝无弊端乎。现今之人，子于父事尚作弊，况此汪洋无际之大事乎。又今人了无定志，无论何等社会，多皆彼此同入。倘有心怀异图之人，入于其中，引诱无知无识者为之党援。一旦事发，必至火炎昆冈，玉石俱焚。阁下当此人心陷溺已极之时，何不计虑及此乎。宋慈云忤主，赴苏讲经，听者日万夜千，屠沽为之不售。法道之盛，诚所未有。慈云惧之，恐致意外之虞，遂即中辍。夫慈云乃具大智慧，大辩才，兼有神通之高僧。当国家成平，人心淳善之时，尚如此慎重。阁下内秘，则非光所知。若据外现者，则比慈云，何止泰山之比须弥耳。况时当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虽父母之大恩，夫妇之各别，尚欲弃置。公然提倡，谓尽孝为奴隶性质，共妻为大同之道。倘此等人混入，则将何以处。否则彼忌我法，加以蜚语，又将何以处乎。夫一法既立，百弊潜生。不谨于始，决难令终。且古德宏法，皆各人自为范围。阁下于废置专制世代，立一佛法专制之门庭。居然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千机并育，万派朝宗。美则美矣，诚恐无神通制伏，必有奸人入中以破坏。或怀嫉忌以诬谤。则未见兴法之益，竟罹灭法之祸。以大菩提心，获此恶果。有人心者，莫不痛伤。然虽痛伤，究有何益。以故光不得不预为阁下言之，而不计其见录否也。即决欲依所订章程而行，光亦只有赞美阁下之心而已，岂能强阁下以勿行哉。千祈将印光贱名取消，印光决不敢承认上座导师之名与职也。光一向退缩，故所见与人不同。若不以光之言为是，将有悔无所及之时。易曰，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愿阁下详察焉。

与永嘉某居士书

令友求子，拟舍百金。当令请百部感应篇汇编，以送通文理有信心之正人君子，实为不可思议功德，当获感通。又须知求子，先须从培德节欲起。印施善书，乃培德之一端，非止乎此而已。培德，当常看感应篇、阴鹭文。善则随分随力而行，恶则如怨如仇而去。袁了凡行功过格，乃认真体察，丝毫不容放过。故命本不寿而寿，无大功名而大功名，无子而有子。果能追彼芳躅，以期德日增而过日减。即不用功过格，凡了凡之所得者，令友亦当得之。况彼主持报馆，握言论机关之权。凡伤风败俗之无益文字，概勿登报。凡淑世善民之格言至论，日载几则，渐摩渐染，令人日趋于善而不自知。此实大丈夫不据位而行救国救民善政之大权。具此因缘，不知如此而为，所谓虽登宝山，仍复空手而归耳。惜哉。节欲一事，其理甚深，其关系甚大，其话甚不易说。夫天生男女，圣人法天立则，令男女居室，以为人伦之最大者，以上关风化，下承宗祧，岂为人日图快乐，而常以欲事为事乎。贪欲之人，其精薄而无力，如秕种不能生芽，故难生。即生，多多皆未成人而夭。即幸而不夭，亦必单弱柔懦，无大树立。若能保养精神，节欲半年，待其妇天癸发后，择良宵吉期，相与一交，决定受孕。从此永断欲事，则所生之子，不但性行贞良，欲念轻薄，而且体质庞厚，无诸胎毒痘疹疾病等患。天癸，即经水也。经水尽后方受孕，余时多不受孕。经水未尽，断不可交。交则妇即受病成带，勿望受孕矣。人之大伦之事，岂可恶日恶时而行，故须择良宵也。礼记月令篇，记圣王于仲春，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奋木铎以令兆民者，令地方官声铎以告百姓也。容止，犹言动静。不戒容止，谓行房事也。生子不备，即五官不全等。世每有生子，或异人类，或形体缺损，皆坐此故。必有凶灾，言其父母，尚有凶祸灾殃，如恶病、夭寿等，不止生

子不备也。古圣王重民生，故特注意其事，奋木铎以告之。不但震雷当忌，即大风大雨，恶星值日，及天时交节，佛圣诞期，皆所当忌。此实尊天敬圣，遵王制而敦人伦之大道。惜世人概不肯出诸口，俾其子子孙孙体质，一代劣于一代。或者少年早夭。或由欲事过度，虽不早夭，竟成衰残，无大树立。多半皆乃父乃母，不知人伦之道之所致也。乃父乃母之不知，由于乃祖乃妣之无教也。子女成人时，当以节欲保身等，委曲开导。父教女不便，母则无妨。能如此，方为真爱子女。而世之爱者，多皆任其纵欲，则其害更有甚于杀子女者，可不哀哉。圣人重胎教，于此致意，乃未胎而预教也。予滥厕僧伦，何得论夫妇房室之事。一以出家之前，曾阅过古人敦本至论，欲以馈知己而报护法之恩。一以佛为大医王，无病不疗，光为佛弟子，亦欲随分随力而行医道。此病乃举世间人之通病大病。若通病大病，任其发生滋长，而去详治别病小病，岂非轻重倒置乎。邓伯诚亦欲求子，光答书亦略述此意。及蔚如所印三信稿，及文钞，皆删去。意谓此事不合僧道，亦不合于佛法中说。其意固善。然人苦无子，敢以其事向佛求，向僧说。僧为说其所以然之善法，令彼子子孙孙，得大受用，又有何过。将谓僧教人节欲，便涉淫欲，则僧教人戒杀，便涉杀业乎。但此事不可为无知无识者告，恐彼不会其意，反作笑柄。若对明理君子说之，正是不据位而振木铎以令兆民也。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与此同一作略。谓之过，则圣王圣贤佛菩萨，乃过之渠魁元首也。湖南一儒士姓刘忘其名，娶妻不与相亲。妻谓曰，娶妻原为生子，汝不相亲，则宗支断绝矣。遂亲一次，即生子，因名传支，即绝欲。妻又谓曰，一子独立，孤无倚靠，曷若再生一子。又亲一次，复生一子，名再支。二子皆入翰院。其人一生，止行两次房事。而又详述房事忌日，并清心寡欲，保元毓神之事，载于家乘，冀子孙世守焉。湖南友为予言之。欲求贵子，舍是而求，纵得之，亦属侥幸。依是而求，求则得之矣。凡发科发甲，皆其祖父有大阴德。若无阴德，以人力而发，必有大祸在后，不如不发之为愈也。历观古今来大圣大贤之生，

皆其祖父积德所致，大富大贵亦然。其子孙生于富贵，止知享福造业，忘其祖父一番栽培。从兹丧祖德以荡祖业，任其贫贱，此举世富贵人之通病。能世守先德，永久勿替者，唯苏州范家，为古今第一。自宋文正公以来，直至清末，八百余年，家风不坠，科甲相继，可谓世德书香之家。而长洲彭家，自清初以来，科甲冠天下。其家状元，有四五人。有同胞三鼎甲者。而世奉佛法，虽状元宰相，犹日诵感应篇、阴鹭文，以为诚意正心，致君泽民之鉴。彼狂生谓此等书，乃老斋公老斋婆之所从事者，非但不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并不知人之所以为人。生为行肉走尸，死与草木同腐，而且恶业难消，永沉恶道。彼嚣嚣然自命为博雅通人，致令后世并天地父母之名字亦不得闻者，何可胜数。欲子孙之不趋败途，共入正道者。当以感应篇汇编、阴鹭文广义，为定南针。则世俗习染之恶浪滔天，黑云障日，亦不至不知所趋，而载胥及溺。否则纵令风平浪静，天日昭彰，亦难保不入洄漩，而随即沉溺矣。况绝无风平浪静天日昭彰之望之世道人心乎。须知阴德二字，所包者广。成就他人子弟，令入圣贤之域，固属阴德。成就自己子弟，令入圣贤之域，亦是阴德。反是，则误人子弟固损德，误己子女亦损德。力能兼及，何幸如之。否则且就家庭日用云为，以作为圣为贤之先容。正所谓即俗修真，现居士身而说法者。祈以此意，与令友，及一切知交，剴切言之。亦未始非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一端也。

复黄涵之居士书一

接手书，知夫人身婴贵恙，已经月余。用药颇难，诸医束手。当此时机，正好用万病总持之阿伽陀药。阁下每以此药，普施于人。何于夫人之病，尚沾沾然以难于用药为忧哉。其令郎令爱令媳等，既受生育之恩。当此大病临身，存亡莫保之时，教以各各为其母志诚恳切念南无阿弥陀佛，以祈寿未尽则速愈，寿已尽则速得往生西方。令郎等孝心淳笃，当必皆如救头然，而常持念也。如是则岂但有益于夫人，实则深有益于令郎等也。凡人有病，可以药治者，亦不必决不用药。不可以药治者，虽仙丹亦无用处，况世间药乎。无论能治不能治之病，皆宜服阿伽陀药。此药绝不误人，服则或身或心，必即见效。然人生世间，无论久暂，终有一死。其死不足惜，其死而所归之处，可不预为安顿乎。有力量者，自己预为安顿妥帖，则临终固不须他人之为辅助。然能辅助，则更为得力。无力量者，当令家属代为念佛，则必能提起正念，不致恩爱牵缠，仍旧被爱情所缚，住此莫出也。光之为此言者，非徒为令夫人计也。以太夫人已经八十有三，虽阁下之德，足能延亲之寿，而期颐之后，终必有去世之一日。恐阁下未能虑及于此，而犹复注意于医药，则为舍本逐末。益不能得，而反将一心念佛，由忙碌于医药而成间断，不能纯一，则其损大矣。故借夫人之病，预为阁下陈其尽心力于亲之神识得所，以期阁下究竟能报亲恩耳。今将陈了常之佛性助念发隐，附函寄来，虽文不雅驯，而意义有可取焉。至于保病荐亡，今人率以诵经拜忏做水陆为事。光与知友言，皆令念佛。以念佛利益，多于诵经拜忏做水陆多多矣。何以故？诵经则不识字者不能诵，即识字而快如流水，稍钝之口舌，亦不能诵。懒坏虽能，亦不肯诵，则成有名无实矣。拜忏做水陆，亦可例推。念佛则无一人不能念者。即懒坏不肯念，而大家一口同音念，彼不塞其耳，则一句佛号，固已历历明明灌于心中，虽不念，与念亦无

异也。如染香人，身有香气，非特欲香，有不期然而然者。为亲眷保安荐亡者，皆不可不知。

复黄涵之居士书二

五月廿八接廿四手书。知尊夫人病体沉重，诸医束手。因祈令令眷，代为念佛。以祈寿未终则速愈，寿已终则速生耳。岂料夫人净业已熟，脱体而去。昨由契西来函方知，不禁为阁下失贤助，为令郎失所恃叹。然夫人宿根深厚，殆欲令令慈，及阁下，并令郎等，切念世相无常，急求出离。特以身说法，冀同修净业，同生净土耳。光过蒙青盼，亦不能不尽我心。但光向与时人异道，虽挚友亲丧，绝不行挽谏等仪，但于朝暮课诵时，于佛前回向一二七，以尽友谊，已于昨晚，为尊夫人回向。拟以二七为度。以日间诸冗丛集，惟夜方克有暇耳。祈阁下以大义开示令郎等，俾息哀念佛，以期存歿咸益。倘唯执世谊，哀毁纵至其极，究于其亲之灵，有何利益。至于作佛事，不必念经拜忏做水陆，以此等事，皆属场面。宜专一念佛，俾令郎等亦始终随之而念，女眷则各于自室念之，不宜附于僧位之末。如是则不但尊夫人令眷，实获其益，即念佛之僧，并一切见闻，无不获益也。凡作佛事，主人若肯临坛，则僧自发真实心。倘主人以此为具文，则僧亦以此为具文矣。如一期佛事已毕，夜间放台焰口即已。光以四十三年之阅历，谨为知己者陈之。若不以为迂腐，则幸甚幸甚。书尚未封，适邮差持阁下初五日书至。因知夫人病体虽重，正念尚自昭彰，既能常见大士，兼有信愿，其往生也，可以决断。所言尼姑服饰，则所不须。其既愿受皈戒，仍照常服，但加法衣于上即已（即僧人所穿之袍子）。或著于身，或附于棺。棺已盖，则烧之于灵前。皈戒当于今夜，光一人于佛前虔诚礼拜后，为说之。固不须作铺张罗列诸仪，但取其至诚感通即已。法名当云蕴空，乃三皈五戒优婆夷也。若作尼师形式，于事于理，皆有妨碍。但宜勸诸子女媳等，以成就母往生之志为孝。认真代母念佛，俾莲品转高，华开转速以尽孝。切勿徒效世

人作无益以害有益也。至于丧事，始终不须一荤，藉此倡导愚俗，亦公之一大责任也。

复黄涵之居士书三

初九之书，谅已收到。昨得初十手书，知尊夫人确得往生，了无疑虑。其宿世固于净土法门，有大栽培。惜阁下提倡较晚，倘于十年前即提倡，俾净土法门之若事若理，一一明了，兼以力修。则其净业之成，当比此高超数倍矣。平时爱子孙心重，自顾劣弱，至临终时，则反能摆脱情爱，决志求生，乃宿世善根所使。平时面东卧，终时则面西右胁，亦宿善根力所使，有不期然而然者。有临终种种景相，即可决其往生，并无须验其顶胸之热，何处先凉也。著法衣为佛弟子相，能满其愿，甚善甚善。既嘱儿媳女辈早晚灵前多念佛，阁下当开示彼等，祈以妥亲之神识，为孝之极致。即真实往生，亦须志诚念佛，以祈莲品高升，无生速证，以各尽孝思。此虽为利亡者，实则令儿女媳辈同种善根也。孙之能念者，亦令随之而念。终时全家能不哭泣念佛，最有利益。然其时犹短，宜以三小时不断佛声，不起哭声，及动转等为最善。祈切记之。六数亦不必敷衍附会，以无关紧要。若认定以说，反成穿凿。须知六为坤数，夫人德镇坤维，堪为世范。即无一数是六，而从生至死，日在六数中周旋，固无一息不是六也。六之义在躬行，不在年月房屋等。然年月房屋等，适逢其数，亦极平常，毫无奇特。所谓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恶业重者，动辄得咎，善根深者，无往不吉。亦自然而然，非有所安排者，而实似有安排者。世人欲得吉庆，不知培德，如灭烛以求明，北辕而适越，徒劳苦心，有损无益。祈以此义，与令郎及媳女等说之，则其利大矣。做佛事一事，光前已详言之。祈勿徇俗，徒作虚套。若念四十九天佛，较诵经之利益多多矣。念佛之法，重在信愿。信愿真切，虽未能心中清静，亦得往生。何以故？以心中有佛为能感，故致弥陀即能应耳。如江海中水，未能了无动相，但无狂风巨浪，则中天明月，即得了了

影现矣。感应道交，如母子相忆。彼专重自力，不仗佛力者，由于不知此义故也。

复黄涵之居士书四

接手书，不胜欣慰。尊夫人宿生有大善根，故感阁下曲为成就净业，资以往生。兼率儿女媳等为之长时念佛，岂但亡者得益，实令彼等，深种善根。如是之法，可谓大慈。较彼世人存者以杀生折福折寿，令亡者拘滞幽途者，不可同年而语矣。尊夫人之事，可谓得法。然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当常劝谕，令其信愿念佛。若令终日长念，或恐不能如是。前者颇欲设法，在生助念，思之未得。镇守使王悦山，奉母来山，见其眷属甚多，因得一绝妙之助念法，已与彼略说之。亦与彼说，当与阁下言之。倘阁下能实行，彼亦不至漠然置之，亦自利利他之道也。阁下眷属，儿辈则各有职业，固难常时依行。若媳辈，则无事清闲。女使辈若奶妈等，则无甚要事。当令诸人，按钟点日在太夫人旁，高声念佛半点钟。过时换班，一日不断佛声。太夫人能随之而念亦好。如不能随，但令摄心谛听，则一日之中，常不离佛。在诸人亦不吃力。以一日之中，不过当一回值，或至两回，亦隔许久时候。彼等一无事事，借此令尽孝思，令种善根。即女使等，亦得因此之故，得植出离生死之缘。从此以往，率以为常。即太夫人寿过期颐，此法无令中辍，其利益不可思议。凡有信心人，欲成就父母往生之道业者，皆当以此告之。阁下政务多端，不能按定。若有暇亦如是念一次，以作表率，则儿媳女使等，当更踊跃欢喜也。光意谓如此而行，实为利便。当以此法述为一文，以附于排印文钞之后，俾欲报父母之恩者，不至徒咏昊天罔极也。

复崇明黄玉如书

接手书，不胜欣慰。持名一法，最为末法透机之法。善导虽疏观经，实最重持名一行。不观末法众生，神识飞扬，心粗境细，观难成就。大圣悲怜，特劝专持名号。以称名易故，相续即生之言乎。观虽十六，行者修习，当从易修者行。或作如来白毫观，或作第十三杂想观。至于九品之观，不过令人知行人往生之前因与后果耳，但期了知即已，正不必特为作观也。观之理，不可不知。观之事，且从缓行。若或理路不清，观境不明，以躁心浮气修之，或起魔事。即能观境现前，若心有妄生喜悦之念，亦即因喜成障，或复致退前功。故楞严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祈一心持名，以为千稳万当之行。待至心归于一，净境自会现前。四帖疏错讹甚多，光二十年前，先曾约校。去年南京羊皮巷观音庵妙莲和尚要其本去另刻，明年当可出书，祈为请阅。随自意三昧，为上中下三根同修之行。念佛人虽不专以彼为主，亦不可不知。知此，则念佛之菩提心更为殊胜。以其知行住坐卧食语，无非自利利他之时也。然须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吃素戒杀做起，则方为真念佛人矣。

复何慧昭居士书

接手书，知宿根甚深，现行颇纯，故有种种胜境相现。然今人多半是要体面，凭空造楼阁，有一分半分，便说有百千万分，如某居士录，其境界皆是手笔所做，不是心地所做。汝固不妄，诚恐或有此习气，则其过不小。佛以妄语列于根本五戒者，正为防此弊也。若或见言不见，不见言见，乃妄语之流类，若凭空造楼阁，妄说胜境界，即犯大妄语戒，乃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其罪甚于杀盗淫百千万亿倍。其人若不力忏，一气不来，即堕阿鼻地狱，以其能坏乱佛法，疑误众生故也。汝切须慎重，所见之境有一分，不可说一分一，亦不可说九厘九，过说亦罪过，少说亦不可。何以故？以知识未得他心道眼，但能以所言为断耳。此种境界，向知识说，为证明邪正是非，则无过，若不为证明，唯欲自炫，亦有过。若向一切人说则有，除求知识证明外，俱说不得，说之则以后便永不能得此胜境界。此修行人第一大关，而台教中屡言之。所以近来修行者，多多著魔，皆由以躁妄心，冀胜境界。勿道其境是魔，即其境的是胜境，一生贪著欢喜等心，则便受损不受益矣，况其境未必的确是胜境乎。倘其人有涵养，无躁妄心，无贪著心，见诸境界，直同未见，既不生欢喜贪著，又不生恐怖惊疑。勿道胜境现有益，即魔境现亦有益。何以故？以不被魔转，即能上进故。此语不常对人说，因汝有此种事，固不得不说也。汝最初礼佛所见之大士像不的确，以若果实是，不至因念与观经不合而隐。然汝由此信心更切，是亦好因缘，但不宜常欲见像，但志诚礼拜而已，庶无他虑。临睡目前白光，及礼佛见佛像悬立虚空，虽属善境，不可贪著，以后不以为冀望，当可不现。窥汝根性，似是宿生曾习禅定者，故致屡有此相也。明虞淳熙在天目山高峰死关静修，久之，遂有先知，能预道天之阴晴，人之祸福。彼归依莲池大师，大师闻之，寄书力斥，谓彼入于魔胃，后遂不知矣。须知学道人，要识其大者，

否则得小益必受大损。勿道此种境界，即真得五通，尚须置之度外，方可得漏尽通，若一贪著，即难上进，或至退堕，不可不知。梦入佛殿所记之二句经文，固属善境，然此二句，语甚明白，返虚依觉路，归真悟常空者，谓人妄认世间诸法为实，故迷入生死，若能返观诸法当体本空，则便依乎觉路，出迷入悟，归真谛而悟真常之真空实相矣。魔境胜境之分别，在与经教合不合上分。果是圣境，令人一见，心地直下清静，了无躁妄取著之心。若是魔境，则见之心便不清静，便生取著躁妄等心。又佛光虽极明耀，而不耀眼，若光或耀眼，便非真佛。佛现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之理勘，则愈显。魔现以此理勘，则便隐，此勘验真伪之大冶洪炉也。夜见白光，及虚空清白等境，乃心净所现，何可以法界一相，寂照不二自拟，以此自拟，则成以凡滥圣矣，其过殊非浅浅。二句经文，未见所出，盖亦宿生记忆之文，未必即经中文也。修净业人，不以种种境界为事，故亦无甚境界发生。若心中专欲见境界，则境界便多。倘不善用心，或致受损，不可不知。彼头陀之所说，乃属禅家道理。彼尚不破净土，是其长处，然彼绝不知净土宗旨，故与禅对论。彼注重祥光胜境一语，大须斟酌，否则误人不浅。又谓不可著，以佛法无量，著则成有量，即不能入佛智。何止不入佛智，亦复或入魔界耳。至所云之各佛，乃禅家约心理之论，与净宗无涉。白光清空，既为如来一毛头许功德，汝何得以法界一相，寂照不二妄认。实则宿世定境，由净心而发，固不得当作奇特也。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有信愿，无论行之多少浅深，皆得往生。无信愿，即到能所两忘，根尘迥脱之地步，亦难往生。以真证到能所两忘，根尘迥脱之实理，便可自力了生死，则不必论。若但有工夫见此理，尚未实证，若无信愿，亦难往生。禅家说净土，仍归于禅宗，去信愿说，果能依之而做，亦可开悟。而未断惑业，欲了生死，则梦也梦不著。以凡夫往生，由信愿感佛，故能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今既不生信愿，又将佛一一说归自心，何由感佛。感应不符，则生自生，佛自佛，以横超法，作竖出用，其得益浅而受损深，

不可不知。得益者，依彼所说，亦能开悟，受损者，既去信愿，则无由仗佛慈力。吾故曰，真修净土人，用不得禅家开示，以法门宗旨不同故，祈为慧察。如不以为然，请求之大通家，庶可契汝心志矣，光固不执著也。

复汤昌宏居士书

接手书，不胜感愧，光何人斯，何堪如是过誉耶。虽然，同病者相怜，固不得不各道衷曲也。今之学圣贤者，但学其文言而已，于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处，盖忽略不究，此举世学人之病根，非尔我一二人之病根也。既有此根，决定不能素位而行，决定随富贵贫贱威武之境，而为之淫与移屈也。勿道今人，即宋儒之传圣人之心法者，于格物二字，尚未认清，况后人乎。欲明明德，不先格其心人欲之物，则明明德便是空谈。即学得文章盖世，固常在入欲中盘桓，何能不随境转乎哉。所云明明德，如证菩提，儒佛固无二致，及学孔学佛，理不外大学一章等语。盖是以明白人，强作糊涂，欲试印光于此有分晓否。有则可证阁下之明见，无则将欲发挥其所以然之至意耳。然既是同病相怜，何妨各道苦况，聊以舒其抑郁而已。儒佛之本体，固无二致。儒佛之工夫，浅而论之，亦颇相同，深而论之，则天地悬殊。何以言之？儒以诚为本，佛以觉为宗。诚即明德，由诚起明，因明致诚，则诚明合一，即明明德。觉有本觉，始觉，由本觉而起始觉，由始觉以证本觉，始本合一，则成佛。本觉即诚，始觉即明，如此说去，儒佛了无二致。阁下所谓学孔学佛，理不外大学一章者，乃决定无疑之语，此浅而论之也。至于发挥其修证工夫浅深次第，则本虽同，而所证所到，大有不同也。儒者能明明德，为能如佛之三惑圆断，二严悉备乎。为如证法身菩萨之分破无明，分见佛性乎。为如声闻缘觉之断尽见思二惑乎。三者唯声闻断见思最为卑下，然已得六通自在，故紫柏云，若能直下忘情，山壁由之直度。初果尚七生天上，七返人间，而其道力，任运不犯杀戒，故凡所至处，虫自离开，所谓初果耕地，虫离四寸，况二三四果乎。儒教中学者且置，即以圣人言之，其圣人固多大权示现，则本且勿论。若据迹说，恐未能与见思净尽者比，况破无明证法性之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乎。即谓明其明德，堪

与破无明者比肩，然破无明者，有四十一位，为与最初之初住比肩耶，为与最后之等觉比肩耶。即与最后之等觉比肩，尚于明德未明至乎其极，直待再破一分无明，方可谓为诚明合一，始本无二耳。吾故曰，体同而发挥工夫证到不同也。世人闻同，即谓儒教全摄佛教。闻异，即谓佛教全非儒教。不知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之所以然。故致纷纷争论，各护门庭，各失佛菩萨圣人治世度人之本心也，可不哀哉。六月间广东香山杨棣棠，于太平洋檀香山，寄信于山东臧贯禅，以彼辑古今和会儒释之书，曰儒释一贯，欲引儒入佛，谬托贯禅，祈光作序。光少不努力，老无所知，以彼之求，恐难推脱，乃凑千余字，以塞其责。今将其稿寄来，祈为麈政。

与泉州大同放生会书

放生一事，以提倡戒杀护生为本。凡入会者，俱宜吃素，方可以吃素之利益，与一切人说。纵不能人各依从，而人以贵会诸公，皆盛德君子，实行吃素，自然潜移密化，悉皆不杀生，不食肉矣。若仍旧食肉，放生之功德，亦不可思议，但自己所行，尚自矛盾，尚不能依慈悲忠恕之道而实行，况欲令见闻者潜移密化乎。光无道德财力，不能助贵会之善举，谨献愚诚，以当布施。上海诸居士，立常斋会，凡入会者，无论冠婚丧祭，概不用荤。前年关綱之居士，令光作一序，观之自知其概。欲详知者，当致书上海白克路怀安里关綱之居士，彼有章程，祈寄来一览。光文钞中，劝人戒杀之文字，有十多篇，但以文词拙朴，不堪雅目所睹，然其意故有可取者，倘不以芜秽见弃，亦可作轻尘益岳之一笑具。又贵会提倡佛学，而推尊晋苏先生，不遗余力。且为广施其道味录，又为介绍欲学道者，求彼传授真经妙诀，以期同登觉岸。其心志可谓诚恳笃实，期于利人，惜未知佛法之所以然，以炼丹运气之长生法，当作佛法。若曰凡欲求长生者，及卫生者，则为介绍，固无所碍。以炼丹法，大得之则可延年益寿，小得之亦可葆养色身，实为有益于人之法。若隳侗名之为道，驱佛弟子而求得彼之真诀，则名实大有相反者。何以故？佛法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毫善弗遗，唯炼丹一法，绝不言及，且深以为戒。以佛入手先教人修四念处观，一观身不净，二观受是苦，三观心无常，四观法无我，欲看破此之幻妄身心，以期悟证本具之真心妙性也。炼丹者唯以葆养色身为事，与佛之宗旨不合。然各修各法，随人自取其益，固彼此不相碍。观道味录晋苏先生自叙，至以抽添火候口诀，为佛门了性了命之道，会三教以同归，亘万古而不绝，离乎此道，即为外道，出乎此门，即为旁门，此先天道脉，历代一贯相承，自达摩初祖，移西过东，至白马七祖，衣钵传于火宅等。则是借佛法名目，而传炼丹

法，且反谤毁佛法。彼前月曾以二本寄来，光以彼自诩过深，彼岂肯以光之不才而依从之乎，故置之不论。今见贵会提倡佛学，犹复不知彼非佛学，固不得不尽我愚诚相告也。如以光为多事，谓光知见错误，未闻大道，则亦任之。鸱守腐鼠，凤凰决不能令其勿食也。今寄来文钞一包共三部，祈贵会大家看，并与周子秀居士看。如谓为是，未始非贵会之幸，如谓为非，亦任其覆瓿代薪。从兹加工用行，以扩充晋苏先生炼丹运气之道，使天下之人，同得长生，亦好。但谓此为佛法，则虽不谤佛法，亦得谤佛法之咎。窃以贵会未能分别邪正，故致如是。既以光为法门中人，光若仍以待晋苏者待贵会，则光便有负于贵会之意，故多此一番络索也。

复安徽万安校长书

贵校四语，尽性学佛，尽伦学孔，道学为体，科学为用，实为学道不易之宗旨。自儒者以词章为事，遂将学道之法，变作学艺，曷胜痛惜。而今之新学，多皆舍本逐末，能如贵校之宗旨者，实不多见。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试观古今之大忠大孝，与夫发挥儒教圣贤心法者，无不深研佛经，潜修密证也。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具此伦常心性，而以佛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助。由是父子兄弟等，相率而尽伦尽性，以去其幻妄之烦惑，以复其本具之佛性，非但体一，即用亦非有二也。此实也，所云佛化之儒宗，不过表示其实而已，有何不可。然在家学佛，必须深信因果，恪尽己分，戒杀护生，至心念佛，为决定不易之修持。所言恪尽己分，即慈孝友恭等。然世之不治，国乏贤人，其根本皆由家庭无善教所致。而家庭之教，母之责任更重，是以光屡言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为尤要者，以此。倘常以此与学生说，俾同以此相倡导，则不患不见治平之世矣。

复郁智朗居士书

福峻之事，若汝所叙，生前死后，种种是实，则可决定往生。以生时已将躯壳看破，此系最大一种利益。以女人每每唯恋幻质，日事妆饰，既无此念，自与净土法门，容易相应。临终之瘦削，及病苦，乃多劫之业障，以彼笃修净业，殆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耳。汝谓由修持精进，致身体日弱，此语不恰当，兼有令信心浅者，因兹退惰之过。须知念佛之人，决定能消除业障。其有业障现前者，系转将来堕三途之恶报，以现在之病苦即了之也。金刚经谓持金刚经者，由被人轻贱之小辱，便灭多劫三途恶道之苦。则福峻之将往西方，固以此小苦，了无量劫来之恶报，实为大幸。切不可学不知事务人，谓因修持而致病及死也。念佛人平时有真信切愿，无一不得往生者，况福峻临终正念昭彰，作问讯顶礼等相，而死后身体柔软洁净，颜貌如生，又何必以彼工夫浅为疑乎。夫弥陀愿王，十念尚度，况彼精进修持，已二三年，又有何疑。世有种人，志意下劣，虽常念佛，不求往生，唯欲求人天福报，此种人纵毕世修行，只得来生之痴福而已。有正信者，自己以信愿感佛，佛以慈悲摄受，感应道交，必能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又何须问彼见佛与否，方可断判也。至于人未终前，若彼自能沐浴更衣，则甚善。如其不能，断不可预行沐浴更衣，令彼难受疼痛，致失正念。以汝尚以未著法衣，令其盘膝趺坐为遗憾。不知当此之时，只好一心同声念佛，万万不可张罗铺排（指沐浴更衣令坐等）。若一张罗铺排，即成落井下石，切记切记。令慈年迈，光若不说此弊，汝后会以尽孝之心，阻亲往生，俾长劫流转于生死中，莫之能出也。吾人但取其实，毋矜其名，汝之记颇好，并不必求人作文以传，此皆世间虚浮之事。但宜自己，并其家属念佛，以期同生西方而已。光每日朝暮课诵回向时，兼称福峻名，回向一七，以尽师徒之谊。又福峻此番之生与死，可谓不虚生浪死矣，幸甚。至于骨作面丸

之事，甚好。但不可粗心为之，必须将骨研成细粉，用细罗罗过，与面无异方可。倘粗心大概研之，便和面作丸，恐小鱼食之，或有鲠刺于腹之患。光恐汝粗心，不得不说。

复某居士书

病与魔，皆由宿业所致，汝但能至诚恳切念佛，则病自痊愈，魔自远离。倘汝心不至诚，或起邪淫等不正之念，则汝之心，全体堕于黑暗之中，故致魔鬼搅扰。汝宜于念佛毕回向时，为宿世一切怨家回向，令彼各沾汝念佛利益，超生善道。此外概不理睬，彼作声，也不理睬作怕怖，不作声，也不理睬作欢喜。但至诚恳切念，自然业障消，而福慧俱皆增长矣。看经典切不可照今人读书之毫不恭敬，必须如佛祖圣贤降临一般，方有实益，汝果能如是，则心地正大光明，彼邪鬼邪神，便无地可安身矣。倘汝心先邪，则以邪招邪，何能令彼远离不扰也。他心通，鬼神虽有，小而且近，若业尽情空，则犹如宝镜当台，有形斯映。汝不至心念佛，而欲研究此之真相，不知此心，便成魔种。譬如宝镜，无丝毫尘垢，自会照天照地。汝之心被尘垢封蔽深固，而欲得此，如尘封深厚之镜，断不能发光，或有发者，乃妖光，非镜光也。此事且置之度外，如堕水火，如救头然以念佛，则无业魔不消矣。

复张季直先生书

光一无知无识之粥饭僧耳，由徐蔚如谬以芜稿再四排印，竟致渎及青眼，尚不以芜秽见弃，反谓其儒释融通，有体有用。殆所谓志在敬佛，遂忘其僧之庸劣也，感极愧极。易园与光，殆有宿缘，每欲拉阁下以同往西方，俾无量劫来，及与现生，所培之善根福德，同归实际，光极为佩服。以阁下当代文宗，光一无知无识之挂搭僧，故不敢随易园之班，以修书奉劝也。今接阁下华翰，见其曾看佛经，不知何者禅也，但觉净耳，不胜欣慰。足知阁下般若种子，殆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之所种者。夫禅至于不知，方是真禅，以见闻觉知，皆意识中事，唯其不知，方能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即如如佛耳。净至于但觉，则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矣，否则何名但觉。阁下见解如此，已是超越近之学佛者万万。倘再能生信发愿，回向往生，则上品莲台，当可独据。或恐阁下于禅净之所以然，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未能深知。谓既悟自心，当处便是西方，不须求生，则其误非浅。何以故？以凡夫纵能悟到极处，尚有无始以来之烦恼习气，未能顿断。烦恼习气若有一丝毫，便不能超出生死轮回之外，此仗自力了生死之难也。念佛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无论工夫之浅深，功德之大小，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末世众生，欲了生死，不依此法，其难不可以喻矣。祈详读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自知光言不谬。若不以为谬，且无多暇，但息心详阅文钞，自可悉知矣。

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

大觉世尊，愍诸众生，迷背自心，轮回六道，久经长劫，莫之能出。由是兴无缘慈，运同体悲，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顺机宜，广说诸法。括举大纲，凡有五宗。五宗维何，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律者佛身，教者佛语，禅者佛心。佛之所以为佛，唯此三法，佛之所以度生，亦唯此三法。众生果能依佛之律教禅以修持，则即众生之三业，转而为诸佛之三业。三业既转，则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矣。又恐宿业障重，或不易转，则用陀罗尼三密加持之力，以熏陶之，若螺赢之祝螟蛉，曰似我似我，七日而变成螺赢矣。又恐根器或劣，未得解脱，而再一受生，难免迷失。于是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俾若圣若凡，同于现生，往生西方。圣则速证无上菩提，凡则永出生死系缚，以其仗佛慈力，故其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也。须知律为教禅密净之基址，若不严持禁戒，则教禅密净之真益莫得，如修万丈高楼，地基不固，则未成即坏。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如百川万流，悉归大海，以净土法门，乃十方三世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法门。故华严入法界品，善财蒙普贤加被开示，已证等觉，普贤乃令发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复以此普劝华藏海众。而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乃五逆十恶将堕阿鼻地狱之人，蒙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但数声，即便命终，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观此，则上自等觉菩萨，不能出于其外，下至逆恶罪人，亦可入于其中。其功德利益，出于一代时教之上。以一代时教，皆仗自力，以出生死。净土法门，未断惑者，仗佛慈力，即可带业往生，已断惑者，仗佛慈力，遂得速登上地。乃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不可以常途教道，相为并论也。以故华严法华等诸大乘经，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悉皆显阐赞导，普劝往生。迨至大教东来，远公大师，遂以此为宗。

初与同学慧永，欲往罗浮，以为道安法师所留。永公遂先独往，至浔阳，刺史陶范，景仰道风，乃创西林寺以居之，是为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岁也。至太元九年甲申，远公始来庐山，初居西林，以学侣浸众，西林隘莫能容，刺史桓伊，乃为创寺于山东，遂号为东林。至太元十五年庚寅，七月二十八日，远公乃与缁素一百二十三人，结莲社念佛，求生西方。命刘遗民作文勒石，以明所誓。而慧永法师，亦预其社。永公居西林，于峰顶别立茅室，时往禅思，至其室者，辄闻异香，因号香谷，则其人可思而知也。当远公初结社时，即有一百二十三人，悉属法门龙象，儒宗山斗，由远公道风遐播，故皆群趋而至。若终公之世，三十余年之内，其入莲社而修净业，蒙接引而得往生者，则多难胜数也。自后若昙鸾、智者、道绰、善导、清凉、永明，莫不以此自行化他。昙鸾著往生论注，妙绝古今。智者作十疑论，极陈得失，著观经疏，深明谛观。道绰讲净土三经，近二百遍。善导疏净土三经，力劝专修。清凉疏行愿品，发挥究竟成佛之道。永明说四料简，直指即生了脱之法。自昔诸宗高人，无不归心净土，唯禅宗诸师，专务密修，殊少明阐。自永明倡导后，悉皆显垂言教，切劝修持矣。故死心新禅师劝修净土文云，弥陀甚易念，净土甚易生。又云，参禅人最好念佛，根机或钝，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弥陀愿力，接引往生。又云，汝若念佛，不生净土，老僧当堕拔舌地狱。真歇了禅师净土说云，洞下一宗，皆务密修，其故何哉。良以念佛法门，径路修行，正按大藏，接上上器，傍引中下之机。又云，宗门大匠，已悟不空不有之法，秉志孜孜于净业者，得非净业见佛，尤简易于宗门乎。又云，乃佛乃祖，在教在禅，皆修净业，同归一源，入得此门，无量法门，悉皆证入。长芦赅禅师，结莲华胜会，普劝道俗，念佛往生，感普贤普慧二菩萨，梦中求入胜会，遂以二菩萨为会首。足见此法，契理契机，诸圣冥赞也。当宋太真二宗之世，省常法师，住持浙之昭庆，慕庐山远公之道，结净行社。而王文正公旦，首先皈依，为之倡导，凡宰辅伯牧，学士大夫，称弟子而入社者，有百二十

余人，其沙门有数千，而士庶则不胜计焉。后有潞公文彦博者，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将相五十余年，官至太师，封潞国公，平生笃信佛法，晚年向道益力，专念阿弥陀佛，晨夕行坐，未尝少懈，与净严法师，于京师结十万人求生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从其化。有颂之者曰，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自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寿至九十二，念佛而逝。元明之际，则有中峰、天如、楚石、妙叶，或为诗歌，或为论辩，无不极阐此契理契机，彻上彻下之法。而莲池、幽溪、藕益，尤为切挚诚恳者。清则梵天思齐、红螺彻悟，亦复力宏此道。其梵天劝发菩提心文，红螺示众法语，皆可以继往圣，开来学，惊天地，动鬼神。学者果能依而行之，其谁不俯谢娑婆，高登极乐，为弥陀之弟子，作海会之良朋乎。自后国运日衰，无暇提倡，法运亦随之而衰，至咸同时，兵灾四起，哲人日稀，庸流日多。儒者唯奉韩欧程朱辟佛之说，以为至理名言，而不知佛法包括群圣之薪传，发明当人之心性，其妙义微言，功德利益，有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者。以故悉以毁灭佛法为志事，不肯读诵受持，保护流通，致令佛法，一败涂地。譬如小儿，见摩尼珠，不但不加保重，尚欲毁而弃之。至光绪末，废除举业，大开游学之端，凡天姿高者，悉以博览为事，所有各种学理，皆不足以餍饫其心。唯佛学幽深宏博，无妙不备，真俗互资，空有圆融，从兹群相研究，而修习焉。礼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今既知其旨，知其善矣，岂肯将此无上心法，让古人独得，而自己与一切同人，皆不得乎。是故研究会、居士林、念佛社、素餐会，各处建设，其戒杀护生，吃素念佛者，日见其多。譬如穷子，自迷家乡，一旦得人指示，当即直求归路，断不肯仍旧循乞，孤露他方也。青莲寺由黄谷法师开山以来，固为净土一大道场。其形势雄伟，实为庐山第一胜地，以故千数百年，道风不坠。经洪杨之乱，悉成劫灰，以法门式微，无人恢复，竟成荒山。妙培大师，出家以来，即以净土为宗。拟欲以即生了脱之法，普利同人，特往红螺，熏修数年。今春游庐山，深慨远

公之道，无人振兴，于世道人心，殊失裨益。至青莲寺基，见其形势，若莲华然。而复前临三叠之瀑布，后倚五老之雄峰，左右则有狮子象鼻二峰，以为护卫，殆天造地设一净土道场。不忍永令湮没，遂发愿恢复，以宏莲宗。乃与上海诸大居士商榷，幸得均示同心，故先建立数间殿堂，以为修持之地，至于寺之全体齐备，须待龙天感应，非今所急。为今之急务者，开莲社以行道耳。或谓念佛求生西方即已，何必结社，是不知世间万事，须待众缘相助，方得有成，况学了生脱死之无上妙法乎。易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盖取其二泽相并，彼此互益之义。又圣人以朋友列于五伦者，盖取其劝善规过，如二月互照，扶危保安，如两手相援之义也（友，古作攴。又，手也，今文变又作ナ耳）。人之常情，若无依倚，则多涉因循怠忽之弊。大众同居，功课有定，虽欲懈怠，亦不可得。功课之外，其奋发精进者，即可摄彼懈怠者，勉力而行。人皆前进，谁甘后退，彼此相辅，其行易成。或有所疑，及有所见，有可抉择。每日暇时，请诸耆宿，略示净宗纲要，则邪正去取，了了分明。有此诸益，故古人咸以结社为倡导。即身有职业，不能亲预，但依社章修持，待开会日，或亲往，或函告，明己修持之勤恳，利益之大小，亦与预修，相去不远，以心冀社友，不敢怠荒故也。须知佛法，原不离世间法，凡诸社友，必须各各恪尽己分，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主仁仆忠等。又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不餐荤酒，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自利利他，以为己任。如是则基址坚正，堪受法润，果具真信切愿，当必往生上品。世之愚人，每多不修实行，偏欲得一真修之虚名，以故设种种法，妆点粉饰，成一似是而非之相，冀人称赞于己。其心行已污浊不堪，纵有修持，亦为此心所污，决难得其真实利益，此所谓好名而恶实，为修行第一大忌。倘具前之所当行，无后之所当忌，则于世间则为贤人，于佛法则为开士。以身率物，由家而乡，由乡而邑，以至全国，及与天下，则礼义兴而干戈永息，慈善著

而灾害不生，庶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愿见者闻者，同皆发起倡导，则幸甚幸甚。所有简章，开列于后。

复河南第五军副司令部杨明斋书

所言公门修行，不专指诵经持咒念佛而已。必须尽己职分，除暴安良，并所统之士卒，一一皆以除暴安良保护人民为志，则地方受福，而主将士卒同于冥冥中消除业障，增长福寿矣。若不以此事，以恳切至诚心诫勸士卒，则兵所到处，地方受淫掠之惨，殆有不堪言者。况甚至又有毁烧屋庐，杀人示威者乎。居士果能如此，以至诚心令士卒将地方人民作自己家人想，不使彼受无谓之逼抑苦恼，则其功德大矣。能如是，再加以诵持经咒，念佛名号，则必蒙佛天护佑。无事则军威远镇，宵小潜伏，有事则承佛天力，克制敌军，则是护国将军，救世菩萨矣。光以不德，何堪为师。然泥塑木雕之佛，若作真佛敬之，则与敬真佛之利益无异。以故且顺汝志，而为汝师。汝若看佛敬僧，则纵属粥饭庸僧，亦未必不能因之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若唯以光之道德具备是责，则便失所冀望，不如不皈依之为愈也。今为汝取法名为智毅。以有智之勇毅，内之可以修圣道断烦恼，外之可以保国家安人民。汝能顾名思义，其利益及于国家社会，岂止汝一人独得而已。至于诵经持咒念佛，一本于至诚恭敬而受持之即已，不必急急求解义为要也。果能如是受持，久之则业障消除，智慧发现，经之实益，尚能亲得，况文义乎。文钞中屡屡言之，故不多述。祈熟阅文钞，即是常相晤对，况一函二函者乎。

复周孟由昆弟书

汝母年高，于净土一法，未能认真修持。宜常与谈说六道轮回之苦，极乐世界之乐。人生世间，超升最难，堕落最易。若不往生西方，且莫说人道不足恃，即生于天上，福寿甚长，福力一尽，仍旧堕落人间，及三途恶道受苦。不知佛法，则无可如何。今既略晓佛法，岂可将此一番大利益事，让与别人，自己甘心在六道轮回中，头出头没，永无解脱之日乎。如是说之，或可发其宿世善根，信受奉行也。菩萨度生，随顺机宜，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汝能力修孝友，及以净土法门，劝导自己眷属，及一切有缘者，同作莲池会里人，则功德大矣。

世人有病，及有危险灾难等，不知念佛修善，妄欲祈求鬼神，遂致杀害生命，业上加业，实为可怜。人生世间，凡有境缘，多由宿业。既有病苦，念佛修善，忏悔宿业，业消则病愈。彼鬼神自己尚在业海之中，何能令人消业。即有大威力之正神，其威力若比佛菩萨之威力，直同萤火之比日光。佛弟子不向佛菩萨祈祷，向鬼神祈祷，即为邪见，即为违背佛教，不可不知。又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理宜戒杀护生，爱惜物命，切勿依世俗知见，谓奉父母甘旨为孝。彼未闻佛法者，不知六道轮回之事理，妄谓为孝，尚有可原。若已闻佛法之人，杀过去父母亲属，以奉养现在父母及丧祭等，岂但不是孝道，直成忤逆矣。是以通人达士，由闻佛法之真实义谛，悉不肯依世俗之权法以行。以此权法，殆姑顺世俗迷情而立，非如来洞彻三世因果之道故也。若欲深知，取文钞中诸戒杀文，及观音颂之普劝戒杀挽劫文，阅之自知。

念佛人有病，当一心待死，若世寿未尽，则能速愈。以全身放下念佛，最能消业，业消则病愈矣。若不放下，欲求好，倘不能好，则

决定无由往生，以不愿生故。此等道理不明白，尚能得仗佛慈力乎。汝母之病，宜切劝放下求往生，如寿未尽，求往生，反能速愈，以心至诚故，得蒙佛慈加被也。祈与汝母婉曲言之，令勿效痴人说痴话也。

昨接守良书，知汝母求生之心，尚未实发，病中且勿提及，但劝至心念佛，即得蒙佛加被，身心安乐。待大好后，婉曲劝导，令其求生，则利益大矣。并祈于汝母前，代为问好。又当为说光劝彼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为自己要事，余皆是替儿孙殚心，有累自己念佛利益矣。

群铮知悉，汝母现有病，断不可不愈而去。然光看汝母，恐难高寿，宜与孟由及智昭等，日换班在旁念佛，俾其随念，不能念则静听。若世寿尽，如此行，则决定往生。若世寿未尽，亦当消除业障，增长善根。如汝决欲来山，只好照汝此议，庶两无所碍。现汝母病未愈，决不可发此心，发则于世间世出，两俱违悖矣。人之临终，得其助念，定可往生，失其助念，或再以哭泣搬动，动其爱情瞋恨，则堕落难免矣，险极险极。汝能成就母往生，亦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所谓即尘劳行佛事，其功德比寻常殊胜万分矣。祈与孟由说此助念法，并告汝母令听光言。至为亲开陈佛法，固为大善，然定省抚慰，亦须格外留意，幸甚。

汝母发愿寄款交光随意作功德，及助印芜钞。依光鄙见，做功德当以开人智识为最。拟以此款任印观音颂，普遍施送于远近，俾一切人同知观音大士，为法界众生之恃怙。随类现身，寻声救苦，兼以辅弼弥陀，接引众生。况乎现今世人，日在患难中，无法防护。倘人人见此书，知大士之恩德，无不欲仗其威力以免灾祸。既发信仰依赖大士之心，自然心存慈善，改往修来，以期不与大士相背而得蒙其覆庇护祐也。世之不治，由于人心险恶，倘人能仰慕大士之慈悲，自可日

臻善域，是故此书流通，其利无穷，比较别种暂时之益者，实相去天渊。且以此增汝母福慧，消汝母罪愆，必能生获安乐，没归莲邦。至于芜钞，则见之发心修善念佛者甚多，兹不具书。

汝母何以病不见愈，盖以宿业所致，殆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于此时以了之乎。玄奘法师临终亦稍有病苦，心疑所译之经，或有错误。有菩萨安慰言，汝往劫罪报，悉于此小苦消之，勿怀疑也。当以此意安慰汝母，劝彼生欢喜心，勿生怨恨心，则决定可蒙佛加被，寿未尽而速愈，寿已尽而往生耳。凡人当病苦时，作退一步想，则安乐无量。近来兵火连绵，吾人幸未罹此，虽有病苦，尚可作欲出苦之警策，则但宜感激精修，自得利益。否则怨天尤人，不但宿业不能消，且将更增怨天尤人之业。当与汝母说之，果能不怨不尤，净心念佛，其消业也，如汤消雪。光自回山，日日于课诵回向时，为汝母回向，祈三宝加被，寿未尽则速愈，寿已尽则速得往生西方耳。

接手书知汝母已于初二日念佛往生，不胜伤叹。虽然，汝等既知佛法，当依佛法，令亲神识得益为事，不可徒为哀毁，令存亡两无所益。至于丧祭，通须用素，勿随俗转。纵不知世务者，谓为不然，亦任彼讥笑而已。丧葬之事，不可过为铺排张罗。做佛事只可念佛，勿做别佛事，并令全家通皆恳切念佛，则于汝母，于汝等诸眷属，及亲戚朋友，皆有实益。有财力，多做功德，若丧事用度无出，即以之办丧事亦可，切勿硬撑架子，至有亏空，后来受窘，则不必矣。

接手书，知汝母去得甚好，此殆汝母往昔善根，及现在善愿，并汝等助成之功效也。人一生事事皆可伪为，唯临死之时，不可伪为。况其无爱恋之情，有悦豫之色，安坐而逝，若非净业成熟，曷克臻此。但愿汝昆弟与阖家眷属，认真为汝母念佛，不但令母亲得益，实则比自己念佛之功德更大。佛所以教人，凡诵经持咒念佛作诸功德，皆为法界众生回向。平时尚为无干涉之法界众生回向，况母歿而不至

心为母念佛乎。以能为一切众生回向，即与佛菩提誓愿相合，如一滴水，投于大海，即与大海同其深广。如未到海，则勿道一滴，即长江大河，固与大海天地悬殊也。是知凡施于亲，及一切人者，皆属自培自福耳。知此义，有孝心者，孝心更加增长，无孝心者，亦当发起孝心。请僧念七七佛甚好，念时汝兄弟必须有人随之同念。妇女不必随于僧次，以为日既多，人情熟悉，或令人起嫌疑。妇女宜另设一所，或居于幕，出入各门户，两不相见，是为表率乡邑，开通仪式之懿范。若漫无界限，或他人仿之，久则弊生。昔人立法，虽上上人，亦以下下人之法为范围，故能无弊。汝昆弟能如是为母念佛，兼又印施观音颂文钞等，有此善心净资，并利人之事之功德，岂但汝母莲品增高，将见汝祖父母，汝父，并历代祖妣，同沾法利，同得往生也。光之所说，乃本理本情，非漫然为汝等说悦心快意语也。富贵人家子弟，多不成器，其源由于爱之不得其道，或偏与钱财，或偏令穿好衣服，钱随彼用，则必至妄吃致病。若为彼存以生息，余不得者，于父母生嫌心，于所偏得兄弟姊妹生忌心，皆非所以教孝教弟之道。若女有钱，出嫁必以钱自骄，或轻其夫，或不洞事，以钱助夫为不法事。欲儿女成贤人，当为培福，不当为积财。财为祸本，汝等看多少白手起家者，皆由无钱，自勤而来，而大富家多多不久房产一空。故古人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能读则读，不能读，或农或工或商，各有一业，为立身养家之本。女子若有钱，明道理，钱固为助道之本，不明道理，则害其女，并害其婿，并害其外孙孙女矣。汝母善理财，幸汝家祖德深厚，故兄弟姊妹，皆贤善和睦。或于一人，有偏私偏爱，亦不至彼此计较，然不可以此为法。须令儿女永无计较之嫌隙可生，及倚恃之骄情长起，庶几家道兴而子孙通皆循规蹈矩矣。光之性情多络索，以汝兄弟以光为师，恐后来或致儿女受害，故为絮叨及之，切勿谓所说无因，视作废言，幸甚。但祈汝兄弟认真念佛，则为报母之恩，亦为报佛之恩矣。

火葬一法，唐宋佛法盛时，在家人多用之，然宜从俗葬埋，恐执泥者妄生议论。实则烧之为易泯灭，过七七日烧弥妥。葬之年辰久，或致骨骸暴露耳。三年之丧，不作礼乐，固宜遵守。前清文官必丁忧，武官不丁忧，以军事不可或辍，故不为制。今则废伦非孝，纷纷而起，守制之期，尚足挂齿乎。吾人当依古礼，斟酌行之，不可遽变，不必过泥可耳。顶圣眼天生等说，实可依据。光恐无知者，唯以探冷热为事，意谓有信愿及临终正念分明，即可往生，不得专以探冷热为据，故云亦不一例。恐其探之频数，或致误事，不可不知。大宝积无量寿如来会所说，乃说此等堕疑悔者，名为胎生，亦有谓为疑城者，此约障蔽隔碍之义，立胎生疑城之名，以在莲华中五百岁，不见佛闻法，何得死执其字以说义，将谓此等不在九品之数乎。须知西方无胎生，亦无城郭，乃约不能即出莲苞及与佛相隔之义，喻取于胎于城，汝遂执定其词，谓此在莲品之外。然则下品中生六劫，下生十二劫，则其胎其城，为更厚更远矣。彼十二劫者，尚归九品，何五百岁者，便居品外。又何不观于莲华中不能出现八字，是莲为不列九品之莲乎。佛法本无可说，一死执，则无事生事，便费尽笔墨矣。总因自己居于疑胎，其为城也，厚逾铁围。果能直下明了，则大地平沉，铁围了不可得矣。孟子谓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只此逆字，亦是疑城。若知逆即迎合之意，则疑城化为乌有。一般死执著汉，所以终日讲说，终日违背，皆坐此死执著之病根未消，故致难得实益也。

复冯不疚居士书

若欲化人，必须自己实行，人自生信。光所言实行，尚不专指能念佛而已。凡发心学佛之人，必须所作所为，高出平人之上。所谓高出者，谓能力敦伦常，恪尽己分。父慈子孝，是所应然。一切时，一切处，务存真实。凡起心动念行事，俱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凡有迷而不信者，必须以真实诚意为彼宣说所知之因果等事理。不能知者，不可强说。众生在迷，如生而盲者，迷本有家。若欲归还，须待人领，方可不致撞墙磕壁，堕坑落堑。彼得人领，当须全体依从领者所说，不得稍生违抗。彼若违抗，不但不能到家，或恐丧失身命。佛所说之净土法门，即三界内一切众生之导师也。众生依佛言教而修行之，决定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本有家乡，享受安乐。但以凡情不解圣智，故又自作聪明，妄相诘难，殊可哀怜。今一一答之。

一，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为亘古今通天下毫不可易之公理公则。西方以极乐名，然则亦反乎悲乎。

答，世间所有若根身（即吾人之身），若世界（即现所住之天地），皆由众生生灭心中同业（世界）别业（根身）所感，皆有成坏，皆不久长。身则有生老病死，界则有成住坏空。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者，此也。以因既是生灭，果亦不能不生灭也。极乐世界，乃阿弥陀佛彻证自心本具之佛性，随心所现不思议称性庄严之世界，故其乐无有穷尽之时期。譬如虚空，宽廓广大，包含一切森罗万象。世界虽数数成，数数坏，而虚空毕竟无所增减。汝以世间之乐，难极乐之乐。极乐之乐，汝未能见。虚空汝虽未能全见，当天地之间之虚空，汝曾见过改变否。须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故佛（指释迦佛）令人念佛求生西方，以仗阿弥陀佛之大慈悲愿力，亦得受用此不生不灭之乐。以根身则莲华化生，无生老病死之苦。世界则称性功德所

现，无成住坏空之变。虽圣人亦有所不知，况以世间生灭之法疑之乎。

二，一阴一阳之谓道，世传江慎修先生，独居深山，做天地日月星辰皆成，惟居而不运。及得其婢之阴气，则能运行。西方既无女身，安非独阳不长乎。

答，江慎修系清朝一隐君子，其于圣贤心法，天文地理，无不通达，实世间不可多得之人。先生未曾研究佛法，而于戒杀放生等事，颇形赞叹（光曾为其书作序，并先生年谱，一同流通）。此佛法中最浅近者，尚且如是。使当日有通法高人化之，当必深入法藏，彻证自心矣。至谓做天地日月星辰皆成，而不能运动，必待其婢之阴气而后运动。此炼丹之下流坯，妄造谣言，欲引诸无识行邪僻事。特借慎修做天地，证明阴阳和合为道。乃极恶不法，无伦理，无廉耻，引人作禽兽之邪见魔话。彼无知者，认为道妙，可不哀哉。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孔子赞易之言。易以阴阳为本，故孔子作如此说。后世之人不知道，便将阴阳二字，崖板认作阴阳。彼邪见者，又将阴阳移于男女。所谓鹦鹉学人语，了不知人事。今不避烦琐，略为指明，庶不致由圣人明道之言，而无知者误之以作永堕三途之恶业耳。一非一二之一，乃混合无间之谓。阳，即明德。此之明德，人人具有，由其人欲之物障蔽，致本有明德，不能显现。若能格除人欲之物，则明德自可显露，是之谓明明德。阳，即明德。阴，即明明德之明。中庸所谓诚明。诚，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诚明合一，则是明明德。则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各圣所传之道。孔子在大学，则直言明明德。子思在中庸，则言诚明。周易一书，乃圣人观象喻道与教之书，故以一阴一阳为道。后世智识浅劣，遂死认阴阳，竟至拉及男女，竟至邪人引为诬骗无知行邪僻事之据。其诬蔑孔子，破坏易理，疑误后人，罪岂有极。我如此说，恐汝不信。试观乾卦六爻之龙，自可备知，亦不必遍研六十四卦矣。彼谓阴阳相合为道，深山中岂无阴

阳之气，而必欲用人之阴阳乎。人之阴阳，是生儿女之本，岂天地日月星辰之本乎。此种邪说，臭秽之极，不堪挂齿，彼犹以为道。真所谓以人粪作梅檀，乃不识香臭之人也。哀哉。

三，参禅所以调神养气，信其有益。念佛则是多言伤气，岂亦有益耶。且如有人，日居汝旁，叫汝名不停，汝不厌乎。

答，禅者静坐，养气调神，亦是不知禅者之言，只得禅之皮毛，不知禅之所以也。禅者虽坐，坐而参究本来面目，非为养气调神也。念佛亦养气调神之法，亦参本来面目之法。何以言之？吾人之心，常时纷乱，若至诚念佛，则一切杂念妄想，悉皆渐见消灭。消灭则心归于一，归一则神气自然充畅。汝不知念佛息妄，且试念之，则觉得心中种种妄念皆现。若念之久久，自无此种妄念。其最初觉有妄念者，由于念佛之故，方显得心中之妄念，不念佛则不显。譬如屋中，清静无尘，窗孔中透进一线日光，其尘不知有多少。屋中之尘，由日光显，心中之妄，由念佛显。若常念佛，心自清静。孔子慕尧舜周公之道，念念不忘，故见尧于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梦。此常时忆念，与念佛何异。佛以众生之心口，由烦恼惑业致成染污。以南无阿弥陀佛之洪名圣号，令其心口称念，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念之久久，业消智朗，障尽福崇，自心本具之佛性，自可显现，何得以世间唤人名而比之乎。若然，则孔子念念慕尧舜周公，亦为不是。若谓念念思慕为是，则声声称念何得非是乎。况此念佛，乃转凡成圣妙法，岂世间之法所能比乎。

四，人之病也，体中多虫，以药医之，则所以杀虫。废药必坐视其死，二者如何。

答，病有能医者，有医不能医者。能医者，外感内伤之病也。若怨业病，神仙亦不能医。念佛，便能令宿世怨家，仗佛慈力，超生善道，故怨解释而病即痊愈矣。外感内伤，念佛亦最有益，非独怨业病

有益也。江易园作校长，因极力教授生徒，致用心过度，得病甚重（此时在上海），中西医俱无效。彼向不知佛法，江味农来看，谓医既不效，则不须再医，当至心念佛，即可痊愈。易园信之，病遂痊愈。故所以极力劝人念佛耳。后回家，有一亲戚，年近七十，双目失明，易园劝彼念佛，未至一年，其目复明。今夏婺源江湾地方旱，易园劝大家念佛求雨，不七日，即得大雨。一方之民，踊跃欢喜。易园遂起佛光社，教一切男女老幼皆念佛，亦拉光为会长。可知念佛一法，随在何事，皆可成就。但不可念佛求作恶事成就。若欲作恶事念佛求成就，当被雷殛。恐愚人不知，故为表明。念佛之利益，古今不知有多少，今且以能见而问者言之，当无可疑。彼谓废药念佛，坐视其人之死。试问易园用药何以不愈，念佛又何复得痊愈乎。然此其小利益，大利益则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以至成佛也。彼井中虾蟆，焉能知佛法大海之宽广乎，宜当作如是胡说巴道，以自逞其无知识也。

五，如鸡食虫，养鸡则是杀虫，保虫必须杀鸡，然则如何。

答，佛大慈悲，各令一切悉遂其生。鸡乃人之所养，若不设法令生，彼将断绝，非彼自生者可比。鸡食虫，以饥故，使不饥，则可不食，非必定食虫也。若如彼说，则杀鸡即为救虫。然人之吃一切物命，亦当杀之以为救一切物命，可乎不可。小智不知大理，妄以己之愚见，阻人戒杀放生之善。后来做了物类，决定不能遇放生救命之人。此时之苦，皆今日之邪智所培植也。

六，佛以万法皆空，何以有西方极乐世界。

答，万法皆空，乃凡夫惑业所感之境，何得以如来福慧所感之极乐世界相比。彼将谓西方亦同此世界，了无有异乎。以凡情测圣境，何异跛夫疑六通圣人一念便达一切世界，当即时累死也。又何异愚人谓一月普印千江，当不胜其劳也。佛言世智辩聪，不可入道。彼之所

说，正佛所谓愚痴。而彼尚嚣嚣然自命为智，岂不大可哀哉。欲详说之，太费笔墨，熟读文钞，无疑不释。

复马舜卿居士书

接手书，知居士乐道之心，极为真切，至于誉不慧处，未免失于俗派。光一介庸僧，但只知学愚夫愚妇之专念佛名，何可如是过赞。至于所募印之安士全书，实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与夫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法，一一皆备，随人之见浅深，各得其益。所自任者已经送完，今将友人结缘所余之一部，特为寄来，祈详阅之，自有手舞足蹈之乐。又印光法师文钞，乃徐蔚如三四次排印者，已散完矣。若九月到上海，当于商务印书馆请一部寄来。若过细看，则禅净之界限，及所以然，并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利害得失，固已明若观火，可以永无疑虑矣。但文不足观，但取其有益于初机入道即已，若以古德著述之模范绳之，则将弃置之不暇，何堪更为研究也。最初从此入，已经知其门路，再看古人所著，则固易为了然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无足废人，当途指路，玉与行人，当不以粗厉残废见弃也。

十三日接到手书，并乱书二部，随即送与俗人，本欲即复，以冗事多端，不暇及。至廿一日，又接手书，及其中乱语等，其意固亦欲人改恶从善，但肯改恶从善，则便为莫大利益。若谓明印师到普陀，大士赐示，则为诬蔑普陀及与大士。光在普陀，已满三十年，未曾闻有扶乩之事。明印既是高僧，当将佛教中因果报应事理，及修持净土法则，发挥示人。何得冒大士之名，以造谣言，虽亦有劝人之益，而自己先陷于诬妄罪中。至救劫仙方，更为俗鄙不堪，此系烧琉璃者所作，绝不知观音为何如人，玉帝为何如人。居士详看安士书首册，天必锡汝以福下注，及欲海回狂卷三之论天与佛菩萨之文，自不被此等胡说巴道所惑。居士信心虽切，奈绝未尝著佛法滋味，故将灵鬼妄冒仙佛等乱语，一体尊重。前二部书，其劝世文，颇有切实有益世道人心者，然拉杂乱录，固已不成片段，况其中说佛法者，多不如法。在

家善人，宜取其戒劝之语，不必究其修行之语，则有大利而无少弊矣。至于感应篇、阴鹭文、觉世经，则系示人克己复礼之宝鉴，比游移浮泛之乩文，固不可一目视之。扶乩一道，实有真仙降临，然百无二三次。若尽认做真仙，则是以平民妄称帝王矣。所临坛者，多属灵鬼，倘果有学识之灵鬼，其语言颇有可观，至说佛法，则非己所知，故多谬说。一班无知无识之人，遂谓真佛真菩萨，其语言之讹谬处，害人实深。居士宜潜心读安士书，并印光文钞，倘有入处，再去研究法华楞严，自可明如观火矣。

接手书，不胜伤时之感，十余年来，天灾人祸，相继降作，总由不知三世因果，唯欲自利，不顾杀生害命，以及害人之所致也。欲挽劫运，非提倡三世因果生死轮回，与戒杀护生吃素念佛不可。现今之世，常在患难中，唯有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可以倚靠，当常持圣号，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议转移。又祈与诸眷属，及亲友乡党，皆以是为倡导，则其利大矣。其倡导之法，当以安士书及文钞为本，庶不至入于外道邪见法中。雷峰塔倒，内中之经，悉破坏不堪，好事者以重价购求，其意实非重经，乃重古也。使现所完全之经，一如宝贵此经，则功德利益，唯佛能知。彼以此系古人所藏，不思完全之经，非古人所传乎。宝贵此经，固有功德，而唯以古为贵，不以经为贵，则成弃本逐末矣。金刚经注解甚多，在家人素未研穷教理者，实不易领会，唯吕祖所注之金刚经，先用注以释义，后用讲话以消文，易于明白耳。阁下有心救劫，当极力提倡因果报应，及戒杀护生，吃素念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力敦伦常，各尽己分，则有实益矣。否则但有空言，决无实效。

接手书，不胜感愧，光何人斯，敢膺此赞。监狱说法，乃因上海各居士发起，而常时巡往各县说法之人，皆光之皈依弟子，以故彼等亦将光名列于名誉会长之列，而祈其往就近之第二监狱中一为开导也。观音大士颂，其书乃光请江西一大文学居士所著，去年已脱稿，

因战事起，未能付排，今秋至上海付排，明年当出书，此书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光欲印数十万部，遍布中外，恐人微德薄，无此感格，上十万部，当可做到，现已任及五万余矣。此书即普陀山志之卷首，以卷帙多，故别行也。山志新修已脱稿，尚待光校正过，方可刊行。光以事繁，恐在明年方可付手民耳。书出，当寄赠一二部。至谓各教之同异处，人多偏执，或执其异，则是不知道本之见。或执其同，则是不知各教之发挥修证浅深大相悬殊之见。阁下且勿论其同异，如不以佛法为非，祈息心研究而修持之，久则自知其道体道用之同而不可相等，异而不可歧分之所以耳。佛法渊深，大聪明人，尽平生心力，尚研究不得到详悉处。然佛法随机施教，若欲得其实益，即从特别超异之净土法门研究而修持之，则颇省心力，实为最要之道。阁下身居世网，又苦无知识请教，若不以光之文字拙朴见弃，请详阅文钞，依所说而修持之，其为利益不可思议。然光之文虽刺目，而多引经论成言，或宗经论意义，必须竭诚尽敬而阅之，方可得其利益。语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泥塑木雕之佛，作真佛敬，小则消灾增福，大则超凡入圣，其利益在自己之诚否，不在佛像之真假也。阁下果能以此意息心静阅而力行之，则为西方极乐世界之法门良朋善友矣。愿勉之，勿虚此望，则幸甚。

复裘佩卿居士书一

所言瞋心，乃宿世习性。今既知有损无益，宜一切事当前，皆以海阔天空之量容纳之，则现在之宽宏习性，即可转变宿生之褊窄习性。倘不加对治，则瞋习愈增，其害非浅。至于念佛，必须按自己之精神气力，而为大声，小声，默念，及金刚念（即有声，别人听不见者，持咒家谓之金刚念）之准则，何可过猛，以致受病。此过猛之心，亦是欲速之病。今既不能出声念，岂心中亦不能默念，何可止限十念乎。况病卧在床，心中岂能一空如洗，了无有念。与其念他事，何若念佛名号之为愈乎。是宜将要紧事务，交代家人，长时作将死，将堕地狱想，心中不挂一事。于此清净心中，忆想佛像，及默念佛名，并观世音菩萨像及名号。果能如是，决定业障消除，善根增长，疾病痊愈，身心康健矣。盖阁下之病，属于宿业，因念佛过猛而为发现之缘，非此病完全系念佛过猛而有。使不念佛，又当因别种因缘而得。世之不念佛者多多，岂皆不得一病，长年康健乎。了此自可不误会，谓念佛致病，有损无益也。光与阁下，未能一面，其为阁下谋者，实与自己之父母兄弟无二。以本佛慈悲，欲令有缘者，同得即生往生也。念佛法门，若未详悉，宜日间略阅一二篇文钞，以作前途引导，则可不虚此一番往来谈叙也。

复裘佩卿居士书二

阁下既相信光，当依光所说，方有实益。否则虽有信心，但作种未来之善根而已。吾人在生死轮回中久经长劫，所造恶业，无量无边。若仗自己修持之力，欲得灭尽烦恼惑业，以了生脱死，其难愈于登天。若能信佛所说之净土法门，以真信切愿，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无论业力大，业力小，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譬如一颗沙子，入水即沉，纵有数千万斤石，装于大火轮船中，即可不沉而运于他处，以随意使用也。石喻众生之业力深重，大火轮喻弥陀之慈力广大。若不念佛，仗自己修持之力，欲了生死，须到业尽情空地位方可。否则纵令烦恼惑业断得只有一丝毫，亦不能了，喻如极小之沙子，亦必沉于水中，决不能自己出于水外。阁下但生信心，念佛求生西方，不可再起别种念头。果能如是，寿未尽则速得痊愈，以专一志诚念佛功德，便能灭除宿世恶业，犹如杲日既出，霜雪即化。寿已尽则即能往生，以心无异念，即得与佛感应道交，故蒙佛慈接引往生也。阁下若信此话得及，则生也得大利益，死也得大利益。瞋心乃宿世之习性，今作我已死想，任彼刀割香涂，于我无干，所有不顺心之境，作已死想，则便无可起瞋矣。此即如来所传之三昧法水，普洗一切众生之结业者，光特为阁下述之，非光自出心裁妄说也。若不念佛求生西方，纵生到至极尊贵之非非想天，天福一尽，仍复轮回六道。若具志诚恳切念佛，纵将堕阿鼻地狱，尚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万不可卑劣自居，谓我业重，恐不能生，若作此想念，则决定不能生矣。何也？以心无真信切愿，无由感佛故也。观音菩萨，久已成佛，特以慈悲心切，现九法界身，种种方便，度脱众生（九法界，即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也）。于人法界，又复种种不一，或为帝王宰官，或为隐逸庶民，或为妇女，或为乞丐，了无一定。但以菩萨之像，微妙庄严，世人不能形容，以故多

类女像，非菩萨原是女身也。欲供养者，当于北京路长康里佛经流通处，请石印之西方三圣像，用镜龕装好，彼处亦有，则阿弥陀佛、观音、势至，俱全矣。卧室若不洁，可将佛像供于净室，日请来熟视一二次，则心中便可作忆念矣。念佛虽贵至诚清洁，然病人做不到，但心存至诚默念，或出声念，功德仍是一样。以佛慈广大，如父母于儿女病苦时，则不以平常之仪式见责，而且为其抚摩身体，洗濯污秽。若儿女病好，犹然令父母同彼病时一样伺候，则当被雷打。阁下何得谓卧床默念，恐有罪过乎。即无病人，睡时尚宜默念，况病人乎。

与方圣胤居士书

闻有贵恙，想日见痊愈矣。世间不明理之人，一有病，不是怨天尤人，便是求神祷鬼，徒增业障，有损无益。阁下素修净业，而且令夫人料理家事，妻贤子孝，心中了无可忧虑者。宜将一切家事，并自己一个色身，悉皆通身放下。以一尘不染心中，持万德洪名圣号，作将死想，除念佛求接引外，不令起一杂念。能如是者，寿已尽，则决定往生西方，超凡入圣。寿未尽，则决定业消病愈，慧朗福崇。若不如此作念，痴痴然唯求速愈，不唯不能速愈，反更添病。即或寿尽，定随业漂沉，而永无出此苦娑婆之期矣。祈慧察是幸。

论

净土决疑论

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优劣，契机则妙。在昔之时，人根殊胜，知识如林，随修一法，则皆可证道。即今之世，人根陋劣，知识稀少，若舍净土，则莫由解脱。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福薄慧浅，障重业深。年当志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薪之道，争服韩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力先现。从兹病困数年，不能事事。谛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圣贤，如此众多。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悖叛圣道，为害中国。岂但古今圣君贤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中庸谓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韩欧虽贤，其去圣人远甚。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测度之法也。遂顿革先心，出家为僧。自量己力，非仗如来宏誓愿力，决难即生定出生死。从兹唯佛是念，唯净土是求。纵多年以来，滥厕讲席，历参禅匠，不过欲发明净土第一义谛，以作上品往生资粮而已。所恨色力衰弱，行难勇猛，而信愿坚固，非但世间禅讲诸师，不能稍移其操，即诸佛现身，令修余法，亦不肯舍此取彼，违背初心。奈宿业所障，终未能得一心不乱，以亲证夫念佛三昧。惭愧何如。一日有一上座，久参禅宗，兼通教理，眼空四海，誓证一乘。效善财以遍参知识，至螺山以叩关余舍。时余适以弥陀要解，文深理奥，不便童蒙，欲搜辑台教，逐条著钞，俾初学之士，易于进步。非敢效古德之宏阐道妙，聊以作后进之入胜因缘。喜彼之来，即赠要解一本，且告以著钞之意。上座因谓余曰，要解一书，吾昔曾一视之。见其词曰，华严奥藏，法华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司南，皆不出于此矣。若此者不胜枚举。直是抑遏宗教，过赞净土。谤正法轮，疑误众生。不意藕益大师，以千古稀有之学识，

不即直指人心，宏扬止观。反著斯解，以为愚夫愚妇之护身符。俾举世缙素，守一法以弃万行，取蹄涔以舍巨海。同入迷途，永背觉路。断灭佛种，罪过弥天矣。欲报佛恩者，当即毁灭令尽，又何堪著钞，以助其流通耶。愤心厉气，若对讎仇。余俟其气平，徐谓之曰，汝以薄益此解，为罪过藪者。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是逐块之痴犬，非择乳之鹅王也。须知其过，实不在于薄益此解，在于释迦、弥陀，及十方诸佛，与净土三经，及华严、法华、诸大乘经，文殊、普贤、马鸣、龙树、智者、善导、清凉、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也。汝若能为大法王，正治其罪，庶汝之所言，举世奉行矣。否则即是山野愚民，妄称皇帝，自制法律，背叛王章，不旋踵而灭门诛族矣。汝作是说，谤佛谤法谤僧，当即生陷阿鼻地狱，永劫受苦，了无出期。恃宿世之微福，造穷劫之苦报，三世诸佛，名为可怜悯者，即汝是也。彼瞿然曰，师言罪在释迦弥陀等者，何反常之若是也。请详陈其故，若其理果胜，敢不依从。余曰，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大事因缘者，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直下成佛而已，岂有他哉。无奈众生，根有大小，迷有浅深，不能直下畅佛本怀。因兹随机设教，对病发药。为实施权，开权显实。于一乘法，作种种说。或有善根成熟者，令其诞登觉岸。其有恶业深厚者，令其渐出尘劳。曲垂接引，循循善诱。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少分矣。又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纵令宿根深厚，彻悟自心。倘见思二惑，稍有未尽。则生死轮回，依旧莫出。况既受胎阴，触境生著，由觉至觉者少，从迷入迷者多。上根犹然如是，中下又何待言。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况思惑乎。了生脱死，岂易言哉。以是不能普被三根，畅佛本怀。唯念佛求生净土一法，专仗弥陀宏誓愿力。无论善根之熟与未熟，恶业之若轻若重。但肯生信发愿，持佛名号，临命终时，定蒙弥陀垂慈接引，往生净土。俾善根熟者，顿圆佛果。即恶业重者，亦预圣流。乃三世诸佛度生之要道，上圣下凡共修之妙法。由是诸大乘经，咸启斯要。历代祖师，莫不遵行。汝以禅教自负，而妄谓宏净土者，为谤正法。

轮，断灭佛种，足征汝乃魔附其身，丧心病狂，认迷为觉，指正为邪之地狱种子耳。夫释迦弥陀，于往劫中，发大誓愿，度脱众生。一则示生秽土，以秽以苦折伏而发遣。一则安居净土，以净以乐摄受而钧陶。汝只知愚夫愚妇，亦能念佛，遂至藐视净土，何不观华严入法界品，善财于证齐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乃教以发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乎。夫华藏海众，无一凡夫二乘，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同破无明，同证法性，悉能乘本愿轮，于无佛世界，现身作佛。又华藏海中，净土无量，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可知往生极乐，乃出苦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也。以故自古迄今，所有禅教律丛林，无不朝暮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汝历参丛林，何日日修习，而反生毁谤之若是也。儒书所谓习矣不察，日用不知者，莫汝为甚也。夫华严为诸经之王，王于三藏。华严不信，即一阐提。纵不生陷阿鼻，报终定堕无间。吾欲离苦而求生净土，汝欲得苦而毁谤华严。汝守汝志，吾行吾道。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道不同不相为谋，汝去，吾不语汝。彼曰，道贵宏通，疑须剖决，师何见拒之甚也。尝闻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住，名常寂光。则但证法身，当处即是寂光净土。又何必以生灭心，舍东取西，然后为得也。余曰，谈何容易。寂光净土，虽则当处即是。然非智断究竟，圆证毗卢法身者，不能彻底亲得受用。圆教住、行、向、地、等觉，四十一位，尚是分证。汝若圆证毗卢法身，则不妨说当处便是寂光。其或未然，则是说食数宝，不免饥寒而死也。彼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宗门常谈，不应有错。余曰，宗门所说，专指理性，非论事修。所以然者，欲人先识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然后依此理以起修因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汝何事理僮侗，知见颠倒之若是也。又汝以舍东取西，为生灭者，不知执东废西，乃断灭也。夫未证妙觉，谁离取舍。三祇炼行，百劫修因，上求下化，断惑证真，何一非取舍之事乎。须知如来欲令一切众生速证法身，及与寂光，所以特劝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问，枣柏李长者

华严合论，谓西方净土，乃为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实理，以专忆念，其心分净，得生净土，是权非实。何以华藏海众，同愿往生。枣柏现生证圣，神通智慧，不可思议。定是华严会上菩萨示现。所有言说，当无错谬。答，枣柏虽菩萨示现。以经未全来，不能预断，故作此说。按枣柏造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论成之后，随即入灭。历五十余年，至德宗贞元十一年，南天竺乌荼国王，方进普贤行愿品四十卷之梵文。至十四年，始译毕流通。其前之三十九卷，即八十华严之入法界品，而文义加详。彼第八十，善财承普贤威神之力，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普贤乃为说偈，称赞如来胜妙功德。以文来未尽，故未结而终。及行愿品来，第四十卷，普贤乃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令其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说毕，如来赞叹，大众奉行，文方圆备。故古德以此一卷，续于八十卷后流通。欲后世学者，咸得受持全经云耳。古德谓念佛求生净土一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登地菩萨，不能知其少分者，即此是也。则一切上根利器，净土总摄无遗矣。大集经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则一切人天六道具缚凡夫，净土亦总摄无遗矣。汝信枣柏而不信行愿品、大集经，是遵县令一时权宜之告示，而违皇帝万古不易之敕旨，何不知尊卑轻重之若是也。问，彼既海众示现，何待经来方知。答，宏扬佛法，大非易事。须有证据，方能取信。华严一经，迥越群典。无从引类，以自裁度。问，涅槃全经未至，生公何以预倡阐提皆有佛性。将谓枣柏，不及生公。答，阐提原是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阐提何得独无。有智识者，皆可预断。往生圆满佛果，诸经绝未宣说，谁敢自出心裁，竖此奇义。二者事理绝不相侔，不可引以为证。至于二公所证，则非吾辈博地凡夫可知，何敢戏论。须知菩萨宏法，或顺或逆，种种方便，不可思议。得非枣柏示以不知，以敦后世之信向耶。问，禅宗诸师，多拨净土，此又何说。答，禅宗诸师，唯传佛心。所有言说，皆归向上。汝参禅有年，尚不知此。则汝之所解，皆破坏禅宗之恶知见也。问，博地凡夫，岂敢自任。诸祖诚

言，断可依凭。六祖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赵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又云，老僧念佛一声，漱口三日。禅宗诸师，多有此等言句，则又何说。答，六祖直指向上，令人识取自心。汝当作训文释义，辩论修持法门，所谓认驴鞍桥作阿爷下颔，几许误哉。汝须知西方之人，见思净尽，进破尘沙，及与无明。只有进修，绝无造罪之事。谓彼求生何国者，若在此间，未断见思，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人，则生凡圣同居净土。一生彼土，则见思二惑，彻底消灭。喻如洪炉片雪，未至而化。德人覩面，鄙念全消。若是见思净尽，则生方便有余净土。分破无明，则生实报无障碍净土。无明净尽，福慧圆满，则生常寂光净土。在此土现证者如是，在彼土进修者亦然。汝何过虑彼无生处，而自障障人，不肯求生。闻噎废食，自丧性命。则天下痴人，莫汝若也。汝但知赵州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何不领取下文僧问和尚还为人也无，州云佛佛乎。但欲依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何不依僧问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以何报答，州云念佛乎。又何不依僧问十方诸佛，还有师也无，州云有。问，如何是诸佛师，州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乎。汝谓禅宗诸师，多有此等言句。不知禅家酬机之言，名为机锋，名为转语。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不知返照回光，叩己而参。一向但嗜酒糟，逐土块，有甚了期。吾出家三十余年，漱口佛不喜闻之言，则众口同宣。至于以佛佛为人，以念佛报恩，以阿弥陀佛为十方诸佛师，绝未闻一人说一句者。夫言出一口，既以彼为实为可依，则此亦是实是可依。何受损者即依，得益者即违。一依一违，自相矛盾。夫赵州所言，总归本分。佛不喜闻，与念佛等，皆属转语。若能直下识得自心，方知赵州道越常情，语出格外。当孜孜念佛，唯日不足矣。倘不能亲见赵州，则宁可以念佛为修持，不可依拨佛为把柄。依念佛，则即生便出轮回，将来定成佛道。依拨佛，则谤佛谤法谤僧，现生则罪业山积，福慧冰消，命终则永堕阿鼻，长劫受苦。其利害得失，奚啻天渊。总之，今人率皆福薄慧浅，业重障深。于得益者，皆若罔闻。于受损者，全身

顶戴（得益受损，且约未悟错会说，非古德所说之法，有益有损也）。诸师酬机之言，悉皆如是，不劳备释。汝谓诸祖诚言，断可依凭，何不依百丈云，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乎。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祷病僧，化送亡僧之规，皆悉回向往生净土乎。将谓百丈唯令死者往生，不令生者求生乎。又何不依西天第十四祖龙树菩萨，如来预记往生，龙宫诵出华严，广造诸论，偏赞西方。如毗婆沙论，称为易行疾至之道乎。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马鸣菩萨，于起信论末后，示最胜方便，令人念佛求生西方，常侍弥陀，永不退转乎。又何不依二祖阿难、初祖迦叶，结集三藏，与净土诸经乎。倘净土不足为法，有害于世，彼何不知好歹，贻后世以罪藪乎。又诸大乘经，皆赞净土，而小乘经则无一字言及，将谓诸大乘经，不足为法乎。又佛说弥陀经时，六方恒河沙数诸佛，悉皆出广长舌，劝信此经。将谓六方诸佛，亦贻人以罪藪乎。如谓六祖赵州等，不可不信。则龙树、马鸣、阿难、迦叶、释迦、弥陀，六方诸佛，诸大乘经，更为不可不信。若谓诸佛诸祖诸经，皆不足信，又何有于六祖赵州为哉。见近而不见远，知小而不知大，如乡民慕县令之势力，而不知皇帝之威德，小儿见铜钱而即拾，遇摩尼宝珠而不顾也。汝还知永明四料简，所示禅净有无，利害得失乎。夫永明乃弥陀化身，岂肯贻人罪藪，谤正法轮，疑误众生，断灭佛种乎。彼曰，永明料简，语涉支离，不足为法。何以言之？彼谓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若如所说，则今之禅者，类多皆看念佛的是谁。又有住念佛堂，长年念佛者。彼皆现世能为人师，来生即成佛祖乎。又云，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今之愚夫愚妇，专念佛名者，处处皆有。未见几人临命终时，现诸瑞相，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故知永明料简，为不足法。余曰，汝何囫囵吞枣，不尝滋味之若是也。夫永明料简，乃大藏之纲宗，修持之龟鉴。先须认准如何是禅，如何是净，如何是有，如何是无，然后逐文分割，则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设，无一字不恰当，无一字能更移。吾数十年来，见禅讲诸师所说，皆与汝言，

无少殊异。见地若是，宜其禅与净土，日见衰残也。问，何名禅净，及与有无，请垂明诲。答，禅者，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宗门语不说破，令人参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实即无能无所，即寂即照之离念灵知，纯真心体也（离念灵知者，了无念虑，而洞悉前境也）。净土者，即信愿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也。有禅者，即参究力极，念寂情亡，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明心见性也。有净土者，即真实发菩提心，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禅与净土，唯约教约理。有禅有净土，乃约机约修。教理则恒然如是，佛不能增，凡不能减。机修须依教起行，行极证理，使其实有诸己也。二者文虽相似，实大不同。须细参详，不可儻侗。倘参禅未悟，或悟而未彻，皆不得名为有禅。倘念佛偏执唯心而无信愿。或有信愿而不真切，悠悠泛泛，敷衍故事。或行虽精进，心恋尘境。或求来生生富贵家，享五欲乐。或求生天，受天福乐。或求来生，出家为僧，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宏扬法道，普利众生者。皆不得名为有净土矣。问，出家为僧，宏法利生，又有何过，而亦简除。答，若是已断见思，已了生死，乘大愿轮，示生浊世，上宏下化，度脱众生者，则可。若或虽有智愿，未断见思。纵能不迷于受生之初，亦复难保于毕生多世。以虽能宏法，未证无生，情种尚在，遇境逢缘，难免迷惑。倘一随境迷，则能速觉悟者，万无一二。从迷入迷，不能自拔，永劫沉沦者，实繁有徒矣。如来为此义故，令人往生净土，见佛闻法，证无生忍。然后乘佛慈力，及己愿轮，回入娑婆，度脱众生，则有进无退，有得无失矣。未断见思，住此宏法，他宗莫不如是，净宗断断不许也。世多谓参禅便为有禅，念佛便为有净土，非但不知禅净，兼亦不知文义，孤负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截断后世行人一条出苦捷径。自误误人，害岂有极。所谓错认定盘星，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也。彼曰，禅净有无，略知旨趣。四偈玄文，请详训释。余曰，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者。其人彻悟禅宗，明心见性，又复深入经藏，备知

如来权实法门，而于诸法之中，又复唯以信愿念佛一法，以为自利利他通途正行。观经上品上生，读诵大乘，解第一义者，即此是也。其人大智慧，有大辩才，邪魔外道，闻名丧胆，如虎之戴角，威猛无俦。有来学者，随机说法。应以禅净双修接者，则以禅净双修接之。应以专修净土接者，则以专修净土接之。无论上中下根，无一不被其泽，岂非人天导师乎。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弹指顷，华开见佛，证无生忍，最下即证圆教初住，亦有顿超诸位，至等觉者。圆教初住，即能现身百界作佛。何况此后，位位倍胜，直至第四十一等觉位乎。故曰，来生作佛祖也。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者。其人虽未明心见性，却复决志求生西方。以佛于往劫，发大誓愿，摄受众生，如母忆子。众生果能如子忆母，志诚念佛，则感应道交，即蒙摄受。力修定慧者，固得往生。即五逆十恶，临终苦逼，发大惭愧，称念佛名，或至十声，或止一声，直下命终，亦皆蒙佛化身，接引往生，非万修万人去乎。然此虽念佛无几，以极其猛烈，故能获此巨益。不得以泛泛悠悠者，较量其多少也。既生西方，见佛闻法，虽有迟速不同，然已高预圣流，永不退转。随其根性浅深，或渐或顿，证诸果位，既得证果，则开悟不待言矣。所谓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也。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者。其人虽彻悟禅宗，明心见性。而见思烦恼，不易断除。直须历缘锻炼，令其净尽无余，则分段生死，方可出离。一毫未断者，姑勿论。即断至一毫未能净尽，六道轮回依旧难逃。生死海深，菩提路远。尚未归家，即便命终。大悟之人，十人之中，九人如是。故曰，十人九蹉路。蹉者，蹉跎。即俗所谓担搁也。阴境者，中阴身境。即临命终时，现生及历劫，善恶业力所现之境。此境一现，眨眼之间，随其最猛烈之善恶业力，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中，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负债，强者先牵。心绪多端，重处偏坠。五祖戒再为东坡，草堂清复作鲁公，此犹其上焉者。故曰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也。阴，音义与荫同，盖覆也。谓由此业力，盖覆

真性，不能显现也。瞽，音撇，眨眼也。有以蹉为错，以阴境为五阴魔境者，总因不识禅及有字，故致有此胡说巴道也。岂有大彻大悟者，十有九人，错走路头，即随五阴魔境而去，著魔发狂也。夫著魔发狂，乃不知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炼之增上慢种耳。何不识好歹以加于大彻大悟之人乎。所关甚大，不可不辩。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者。有谓无禅无净，即埋头造业，不修善法者，大错大错。夫法门无量，唯禅与净，最为当机。其人既未彻悟，又不求生。悠悠泛泛，修余法门。既不能定慧均等，断惑证真。又无从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以毕生修持功德，感来生人天福报。现生既无正智，来生即随福转，耽著五欲，广造恶业。既造恶业，难逃恶报。一气不来，即堕地狱。以洞然之铁床铜柱，久经长劫，寝卧抱持，以偿彼贪声色，杀生命等，种种恶业。诸佛菩萨，虽垂慈愍，恶业障故，不能得益。昔人谓修行之人，若无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诸善，名为第三世怨者，此之谓也。盖以今生修行，来生享福，倚福作恶，即获堕落。乐暂得于来生，苦永贻于长劫。纵令地狱业消，又复转生鬼畜。欲复人身，难之难矣。所以佛以手拈土，问阿难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阿难对佛，大地土多。佛言，得人身者，如手中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犹局于偈语，而浅近言之也。夫一切法门，专仗自力。净土法门，专仗佛力。一切法门，惑业净尽，方了生死。净土法门，带业往生，即预圣流。永明大师，恐世不知，故特料简，以示将来，可谓迷津宝筏，险道导师。惜举世之人，颛预读过，不加研穷。其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者欤。彼曰，我昔何罪，早昧真途。宿有何福，得闻出要。愿厕门墙，执侍巾瓶。余曰，余有何德，敢当此说。但余之所言，皆宗诸佛诸祖。汝但仰信佛祖，宏扬净土，则无德不报，无罪不灭。昔天亲菩萨，初谤大乘，后以宏大赎愆。汝能追彼芳踪，我愿舍身供养。上座乃礼佛发愿云，我某甲从于今日，专修净业。唯祈临终，往生上品，见佛闻法，顿证无生。然后不违安养，遍入十方，逆顺隐显，种种方

便，宏通此法，度脱众生。尽未来际，无有间歇。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愿释迦弥陀，常住三宝，愍我愚诚，同垂摄受。余曰，净土事者，是大因缘。净土理者，是秘密藏。汝能信受奉行，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上座唯唯而退。因录其问答，以为不知此法者劝。

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

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由迷真逐妄，背觉合尘，全体转为烦恼恶业。因兹久经长劫，轮回生死。如来愍之，为说诸法，令其返妄归真，背尘合觉。使彼烦恼恶业，全体复成智慧德相。从此尽未来际，安住寂光。犹如结水成冰，融冰成水。体本不异，用实天殊。然众生根有大小，迷有浅深。各随机宜，令彼得益。所说法门，浩若恒沙，就中求其至圆至顿，最妙最玄，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普被三根，统摄诸法，上圣与下凡共修，大机与小根同受者，无如净土法门之殊胜超绝也。何以言之？一切法门，虽则顿渐不同，权实各异。皆须修习功深，乃得断惑证真，出离生死，超凡入圣。是谓全仗自力，别无倚托。倘惑稍未尽，则仍旧轮回矣。且皆理致甚深，不易修习。若非宿有灵根，即生实难证入。惟有净土法门，不论富贵贫贱老幼男女智愚僧俗士农工商一切人等，皆能修习。由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取娑婆苦恼众生，是故较余门得果为易也。凡我有情，闻是净土法门者，当信娑婆极苦，西方极乐。当信多生已来，业障深重，匪凭佛力，骤难出离。当信求生决定克期得生。当信念佛定蒙慈悲摄受。由是坚定一心，愿离娑婆，如囚之欲出牢狱，绝无系恋之心。愿生西方，如客之思归故乡，岂有因循之念。从此随分随力，至心持念阿弥陀佛圣号。无论语默动静，行住坐卧，迎宾待客，著衣吃饭，务令佛不离心，心不离佛。譬如切事系心，凡百作为，不忘此事。或有公私众务，了无少暇，须于早晚十念念佛，至心发愿，亦能往生。以阿弥陀佛曾有愿云，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是故十念念佛，亦得往生也。但既念佛求生西方，必须发慈悲心，行方便事，息贪瞋痴，戒杀盗淫，自利利人，方合佛意。否则心与佛背，感应道隔，但种来因，难获现果矣。若志诚念佛，行合佛心，心口相应。如是念佛之人，至临命终

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必然亲垂接引，往生西方。一生西方，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众苦，但受诸乐矣。此则全仗佛力，不论功之深浅，惑之有无。但具真信切愿，决定万不漏一。至于已断惑者求生，则顿超十地，已登地者求生，则速证佛乘。所以文殊、普贤、马鸣、龙树等菩萨，皆愿往生也。具十恶者念佛，尚预末品。将堕狱者念佛，亦登莲邦。因兹张善和、张钟馗、雄俊、惟恭等恶人，同出轮回也。其他戒善具修，定慧均等，居尘不染，处浊恒清，克志西方，高登上品者。如群星之拱北，众水之朝东，何可得而胜数耶。是以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以其为如来普度众生之要道，众生即生出苦之妙法故也。

宗教不宜混滥论

（因讲经者每喜谈宗而发）

如来说经，诸祖造论，宗教二门，原是一法。从无可分，亦无可合。随机得益，随益立名。上根一闻，顿了自心，圆修道品，即名为宗（此约后世说，当初但只圆顿教耳）。中下闻之，进修道品，渐悟真理，即名为教。及至像季，法流此土，人根聪利，多得闻持，率以记诵讲说为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实悟亲证者少，说食数宝者多。以故达摩大师特地而来，阐直指人心之法，令人亲见本来面目，后世名之曰宗。既见本来面目，然后看经修行，方知一大藏教，皆是自己家里话。六度万行，皆是自己家里事。是以宗之悟解为目，教之修持为足。非目则无由见道，非足则不能到家。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相合而不相离也。至于南岳天台，其究竟指归，大略皆同。故传灯指月二录，皆列二师于应化圣贤科中。而高僧传不列于义解，而列于习禅。是古之具眼知识，以宗教为一贯矣。及至曹溪以后，禅道大行。不立文字之文字，广播寰区。解路日开，悟门将塞。故南岳青原诸祖，皆用机语接人。使佛祖现成语言，无从酬其所问。非真了当，莫测其说。以此勘验，则金鍮立辨，玉石永分。无从假充，用闲法道。此机锋转语之所由来也。自后此法日盛，知识举扬，唯恐落人窠臼，致成故套，疑误学者，坏乱宗风。故其机用愈峻，转变无方，令人无从摸索。故有呵佛骂祖，斥经教，拨净土者（如此作用，南岳思大师两句道尽，曰超群出众太虚玄，指物传心人不会。认做实法，则罪同五逆矣）。以此语言，剿人情见，塞人解路。根熟者直下知归，彻悟向上。机生者真参力究，必至大彻大悟而后已。良以知识众多，人根尚利，教理明白，生死心切，纵未能直下了悟，必不肯生下劣心，认为实法故也。今人多是少读儒书，不明世理。未穷教乘，不解

佛法。才一发心，便入宗门。在知识只为支持门庭，亦学古人举扬，不论法道利害。在学者不下真实疑情，个个认为实法。或有于今人举处，古人录中，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总不出按文释义之外，便自谓彻悟向上，参学事毕。即处知识位，开导后学。守一门庭，恐人谓非通家。因兹禅讲并宏，欲称宗说兼通。谈宗则古德指归向上之语，竟作释义训文之言。讲教则如来修因克果之道，反成表法喻义之说。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引盲众，相牵入火。致使后辈不闻古人芳规，徒效其轻佛陵祖排因拨果而已。古人语言，绝未晓了。衲僧本分，何曾梦见。今将宗教语言意致，略为分别。用冀唯得其益，不受其病也。何谓宗何谓教。演说之，宗教皆教。契悟之，宗教皆宗。教固有宗，宗亦有教。教家之宗，即实相妙理三德秘藏，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也（此对宗说，故以体为宗，若就教论，即名为体，教中之宗，乃是入体之门，不堪与宗之向上一著对论）。教家之教，即经论所说文字语言，及法门行相。无不皆诠妙理，皆归秘藏。亦犹宗家之机锋转语，种种作用也。但教则未悟亦令解了，宗则未悟不知所谓为异耳。宗家之教，即机锋转语，扬拳竖拂，或语或默，种种作用，皆悉就彼来机，指归向上。是转语等，乃标向上真月之指，非转语等即是向上真月。倘能依指观月，则真月直下亲见，所见真月，方是宗家之宗。今人以机锋转语为宗，不求契悟，唯学会透，是认指为月，不复知有真月矣。惜哉。又教则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犹如圣帝明诏，万国钦崇。智愚贤否，皆令晓了，皆须遵行。有一不遵者，则处以极刑。佛教有一不遵者，则堕于恶道。宗则独被上根，不摄中下。犹如将军密令，营内方知，营外之人，任凭智同生知，亦莫能晓。以此之故，方能全军灭贼，天下太平。军令一泄，三军倾覆。祖印一泄，五宗丧亡。未悟以前，只许参究话头，不准翻阅禅书。诚恐错会祖意，则以迷为悟，以假乱真，即名为泄，其害甚大。大悟之后，必须广阅祖录，抉择见地，则差别智开，药忌明了。尚须历缘锻炼，必使行解相应，方可出世为人，宏阐宗风。今人不教人力参，而

为人讲演。使其开解路，起卜度，以己见会祖意，依稀仿佛，想个义理。全体是错，便谓就是。直饶不错，只是泥龙画饼，岂能致雨充饥。所以宗须真参，方有实益也。未开眼者，闻其讲说，喜出望外。其有具眼者，必痛彻骨髓矣。如此宏宗，徒有大损，毫无实益。何异以军令往告敌兵，相邀共战，其不自殄灭者鲜矣。由是假充悟道者，不胜其多，坏乱佛法者，实繁有徒矣。又教则以文显义，依义修观，观成证理，令人由解了而入。故天台以三止三观，传佛心印也。宗则离文显意，得意明心，明心起行，令人由参究而得。故禅宗以直指人心，传佛心印也。又经教所说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事理行相，历历分明。若能修因，自然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矣。既得此事，则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岂待外求。宗门所说，总归本分，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此理即也）。若得此意（此名字及观行初心也），定然依此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而起修因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矣（此观行至究竟也）。所以古德大悟后，有三次七次阅大藏经者（汾州无业，三终大藏。育王知微，大慧杲门人，禁足于上塔院十余年，七终大藏。见育王山志）。有以坐看为不恭，跪读行披立诵者（栖贤湜三终大藏皆如此）。有毕生日持一部法华者（永明寿、首山念）。有看经唯恐打差（差音叉去声，异也），贴帖子于方丈门首，曰看经时不许问话者（仰山寂）。有持观音圣号者（明教嵩，日诵十万观音，世出世间经书，不读而知。又华林觉常念观音，遂感二虎常相依附）。有持准提神咒者（金华俱胝和尚）。有日课百八佛事者（永明寿，一部法华，亦在百八之数）。有对立像不敢坐，对坐像不敢卧者（大通本，又凡食物以鱼馘名者，即不食）。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百丈海）。至于念佛求生西方，则多不胜数也。良以百丈乃马祖传道嫡子，其开示有云，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又所立清规，凡祈祷病僧，化送亡僧，皆归净土。故五宗诸师，多事密修也。多有久历年所，躬行苦行（如汾山作典座，雪峰作饭头之类）。无非欲圆满六度，自利利他。类皆重法如宝，轻身似

尘，绝不似今人之轻慢古今，褻黷经论也。是知宗为前锋，教为后劲。其所办是一事，其所说是一法。但以语言施設，门庭建立不同。门外汉不知其同而不可合，异而不可离之所以。妄用己见，强作主宰。不是互谤，便是混滥。互谤之过，愚或能知。混滥之愆，智犹难晓。盖以归元无二，方便多门。宗家方便，出于格外，所有语言，似乎扫荡。未得意者，不体离言之旨，唯嚏出酒之糟。在宗则开一解路，不肯力参。在教则妄学圆融，破坏事相。唯大达之士，双得其益。否则醍醐甘露，贮于毒器，遂成砒霜鸩毒矣。教虽总明万法唯心，然须就事论事，事理因果，毫无混滥，原始要终，不出唯心。宗家的实商量，亦复如是。若举扬向上，虽指尽世间法法头头为问。答时总归本分，绝不就事论事。所谓问在答处，答在问处。纵有似乎就事说者，意则在彼而不在此。若认作就事者，即白云万里矣。的实商量者，禅书不录，所录者皆属本分话。若欲知者，必须广阅群书。否则看万善同归集，及净土十要中禅匠著述，亦可见其梗概矣。克论佛法大体，不出真俗二谛。真谛则一法不立，所谓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也。俗谛则无法不备，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也。教则真俗并阐，而多就俗说。宗则即俗说真，而扫除俗相。须知真俗同体，并非二物。譬如大圆宝镜，虚明洞彻，了无一物。然虽了无一物，又复胡来则胡现，汉来则汉现，森罗万象俱来则俱现。虽复群相俱现，仍然了无一物。虽复了无一物，不妨群相俱现。宗则就彼群相俱现处，专说了无一物。教则就彼了无一物处，详谈群相俱现。是宗则于事修而明理性，不弃事修。教则于理性而论事修，还归理性。正所谓称性起修，全修在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事理两得，宗教不二矣。教虽中下犹能得益，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以涉博故。宗虽中下难以措心，而上根便能大彻，以守约故。教则世法佛法，事理性相，悉皆通达，又须大开圆解（即宗门大彻大悟也），方可作人天导师。宗则参破一个话头，亲见本来，便能阐直指宗风。佛法大兴之日，及佛法大通之人，宜依宗参究。喻如僧繇画龙，一点睛则即时飞去。佛法衰弱

之时，及夙根陋劣之士，宜依教修持。喻如拙工作器，废绳墨则终无所成。教多显谈，宗多密说。宗之显者，如达摩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马祖云，即心即佛。百丈云，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此则与法华楞严诸大乘经，毫无异致。总之六祖前多显，六祖后多密。愚人不知宗教语言同异之致，每见宗师垂问，教家不能加答，遂高推禅宗，藐视教典，佛经视作故纸，祖语重愈纶音（纶音即圣旨）。今之欲报佛恩，利有情者，在宗则专阐宗风，尚须教印，在教则力修观行，无滥宗言。良以心通妙谛，遇缘即宗。柏树子，干屎橛，鸦鸣鹊噪，水流花放，欬唾掉臂，讥笑怒骂，法法头头，咸皆是宗。岂如来金口所说圆顿妙法，反不足以为宗耶。何须借人家扛子，撑自己门庭。自家榷楠豫章，何故弃而不用。须知法无胜劣，唯一道而常然。根有生熟，虽一法而益别。然则教外别传之说非软。曰，言教外别传者，令人于指外见月也。又宗家提持，超越常格之外，名为教外别传。然此四字，埋没多少豪杰，今为道破。对教说，则曰教外别传。机锋转语等，亦是教。对宗说，则曰机锋转语外别传。庶不至孤负佛祖，徒造口业矣。若真佛教不能传佛心印，则已得别传之迦叶、阿难、马鸣、龙树，当另宏别传之法，何用结集三藏，注经造论为哉。宗须教印者，如木须从绳则正也。予尝劝一狂僧念佛。彼言衲僧鼻孔，三世诸佛尚摸不著，用念佛作么。予曰，若真摸著三世诸佛摸不著的鼻孔，尚须步步随著三世诸佛脚后跟转。倘不随三世诸佛脚后跟转，则摸著者非衲僧鼻孔，乃阿鼻地狱铁床铜柱上火孔也。达摩云，二百年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智者示登五品，南岳示证铁轮。故知今人于宗教二门，开眼尚难，何况实证。其有慈悲愿深，生死心切者，宜随远公、智者，永明、莲池，专致力于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也。书至此，有傍不甘者呵曰，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妙性圆明，离诸名相。安用汝许多落索，分疆立界为。予应之曰，妙性虽离名相，名相岂碍妙性。虚空法界虽无疆界，疆界

岂碍虚空法界。吾欲舍东往西，必须定南辨北。庶几方向不迷，措足有地。又恐己见错谬，欲请正于达人。是跛夫之路程，非轮王之舆版（舆版即地舆图）。若夫通方开士，过量大人，世法全是佛法，业道无非佛道。祖意教理，佛经禅录，本自融通，有何混滥。尽吾之智，不能测其境界。竭吾之力，不能窥其藩篱。吾之鄙论，姑就吾之鄙机言耳。子何以迦楼罗王之飞腾，用责于螻蛄蚊蚋，而令其齐驱也哉。

佛教以孝为本论

孝之为道，其大无外。经天纬地，范圣型贤。先王修之以成至德，如来乘之以证觉道。故儒之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佛之戒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是世出世间，莫不以孝为本也。奈何世俗凡情，只知行孝之显迹，不知尽孝之极致。每见出家释子，辄随己臆见，肆其谤讟，谓为不孝父母，与荡子逆徒无异。不知世法重孝，出世间法亦无不重孝。盖世之所谓孝者，有迹可循者也。释氏之所谓孝者，略于迹而专致力于本也。有迹可循者，显而易见。专致力于本者，晦而难明。何以言之？儒者服劳奉养以安其亲，孝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其亲，大孝也。推极而论，举凡五常百行，无非孝道发挥。故礼之祭义云，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故曰，孝悌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也。论孝至此，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然其为孝，皆显乎耳目之间，人所易见。惟我释子，以成道利生为最上报恩之事。且不仅报答多生之父母，并当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不仅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使其永出苦轮，常住正觉。故曰释氏之孝，晦而难明者也。虽然，儒之孝以奉养父母为先者也。若释氏辞亲出家，岂竟不顾父母之养乎。夫佛制，出家必禀父母。若有兄弟子侄可托，乃得禀请于亲，亲允方可出家，否则不许剃落。其有出家之后，兄弟或故，亲无倚托，亦得减其衣钵之资，以奉二亲。所以长芦有养母之芳踪（宋长芦宗赜禅师，襄阳人，少孤，母陈氏鞠养于舅家，及长，博通世典，二十九岁出家，深明宗要，后住长芦寺，迎母于方丈东室，劝令念佛求生净土，历七年，其母念佛而逝，事见净土圣贤录），道丕有葬父之异迹（道丕，唐宗室，长安人，生始周岁，父歿王事。七岁出家，年十九，世乱谷贵，负母入华山，自辟谷，乞食奉母，次年往霍山战场，收聚白

骨，虔诵经咒，祈得父骨。数日父骨从骨聚中跃出，直诣丕前，乃掩余骨，负其父骨而归葬焉。事见宋高僧传）。故经云，供养父母功德，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功德等。亲在，则善巧劝谕，令其持斋念佛求生西方。亲歿，则以已读诵修持功德，常时至诚为亲回向。令其永出五浊，长辞六趣。忍证无生，地登不退。尽来际以度脱众生，令自他以共成觉道。如是乃为不与世共之大孝也。推极而论，举凡六度万行，无非孝道扩充。故梵网戒经，一一皆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又云，若佛子以慈悲心，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是杀我父母。因兹凡所修持，皆悉普为法界众生而回向之。则其虑尽未来际，其孝遍诸有情。若以世孝互相比量，则在迹不无欠缺，约本大有余裕矣。惜乎不见此理者，不谓之为妄诞，便谓之为渺茫。岂知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佛眼圆见，若视诸掌也。

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生佛不二，凡圣一如。由迷悟之攸分，致升沉以迥别。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成正觉，普度众生，以醍醐之一味，随机宜而殊说。大根则为说顿法，令其速成佛道。小器则授以渐教，使彼徐出尘劳。随顺世间，循循善诱。示戒善，辟人天之坦路。明因果，陈趋避之良谟。言戒善者，五戒不杀，即仁。不盗，即义。不邪淫，即礼。不妄语，即信。不饮酒，则心常清而志凝，神不昏而理现，即智。五戒全持，不堕三途，恒生人道。此与儒之五常大同。第儒唯令尽义，佛则兼明果报耳。十善者，不杀，不盗，不邪淫，名身三业。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名口四业。不贪，不瞋，不痴，名意三业。此与五戒大同。而五戒多分约身，十善多分约心。十善具足，定生天界。至于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对兄说友，对弟说恭，种种伦理之教，则皆欲使人各尽其分，无或欠缺，随顺世相，修出世法。若夫广明因果报应，不爽毫厘。堕狱生天，惟人自召。乃如来至极悲心，欲令众生永离众苦，但受诸乐耳。故不惜现广长舌相，为诸众生尽情宣演。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若欲不受苦果，必须先断恶因。若能常修善因，决定恒享乐果。此即书之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易之积善必有余庆，积不善必有余殃之意。但儒唯约现世与子孙言，佛则兼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尽而论。而凡情未测，视作渺茫，不肯信受。如盲背导师，自趣险道，欲不堕坑落堑，何可得耶。是故佛法广被十法界机。若约人道而言，即无一人不堪受佛法，亦无一人不能受佛法。藉令各修戒善，则俗美人和，家齐国治。唐虞盛世之风，何难见于今日。因兹道启西乾，法流东震。历代王臣，咸皆崇奉。以其默化人心，隐赞治道，伏凶恶于未起，消祸乱于未萌故也。至于出家为僧，乃为专志佛乘，与住持法道而设，非谓佛法唯僧乃可修持也。此诸浅说，乃如来随顺世间，渐令出世之人天

乘法。余如声闻、缘觉、菩萨等乘，咸皆以此为基。若夫有大根者，直趣妙觉，彻证吾心本具之佛性，极畅如来出世之本怀，其义深远，姑置勿论。

持经利益随心论

大觉世尊，所说一切大乘显密尊经，悉皆理本唯心，道符实相，历三世而不易，举十界以咸遵。归元复本，为诸佛之导师。拔苦与乐，作众生之慈父。若能竭诚尽敬，礼诵受持，则自他俱蒙胜益，幽显同沐恩光。犹如意珠，似无尽藏，取之不匮，用之无穷，随心现量，悉满所愿。楞严所谓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夫大涅槃者，究竟果德。若论如来本心，契经全力，实属乎此。但以众生志愿狭劣，与夫致诚未极，不能直契，故随彼行心，满彼所愿。倘宿根深厚之士，则顿明自性，彻证唯心，破烦恼而直趣菩提，圆福慧而速成觉道。获契经之全益，畅如来之本怀矣。譬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大根则拂云以蔽日。小根则长寸而增分。道本唯一真如，益随心而胜劣。然善根苟种，佛果终成。纵不能即获巨益，亦必以因兹度脱。闻涂毒鼓，远近皆丧。食少金刚，决定不消。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者，其斯之谓欤。

竭诚方获实益论

谚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夫世间大而经术文章，小如一才一艺。若欲妙义入神，传薪得髓，艺超侪伍，名传古今，而不专心致志，竭诚尽敬，其可得乎。故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其将通之。非鬼神之与通，乃精诚之极也。汉魏昭，见郭林宗，以为经师易遇，人师难逢，因受业，供给洒扫。林宗尝有疾，命昭作粥。粥成进之，林宗大呵曰，为长者作粥，不加意敬事，使不可食。昭更为粥复进，又呵之者三，昭容色不变。林宗曰，吾始见子之面，今而后知子之心矣。宋杨时、游酢，师事伊川。一日请益时久，伊川忽瞑目假寐，二子侍立不敢去。良久，伊川忽觉曰，贤辈尚在此乎，归休矣。乃退，门外雪深尺余矣。张九成，十四岁游郡庠，终日闭户，无事不越其限。比舍生隙穴视之，见其敛膝危坐，对诗书若对神明，乃相惊服而师尊之。此四子者，所学乃世间明德新民，修齐治平之法。其尊师重道，尚如此之诚，故得学成德立，致生前没后，令人景仰之不己。至于弈秋之诲弈也，唯专心致志者胜。痾偻之承螭也，以用志不分而得。由是观之，学无大小，皆当以诚敬为主。而况如来于往昔劫中，欲令众生，同成觉道。以无缘种，莫由得度，因兹普现色身，垂形六道，种种方便，随机利物，千门具启，一道同归。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云布慈门，波腾行海。六度齐修，四摄普益。其布施也，内外俱舍。所谓国城妻子，头目髓脑，身肉手足，欢喜施与。故法华云，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不是菩萨舍身命处。夫如来为众生故，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广行六度，普结缘种，待其机熟时至，然后示成正觉，宏开法会，普应群机，上根则显示实相，令其诞登道岸。中下则曲垂接引，令其渐次熏陶。显密权实，偏圆顿渐。随机而施，相宜而用。乘虽有三，道本无

二。为实施权，权是实家之权。开权显实，实是权家之实。俯顺群机，循循善诱，必令机理双契，方得解行俱圆。学者虽则专主大乘，亦不可轻蔑弃舍小乘。以小乘原为进入大乘而设，乃如来之度生妙用，实下根之出苦宏猷。故四十二章经云，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应信顺。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大海虽有浅深，水味原无二致。凡属佛经，固应一体尊重。如轮王命令，事虽种种不同，其为王敕则一也。而圆人受法，无法不圆。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况如来金口所说之生灭无生四谛十二因缘等法乎哉。及如来一期事毕，示现灭度。迦叶阿难等诸大弟子，结集法藏，遍界流通。一千年后，教传此土。两土高僧，东西往还，译布佛经，不惜躯命。读法显、昙无竭、玄奘等传，其道路险阻，非常艰辛，不觉哽噎涕泣，莫之能已。经云，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若非宿有因缘，佛经名字，尚不能闻。况得受持读诵，修因证果者乎。然如来所说，实依众生即心本具之理，于心性外，了无一法可得，但以众生在迷，不能了知，于真如实相之中，幻生妄想执著。由兹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迷智慧以成烦恼，即常住而为生灭。经尘点劫，莫之能反。幸遇如来所说大乘显密诸经，方知衣珠固在，佛性仍存。即彼客作贱人，原是长者真子。人天六道，不是自己住处。实报寂光，乃为本有家乡。回思从无始来，未闻佛说。虽则具此心性，无端枉受轮回。真堪痛哭流涕，声震大千。心片片裂，肠寸寸断矣。此恩此德，过彼天地父母，奚啻百千万倍。纵粉身碎骨，曷能报答。唯有依教修行，自行化他。方可少舒春草仰晖，夏葵向日之微忱而已。然今之缙素，翻阅佛经，毫无诚敬。种种褻慢，难以枚举。而习行既久，彼此相安。其褻慢之迹，不忍备言。视如来之法言，同破坏之故纸。且勿谓不知旨趣者，了无所益。即深知实义者，亦只是口头三昧，面门辉光。如饥说食，如贫数宝。虽有研究之功，绝无实证之益。况褻慢之罪，奚啻弥天，而受苦之期，岂止穷劫。虽是善因，反招恶果。纵为将来得度之因，难免多劫备受其苦。用是心怀惨伤，敢陈刍蕘。企依佛教以奉行，庶唯得益

而无损。金刚经云，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云，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何以令其如此。以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故。而诸大乘经处处教人恭敬经典，不一而足。良以诸大乘经，乃诸佛之母，菩萨之师，三世如来之法身舍利，九界众生之出苦慈航。虽高证佛果，尚须敬法。类报本追远，不忘大恩。故涅槃经云，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况博地凡夫，通身业力，如重囚之久羈牢狱，莫由得出。何幸承宿世之善根，得睹佛经。如囚遇赦书，庆幸无极。固将依之以长揖三界，永出生死牢狱。亲证三身，直达涅槃家乡。无边利益，从闻经得。岂可任狂妄之知见，不存敬畏。同俗儒之读诵，辄行褻黷。既读佛经，何不依佛经所说恭敬尊重。既褻佛法，岂能得佛法所有真实利益。倘能暂息狂见，清夜自思，当必心神惊悸，涕泪滂沱，悲昔日之无知，誓毕生以竭诚，从兹心意肃恭，身口清淨，永绝粗鄙之恶态，恒依经论之圣谟。果能如是，庶可于佛法大海中，随分随力，各获实益。如修罗香象，及与蚊虻，饮于大海，咸得充饱。又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如是，则自己受持之功，方不枉用。而如来说经，诸祖宏法之心，亦可以稍得舒畅而慰悦矣。今将古德恭敬经典之事迹利益，略录数条。企欲真修实践者，有所取法焉。

齐僧德圆，不知氏族，天水人。常以华严为业。读诵受持，妙统宗极。遂修一净园，树诸穀楮。并种以香草，杂以鲜花。每一入园，必加洗濯，身著净衣。溉以香水，楮生三载，香气馥郁。别造净屋，香泥壁地。结坛净器。浴具新衣。匠人斋戒，易服出入，必盥漱熏香。剥楮取皮，浸以沉水。护净造纸，毕岁方成。别筑净基，更造新室。乃至柱梁椽瓦，并濯以香汤，每事严洁。堂中别施方柏牙座，周布香花。上悬宝盖，垂诸玲佩，杂以旒苏。白檀紫沉，以为经案，并充笔管。书生日受斋戒，香汤三浴。华冠净服，状类天人。将入经

室，必夹路焚香，呗先引之。圆亦形服严净，执炉恭导。散花供养，方乃书写。圆胡跪运想，注目倾心。才写数行，每字皆放光明，照于一院，举众同见，莫不悲感，久之方歇。复有神人执戟，现形警卫。圆与书生同见，余人则不睹焉。又有青衣梵童，无何而至，手执天华，忽申供养。前后灵感，杂沓相仍。迄经二载，书写方毕。盛以香函，置诸宝帐，安彼净堂，每伸顶谒。后因转读，函发异光。至于严洁，敬绝今古。此经递授，于今五代。有清净转读者，时亦灵应昭然。其经今在西太原寺贤首法师处，守护供养。

【注】此与下二条，皆系晋译六十卷华严经也。榖，音谷，从木，不从禾，楮之别种。德圆种楮，造纸写经。入此楮园，尚须洗濯，著净衣服。其平日礼佛诵经，诚敬净洁，盖可知矣。今人登大雄殿，尚无彼入楮园之虔洁，良可慨叹。浴具新衣者，浴，即浴室，新字宜作触，谓浴室中具有登厕之衣。匠人斋戒，易服出入者，所用匠人，皆须持五戒，日受八关斋法。凡欲登厕，先至浴室，脱去常服，著登厕衣。及出，先洗净，次洗浴，方著常服。旒苏，即须子，乃聚众丝线，于头上绾一结子，下则散分者。呗，唱赞也。五代，即齐梁陈隋唐，此传系唐人所作，故曰于今五代。德圆之诚，超越古今，故其灵感，杂沓相仍。今人虽无此财力，于力所能及者，可不竭诚尽敬以期三宝垂慈，冥显加被乎。倘惟事形迹，了无诚敬，则无边法力，莫由感通，谓为佛法不灵，其可乎哉。此依华严悬谈及会玄记二书录出。

唐定州中山僧修德者，不知氏族。苦节成性，守道山林。以华严起信，安心结业。于永徽四年，发心抄写。故别为净院，植楮树，兼种香花，灌以香水。凡历三年，洁净造纸。复别筑净台，于上起屋。召善书人汾州王恭，别院斋戒，洗浴净衣，焚香布花，悬诸幡盖，礼经忏悔，方升座焉。下笔含香，举笔吐气，每日恒然。德日入静室运想。每写一卷，施缣十匹，一部总六百缣。恭乃罄竭忠诚，并皆不

受。才写经毕，俄即迁化。德以经成，设斋庆之。大众集已，德于佛前，烧香散花，发宏誓愿。方开经藏，放大光明，周七十余里，照定州城。城中士女，普皆同见。中山斋众，投身宛转，悲哽忏悔。

【注】此与上事迹大同，可见古人于三宝分上，多皆竭诚尽敬，绝不似今人之怠忽褻慢，有名无实也。举笔吐气者，或欲咳嗽，或欲呵欠，即停笔少顷，面向旁边，令气出之，不敢以口气熏经故也。才写经毕，俄即迁化者，以专心写经，不求名利，志诚之极，致令业尽情空，了生脱死，高登上品宝莲，亲证不退转地矣。观此，可见佛法不辜负人，而今之缙素，多多皆是辜负佛法耳。奈何奈何。此一条出会玄记。

唐僧法诚，姓樊氏，雍州万年县人。幼年出家，以诵华严为业。因遇慧超禅师，隐居蓝谷高山。遂屏嚣烦，披诚请益。后于寺南岭，造华严堂，澡洁中外。庄严既毕，乃图画七处九会之像。又竭其精志，书写受持。宏文学士张静者，时号笔工，罕有加胜。乃请至山舍，令受斋戒，洁净自修。口含香汁，身被新服。然静长途写经，纸直五十。诚料其见，才写两纸，酬直五百。静利其货，竭力写之。终部已来，诚恒每日烧香供养，在其案前。点画之间，心缘目睹，略无遗漏。故其克心钻注，时感异鸟，形色稀世，飞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经案，复上香炉，摄静住观，自然驯狎，久之翔逝。明年经了，将事兴庆，鸟又飞来，如前驯扰，鸣唳哀亮。贞观初年，造画千佛，鸟又飞来，登止匠背。后营斋供，庆诸经像。日次中时，怪其不至。诚顾山岑曰，鸟既不至，吾诚无感也。将不嫌诸秽行，致有此征。言已，欵然飞来，旋还鸣啭。入香水中，奋迅而浴，中后便逝。前后如此者，非复可述。静素善翰墨，乡曲所推。山路岩崖，勒诸经偈，皆其笔也。手写法华，正当露地，因事他行，未营收举，属洪雨滂注，沟涧波飞，走往看之，合案并干，余便流潦。尝却偃横松，遂落悬溜。未至下涧，不觉已登高岸，不损一毛。

【注】法诚张静，各竭诚敬，故其感应，俱难思议。出华严悬谈，及会玄记，并续高僧传。

唐僧昙韵，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千山，常诵法华经，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无何而至。云所欲洁净，并能行之。即于清旦，食讫入浴。著净衣，受八戒。入净室，口含檀香，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经写了，如法奉嚩。相送出门，斯须不见。乃至装潢，一如正法。韵受持读之，七重裹结。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无暂废。后遭胡贼，乃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静，方寻不见。周憬穷觅，乃于岩下获之。箱巾糜烂，拨朽见经，如旧鲜好。

【注】写经心诚，感圣来应。圣虽来应，示同凡夫。故一依其法，清旦食讫入浴，著净衣等也。八戒，即八关斋法，以过中不食为体，以不杀等八戒助成。关闭贪瞋痴等烦恼惑业，不令生起。乃令在家人受出家戒。从今朝清晨受，至明日明相出为限。写经令其日日常持，故须日日常受。至暮方出，则午亦不食矣。裹音果，包也。一重一度香水洗手者，即读一回经，先用香水洗一度手。箱巾烂而经鲜好者，一以圣人之法力加持，一以韵师之诚心感格，一以妙经之功德难思故也。韵师后住隰州。道宣律师，贞观十一年至彼见之。时年已七十矣。此下数条，皆出三宝感通录。

唐贞观五年，有隆州巴西县，令狐元轨者，敬信佛法。欲写法华、金刚般若、涅槃等，无由自检。凭彼土抗禅师检校。抗乃为在寺如法洁净，写了下帙。还岐州庄所，经留在庄。并老子五千言，同在一处。忽为外火延烧，堂是草覆，一时灰荡。轨于时任冯翊令，家人相命拨灰，取金铜经轴。既拨外灰，其内诸经，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帙成灰。又觅老子，便从火化。乃收取诸经，乡村嗟异。其金刚般若一卷，题字焦黑。访问所由，乃初题经时，有州官能书。其

人行急，不获洁净，直尔立题，由是被焚。其人现在，瑞经亦存。京师西明寺主神察，目验说之。

【注】老子五千言，即道德经。一切佛事，俱以戒行诚敬为本。若戒行精严，诚敬笃至，则三宝诸天，皆为拥护，否则无边法力，莫之能感。观此诸经毫无所损，唯金刚经题，字迹焦黑，以其人既无戒力，又无诚心故也。受持佛经者，可不以持戒竭诚为急务哉。

唐河东有练行尼，常诵法华。访工书者写之，价酬数倍。而洁净翹勤，有甚余者。一起一浴，燃香熏衣。筒中出息，通于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龙门寺僧法端，集众讲说。借此尼经，以为楷定。尼固不与，端责之。事不获已，乃自送付端。端开读之，唯见黄纸，了无文字，余卷亦尔。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函。顶戴绕佛，七日不休。开视，文字如故。即贞观二年，端自说之云。（本拟广录恭敬三宝之利益，及褻慢三宝之罪愆，令研究佛学者取法有地，获罪无由，以目力不给，遂止。）

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

道德仁义，乃吾人本具之性德。因果报应，实天地化育之大权。人生天地之间，藐尔七尺之躯，其与广大高厚莫测之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者，以其能仰体天地之德，皆可以为尧舜，皆可以作佛，以参赞其化育故也。故圣人于易乾坤二卦之象，一以自强不息法天，一以厚德载物法地教人。夫自强不息，则闲邪存诚，克己复礼，非到明明德，止至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以复其本具之性德不可也。厚德载物，则仁民爱物，推己及人，当必本忠恕，行慈悲，胞与为怀，物我同观，非尽其参赞之天职弗止也。然此非专指居位行政者言，即匹夫匹妇，亦皆能行。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圣贤之学，修身而已。能修身者，必能孝弟，必能格除物欲，扩充良知，以独善其身矣。而其效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况得位行政，岂有不能兼善天下之理乎。天下不治，匹夫有责。使人人各秉诚心，各尽孝弟，各行慈善，矜孤恤寡，救难怜贫，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则人以善感，天以福应，自然雨顺风调，民康物阜，决不至常降水旱瘟疫，风吹地震等灾，而时和年丰，人乐其业。加以慈和仁让，相习成风，纵有一二愚顽，亦当化为良善。如矜梁上之君子，一方永绝窃贼。矜匿室之偷儿，此后遂成善士。古人仁慈为政，真诚爱民，尚能感化异类。如虎不入境，鱼徙他方等瑞征。载诸史册，不一而足。果能各以慈善相感，断不至常有土匪刀兵，蹂躏劫掠等祸。然人之气禀，万有不齐。天机深者，自能恪遵道义，以尽为人之分。其有宿习浓厚，障蔽性德，以至心之所念，口之所言，身之所行，每与道义相悖，然由闻其福善祸淫之理，及见其善恶报应之事，未有不战兢惕厉，以自修省，冀其获福而免祸者。是知天地以福善祸淫，为摄持人民悉遵道德仁义之大权。圣人本天地之心，以行教化。以故惠吉逆凶，五福六极，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屡见于经。其所以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者，至深切矣。然则因果报应之吉凶祸福，乃道德仁义依违真伪之实验也。既知其实验，则欲为善而益加奋勉，必底于成。欲为不善而遂生恐惧，有所不敢矣。如是则提倡因果报应，乃仰承天地圣人之心，以成全世人道德仁义之性德也。若以因果报应为渺茫无稽，不但违背天地圣人之心，自己神识，永堕恶趣。且使上智者不能奋志时敏，聿修厥德。下愚者无所忌惮，敢于作恶。以致天地圣人化育之权，抑而不彰。吾人即心本具之理，隐而弗现。其为祸也，可胜言哉。但以世间圣人，语言简略。又且只说现生，及与子孙。至于生之以前，死之以后，与从无始以来，随罪福因缘，轮回六道，皆未发明。以故识见浅者，虽日读圣人因果报应之言，犹然不信因果报应。如来大教，显示吾人心性之妙，与夫三世因果之微。举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与夫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法，无不备具。是故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主仁仆忠，各尽己分。则与世间圣人所说，了无有异。而复一一各示前因后果，则非世间圣人所能及。尽义尽分之语，只能教于上智，不能制其下愚。若知因果报应，则善恶祸福，明若观火，其谁不欲趋吉而避凶，免祸而获福乎。又不知因果，多有外彰善相，实则暗存恶心，以行恶事，意谓人既不知，有何妨碍。不知吾人之心，与天地鬼神，及诸佛菩萨之心，息息相通。我心随起一念，彼则无不了知。故曰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甚矣佛恩之浹于民生也。人特不深思，故弗知耳。上古之世，人情淳朴，胜过叔季之浇漓，奚啻数倍。文王之泽，及乎枯骨。不数百年，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列国诸侯之死，杀所爱之臣妾，动至数十百人，不惟不生怜愍，而复反以为荣，各相效尤。以秦穆公之贤，尚杀百七十七人以殉葬。子车三子，乃国之良臣，亦复不为国与民计而免，况其他无道之暴君哉。国君如是，大夫与士，亦各随其力而为之。虽孔孟老庄齐出，亦莫能止。及佛教东来，阐明

因果报应，令人戒杀放生，断荤吃素，即虫蚁蚤虱，尚令护惜，勿行杀害，何况于人。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知贪生怕死，皆是过去父母眷属，皆是未来诸佛世尊。固宜愍念怜恤，何敢妄行杀害，以充口腹乎。慈风一扇，胜残去杀。勿论诸侯大夫士，不敢杀人殉葬，即南面称朕者，亦不敢行此恶法。即有一二暴虐者行之，亦断不敢以为荣也。使无佛法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则后世之人，能尽其天年而死者，盖亦鲜矣。此系至浅近之法，而其效尚能如是，况论心性极躋之理，与断惑证真之道乎哉。而如来随顺众生，循循善诱。初以五戒十善之人天乘，接引劣机，以作超凡入圣了脱生死之前方便。若根机稍深，则为说四谛十二因缘，令其断见思惑，证声闻缘觉之二乘果。若是大乘根性，则令其发大菩提心，遍修六度万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兴无缘慈，起同体悲。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以及六度万行。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不见能度之我，与所度之人及众生，并所证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由其四相不著，三轮体空。故令尘沙无明，因之消灭。随其功行，以次证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之菩萨果。及全彰自性，彻悟唯心，福慧圆满，智断究竟之佛果耳。又以末世众生，根机陋劣，匪仗如来洪誓愿力，决难现生即出生死。由是以大慈悲，特开一仗佛慈力了生脱死之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其所行一丝一毫之世善，并六度万行种种功德，悉以回向往生。此则以己信愿，感佛慈悲。感应道交，必蒙摄受。待至临终，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往生已，则圆离众苦，但受诸乐。亲炙弥陀，参随海众。其证无生而成觉道，如操左券而取故物。较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其难易固天渊悬殊也。又仗自力者，百千万人，难得一二即生了脱。以其必须定慧具足，惑业净尽，方可如愿。倘惑业尚有丝毫未尽，则生死轮回决难出离。仗佛力则信愿真切，万不漏一。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根则速证法身，下根则带业往生。如来度生之怀，唯净土法门，方能究竟舒畅耳。由有如上种种利益，故古今来圣君贤相，杰士伟人，莫不自行化他，护持

流通，以其能阴翼郅治，显淑民情，消祸乱于未萌，证本具之佛性也。近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各怀我见，互相竞争，以致刀兵连绵，无时静谧。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一班顽民，尽作土匪，肆行劫掠，毒害生民。人以恶感，天以灾应。水旱疾疫，风吹地震，种种惨灾，频频见告，国运危岌，民不聊生。欲行拯救，苦无其力。唯有恳求当权诸公，及一切同胞，悉本忠恕之心，以行慈悲之道，视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互相扶持，勿行残害。思前因与后果，必修德而行仁。利人者实为利己，此生他世，福报无穷。害他者甚于害自，现在未来，苦报无尽。与其逞势于一时，以致神识受苦于永劫。何如修德于毕世，以期身心受乐于多生乎。然在凡夫地，未断惑业，纵生人天，终非究竟安隐之处。倘能随分随力，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以期尽此报身，高登极乐，方为最上脱苦之道。而堂堂丈夫，忍令本具佛性，常被惑业所缚，以受生死苦荼乎。张季鸾君，特刊中华新报，每日专辟一栏，提倡佛学。举凡如来应化，法道流通，信毁罪福，修持利益。与夫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之言论事迹，随便登载。冀阅报诸君，同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以行断恶修善，复本心源之事。余谓此实护国救民正本清源之道。因将吾人天职，天地化育，圣贤心法，佛教纲要，与夫乱之所始，治之所由，撮略言之，以贡当世具眼高人。所愧文字拙朴，不能畅发蕴奥。然其意义，固非妄谈杜撰，有可取焉。又人生世间，所资以成德达才，建功立业，以及一才一艺养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窃见今人任意褻污，是直以至宝等粪土耳。能不现生折福折寿，来生无知无识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褻污遗弃，而无形之字，更不可褻污遗弃。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不措之躬行，则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则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矣。可不哀哉。

疏

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

戒杀放生之事，浅而易见。戒杀放生之理，深而难明。若不明其理，纵能行其事，其心决不能至诚恻怛。其福田利益，亦随其心量而致成微浅。倘遇不知者阻诽，遂可被彼所转，而一腔善心，随即消灭者有之，以故不避繁词，用申其义。俾物类同沐慈恩，人伦各培福祉。以恳到之深仁，灭自他之杀报。同臻寿域，共乐天年。尚祈以此功德，回向西方，则永出轮回，高超三界，为弥陀之弟子，作海众之良朋矣。阅者幸注意焉。原夫水陆众生一念心性，直下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但以宿恶业力，障蔽妙明，不能显现，沦于异类，遂致知识陋劣，除求食避死之外，了无所知。譬如大宝铜镜，经劫蒙尘。不唯毫无光明，即彼铜体，亦不显现，直同废物。忽遇智人，知是宝镜具有照天照地无边光明。遂日事磨砢，初则略露镜体，次则渐发光明。及乎磨之至极，则照天照地之光，全体显现。无智之人，方始贵重，视为至宝。须知此光，镜本自具，非从磨得。虽复自具，倘无磨砢之缘，从劫至劫，亦无发光之日。一切人天六道众生心性，悉皆如是。由无始来，惑业障蔽，不能显发本具妙明。迷背真性，造生死业。大觉世尊，知诸众生一念心性，与佛同侔，因兹种种方便，随机说法。普令修习戒定慧道，以期断惑业而复本有，圆福慧以证法身。又令世人发慈悲心，戒杀放生。良以我与一切众生，皆在轮回之中，从无始来展转相生，展转相杀。彼固各各皆为我之父母兄弟姊妹儿女，我亦各各皆为彼之父母兄弟姊妹儿女。彼固频频由恶业力，或于人中，或于异类，受我杀戮。我亦频频由恶业力，或于人中，或于异类，受彼杀戮。久经长劫，相生相杀，了无底止。凡夫不知，如来洞见。不思则已，思之则不胜惭愧悲悯矣。我今幸承宿世福善，生于人道，固宜解怨释结，戒杀放生，令彼一切有生命者，各得其所。又为念佛回向净土，令得度脱。纵彼业重，未能即生，我当仗此慈善功

德，决祈临终往生西方。既往生已，即得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出轮回，渐证佛果矣。且爱物放生，古圣先贤，皆行此事。故书有鸟兽鱼鳖咸若之文，而文王泽及枯骨，况有知觉之物哉。至于简子放鸠，子产畜鱼，随侯济蛇，杨宝救雀。此固圣贤一视同仁之心，尚不知其蠢动含灵，皆具佛性，展转升沉，互为怨亲，及将来决定成佛等义。迨至大教东来，三世因果，及生佛心性平等无二之理，大明于世。凡大圣大贤，无不以戒杀放生，为挽杀劫以培福果，息刀兵而乐天年之基址。古云，欲知世上刀兵劫，须听屠门半夜声。又云，欲得世间无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是知戒杀放生，乃拔本塞源之济世良谟也。故陈智者大师，买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余所，亘四百余里为放生池。请敕立碑，禁止渔捕。有偷捕者，动辄得祸。直至唐贞观中，犹然如是。唐肃宗乾元二年，诏天下诸州各立放生池，敕颜真卿撰碑文，并书丹。有云我皇举天下以为池，罄域中而蒙福，承陀罗尼加持之力，竭烦恼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仿佛。宋真宗天禧元年，诏天下立放生池，而杭州西湖，亦宋之放生池也。明莲池大师立放生池于上方长寿二处，其戒杀放生文，流通天下，迄今三百余年以来，景仰高风，慈济物类之缙素通人，何可胜数。或曰，鳏寡孤独，贫穷患难，所在皆有，何不周济，而乃汲汲于不相关涉之异类，其缓急轻重，不亦倒置乎哉。答曰，子未知如来教人戒杀放生之所以也。夫人物虽异，佛性原同。彼以恶业沦于异类，我以善业幸得人身。若不加悯恤，恣情食啖。一旦我福或尽，彼罪或毕，难免从头偿还，充彼口腹。须知刀兵大劫，皆宿世之杀业所感。若无杀业，纵身遇贼寇，当起善心，不加诛戮。又况瘟疫水火诸灾横事，戒杀放生者绝少遭逢。是知护生，原属护自。戒杀可免天杀，鬼神杀，盗贼杀，未来怨怨相报杀。鳏寡孤独，贫穷患难，亦当随分随力以行周济。岂戒杀放生之人，绝不作此项功德乎。然鳏寡等虽深可矜悯，尚未至于死地。物则不行救赎，立见登鼎俎以充口腹矣。又曰，物类无尽，能放几何。答曰，须知放生一事，实为发起同人，普护物命之最胜善心。企其体贴

放之之意，中心惻然，不忍食啖。既不食啖，则捕者便息。庶水陆空行一切物类，自在飞走游泳于自所行境，则成不放之普放。非所谓以天下而为池乎。纵不能人各如是，而一人不忍食肉，则无量水陆生命，得免杀戮，况不止一人乎。又为现在未来一切同人，断鳏寡孤独贫穷患难之因，作长寿无病，富贵安乐父子团圞，夫妻偕老之缘。正所以预行周济，令未来生生世世永不遭鳏寡等苦，长享受寿富等乐，非所谓罄域中而蒙福乎，何可漠然置之。子审思之。戒杀放生，毕竟是汲汲为人，抑止汲汲为物，而缓急轻重倒置乎。南浔极乐寺外，向有放生池，以礮未全砌，遂致坍塌，兼复多年未浚，淤泥充满。每有善士就河放生，虽发善心，生难获益，其旦蒙放而暮复遭捕者，当居多半。若近大江，则固宜放之江中，小河则断非所宜。园林大师心有不忍，拟欲深浚其池，外筑围墙以为防护。俾放生有地，而盗捕无由。其意亦良厚矣。尚未开工，适普陀觉三大师至，一见即志道相契。旋以寺事付托，而已则放下万缘，专修净业焉。觉师纘承旧绪，即欲速成其事。但以工程浩大，独力难成，拟募阖镇善信共襄胜事，祈予作序。予常痛念近世杀劫之惨，欲挽无力，因彼之请，触动予怀，遂将吾人与物类之本具真心，及随业升沉，并杀生护生之现未果报，撮略言之。冀诸位檀越，同发善念，同捐净资，俾此举速得成功，庶物类悉皆得所，其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岂特现世万祸冰消，千祥云集，而未来世之衔恩报德者，正不知其几千万亿也。

金陵三汊河法云寺放生池疏

金陵为文献之邦，素称佛国，其地之人，多有大乘根性。以大法东来，百七十余年，只在北方。至吴孙权赤乌四年，康僧会尊者，行化至此，以感佛舍利降临，孙权为之建塔修寺，以宏法化。至晋而佛驮跋陀罗，译华严经，亦在其地。宋齐梁陈以来，译经宏法，大有其人。一则宿昔熏陶，善根所使。一则山水崇深，地灵所致也。迨至唐肃宗时，颜鲁公真卿，适守是邦。诏天下诸州各立放生池，命鲁公撰文。其曰，举天下以为池，罄域中而蒙福。是岂独为物计哉，盖欲有所感也。今清凉山下乌龙潭，乃鲁公自立之放生池。鲁公精忠贯日月，文笔动风云，而且笃信佛法，极意护生，其懿德弘慈，千百年后，莫不景仰。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极。天灾人祸，频频降作。忧世之士，以为此等业果，皆由杀起。倘能知物不可杀，则断无杀人之理。由是各怀慈善，互相扶持，自可移风易俗，感召天和矣。于是冯梦老、王幼农、庞性存、魏梅荪等诸居士，谋立放生池，以提倡息杀行慈之道，企敦民胞物与之风。以乌龙潭鲁公故址，不能通江，另觅三汊河方家下圩，其地宽敞，有百数十亩，足可以建立道场，开池放生。幸其地主方君峻生，元属乐善君子，只取半价，亦可谓稀有功德矣。议甫成，而予适至金陵。魏君以其事告予，且令作疏，以为之倡。予常痛近世杀劫之惨，欲挽无力，因彼之请，触动予怀。予前撰南浔极乐寺放生池疏，已将吾人与物类之本具真心，及随业升沉，并杀生护生之现未果报，撮略言之，兹不缕述。冀诸位檀越，同发善念，同捐净资。俾此举速得成功，庶物类各得其所。其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岂特现世万祸冰消，千祥云集，而未来世之衔恩报德者，正不知其几千万亿也。须知放生原为戒杀，戒杀必从吃素始。倘人各戒杀，人各吃素，则家习慈善，人敦礼义，俗美风淳，时和年丰，何至有刀兵劫起，彼此相戕之事乎。此挽回天灾人祸，正本清源之要务

也。凡有欲家门清泰，身心康宁，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者，请皆于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中求之，则求无不得矣。

金陵三汊河法云寺增设佛教慈幼院疏

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故孔子以老安少怀为志，如来以普度众生为心。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皆是吾人过去父母亲属，皆于未来得成佛道。其有由恶业力，堕于水陆空行异类之中，其佛性固无少损。其贪生怕死，避苦求乐之心，与吾人初无少异。由是冯梦老邀同诸居士，发起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场，以为提倡。冀一切善人，咸体天地父母之心，共怀民胞物与之念，弭自他之杀业，培菩提之道本。岂独注意于区区一道场而已哉，盖欲感发于普天之下也。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至，凡一切鳏寡孤独，颠连困苦，无所倚赖者，无不欲为救援，但以财力维艰，于法云寺放生池旁隙地增设一慈幼院，取无父无母，无法存活之孤儿，养之教之，俾其成才而自立。免令冻饿而死，以填沟壑，饱鸦犬。致彼祖宗断祭祀，兼使国家少人民。其心可谓真切恳挚，知所先务矣。良以小儿一失父母，必至死亡，即或稍能行乞，不至即死，以无力就学，亦不过终身为佣，何能开智识以达本天姿，敦伦理以不悖人道乎哉。试思晋道安、唐一行、明妙峰，皆孤儿也，由得为僧，遂致道传天下，德被兆民。宋吕文穆，读书土窑，乞食活命，一僧怜而供给之，遂得高中魁选，致君泽民。故发愿有云，愿子孙世世食禄，护持佛法。不信三宝者，勿生吾家。盖其所感深也。是知神龙之雏，每有沙磧之困，仁人能以斗升之水济之，待其羽翼既成，风云际会，便能普天之下，悉降甘霖。纵令天姿庸常，无此作略。而养其良知良能，俾各为良善，亦可以为天下太平之本。况孤儿既多，当必有出类拔萃，堪能成道立德，参赞化育，如道安一行妙峰文穆者。其教养成就之功德，何可称量乎哉。所愿仁人君子，一切善信，各推幼幼之心，勿吝涓涓之助。须知施为福本，天道好还。我既济人之孤，则己之子孙，当必多皆出类拔萃，大有作为，决不至困苦颠连，无所吁告耳。宋范文正公，唯以济世济人

为事，其子孙至今，多有达者。固知急人之急者，其自己与子孙，世世生生，皆不至有急而待人周济也。倘能俯纳刍蕘，不惜家珍，俾此举大成，岂特孤儿之大幸哉，实天下国家之大幸也。

普劝施资助刻大藏疏

夫大藏者，乃般若之丛林，真如之府库，一切世出世间诸法之渊海也。举凡如来究竟亲证之道，众生即心本具之法，及十方世界之广，三世因果之微，与夫日用伦常孝弟慈善之道，悉皆显阐赞导，了无佚遗。以故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为宏法利生之急务焉。刻大藏经，与单刻一二部经论有异，不得谓此功德大，彼功德小，此法当机，彼不当机。良以一大藏虽有经律论，及西竺此方种种著述，部类各别，卷数逾万，总是一部大藏经故。既是一部，何可割裂疆域，妄分优劣。譬如万川归海，同一咸味。百华成蜜，同一甜味。卉木虽有大小，春光原无偏僻。形相虽有殊异，明镜岂有二照。如修九层之塔，施砖石于各级，功德同等。如铸千尺之佛，镕金铜于一炉，那分高低。但可即末以得本，岂宜执源而废流。菩萨度生，不见能度所度之相。菩萨行施，不著色声香味触法。故得一心无住，三轮体空，致其福德，直与十方虚空，同一广大悠久。一大藏教，虽有大小权实，偏圆顿渐，显密真俗，禅净性相，种种不同，然其心光血脉，固皆融会贯通，一无滞碍。如帝网千珠，重重交映。如佛殿千灯，光光相涵。助刻檀越，但取钱不落空，勿论刊刻何种。庶经理之人，少费心力，而汪洋大藏，速得圆成矣。倘或以分别心，妄生拣择，则人各效尤，必致或有一种，多人愿刻，以成重复。或有一种，无人发心，常时阙漏。功德虽有，缓急失当。全藏流通，知在何时。况此时经理校对，悉皆有人，胜缘难再，忍令错过耶。须知为实施权，权是实家之权。开权显实，实是权家之实。如来说经，菩萨造论，若无西竺此方诸宗古德著述，辅弼翼赞，何能中外流通，至今不替。且世主治国，尚赖文武辅弼，方得万民仰德而畏威，观光而自化。况如来所证之三德秘藏，实相妙理。若舍古德随顺机宜种种发挥，则佛心所证，唯佛与法身大士能知。其余劣机众生，将何由而知，何由而证乎哉。是知

一大藏万余卷经，同是一法，何可分别。所愿施资助刻诸大檀越，同以无所住而生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则一大藏之不思議功德，人人各获全分，如一月当空，万川普映，一气值节，大地皆春矣。

吉林哈尔滨创建极乐寺疏

佛法流通，利益无量。天机深者得其深，即可明心见性，断惑证真。天机浅者得其浅，亦可改恶修善，希圣希贤。良以如来设教，虽则正为出世，而随顺机宜，循循善诱，故于经世之道，亦复发挥净尽，毫善弗遗。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凡一切伦常日用之道，与儒教所说，了无异致。其所异者，一一各示三世因果，善恶报应，使人心存敬畏，不敢逾越。虽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对佛天。即下而贪残暴恶之伦，绝无信心，以久闻因果报应之事，其心已冥受制伏，亦不至十分酷烈。观于列国杀人殉葬，以多为荣。佛教东来，遂灭此风，可以见矣。其入人深而利益溥，譬如杲日丽天，生盲悉获安乐，阳春回地，焦芽亦荷生成，诚所谓如来不出世，万古冥若夜游。佛法若流通，人天悉有恃怙。教传东震，年将二千，其间具聪明睿智之姿，立掀天揭地之业，学识通人天，节操陵风云者，莫不崇奉护持，极力流通。不惜巨资，建立塔寺。以其阴翼治道，显淑民情，使民日迁善而不知所以为之者。故古今首出庶物之人，莫不以流通佛法，为天下太平，万国咸宁之基址焉。吉林哈尔滨，僻处边陲，在昔但为华俄渔场而已。自铁路开通，遂成欧亚交通重要地点。万商云集，各行星罗。较京津沪汉，无多让焉。但以寺宇绝无，高僧不来驻锡。经典未布，人民无缘培修。中东铁路监察局长陈飞青君，宿植德本，笃信佛乘，欲使滨江同人，咸沐如来法化，特向中东路局，请地数亩，拟建十方丛林，命名极乐，以宏佛法而资信仰。其绅商首领，若某某等数十人，莫不皆本己立立人之心，行自利利他之事，为之协力赞襄，以速其成。其建筑规模，悉仿内地大寺之制。以倓虚法师，博学多闻，深通经教，志切宏法而利人，因请为住持，祈其寺成之后，长年讲经，俾莅滨人士，咸知修身淑世之道，与夫了生脱死之法。兼复堂开莲社，继庐山之遗风。室辟阅经，穷修持

之秘要。但以平地建筑，与长时宏法，其事体甚大，其费用甚繁。以故恳祈当道长官，巨绅富商，及一切善信人等，各各发菩提心，行方便事，打开宝藏，培植福田，输金输粟，转劝转募。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高僧莅止，经典流通。莲社开，而净土之宗风丕振。经教宣，而苦海之舟筏长存。从兹人慎三业，户敦十善。胜残去杀，同登仁寿之域。信愿念佛，共生极乐之邦。将见出资善士，常蒙佛天护佑，当必灾障冰消，吉庆云集，身心安泰，家门静谧，富寿康宁，现生获箕畴之五福，尊爵上章，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

杭州弥陀寺启建莲社缘起疏

一切众生，一念心性，与佛全同，而其居心行事，与佛全异者，其故何也？良以迷本具之性德，逐妄合尘。以性具无著之戒定慧，反作逐境染污之贪瞋痴，遂造随事争执之杀盗淫。由是之故，轮回六道，受诸极苦，久经长劫，莫之能出。大觉世尊愍之，兴无缘慈，运同体悲，示生世间，成等正觉，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其间教随机异，法以缘殊。大小偏圆，权实顿渐，各就机宜，令得利益。于中求其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不断惑业，得预海会，即此一生，定出轮回者，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殊胜超绝也。以故华严法华等诸大乘经，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悉皆极力赞扬，普劝往生。迨至大教东流，远公大师，隐居庐山，创开莲社，宏通此法。最初结社之时，高僧巨儒之预会者，凡百二十三人。若终公之世，三十余年之内，其入莲社而念佛名，蒙接引而得往生者，则多难胜数也。自兹厥后，代有高人，宏扬莲宗，导利含识。宋初永明大师，住持净慈（净慈初名永明），圆修万善，偏赞净土。恐学者不知自力佛力之所以然，作四料拣，以为指南。俾上中下根，若凡若圣，皆有遵循。若非弥陀化身，何克臻此。后有省常法师，当太宗真宗之际，住持昭庆，慕庐山之遗风，结净行之莲社。而王文正公旦，首先归依，为之倡导。凡宰辅伯牧，学士大夫，称弟子而入社者，有百二十余人，其沙门则有数千，而士庶则不胜记焉。明季莲池大师，参禅大悟之后，力修净业，重兴云栖。以契理契机，莫过净土。遂著弥陀经疏钞，发其甚深旨趣。净土宗风，为之丕振。而一生悲敬双修，事理不二。以故戒杀放生，济孤利冥之懿范，数百年来，中外景仰。清雍正间，省庵法师，住持梵天，宏阐净土，不遗余力。其劝发菩提心文，堪与日月争光，虚空等寿。由此诸祖心光所映，杭州人士多皆信向。又以山水佳胜，高人蔚

生，而人以类聚，故法门知识，亦多莅止，因兹法化之盛，较各处为优。地灵人杰，法以缘兴，信非虚语。迨光绪初年，玉峰法师，创建弥陀寺，为净土道场，凿山镌经，宏扬净土。虽其道德不敢与永明诸祖相比，而其誓愿宏深，语言痛切，不愧为净土向导，法门知识。继往开来，厥功实非浅鲜。自后国家多故，住持非人，遂致一败涂地。近数年来，各界眼界大开。凡有志于学圣贤者，无不研究佛学，修持净业。某某等诸居士，不忍令此道场，长时湮没。公推智慧法师为住持，以期提倡莲宗，普利一切。智师以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为心，仰效前修，特开莲社。每月六斋日，举行一次。有信心者，同来念佛。念毕少顷，恭请智师，或余知识，或通法居士，升座讲演净土法门中切要理事。俾诸人克治习气，增长信心，诚盛举也。光与智师，志同道合，乃委其叙述缘起，以为一切大众劝。宋时长芦赧禅师，景仰庐山莲社，启莲华胜会，而普贤普慧二菩萨，梦中祈其书名。故知此会，是名最胜法施之会。凡入会者，各宜勉旃。又近世之人，多务虚名，不修实行，口虽念佛，心与佛违。譬如药忌并服，何能愈病。必须念念克治自己习气，心心忆念弥陀洪名。凡有与佛不合之念头起，则自责曰，汝念佛求生西方之人，何可起此念乎。正念一起，邪念自消，决不许其稍住顷刻。必使心中净无瑕秽，如净琉璃，内含宝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持名，决定求生，方为真正修净土人。若有一念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心，即修持精纯，亦名违背佛教。虽种善根，而了生脱死，当在驴年。可不哀哉。此段虽于缘起无涉，实为修持要义，故拉杂书之。

杭州南高峰荣国禅寺重修宝塔疏

（代住持振机作）

大觉世尊，愍诸众生，迷本妙心，轮回生死，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众生根，为说妙法，普令有情，悉获利乐。及至一期事毕，示现灭度。又以悲心无尽，特碎全身为八斛四斗舍利，分布天上人间，以为未来众生灭罪植福，出离轮回度脱生死，直至成佛之无上第一不可思议因缘。由是凡有得佛舍利者，无不高建宝塔，藏于其中，普令自他幽显，同消宿业，同种善根也。南高峰者，省会之名山，浙江之巨镇，自下至顶，高一千六百余丈。登巅远望，长江若带，西湖如杯。极湖山之胜概，豁达士之胸怀。与北高峰对峙，相去十余里。层峦叠嶂，蜿蜒盘结。山势既峻，能兴云雨，故其上多奇云。山峰高出云表，时露双尖，望之如插，因目之为双峰插云，为西湖十景之一。五代石晋天福间，浙江时属吴越。有梵僧自西竺来，登南高峰之巔，见其远望无极，遂欣然曰，于斯可以立大觉世尊之表相，令四远望者，同种善根。因出舍利一颗，托有德望僧道圆，禀吴越国主文穆王，为建宝塔，高七层，通计十丈。其规模制度，精妙绝伦。于下建寺一所，名为荣国，以如来舍利来仪，为国荣庆故也。历汉周宋元明清，以迄于今，年满一千。其间革故鼎新，已非一次。现今宝塔崩坏，止存一级。寺院倾颓殆尽，破屋数间，不蔽风雨，前住僧人，不堪其苦，遂即舍去。机近方接住，奉侍香火。窃念前人建塔，原为国民植福，今已崩坏将尽，忍令古迹泯灭，损西湖之胜景，荒众生之福田乎。触目伤心，不遑安处，拟欲即兴工作，揭底重修。又以前人造法，难以经久，今不得不深虑而预防之。缅维古人建塔，原为藏来之舍利，令其远而望者，近而礼者，悉种善根，同得解脱。至其塔中设道，屈曲宛转，从下渐升，以至厥顶。四面开窗，以瞻四方。无非

欲令众生，了知欲获佛果，必须脚踏实地，断恶修善，从凡至圣，渐次增进。既能身登上地，自可永断凡情。由兹彻见真空，何难直证妙觉。然由中空，致不坚久。又无知之人，不知古人之用意处，每以登高望远为事，则褻慢实深，获罪非浅。今拟中不设道，通做实心，中竖铁柱，以为刚骨，一免烈风地震之摧残，一免游戏登临之罪咎，则唯得其益，不受其损，当为佛天所允许，善信所赞成也。但以工程浩大，非三万余圆，不克成办。因恭绘塔图，谨述愚诚。恳祈十方檀越，感佛恩德，发菩提心。打开宝藏，培植福田。俾巍巍宝塔，复峙云中。穰穰众生，重瞻法相。灭过去之罪业，种未来之善根。将见佛天云护，灾障冰消。身心安泰，家门迪吉。前程随心地以远大，定获富寿康宁之征。余庆偕厚德以无疆，永膺簪缨爵位之福矣。

佛顶山万年水陆募缘疏

（此其悬叙下叙事不录）

窃以无缘之慈，方能度无缘之辈。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溯水陆之缘起，由观音之善权，现面然以警阿难，恳如来以宣秘咒，普使饥虚，悉获饱满，咸令鬼狱，尽生人天。迨至大教西来，梁武御极，虔修斋戒，感通幽冥，梦孤魂以求度，遂设法以荐拔。广请禅教之高僧，遍阅显密之奥典。运丝纶之睿藻，制水陆之仪文。仗三乘三密之真诠，承万德万灵之威力。销镕惑业，灭除罪愆。若轻霜之对于赫日，犹片雪之落于洪炉。利益难名，功勋罔测。其有往劫根熟，即舍苦域而顿超乐邦。纵令宿世机生，亦升人天而永离鬼狱。以故当时求佛证明，灭烛而烛遂自然。后代依科作范，荐亲而亲蒙度脱也。

杭州石经山弥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并浚放生池疏

天下名胜之宣传宇宙者，必先有其地，而后得其人，则其名始著。是胜地名山，端赖有仪刑现未之具德高人，方可令人寤寐神驰，以生景仰。若庐山之以远公著，云栖之以莲池重也。浙江山水冠天下，其地素称佛国，高人哲士，相继而出，殆所谓地灵则人杰耳。清同治间，妙然法师，专修净业。以弥陀一经，普被三根，实华严归宗之要义，亦末法最胜之慈航。拟欲镌诸山石，以垂永久。俾现未见者闻者，同种善根以生正信，修净业以往西方。因见城北松木场，石岩高峻，石性坚緻，乃买其地址，倩工开凿，请善书之沈善登居士书之。居士遂栖邓尉山，先请四位发菩提心道友，昼夜念佛，以为加持。自己放下万缘，斋沐敬书。凡书一字，必先礼佛三拜，持佛号一百八声，结印持秽迹金刚咒七遍，跪而书之。写经之外，息心念佛，不提余事。以此佛力法力加持功德，冀现未一切若见若闻之人，悉发菩提大心，顿出娑婆秽苦。如此五十三日，千八百余字，方始书毕。字大几寸，铁画银钩，遒劲圆润，诚为稀有。然师遂为镌刻，深及八分，日持佛号，以为加持，尚未毕工，即已西逝。其友玉峰成方二法师，先固相与辅弼，至是遂力任其事。石经刻成，饰之以金。凡属见者，莫不肃然起敬，生稀有想。则全经功德，固已印于八识田中，作未来往生西方，究竟成佛之种子。是盖以佛力，法力，及三师沈居士之心力，为增上缘，以显发见者闻者性具功德，俾其终得受用耳。由是诸檀越悉皆欢喜，争先布金，遂得佛殿僧寮，一一悉备，居然一专修净业之大道场。所谓地由人著者，非乎。三门之外，开一池塘，以放水族诸物。继云栖天台之慈行，令将登鼎镬以充口腹者，咸得游泳其中，以尽天年，乃所以息刀兵而弭杀劫之最上良策也。自建立以来，迄今五十余年，悉守成规，无忝前修。近数年来，住持才力薄

弱，颇形艰难。既无田产以充常住之需用，又无道德以感檀信之供养，此之道场，几将湮没。诸居士忧之，去秋强智慧法师为住持。因特开莲社，以绍玉峰之业。必期四众同念弥陀，同求往生，复以转化一切，悉皆同辞五浊，同登九品而后已。其殿堂寮舍，已经五十余年，未曾修葺，兼以今夏风灾，诸多坍塌破坏，若不即修，久则更难为力。而且放生池多年未浚，淤泥充满，于放生一事，大有所碍。拟欲开拓浚掘，悉皆加倍。外竖围栏，以为防护，庶放生得所，而盗捕无由。俾流水智者慈云莲池之慈惠，永久无替。岂徒曲全物命，实欲启世仁慈。倘能人各不杀，则世道有不太平者乎。但以工程浩大，所费实繁，祈光作疏，遍恳诸大檀越，各发菩提之心，共植出世之业，捐宝海之涓滴，成梵宇之庄严。须知祇园始经营，天界之宫殿已现。佛念才发起，净土之莲华即生。流水所济之鱼，已作十千天子。智者所放之物，多为海东王臣。古既如是，今岂不然。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倘能不惜五家所共之殊珍，成就三宝兴隆之胜举，将见现生永膺多福，临终高登九品。庶可圆彰本具之佛性，速证无上之菩提矣。

募建普陀山轮船码头疏

观音大士，誓愿宏深，济度无方，津梁罔测。绝攀缘而赴众感，如一月普印于千江。住真际而应群机，犹阳春遍育乎万卉。悲运同体，慈起无缘。寻声救苦，处处现应化之身。随类逐形，在在作迷途之导。恩周庶类，泽润蒸民。冀含识亲见性天，固已无刹不赴感。欲众生投诚有地，特示应迹于普陀也。由是历朝钦敬，举世尊崇。佛殿经楼，杰出于云霄之外。伟文瑰笔，辉煌乎瀛渤之中。按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南参第二十八，于补怛洛迦，参观世音菩萨，即此山也。在昔大教未来，道场未开。凡俗虽莫睹夫慈容，仙真固常瞻乎佛日。故秦之安期生，汉之梅子真，晋之葛稚川辈，悉皆寄寓此山，修真养道。及至朱梁开山，四众始知归向。报德心切，不惮梯山航海之劳。投诚情殷，必致瞻仪接足之敬。但以轮船无有码头，常须小船接送，稍有风浪，甚属危险。年力壮盛者犹可，老弱妇女，更为可虑。是则码头不修，实为大士慈悲心中一大憾事，亦属善信报答分中一大歉事。第以飓风一起，则怒浪冲激，数万斤巨石，直同转丸，若非下大资本，断难永久不坏。以故近来发心者众，而卒未实行者。以工大费钜，恐不久长，则徒费金钱，枉劳心力耳。大护法兰舫祝公，与其子伊才，素固热心公益，兼复笃信三宝，愍此情形，发菩提心。虽知不易建立，而必欲实行其事。非秉如来自利利他，孔子己立立人之心，能有是勇毅乎哉。然此功德，非数十万金，固弗能办。非但己力不足，亦欲善与人同。因以缘起，委光叙述。光住山多年，深知其事之难。又幸祝公志在利人，为之提倡。必有与祝公同其心力财力者，群起而和之，众志成城，何难成办。况普缔夫四众报恩诚心，仰契乎大士慈悲愿力。将见海若风伯，亦当上遵圣意，下顺凡情。常相拥护，俾永无虞。庶后之礼大士者，悉免虚惊，稳登彼岸也。经云，若令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故知或以一言，或以一圆。赞成此

举者，一切诸佛，悉皆欢喜，况其多多者乎。即彼最少功德而论，譬如一滴，投大海中，直下与大海同其深广，同其悠久，多者又何待论。今秉志心，以净财投于觉海，必至业海干枯，福海洪深，以迄觉海圆澄而后已也。恳祈入宝山者，切勿空手。沐法泽者，务报佛恩。

天台山上方广寺募修三圣殿疏

天台，为东南第一名山。上方广，乃天台开山之第一古寺也。溯自东晋昙猷尊者，以神通力，降伏山神，而为开山，创建此寺。初名石桥寺，以在石桥之侧，过石桥则有方广寺，乃五百应真寄居之圣寺，非道邻应真者，莫能一见。猷师曾入其寺，受斋而出，知其为应真之所示现无疑。后人慕应真之胜迹，遂名石桥为方广云。方广寺之最高处，为西方三圣殿，向为念佛堂，正殿三楹，供三圣像，以作礼念之所，两边二楹，以作念佛僧安住之舍。窃以法门无量，皆须断尽烦恼，方可了生脱死。唯念佛一法，但具真信切愿，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故古今出格高人，莫不注重此法，自行化他，以期一切同人，咸于现生超凡入圣也。方广寺之三圣殿，历年久远，材木腐朽，早宜重新，奈住持以资斧无出，且待时机。今年三月初，来一客僧，住其中念佛，颇著勤恳。至四月初四夜，自化其身于三圣殿，及寺众咸知，则火已大炽，无法挽救矣。然幸只烧此处，余未延及。不知此僧特欲重新此殿而为此举耶，抑山灵欲重新而使彼为此举耶，抑佛菩萨五百应真欲大宏净土法门，俾一切出资助修诸善信，同仗此善根，出此苦娑婆国土，生彼极乐世界，而令彼为此举耶。今住持即欲重修，祈光作疏。乃述其开山建寺，及此殿早宜重修，而适逢此因缘，以祈一切檀越，念净土法门具契理契机之妙，此僧有为法捐躯之诚，各舍净资，赞襄胜举，其为功德，唯佛能知矣。

普陀山伴山庵募修大殿疏

（代撰）

圆通大士，示迹普陀，誓愿无疆，慈悲莫测。绝攀缘而赴众感，如一月普印于千江。住真际而应群机，犹一雨遍润乎万卉。伴山庵者，法雨之分蓝，大士之别院也。暮鼓晨钟，接普济之清韵，拈华竖拂，承法雨之家风。辅弼两寺，宏阐一乘，因是之故，名曰伴山。第以创建以来，历年久远，革故鼎新，代有其人。迄今雨淋日炙，雾浸云蒸，复将倾颓，急宜修葺。衲披荆本院，遍参诸方，一朝踏破草鞋，致令脚跟点地。由是倦飞知还，忘缘乐道，得故乡之风月，持别庵之门庭。睹兹形势，触目惊心，常恐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普门扃户，难由廿五之路。欲彻底以掀翻，复本来之面目。奈工大费巨，钵罄囊空，爰述鄙诚，遍募檀越。恳祈发菩提心，行方便事，舍本有之家珍，培不朽之功德，量力随缘，施金输粟。庶含空宝殿，指日可成，满月金容，经劫常住。使南参缁素，东请僧俗，登门归命，睹相发心。了知相相离相，亲证实相之妙相，门门普门，直入无门之法门。展劫外之玄风，翼寰中之郅治。其功德利益，岂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者哉。

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募缘疏

（代撰）

观音大士，乘大愿轮，以普门法，度脱众生。言普门者，以法法头头，皆归实相，根根尘尘，悉证圆通，无有一法，不通涅槃，故曰普门。又复上中下根，皆使就路还家，善恶中庸，无不等蒙摄受，无有一人，不垂慈济，故曰普门。但以众生在迷，妄于根尘等境，起惑造业，因业受苦，久经长劫，了无出期，故致天灾人祸，更迭而兴，水火刀兵，相继而起。岂天之枉虐斯民，实民之往业所感。若不归命大士，则苦果复生苦因，倘能恳恩莲座，则善缘当获善报。窃念吾潮，近年以来，屡遭瘟疫，又经兵灾，复罹地震，水旱虫蝗，不时见告。因兹数端，以致死亡贫困者，实繁有徒。纵有幸而获免，未受损伤者，亦复忧怖战兢，如吞棘蓬，如坐针毡，苦毒衷怀，无处吁诉。某等由是谨发虔心，归命慈父，企灭已往之愆尤，预培将来之福祉。拟某年月日，于南海普陀山法雨禅寺，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七昼夜。仗此良因，俾亡者蒙佛接引，神超极乐之天，存者沐法威力，身享康宁之福。宿业消而在在解脱，谋为顺而事事亨通，转烦恼之逼迫，成自在之逍遥。各各先亡祖祢，俱获超升，人人后代儿孙，常纳吉庆。但此道场，费用实繁，恳祈吾邑善信人等，同发善心，共襄胜事，则功德无量矣。

上海残疾人院劝捐疏

一切众生，心性原同，而其身心受用，苦乐悬殊者，以宿世之修持不一，致今生之感报各别也。故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感应篇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君子乐天知命，不怨不尤，聿修厥德，自求多福，以期消灭宿业，培植来报也。世之最可怜可悯者，莫过于贫无衣食之瞽目残疾人。均是人也，人皆眼目明了，彻见一切，彼则虽处光天化日之下，无异暗室幽谷之中。人皆手足完全，随意动作，彼则肢体残缺，诸凡不便。如是之人，又加以无家室以庇身，无衣食以养体。彼等同为天地父母之所生，固为吾之同胞。吾人幸受天地父母之所覆载，而境遇稍亨。若不设法，令彼身有所托，心有所依，俾其宿业消灭，来报胜妙，便失天地父母平等生育之心，兼负天地父母锡吾福乐安适之念。况乎博施济众，老安少怀，视民如伤，恩先无告，古圣贤无不提倡而躬行之，以为天下后世法。岂可不仰体天地圣贤之心，以行一视同仁之道，而漠然置之乎。以故一亭王居士，特发大心，纠集同志，立一残疾人院，于上海南车站附近，俾彼无家可归之残疾人，安住其中，供其衣食，以尽天年。有手足不完具者，派人照顾，其有目能视，手能作者，随彼身分，作诸工业，以稍贴补其服用。又请通达佛法之人，数日一往其中，为彼演说改过迁善，闲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法。俾彼等了知前因后果，聿修厥德，一心念佛，以期往生。庶可永离娑婆生死轮回之苦，常享净土常乐我净之乐，其为彼等虑者，可谓恳切周挚，至极无加矣。然人众既多，所费实繁，端赖富有力者，发同体之悲心，捐无尽之宝藏，补天地化育之遗憾，培自己庄严之法身，则幸甚幸甚。

募修永嘉罗汉山景德禅寺疏

佛法深妙，非凡情所能测度。若非有大智慧，大辩才，大神通之圣人，而欲化导愚俗，共归正法，舍拘墟之劣见，开性具之正知，各舍家珍，创建梵刹，俾得宏宗演教，作长夜之明灯，办道修心，为苦海之巨筏者，诚非易易也。永嘉罗汉山景德寺者，唐藤萝尊者之所造也。按寺志，尊者不知何许人，于武宗会昌二年，乘木浮海而至瑞安巡简司前，邑人异之，祈师登岸。由是一方之民，崇信景仰，有如活佛。于是随机开导，令生正信。逆知武宗将有灭法之兆，故其建立梵刹，皆悉从缓。至中宗继立，佛日重明，尊者乃普遍化导温州属邑，共建梵刹十有八所，可谓大宏法化，为众福田矣，罗汉山景德寺，乃其一也。其山峰峦峻秀，景趣清幽，为永嘉之首镇，洵修道之灵区。其寺自唐迄今，历一千一百余年，其间宏扬法化，鼎革梵刹者，固难悉数。现以久未修葺，佛殿僧寮，倾颓殆尽，尊者圣迹，将欲湮没。邑人潘鉴宗、吴璧华、叶健雄等数十人忧之，共议兴复。然以时局艰难，且缩小办，拟建佛殿五楹，前殿三楹，两廊寮舍十余楹，俾凡礼诵栖息，各得其所。安住数位精修净业之比丘居士，常住其中，专修念佛三昧，以期自他同出娑婆，同生净土，为弥陀之弟子，作海会之良朋耳。但以工程浩大，独力难成，恳祈十方檀越善信人等，发菩提心，行方便事，打开宝藏，培植福田，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莲社开而见闻蒙益，净宗阐而僧俗明心。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尊徽高爵，裔世纳伊训之百祥矣。

庐山青莲寺启建莲社缘起疏

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而其全体大用，悉在众生一念心中，但以迷而未悟，遂致于本无生死中，妄受生死轮回之苦。故我释迦世尊，特垂哀愍，示生世间，以施拯济。于是弃舍国荣，出家修道，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欲使一切众生，悉皆彻证自心，圆成佛道，于是随机说法，应病与药。俾彼善根成熟者，顿证无余涅槃，善根未熟者，随分各得利益。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虽则大小权实不同，偏圆顿渐有异，在佛本心，无非欲直授己所证之觉道，以机多不契，故不得不曲垂方便以摄受耳。致于出世本怀，未能顿畅。由是于常途教理外，开一特别法门，所谓念佛求生净土，使彼若圣若凡，若愚若智，同于现生，出离生死。俾已破无明者，圆证法身，具足烦惑者，亦登不退，其功勋利益，出于一代时教之上，诚可谓至圆至顿之教外别传也。以故一切大乘经中，无不显阐赞导，一切菩萨祖师，无不依教奉行，以其为三世诸佛普度众生之大道，九界众生圆证佛果之妙法也。及至大法东来，远公大师，首于庐山东林，宏扬此法，一时缁素高人，咸皆云集川赴，而庐山之名，净土之法，人皆景仰而修持焉。自兹厥后，所有律教禅密，莫不以求生净土为返本还元之末后一著，以故莲风扇于中外，法利遍及古今。况兹时丁末法，人根陋劣，更宜专修此法，以期现生了脱。而庐山最胜之地，青莲寺适当其基。高踞山巅，其形势固天然一朵莲华，故晋之黄谷大师，继远公之宏猷，建寺其中，以阐扬莲宗也。自晋迄清，千五百余年，由高人相继住持，故莲风常得丕振。至洪杨之乱，悉成劫灰，法道式微，无人恢复，致令千余年选佛道场，竟成荒山，可不哀哉。爰有妙培大师，系微军老人之高足弟子，恪遵师训，笃修净业，特往红螺，参学多年，今春来游庐山，至其寺基，见其形如莲华，而复前临三叠之瀑布，后倚五老之雄峰，左右则有狮子象鼻二峰，以为卫护，殆天造地

设一净土道场，不忍永令湮没，遂发愿恢复，以宏莲宗。乃与上海诸大居士商榷，先募千余元，用建念佛堂一座，僧寮数间，安真心办道数人，六时行道，用继远公芳规。待后有大数据主，则随力扩充。以财力维艰，行道是急，故不得不随分随力，以期修持得益，而不致有碍净业也。其结社之法，一遵远公成规，人不论僧俗，必须具真信愿，决定求生西方。又须各持斋戒，清净身口意业，朝暮课诵，三时念佛，除有病，及公事外，概不得避懒偷安。暇则随意礼诵坐禅，但取其于道有益而已。唯不得习学诗文，泛览俗典，以及闲谈杂话，虚度光阴。昔远公结社，即有一百二十三人，悉皆佛门栋梁，儒宗山斗。今则人根陋劣，远不及昔，而即心本具之佛性，三根普被之法门，古今固无二致，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之事，岂不自我而修，自我而证乎哉。用是谨立简章，以勸同志。又祈诸大檀越，发菩提心，各相护持，输金输粟，转劝转募，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莲社兴而宗风丕振，正法盛而灾障潜消。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现生备膺五福，临终高登九品。如是则可谓真大丈夫，真佛弟子，上不孤于佛化，下不负于己灵。所愿见者闻者，同修此道，以一传十，以十传百，乃至遍界，则世界太平，人民安乐矣。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普陀山法雨寺募修天王殿及鼓楼疏

普陀名山，乃大士示迹之胜地，法雨禅寺，实国民祈福之道场。创建以来，历年久远，革故鼎新，代有其人。两颁内帑，前清蒙二次敕修，遍募众缘，乱后经一番缔造。奈大海之中，咸雾飓风，摧残诸物，较之内地，愈为速朽。现今天王殿鼓楼，椽栋腐败，柱根蠹朽，若不早为之图，势必立见倾覆。虽则名标天王，实奉弥勒法相。弥勒慈心，与观音两相符合，随类逐形，寻声救苦，慈隆即世，悲臻末劫，作现在之恃怙，为未来之世尊。此时靚面一笑，以结系珠之缘，他年龙华三会，同授无生之记。弥勒于世，因缘甚深，若不修葺，将何以妥圣灵而致诚恳，消灾戾以福黎元。但以工程浩大，独力难成，因兹疏述愚诚，敬募十方檀护，恳祈发菩提心，行方便事，打开宝藏，培植福田。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庶一切来者，登欢喜地，入楼阁门，现在深契佛心，将来同圆种智。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阖潭永膺多福，裔世长发其祥矣。

嘉兴真如寺开念佛堂专修净业缘起疏

佛法深广，犹如大海，虽法身大士，尚不能穷源彻底，况博地凡夫乎。然如来以大慈悲，欲令一切若圣若凡，同于现生，出离生死，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如跛足懦夫，终日难行数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不须崇朝，即可遍达四大部洲，二者迟速，天渊悬殊。凡夫未断惑业，固无了生死分，若以信愿念佛，感佛慈悲摄受，即于现生，往生净土，超凡入圣，登不退地。较彼唯仗自力，修戒定慧，以期业尽情空，了生脱死者，殆非譬喻言说所能形容也。由是历代缙素高人，无不以此自行化他，以其为入道之要门，成佛之捷径故也。真如禅寺，创建以来，千数百年，宏宗演教，代有其人，兵燹以后，用度日绌，致令法轮几乎停转。迩者住持念慧，志图恢复，但以资斧无出，暂拟安住清净戒僧八人，长年二时课诵外，专持佛号三支香。暇则随意礼诵，人各月给衣单银三元，凡经忏佛事，概不应酬。若施主来寺念佛，及打佛七，则无拒。如是则庶可一意精修，速获实益，亦可以上报四恩，普资三有，其为利益，固非寻常一切修持所可比拟也。但以寺产素薄，香积不充，恳祈有力檀护，发菩提心，成就胜事，或助道粮，或助灯油，俾此念佛道场，日益开扩，并令见者闻者，悉皆兴起。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生获箕畴之五福，没预珍池之九品矣。唯冀不惜家珍，庶可共沐佛恩。

南京三汊河法云寺募铸幽冥大钟疏

娑婆世界，以音声作佛事，丛林法器，唯大钟为第一。以其发聩振聋，启人天之耳目，通幽彻显，实恶趣之救援。增一阿含经云，若打钟时，愿一切恶道诸苦，并皆停止。若闻钟声，及佛经咒，得除五百亿劫生死重罪。故付法藏传中，鬲臑吒王，以大杀害故，死堕千头鱼中，剑轮绕身而转，随斫随生。罗汉为僧维那，依时打钟，若闻钟声，剑轮在空，因遣信令长打，过七日已，受苦即息。又翻译名义集云，南唐上元县一民暴死，三日复苏，云死至阴间，见先主纆械甚严，曰吾为宋齐邱所误，杀和州降者千余人，怨诉囚此。凡闻钟声，得暂息苦。汝还，语嗣君，为吾造一钟，长时击之。彼若不信，以吾藏玉天王像于瓦棺寺佛左膝，人无知者，以此为验。民具告，验实，遂造一钟于清凉寺，镌其文曰，荐烈祖孝高皇帝，脱幽出厄。此击幽冥钟之所由来也。而况法云寺，效法云栖，念佛放生，教养孤儿，为江南第一慈善道场。以近来杀劫至惨，而南京和记洋行，杀一切牛羊飞走等物，不计其数。由是冯梦老、魏梅荪等诸居士，纠集僧俗若干人，提倡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以期挽回劫运。遂买地四百四十亩于三汊河，开放生池九区，占百余亩。又设慈幼院，教养孤儿，现已满六十名。邓璞君居士募四十八愿，启建大殿，每愿千元，现已将圆，明年当即建造。殿成之后，量资安僧，专修净业，兼以讲演。崔益荣居士发心募铸大钟，任人随心随力布施，或千元百元十元一元俱可。但此钟须昼夜常击，宜用响铜，至少须三千斤。而响铜颇贵，每斤须一元多，则料及工资，当须四五千元。若所募有余，则用铸报钟、大磬、呼板各一，此俱作佛事不可少者。须知法云寺一起，和记洋行遂止杀业，但作制蛋之厂，其关系实非浅鲜。盖由大家之诚心，感三宝冥熏加被，故致然也。所愿诸大檀越善信人等，同发善心，成就此举。所有功德，必能超荐先亡祖祢，咸生莲邦，覆庇现在眷属，各获

福庆。出资人名，当刻一大牌位，供于钟下。钟身遍刻经咒，但书总计施资若干人，及银若干圆而已。譬如一滴，投于大海，即与大海，同其深广。若人以净信心，欢喜布施，即与如来大觉法海，相契相合，其为功德，莫能名焉。

法雨寺罗汉装金募缘疏

（代撰）

大觉法王，出现世间，随机说法，度脱众生。必有菩萨声闻，辅弼法化，方能普使群伦，悉蒙利益。譬如一人御极，百辟辅理，方能垂衣拱手，坐致太平。故有道超十地，德迈等觉者出世，必有三祇果满，万德因圆者，隐其实德，权示小果。如法华所说诸阿罗汉，悉皆内秘菩萨行，外现是声闻，非到佛地，谁能测度。又佛敕诸阿罗汉，常住世间，受人天供，为世福田，如五百大阿罗汉等。而十八罗汉，乃其首领，故丛林佛殿，咸塑形仪，令瞻礼者，灭罪增福。法雨常住，乃观音大士圆通道场，历朝敕建，举世尊崇，是故殿启九龙盘拱之制，圣塑大士慈悲之容，而十八罗汉，分坐两傍，如星拱辰，羽翼慈化。但以久历岁月，金色剥落，非徒不副瞻仰，实为难妥圣灵。衲拟欲重装金身，俾得永镜三千，无奈屡搜囊资，何能稍完一二。用是具述愚诚，仰祈十方善信，倘随缘以乐助金币，自圣像以大放光明。将见以如是因，感如是果，未来亦当证金色身，为世福田。至其现生灾障消灭，福寿增崇，前程远大，后裔绵延，乃其小焉者耳。

法雨寺建如意寮募缘疏

（代撰）

生老病死，人各具有，如来说法，首先陈之。盖欲令众生悟出苦之要道，证本具之佛性，由兹永离幻苦，常享真乐也。然四苦之中，病死为最，在俗则备有眷属，照应调护，出家则孑然一身，无所依倚。故从上古德，仰体佛慈，为之寮舍，择人奉侍，饮食医药，悉令如意，较之在俗，无多让焉，此如意寮之所由始也。普陀为天下第一名山，本寺又介乎山之三大丛林，故十方衲僧，往来不绝，久居不去者，恒数百人。惟如意寮狭隘褊窄，兼之常住产业微薄，既不足以适病者之身心，又无力以供病者之药饵，寮名如意，其义奚存。衲接住之初，即以是为急务，拟欲另建精舍七楹，中间前供如来圣像，后供亡僧牌位，使病者礼诵有地，观感易兴。两边隔作十有二间，除香灯寮外，皆为养病之所。少则人各一寮，多则二人共之，彼此相隔，庶无传染之患，身心适悦，易获勿药之征。愈则任彼行藏，没则相宜殡葬。使来者生有依止，死有归宿。更置田百亩，则以后之棺龕药饵，置办有资，勒碑一通，俾将来之住持职司，废替无敢。恳祈诸大护法，愷分鹤俸，喜舍蚨囊，俾此举速得圆成，庶福报永无央既。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五福萃于厥躬，余庆覃及后裔矣。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极乐嘉宾网站: jilejiabin.com

邮箱: contact@jilejiabin.com

欢迎自由流通但禁止营业使用

扫描网站二维码获取更多图书

